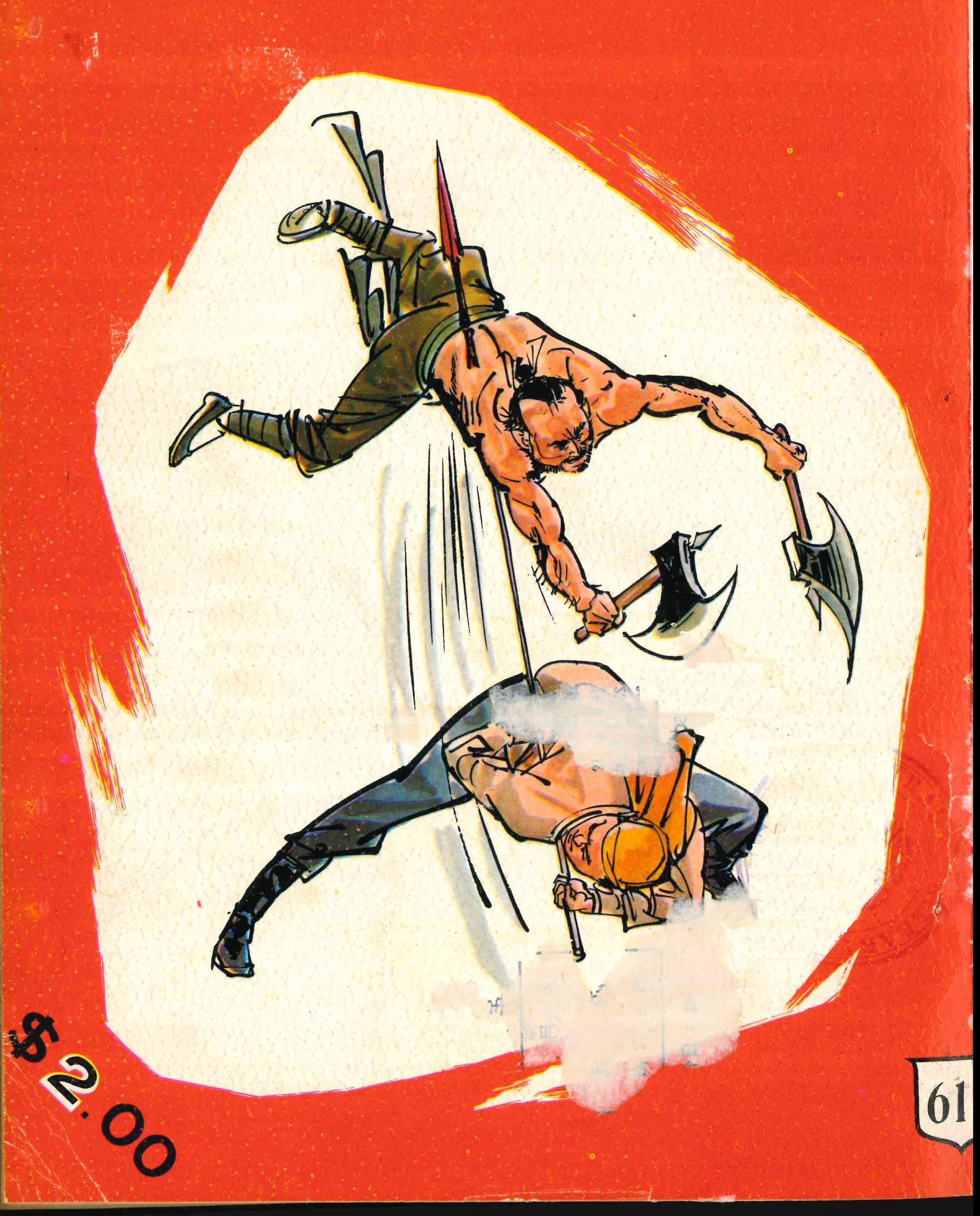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1

督印人：羅 韜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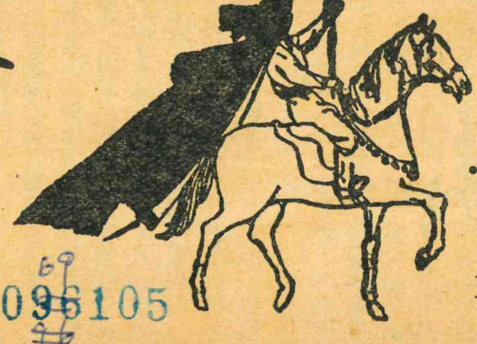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短篇小說

朱羽•文
培新•圖

勾魂媚眼斷魂鏢



天涯浪子

金陵夫子廟！這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

媚娘酒館！這是一個充滿了誘惑性的醉鄉。

顧媚娘生得並不美，然而，三十歲靠邊的娘們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成熟美，從她那大大的眼眶裏流出，從她那深陷的嘴角處流出，從她那脹鼓鼓的胸脯上流出。因此，顧媚娘出了名，顧媚娘酒館更出了名。

每當華燈一上，這兒就滿了。

今兒晚上，媚娘酒館來了個扎眼的客人。

說他扎眼，倒不是因爲他生了一雙濃眉大眼和滿腮未經修剪的鬍髭，而是由於他從來不曾在這兒露過臉。在他那身不算整齊的衣衫上，讓人一搭眼就可以看出有一股風塵氣，再從他腰間所繫掛的一隻皮草鏢囊上也可以瞧出這小子不是好惹的傢伙。

他面前放着一把四两小壺，一盤香花生，慢條斯理地吃着，喝着。

媚娘酒館有各地的名酒，却沒有爐灶，下酒的菜多半是花生，豆干以及現成的鹵味，顧媚娘說得好，怕油烟味薰壞了上門的客人。說不定，她是怕油烟味蓋過了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粉味哩！

顧媚娘坐在櫃枱裏向這邊點點頭，向那邊笑笑，穩穩重重地，和氣而不流於輕浮。上這兒來的客人，七個有八個意不在酒，却不大有人敢去招惹她。敢情這娘們有一套護身的法寶。

顧媚娘今晚雖如經常一樣不停地以眼神和笑在向熟客打招呼，但她自己的目光却是停留在那陌生酒客的時光居多。那陌生客人也有些怪，四两白乾，一盤花生，竟然磨碏了個把時辰，眞虧他有耐性。

顧媚娘輕蹙了一下蛾眉，裝了一盤五香豆干，一搖三幌地來到那陌生客人的座前，笑嘻嘻地說道：「這位大哥，嚐嚐小店的五香干子。」

「放着。」硬梆梆地兩個字，像冰雹兒敲在房頂上，緔脆响亮。眼皮兒也不曾抬，似乎在他眼裏，女人是最不屑一顧的東西。

顧媚娘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拿起酒壳，將杯中斟滿，仍是笑容可掬地說道：「大哥好像是遠道來客？」

「嗯！」像是和誰賭氣似的，一口氣喝乾了杯中酒。

顧媚娘又執壳爲他斟酒，只倒了半杯，壳中就空了。她向櫃枱處揚手一揮，道：「小二！再來一個四两小壳，外帶花生一盤。」

「够了！」那陌生客又只說了兩個字。

「別客氣，這算小店奉請。」

「爲什麼？」他翻着眼，緊着眉，冷氣冰聲。有福不知福，天底下還沒有這種不識抬舉的人。

「大哥是遠道來客，」顧媚娘笑色絲毫不減，她顯然深深了解和氣生財的絕竅。「而且夫子廟的酒館也不是只有這一家。大哥不去別處，却來了小店，這是看得起我顧媚娘，當然要奉請啦！」

陌生客凝注着她，冰冷的神色逐漸消失，竟然朗聲笑道：「哈哈！難怪媚娘酒館遠近知名，原來女主人是如此豪情待客，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好說！好說！這是大哥看得起。」顧媚娘接過小二手裏的酒壺，斟上酒，又爲他剝着花生。然後問道：「大哥寶號如何稱呼？」

「姓林名浪，自封一個不雅之號，叫作『天涯浪子』。」

「哦——」顧媚娘不知是眞的感到驚喜，還是嬌揉造作，睜大了媚眼，發出一聲低呼，「原來是名聞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浪子鏢王』林浪林大哥。」

「想不到一個當爐文君也熟悉江湖中事。」他的神情復又冷了下來。

「到這兒來也有不少江湖豪客，他們時常談起大哥，眞是久仰大名了。」

「是臭名，還是……？」

顧媚娘很快地接口道：「大哥快別這樣說。今晚能侍候您的大駕，眞乃蓬蓽生輝。這兒人多口雜，他們要是知道您的威名，您就不想再安靜地喝酒啦！樓上去，奴家要爲您親自把盞。」

「也好！」林浪竟然一口答應，並且立刻站了起來。能够享譽一十三省的江湖人物該是鐵錚錚漢子，難道會對顧媚娘着迷嗎？這又眞有點兒怪。

樓上的雅室佈置得十分潔淨，杯筷換了，酒菜自又不同。林浪剛坐下，就走進來四個濃粧艷抹的姑娘家。

林浪連忙一擺手，道：「媚娘！我不慣這一套，免了吧！」

「下去。」顧媚娘揮退了那四個粉頭，然後執壺斟酒笑瞇瞇道：「待奴家親自把盞也好。」

林浪淺喝了一口，似笑非笑地說道：「妳說我享譽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其實妳顧媚娘的芳名也是遠近都知啊！」

顧媚娘嘆了一口氣，道：「想必大哥聽到了奴家的閒話。一個女人家，說老不老，說小不小，作這種買賣，整天週旋在男子漢的身邊，自然免不了被人嚼舌根。也罷，奴家問心無愧就行啦！」

林浪突然抽冷子問道：「媚娘！聽說妳還經營了一家賭館？」

顧媚娘怔了一怔，道：「林大哥！你看奴家有這種本事麼？賭館是隔壁王大娘開的，只是和奴家的酒館後門連着後門，怕是別人誤傳了。」

「還聽說妳養有粉頭？」

「喲！」顧媚娘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林大哥！您看奴家年紀輕輕地像個老鴇子麼？不瞞您說，王大娘倒是養得有粉頭。嫖賭相連，愛賭的豪客也多半愛娘們。方才那四個……」

「隔壁借來的，可對？」

「是啊！如果您賞臉留下了，奴家照樣要付銀子。」

「那麼，妳和王大娘很熟了？」

「街坊鄰居嘛！」

「媚娘！」林浪的臉色突然正經起來。「我這次到金陵來，是專程找妳的。」

「噢？」她有些吃驚，一雙大眼的溜溜地轉，很快地又堆上了滿臉笑容。「該不是壞事吧？」

「妳說笑啦！」林浪的臉上閃過一絲難以捕捉的笑容，復又神色凝重地說道：「要向妳打聽一樁事。」

「說說看！」

「半個月前，有個徐州府的客人在王大娘賭館裏輸了八千兩銀子。」

「原來是這樁子事。」顧媚娘滿臉的笑容。「王大娘賭館中進進出出的都是豪客，輸贏上萬兩是常有的。奴家那裏弄得淸楚。」

「這個客人不同，因爲他不但輸了八千兩銀子，還輸了一條命。」

顧媚娘臉上的笑容在一瞬間消失了，吸了一口長氣，道：「對！奴家好像聽說過，那是一個販藥材的客人，輸了銀子之後，跳下了秦淮河。」

林浪沉聲道：「不是跳下了秦淮河，而是被人掉下了秦淮河。」

「有這回事？」她顯得非常吃驚。

「他肚內無水，身上有傷，是被人毆斃之後才掉下河去的。衙門仵作也驗出了蹊蹺，但是有人向衙門行賄。本來是一件謀殺命案，却變成了投河溺斃。」

「他是您的朋友？」

「他是徐州府全福堂藥舖的少東，名叫章福全，他老太爺章太峯是一代名醫。三年前我在徐州遭人暗算，身中七刀，多虧章老太爺悉心診治才醫好了我的傷。所以這檔子事我可不能不管。」

顧媚娘喃喃道：「奴家可有些不明白，章少東既然輸得精光，人家因何還要打死他？」

「哼！」林浪冷笑了一聲，喝乾了杯中之酒，以舌尖舔乾了唇上的餘漬，冷冷說道：「我姓林的在江湖上浪蕩多年，也有幾個朋友。內情我可淸楚得很。」

顧媚娘顯得很關心地問：「是怎麼一回事？」

「章少東在家是個很守份的人，除了大年下和家中擲幾把骰子之外，從不涉賭。來到金陵不知怎麼鬼使神差地進了賭館。」說到這裏，林浪頓了一頓，才接道：「聽說去賭館之前在你這兒喝了幾杯酒。」

顧媚娘搖搖頭，道：「奴家可記不淸楚了。」

林浪接着說道：「章少東雖然一時糊塗，但是當他輸得一乾二淨時，頭腦却突然變淸醒了。他發現有人賭假，於是起了爭執。以下的情況，該可以猜想得到。」

「眞的有人賭假麼？」

「那晚章少東賭的是骰子，在座的有『鬼推磨』侯九，人稱『骰子王』，也和我一樣聞名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哩！」

顧媚娘沉吟了許久，才口氣遲疑地說道：「林大哥，奴家有句話，不知該講不當講。」

「直言無妨。」

「奴家死去的當家丁重山，大哥可聽說過？」

「在金陵城內可算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顧媚娘語氣幽幽地道：「不管別人對他是如何看法：在奴家眼中，他還算是一個剛强漢子。一個剛强漢子不僅是能打能捱，他還得有骨氣，有血性。這也是他死了好幾年奴家都未再嫁的原因。」

「丁大哥死後有知，必感欣慰。」

「這許多年來，奴家見過不少江湖人物，但是能够讓奴家多瞧一眼的可說沒有。除了大哥……」

林浪很快地接口道：「承妳高抬。」

顧媚娘羞怯地一笑，壓低了嗓門道：「所以，奴家要不避嫌疑地說句心裏話。」

「感激不盡。」

「關於章少東的事，大哥千萬魯莽不得。」

「噢？」林浪將湊到唇邊的酒杯又放了下來。

「王大娘能開這家賭館，自然有她的護身高招。江南聞名的『鷹爪手』武一泰，『飛刀客』宋景天，以及不少江湖高手都被她豢養着。衙門總捕黃龍飛又是她的乾兒子。大哥雖然身負絕藝，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以寡擊衆，可能要吃虧。」

林浪眉頭一皺，道：「媚娘！妳是要我抽身而退？」

顧媚娘笑了笑，道：「奴家倒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希望大哥穩紮穩打，千萬魯莽不得。」

「承妳指點。」林浪抱拳一拱。「我會先找到憑據再下手。至於那位黃總捕我另有方法對付。」

「那傢伙可不好纏哩！」

「只要我抓到他貪贓枉法的憑據，還怕府台大人不將他拿問下獄。」說到這兒，林浪握緊拳頭在桌上輕輕一擊。「至於武一泰，宋景天那些爲非作歹之徒，我早想收拾他們了。」

顧媚娘一蹙眉尖，道：「奴家也帮不上大哥什麼忙，最多也只能打聽到一點消息。」

「那樣已經感激不盡了。」

「大哥投店了麼？」

「我住在秦淮河邊的『倚水閣』。」

「那麼，一有消息奴家就會去相告。」

林浪站起來，道：「我告辭了，算賬吧！」

「大哥！」顧媚娘含情脈脈地望着他。「這樣說就見外了。奴家本來還有許多心裏的話要說，又怕大哥怪奴家輕浮。唉！來日再說吧！」

林浪不禁怔了一怔，他不是魯男子，自然明白女人的心事。他知道不便再躭擱下去了。於是抱拳一拜，道：「多謝款待，在下告辭了。」揚長走了出去。

顧媚娘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後，一連乾了三杯，像是有什麼心事。若說她一見之下就愛上了林浪，那麼，老薑也就不辣了。

樓板輕响，門簾掀動，走進來一個人。

他約莫三十靠邊，吊眉，小眼，兩腮削瘦，步履沉穩。若是教相士對他下個評語，一定是這樣八個字……心地險惡，不得善終。

他在桌邊坐了下來，屈起中指，翻過來以指節骨兒敲了敲桌面，道：「媚娘！這點小事，妳也犯愁了？」

「小事？」顧媚娘雙眼一翻，氣呼呼地說道：「就憑你『鷹爪手』那兩下子，還敢和他單挑獨鬥麼？」

原來這男人是「鷹爪手」武一泰，聽她的口氣，方才和林浪的那一席話都是假的了。

武一泰不服氣道：「好！我挑給妳瞧瞧看。」

「算了！別壞我的事。」

「媚娘！」武一泰壓低了嗓門道：「說句良心話，這小子倒眞是有些不好惹，得趕快拿定主意才行。」

「你有法子？」

「極其簡單。」

「你倒說說看。」

「他住在『倚水閣』，夜靜更深之際，派個人去……」

「什麼？你想派人暗中行刺？」顧媚娘連聲冷笑。「你的主意差一點要教我笑掉大牙。就算是你親自去，也少不得挨上一招『飛鏢穿心』。」

「那就好辦了呀！」武一泰臉上浮現着奸笑。

顧媚娘連連地搖頭，道：「我可不明白你出的是什麼餿主意。」

「暗地先知會黃總捕一聲，一出命案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就將那小子拿問下獄，他狠，却不敢和官府鬥。府台大人問案少說也要過上三、五天，再買通一個牢頭禁子，在飯食中一下毒，嘿嘿！『浪子鏢王』可就成了閻王爺爺的龍衛啦！」

顧媚娘咬咬牙，道：「不行的。」

「咦！」武一泰不禁兩眼翻白。「怎麼了？我這主意有什麼不對麼？」

「我另有辦法。」

「說說看。」

「你少管！」顧媚娘神情、語氣都異常冷肅。

「去告訴王大娘，口風緊點，再告訴侯九，讓他進地窖子，在這檔子事未了之前，不得露面。他若嫌悶，派一個粉頭陪着他。快去。」

「是！」武一泰的態度必恭必敬。「我就去吩咐。」

「還有，連你在內，不管什麼人，這幾天都不得到『倚水閣』附近走動。」

「怎麼?那小浪子是貓，咱們是老鼠?」

顧媚娘低叱道：「少囉嗦！照我的話去作。」

「是！我的姑奶奶。」武一泰突然嬉皮笑臉地將頭湊近了一些。「媚娘！我看妳多半煩透了，今晚讓我來陪妳，解解悶。」

顧媚娘冷哼道：「既知我煩，你就應該少招惹我。」

「是！是！」武一泰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

這娘們竟然能使「鷹爪手」這種人物服服貼貼，可真不簡單哩！

× × ×

梆敲三更，「倚水閣」旅店總算靜了下來。

林浪沒有睡，其實他也睡不着。床榻很柔軟，氣候很溫和，比起露宿荒郊默數天上的星星要舒服得多。本該去尋好夢，無奈恩人章太峯兒子橫屍秦淮河的慘事一直在他腦海裏翻騰。

他的確是一個漢子，就如同顧媚娘口裏所說的「有骨氣，有血性」的那種漢子。他明知道章福全報仇雪恨之舉險阻甚多，他還是來了。所憑恃的不是皮囊中那十二把鋼鏢，而是滿腔沸騰的熱血了。

夜靜宜沉思，他靜靜地在想，想他從各處打聽得來的一鱗半爪，想到顧媚娘對他說的那一番話，想到……

「咚咚咚咚！」突然響起輕微的敲門聲。

「誰?」林浪翻身坐起，低聲喝問。

「請快開門，」門外是一個女人，聲音低沉而焦惶，「我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

林浪無法顧忌什麼，連忙打開了房門，一個年輕的女人閃了進來。

她的年齡不到二十，雲鬢蓬亂，衣衫不整。面色蒼白，背靠着門板不停地喘吁。

林浪疾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那女子搖搖手，道：「請讓我歇一會兒。」

林浪倒了杯涼茶給她，她一口氣喝下去，情緒穩定了許多。在椅子上坐下，低聲道：「你不認識我了?我和另外三個姊妹本來要陪你喝酒的，你不要……」

「哦！妳是從媚娘那兒來的?」

「我是媚娘的搖錢樹。」她語氣憤恨地道，「她告訴你的都是假話。王大娘只是一個幌子，她才是賭館的主持人。『鷹爪手』，『飛刀客』都是她的面首，為了使你清楚內情，我特地找一個熟客要他帶我到『倚水閣』來宿夜。等他睡着了，我才偷偷跑過來的。」

「姑娘怎知我住在這間房?」

「化小錢向茶房打聽的。」

「為什麼又要告訴我這些呢?妳難道不怕顧媚娘……」

「我希望大哥能為我報仇。」

「報仇?」

「先父在賭館中欠下了賭債，其實也是酒後被騙的。媚娘逼死了他老人家，還要逼我賣身為娼。我母親多病，還有幼小弟妹，既不能死，又不能逃，只有吞淚強笑，過這種迎新送舊的苦日子。」

「哦！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沈依齡，先父沈恩，原是大同當舖的朝奉，一家生活還過得去。不意……」

林浪揮揮手，道：「姑娘莫說了，我記在心中，一定要救姑娘脫離苦海。快回去吧！被人看見就不妙了。」

沈依齡又殷殷叮囑道：「大哥千萬小心。『鷹爪手』武一泰心地險惡已極，什麼鬼主意都想得出，媚娘也是一肚子鬼心眼，有人暗地裏叫她『勾魂眼』。聽說，她丈夫丁重山就死在她的手裏。」

「謝謝姑娘的指點，我會小心。」

「千萬保重啊！」沈依齡叮囑再三。

林浪目送她離去，長廊靜寂無人，他不由得鬆了口氣，關上房門，和衣躺在床上，他又陷入了沉思：這姑娘辭意懇切，不像是說假話。他原本就不大完全信任顧媚娘，沈依齡一說，情勢就更加明朗了。

突然，不遠處傳來一聲驚叫。

莫非顧媚娘的手下發現沈依齡走漏秘密而殺她滅口?

林浪一念及此，飛快地繫上鏢囊，打開房門，縱了出去。

當他縱出房門之際，復又聽到一聲嬌叱，嘹亮而又具有威勢，絕非出自沈依齡之口。

林浪循聲跑過去，是一道「丁」字型的橫廊！他沒有發現沈依齡，也沒有發現任何人，只看到橫廊上有幾滴鮮血。

旅店的茶房，客人多半披衣而起，聞聲趕來探問出了什麼事。

林浪自然不便回答，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他的腦海裏一個勁地想着，沈依齡遭凶了麼?那麼，她的屍體呢?目下，他不能去查問。如果沈依齡已

死，問了也是白問，反而會壞了大事。只有等機會為她報仇吧?

林浪納悶回房，一進門却不由自主地楞住了。

原來房中坐了一個年輕的女子。

她的姿色不惡，秀色中却又蘊含了一股肅殺之氣。衣服很華麗，冷肅的目光一絲不瞬地盯在林浪臉上。

林浪正想發問，她的手兒一揚，脫手飛出一把利刀。「奪」地一聲釘在門板上。林浪連眼皮都不曾眨動一下，他從她的出手就看出她擲刀不是要傷害自己。

「認識這把刀嗎?」她冷冷地問。

林浪看了一眼，道：「是『飛刀客』宋景天的柳葉飛刀吧！」

「嗯！行家。」她的神情依然很冷肅。「姓沈的姑娘沒有死。她的運氣好，姓宋的運氣壞。被我撞見了，不但使他的飛刀失了準頭，還教他流了幾滴血。少說點，三、五日內他休想動傢伙。」

林浪抱拳一拜，道：「多謝姑娘。請教姑娘的芳名如何稱呼?」

「封蕙君。」

「封蕙君?」林浪的目光似乎跳動了一下。

封蕙君冷冷道：「也就是『虎盜』封中原的女兒。你想必不會忘記，承你賞賜三飛鏢，從此廢了武功，只得在家裏養老的封中原。」

「姑娘前來金陵……?」

「為報仇雪恨而來。」封蕙君神態自若，語音鏘鏘。「不過你儘管放心，我不會在這個時候動手。等你報答了章太峯恩情，咱們再了結舊賬吧。」

林浪道：「姑娘如此通情達理，我是感激得很。不過……」

「不過什麼?」

「令尊當年暗施煞手，使我身中七刀，若非章太峯仁心宅厚，為我療治，恐怕早已命喪九泉。爾後，我也只是廢了令尊的武功，並未取他性命。以令尊在江湖上的作為，這不過是薄懲……」

封蕙君怒叱道：「住口！」

「姑娘又不講理了。」

「我若不講理，你未必能從徐州趕來金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個仇我是報定了。」

林浪吁嘆了一聲，道：「好！這件事暫且不提，反正姑娘也不急着找我算賬。關於那位沈姑娘，妳救人可要救到底。」

「不勞你操心，她躲在我的房中。」

「姑娘打算如何處置?」

「那是我的事。」

「好！好！我不管，不過，我却要提醒姑娘一聲，沈姑娘家中還有弱母小弟，得好好照顧。」

封蕙君站起來，冷冷道：「休管別人事，多操自己心。顧媚娘是黑道上有名的『勾魂眼』，你可能還沒有領教過她的狠勁。你多當心吧！」

「姑娘何以如此關心仇家?」

封蕙君指着他的鼻，道：「因為我不想你死，你一死，我父親身受三鏢之仇就無處可報了。」說罷，頭也不回地走出房去。

林浪聳了聳肩頭，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

× × ×

此刻，媚娘酒館的樓上像是翻了天。

顧媚娘手指「飛刀客」宋景天，破口大罵道：「混賬東西！我吩咐過了，不准你們去倚水閣走動。你竟然敢在那兒亮傢伙。要動傢伙就該俐落點，又偏偏教人給你掛了紅。真是給我丟人現眼。」

站在一旁的「鷹爪手」武一泰陪着笑臉道：「媚娘！妳消消氣。這件事也怪不得小宋。那浪子離去時，他就跟去了。妳的囑咐我還沒有轉告他。再說，他既然看見姓沈的賤貨進了浪子的房，當然要殺她滅口了。」

顧媚娘的火氣似乎小了一些。又沖着宋景天問道：「林浪看清了你的面目沒有?」

「他沒有和我打過照面。」

「噢?那麼是誰傷了你?」

「一個年輕女子……」

「一個娘們?」

宋景天點點頭，道：「是的。她使兩把短劍。我原想將那姓沈的賤貨擄回來，拷問她到底向林浪說了些什麼。孰料，她一見我就尖聲大叫。我怕驚動林浪，只得抽刀想殺她滅口。就在我抽刀將要擲之際，那年輕女子出現了，身法快得出奇，短劍更是犀利。我的手腕被她所傷，擲出去的飛刀也失了準頭……」

顧媚娘不耐煩地揮着手，道：「別說了！別說了！」

武一泰喃喃道：「那娘兒們莫非是小浪子帶來的幫手?」

「哼！」顧媚娘冷笑一聲。「沒聽說過『浪子鏢王』辦事帶上一個幫手?更沒有聽說過他帶上一個娘們作幫手。」

武一泰目中透出一綫詭譎的神色，轉頭向宋景天問道：「兄弟！那娘們長得還漂亮麼?」

宋景天點點頭，道：「很漂亮！」

「混賬！」顧媚娘一聲訾罵，重重地的一個耳光摑上了宋景天的臉。「既然她生得漂亮，為什麼不去找她陪你睡覺?」

宋景天摸着熱辣辣的面頰，低聲下氣地說道：「那娘們生得的確很美，不過，她要和妳一比，却又不算美了。」

「得啦！別練嘴皮子，多練練你的柳葉飛刀吧！」話是如此說，顧媚娘的火氣已消失了許多。「武一泰！天亮後，派一個不惹眼的兄弟到『倚水閣』去摸摸底，看看那娘們是什麼來路。」

武一泰連連應是，拉着宋景天退出房去。

絕命一鏢

好晴天！

秦淮河夜間那種綺麗誘人的景色在大白天已不復存在，一條條畫舫靜靜地停泊在碼頭上，蘆葦裏，死氣沉沉地。偶而一隻白鷺打從蘆葦裏冲天而起，展翅的响聲才算劃破了躁人的寂靜。

林浪早食以後，出了「倚水閣」順着河邊溜躂，滿腦海裏想的都是章福全的慘死。勾着頸子往前撞，差一點撞進人家懷裏。

那是一個四十靠邊的男人。

貌像很威武，兩眼有神。林浪一搭眼，就知對方練過幾天功夫。他不想找碴兒惹麻煩，說了聲得罪，繞彎兒就走。

那人却一伸胳膊將林浪攔住了，壓低嗓門，道：「兄弟！我想請你喝杯茶。」

以年歲論，他稱呼林浪倒很够格。若說請喝茶，可就有點冒昧了。一不親，二不熟的……

「謝謝，在下還有事。」林浪陪着笑臉婉謝。

「兄弟，這杯茶你可非喝不可。」那人說着提起了短褂的下擺，腰間露出一塊紅漆烙有火印的木牌。

林浪心頭暗暗一怔，原來對方是金陵府的捕快。嘿嘿！麻煩來了，可眞快。

他心裏嘀咕着，面上却出奇地鎭靜，拱一拱手，道：「借問，在下犯案了麼？」

那人和顏悅色地說道：「兄弟！別瞎給猜疑，你若犯案我還會請你喝茶？朝前走，釣魚巷裏有家『龍鳳茶樓』。別吭聲，茶房自會帶你和我見面。我先走一步。」

那人疾步離去之後，林浪站在那兒發了好一陣子楞。若說對方是找碴兒的，說話那會那樣和顏悅色；而且那人貌相威武，不像一個奸人。若說不是，可又教林浪不信有貪贓枉法的總捕頭，捕快那有好東西？

管他娘！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林浪心念一橫，大踏步向釣魚巷走去。

上了「龍鳳茶樓」，一個茶房就像認識林浪似地立刻迎了上來。壓低了嗓門，道：「快些跟我來，副頭兒在等你啦！」

「噯！你說什麼？」林浪拉着那茶房問說。

「我說副頭兒在等你。」那茶房的一雙眼珠子瞪得就像茶杯一般大。

「什麼副頭兒？」林浪還是迷惑不解。

「誰請你喝茶？」

「你說誰請我喝茶？」

「嘿嘿！」茶房乾笑了一聲。「你這話問得可眞有點兒稀罕，是金陵府副總捕頭高金山高爺請你喝茶啊！我看你八成是嚇昏了頭。別怕，我看你準是外地來的，不知行情。若是黃總捕頭請你喝茶，你就得先買好棺材。高爺請你喝茶準沒岔兒，誰不知道他是一個大好人。來！上雅座去。」

林浪總算在心裏打了底，連忙笑道：「多謝指點。」

茶房在前引路，穿過空盪盪的座位，來到後進，登上半截樓梯，走入一間雅室。

「見過高副總捕頭。」林浪一進門就規規矩矩的行禮。

「坐！坐！」高金山含笑擺手。「這裏可不是衙門的大堂，兄弟！放隨和些。」

林浪又道了謝，才在偏座上坐下。

茶房爲林浪斟上了茶，才帶上房門退去。

高金山眉尖輕微一蹙，道：「聽說兄弟是一個很講義氣的好漢，所以我才要點兄弟幾句。作事要穩紮穩打，千萬莽撞不得。」

林浪楞了一楞，道：「高爺對在下的一切，都很了解麼？」

高金山笑道：「說起來幹咱們這一行的和江湖上的朋友是死對頭。其實嘛！咱們也照樣敬佩有血性，講義氣的漢子，這幾年，『浪子鏢王』的名號在江湖上可說是叮噹响亮，高某人心儀已久。今日能請兄弟喝杯茶，可算得榮幸之至。」

「這是高爺的抬舉。」

「兄弟！」高金山的語音一沉，「你這回來金陵可是爲了沉屍秦淮河的章福全……」

「高爺！」林浪叫了一聲。

「我知道你心中有顧忌。不瞞你兄弟說，章福全『投河溺斃』那四個字還是高某人斷的。說句良心話，這半個月來，高某的心中就沒有了舒泰過。可是又有什麼法兒呢？兄弟！你心裏是明白啊！」

林浪鼓足了勇氣說道：「在下在高爺面前可要說句放肆的話，貴上黃總捕頭枉法……」

高金山連連揮手，道：「休提！休提！這事不但高某清楚，連府台大人也畧有風聞。可是沒有憑

據也奈何他不得。再說，府裏的捕快十個倒有九個是總捕頭的心腹死黨，若是府台大人拏不出憑據，咬牙將他革職，一旦反了，可就後果堪虞啦！」

「高爺的意思是……？」

「小心點！莽莽撞撞不得。萬一落下把柄在黃總捕頭手裏，他給你捏官陷獄，高某也無法搭救你了。」

「承高爺教導，在下會格外小心。」

「兄弟如有用高某之處，就來這兒告訴方才那引路的茶房，高某自會設法和你會面。」

「在下牢記心中。」

「記住！非不得已，千萬別鬧人命……」

高金山的話音未落，林浪突地一揚鐵腕，一支鋼鏢穿透板壁而出，房外傳來一聲慘呼。

「高爺！」林浪霍地站了起來。「您的吩咐未畢，在下就鬧了人命。您來看看，只怕這是迫不得已的。」

高金山也不答話，縱身出了雅房。

通道躺着一個皂衣漢子，翻着死魚般的眼睛，嘴角淌出口涎。鋼鏢不偏不倚地穿心而過，早已蹬腿去見閻王了。

高金山驚嘆道：「兄弟不愧稱爲『鏢王』，眞是神乎其技。」

林浪拔出那漢子心窩中的鋼鏢，收進囊袋，問道：「高爺！他死得可寃？」

高金山搖搖頭，道：「不寃！不寃！他若不死，高某必定凶爲吉少，這傢伙正是黃總捕頭的心腹死黨。」

「哦！這具屍體該如何處理？」

「由我來，」高金山的眉頭皺得很緊。「兄弟！一個心腹死黨突然失踪，黃總捕頭一定會倍加警惕，咱們也該格外小心才是。」

「在下省得。」林浪抱拳一拱，道：「久留不便，在下告辭了。」

「去吧！」高金山揮了揮手。

出了「龍鳳茶樓」，林浪脚下輕快得多，見過高金山之後，他不再感到孤單無助，前途似乎樂觀得多了。

回到「倚水閣」，店家迎上來，詭譎地笑道：「小哥！你交了桃花運啦！」

「你說什麼？」

「鼎鼎大名的媚娘來找你啦！」店家拍拍他的肩頭還推了他一下。「她在你房裏，還不快去？」

「飛刀客」宋景天打算殺沈依齡滅口，那麼，就可證明沈依齡不會說假話。這和林浪早先的查訪所得完全相符；顧媚娘是個無惡不作的娘們，也就是謀害章福全的大惡元兇。

她來幹什麼？林浪心裏嘀咕着。來繼續施展她的媚勁兒？還是另有新花樣？

林浪一脚邁進房內，不禁楞了一楞，在他想像中，一照面，顧媚娘必是滿面蜜笑，渾身風騷。事實却不然，她緊繃着臉，坐在椅子上的身子一絲兒也不曾挪動，冷冷道：「想不到我會來吧？」

「稀客！」林浪從嗓門裏擠出來兩個字，脚跟朝後一抬，踢上了房門。

「昨晚有個姓沈的娘們進了你的房。」顧媚娘的語氣依舊十分冷漠。

林浪想不到對方會如此開門見山，頗使他感到詫異。對方的用意何在呢？他實在揣摩不出。只得不動聲色地輕唔了一聲。

「她也必然告訴你許多秘密話。」

「嗯！」林浪望着她，顯然想從她的臉上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但他什麼也看不出；她的眼神，表情顯得呆滯而又木然，緊密地隱匿了她的心機。

「你相信她的話了？」

林浪不得不答話了，他點點頭道：「相信。因爲『飛刀小宋』曾經想殺她滅口。」

「那麼，就請用你的飛鏢殺了我吧！」顧媚娘的語氣出奇地平靜，眼光中也流露出一股蒼涼的意味。「我就是你所要找尋的作惡元兇。」

「噢！」怒火從林浪那雙大眼中迸射出來。「眞是妳謀害了章福全？」

顧媚娘的目眶中噙着淚，强持鎭定地說道：「我說不是，你也不會信。殺了我吧！我大淸早到這兒來，就是趕來送死的。」

林浪冷聲道：「公門中養得有劊子手，何須我林浪動手。」

「噢？」顧媚娘抬手梳理了一下鬢邊的亂髮，以驚疑的目光望着他。「你不打算手刄仇家？」

「王法會將妳明正典刑。」

「你知道王法？」

「哼！我雖江湖浪子，却還不敢無法無天。」

「林大哥！你既然講王法，就一定講人情。」顧媚娘突地撲過去跪在地上，抱住了林浪的雙腿。「那麼，你就該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林浪眞有些糊塗了。憑顧媚娘的財勢，以及和總捕黃龍飛的勾結，大可以和他週旋，又何必趕到旅邸跪地向他求饒？

他本想一抬腿將顧媚娘踢開，看她那種淚眼滂沱，苦苦乞憐的神情又覺於心不忍。只是低聲叱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放開手，要求情，向府台大人求去。」

顧媚娘泣不成聲地道：「奴家有滿腹辛酸，一

肚子寃枉。大哥若賞奴家一鏢，雖死不憾；若大哥有心搭救，請點點頭，奴家就告訴您一樁駭人聽聞的隱密。」

「噢！」林浪楞了一楞，看神情，顧媚娘不像作假。因而他的語氣緩和了許多。「有什麼隱衷站起來說，別這麼哭哭啼啼，拉拉扯扯的。」

「謝大哥！」顧媚娘鬆開手，站了起來。

就在她弓身站起的那一瞬間，突聞颼地一响，一道銀光破窗而進，直射她的背心窩。林浪迎面相對，看得眞切，右手將她的身體向外一撥，身形猛旋，左腕倏揚，將那道疾射而來銀光收於掌中。

那是一把寒光閃閃的短刀，正是宋景天所使用的柳葉飛刀，這時正揑在林浪的兩指之間。

林浪的反應是迅速連接的，他接刀在手之後，低叱道：「媚娘！快躲到帳子後面去，千萬不要露頭……」

他的囑咐未完，已推開窗櫺，躍起穿窗而出。及至人在半空，林浪才發現自己的行動過於魯莽，原來窗外就是秦淮河，身子往下一沉，就要變成落湯鷄。

他連忙一擰虎腰，在半空中將身體打横，緩住了下降之勢。迅速一瞥中發現有一艘無篷快船停泊在「倚水閣」後進的蘆葦叢中。忙又一提丹田之氣，勉爲其難地落在那艘快船之上。

一落脚，尚未站穩，颼颼颼又來了三把飛刀。林浪總算是見過風險，經歷過陣仗的老手，還能臨危不亂，雙脚勾住船舷，身體向後平仰。三把飛刀擦面飛過，而他的半個腦袋已浸入了水中。

在閃避飛刀之際，林浪已看淸楚了敵踪。宋景天站在一艘快船之上，由一名健壯的舟子飛快划向河心，距離林浪已有二十丈開外。

林浪早有了應對之策，在身體後仰之時，已然發出了一支鋼鏢，不偏不倚地穿透了划船舟子的右腕，那舟子負痛停槳，快船立刻打横在河心。林浪這邊已拔起撐篙，全力一點快船如飛矢一般射出。

兩舟相距只不過二十丈，一瞬之間即已接近。林浪翻身躍起，落在宋景天那艘快船上。

「飛刀客」宋景天雖有駭意，却沒有忘記攻擊，颼颼颼又是一連三把飛刀脫手而出。

他昨夕被封蕙君傷了右腕，此刻是用左手發刀，速度、準頭都要差些，而且又是在倉猝之際出手，這三刀自然被林浪輕易躲過。

那舟子見林浪躍過去時，負創跳水而逃。現在，這艘在河心中打旋的快船中，只有林浪和宋景天二人相對而立。一個船頭，一個船尾，各人手裏都揑着利器，但是誰也沒有率先出手。

宋景天沉靜不動，是他已有怯意；而林浪未發出鋼鏢，顯然是暫時不想殺他。

這裏是秦淮河的岔道，岸邊蘆葦連天，荒涼無人。誰也沒有發現這場水面上的驚險搏鬥。

相對沉靜許久，林浪才冷笑道：「飛刀小宋！你倒不是浪得虛名，左手出刀竟然也是如此迅速。看來我林浪的運氣不錯。」

宋景天吸了一口氣，道：「你用鏢，我用刀，兵器各異，手法相同。算來咱們該是同路人。」

「哼！」林浪冷笑一聲，道：「可惜同路不同心。」

「不管你怎麼說，我姓宋的並不存心殺你。」

「隔窗暗中發刀，還說不想殺我？」

「姓林的！你別胡亂栽贓。你也是玩的飛手貨，該看得出，我那把飛刀的去路，我要殺的是顧媚娘。」

這正是林浪遲遲不動手的原因，他要查出實情，宋景天爲何要向顧媚娘下手？因此，他故意以不相信的語氣說道：「鬼才相信你的話。媚娘養你，給你花用，你爲什麼要殺她？」

宋景天冷冷道：「你根本就不明內情，最好少管閒事。更犯不着爲了媚娘那個賤貨的幾滴眼淚而賣命。儘管你是出了名的鏢王，在金陵城內也休想佔到便宜。早作歸計，咱們以後好見面。」

林浪沉聲道：「飛刀小宋！你這兩句話嚇不倒我林浪。說！你爲什麼要殺媚娘。」

宋景天逞強道：「我若不說呢？」

「一鏢穿心過，頃刻見閻王。」

「你難道就不怕一刀穿心。」

「別要硬嘴！」林浪將手中的飛鏢在半空中丟了一個美妙的花旋，復又接在手中。「你自己心中有數，左手發出來的飛刀絕難傷我一根毫毛。」

「我也不信你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

「我林浪從來說一不二，你若不快些說出因何要殺媚娘，我手中這支鋼鏢就要爲你送終。」

宋景天面上掠過一絲寒意，惶然道：「我若直說了呢？」

「打蛇打頭，擒賊擒王。你拿人錢財，爲人辦事。我不找你，自會找那主使之人算賬。」

「說話可要算數。」

「我林浪從來說一無二。」

「好！我告訴你……」

林浪突見蘆葦中射來一支疾箭，告警之聲猶未出口，箭簇已然穿進了宋景天的背心窩。他迅速地撲倒船板之上，匿身於船舷之側。

宋景天向前仆倒，正好躺在林浪的身邊。

林浪將宋景天的身體翻轉，發覺他的口中流出

黑色的血液，情知箭簇淬有劇毒。趁那宋景天尚未嚥氣之前連忙問：「快說！是誰教你去殺媚娘？」

宋景天目光中透射出怨恨的神采，拚力說道：「該……該……殺的……媚……媚娘……」

他死前留下最後一句話，却教林浪不明所以。林浪面對着方才射來疾箭的方向站了起來，好一陣子，都沒有動靜。他這才躍過另一艘快船，用撐篙撐到窗下，翻身進了屋內。

房內沒有顧媚娘的影子却見帳子在簌簌而抖。

林浪不禁好笑，低喚道：「媚娘，出來吧！」

顧媚娘哆哆嗦嗦地從帳子背後走了出來，只見她花容慘淡，面無人色。以不穩定的聲音問道：「飛刀小宋呢？」

「死了。」

「你殺了他？」

「他一箭被人射死，箭簇上淬有劇毒。」

「哦！那是『毒泥鰍』幹的。」

「唔！」林浪喃喃道：「長江兩岸，無人不知水中功夫奇佳的『毒泥鰍』龍不沉的大名，原來他也是妳的手下。」

顧媚娘呼天搶地般嚷道：「大哥！您可寃枉奴家了。他們都是王大娘豢養的爪牙，奴家只是一個奴才，忍氣吞聲強裝笑臉的可憐虫啊！」

「哼！妳還是昨晚那種說法？」

「大哥！我說的全是眞話。」

「那麼，被迫賣身的沈姑娘在說假話了？」

「她也沒有說假，只是她不明白內情而已。」

「好吧！坐下，」林浪的神情緩和了許多。「從容道來，妳若再說半句假話，準教妳死無葬身之地。」

「我若欺瞞大哥，管教天誅地滅。」

「發誓沒用，良心放在當中就行了。」

顧媚娘安然落座，鎭定了情緒。不疾不緩地說道：「提起往事，奴家的眼眶裏眞要滴出血來。先父顧懷冰在江湖上也多少有點名聲……」

林浪不禁插口道：「原來妳是『儒俠』顧前輩的女兒？」

顧媚娘點點頭，道：「唉！說起來眞是給先父英靈添羞。」

大概是由於顧懷冰的關係，林浪的神色和藹了許多。溫和地說道：「媚娘！事到如今，妳也不必說這些自怨自艾的話了。」

顧媚娘擦拭了盈眶的淚水，接着道：「奴家是獨女，娘下世早，深得先父寵愛。只是不愛武事，所以不曾在先父手裏學得一點武功。原指望嫁個不會弄刀使劍的人，却又偏偏嫁給了丁重山。」

「是令尊作主的麼？」

「是奴家自己喜歡上的。」

「尊夫在江湖上的作爲可圈可點之處甚多，正如妳所說，他是一個有血性，有骨氣的漢子。可惜英年早喪，不然……」

「唉！都是奴家害了他。」

林浪訝然道：「這話怎麼說？」

顧媚娘吁嘆了一聲，道：「先父下世之後，奴家隨丁重山移居金陵。他過了三十歲生日那天，就宣告金盆洗手，從此不問江湖中事。奴家滿心歡喜，原指望夫婦能够同偕白首，却想不到遭上了飛天橫禍。」

「事從何起呢？」

「就是衙門總捕黃龍飛來了之後。」

「他怎麼樣？」

「不知怎麼地，他竟然降尊紆貴，和奴家隔壁開賭舘的王大娘攀上交情，拜她爲乾媽。王大娘有此强硬靠山之後，賭舘格局大爲擴充。原來黃龍飛巴結王大娘是有用意的。」

「有何用意？」

「姓黃的看上奴家，指望王大娘爲他拉綫。」

「哦——」林浪張口結舌顯然不知如何接口。

顧媚娘擦擦眼淚，又接着說道：「當王大娘來游說奴家時，奴家大吃一驚，立刻嚴辭拒絕。本想告訴丁重山，又怕他犯怒而鬧出人命。奴家心裏想：一個烈婦，能擋百個浪漢。只要奴家主意拏穩，姓黃的狗東西早晚會死心。孰料奴家全想錯了。」

「後來怎麼樣呢？」

「有一天，丁重山整日未歸。半夜裏，黃總捕頭却來了我家。他拿着丁重山的衣服鞋帽，以及一綹頭髮，說是丁重山已落在他的手裏。死、活完全在奴家一句話。大哥！您替我想想，那時奴家該怎麼辦？卽使百般凌辱加諸奴家之身，也得承受啊！當夜……就被姓黃的汚辱了。第二早，他告訴奴家。要奴家一切聽他擺佈，五年之後，他才將丁重山釋回……」

「噢！黃總捕將尊夫囚禁起來了？」

顧媚娘黯然道：「他也許早已死了。但是奴家總得往好處想。就算奴家在第二天早上自尋死路，也已經是不潔之身。只得又忍辱答應。若是丁重山未死，將來見過一面，奴家也死得甘心；若是已遭殺害，奴家在姓黃的身邊，也好趁機報仇。奴家太愛丁重山了，甘願爲他遭受百般屈辱。」

林浪吁嘆道：「妳的作法稍嫌軟弱了一些。」

顧媚娘空洞的眼神望着窗外，喃喃道：「打那以後，媚娘酒舘開張了，以奴家的姿色吸引王孫公子，再引誘他們到王大娘的賭舘去送銀子。三年多

林浪還未站穩，迎面又飛來三把飛刀，忙雙脚勾住船舷，倒身後仰。

來，奴家作了不少虧心事。雖然不是心甘情願的，也是罪該萬死。可是，這一切都是爲了丁重山。指望他能活着；指望他還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媚娘！」林浪柔和地叫了一聲。他此刻已非常同情她；從她的淚，她的神情，她那悲愴的語調，都證明她不是在作假。最重要的是，她是「儒俠」顧懷冰的女兒；那是林浪最欽敬的人。

「大哥！」顧媚娘激動地抓住了他的手。「看見你就好像見到丁重山，你們的性格太相像。爲了不使你受到傷害，奴家偷偷跑來向你一訴隱衷。若你不信而殺死奴家，也是死無餘憾。因爲奴家是死在一個有血性的男子漢手裏。不料被他們發覺了，派飛刀小宋前來追殺。小宋可能要告你眞情，他又被『毒泥鰍』一箭射死。他們心機毒辣、詭計百出。丁重山多半已遭殺害，你再不能平白送死。快走！奴家祝你長命百歲。」

林浪堅決地道：「我不會一走了之。」

顧媚娘凝注他良久，才喟然道：「奴家看人不會看錯，知道你不會畏險而一走了之，否則就不算是有血性的男子漢了。」

「媚娘！我有法子對付他們。」說到這裏，林浪才發覺自己的手被對方握着，連忙甩開，靦覥地站了起來。「倒是妳，該想法子找個地方躲一躲。」顧媚娘搖搖頭，道：「不必。奴家還要回到酒舘裏去。」

林浪驚道：「他們會放過妳？」

「目下黃總捕還不敢殺我。」顧媚娘的語氣似乎很有把握。「他們那個局面都是由奴家的惡名頂着，奴家被殺之後，姓黃的不好收攤子。再說，飛刀小宋已死，奴家來和你說了些什麼，姓黃的也拏不準。」

「若黃龍飛問妳因何而來呢？」

「奴家可以說，打算用『情』攏絡你。」

林浪面上一訕，道：「黃龍飛會信麼？」

「也許不信，但是他目前絕不敢對奴家怎麼樣。方才飛刀小宋對奴家發刀，多少有些公報私仇。昨夜他想殺害沈姑娘的事使奴家暗怒在心，仗着黃龍飛的勢，奴家狠狠地給了他幾耳光。」顧媚娘頓了一頓又接着道：「爲了丁重山的血海深仇；爲了大哥前來金陵的目的，奴家非得重入虎穴不可。」

林浪語重心長地語道：「媚娘！妳千萬要拏定主意，切莫再向惡勢力低頭了。」

「不會的。奴家以前是孤苦無助，才忍辱低頭；現在有大哥在，奴家已萌生了無比的勇氣。」

「聽妳這樣說，我很放心。不過，妳還得加倍留意才好。」

顧媚娘點點頭，道：「承大哥關注，奴家感激不盡。噢！對了！昨晚以短劍刺傷飛刀小宋，救了沈姑娘的一個年輕女子，是大哥的同伴麼？」

林浪苦笑道：「她是我一個仇家的女兒。」

「仇家？」

「嗯！她是封中原的女兒封蕙君，前幾個月，我以飛鏢廢了封中原的武功。她此番尾隨我前來金陵，就是爲父尋仇的。」

「如此說來，她對大哥極爲不利了？」

「在目前來說，她對我有利無害。她如果想爲父雪恥復仇，就不希望我死在別人手裏。」

顧媚娘一時沉吟不語，良久，才喟然說道：「大哥保重，奴家要回去了。」

「千萬小心！」林浪低聲道：「我再告訴妳一個秘密。府台大人對黃龍飛貪贓枉法的情形已畧有風聞，正搜索證據，侯機將他拏問下獄。」

顧媚娘愕然道：「這消息確實麼？」

「這消息是從衙門內來的。」

「大哥有熟人？」

林浪壓低了聲音道：「媚娘！妳可千萬不能說出去。副總捕高金山已經和我接過頭，他還答應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哦——」顧媚娘的目光中透現欣喜的神色。「那太好了。大哥何時再和高金山碰頭？」

「若無急事，我暫時不想找他。」

顧媚娘懇求道：「大哥！勞您費神再去和他見見面，托他探訪一下丁重山的下落。若是他已經遇害……」

林浪接口道：「媚娘！妳可千萬莽撞不得啊！黃龍飛活着到案，才能洗清妳的罪孽。再說，以他的武功，妳也休想刺殺他；不管尊夫遭到什麼結果，妳都要暫時忍耐，這麼多年都忍下來了，又何不再多忍幾天。」

顧媚娘福了一福，道：「奴家牢記大哥敎訓就是。」說罷，疾步出房而去。

林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淚！是女人最犀利的武器，顧媚娘就利用這一法寶征服了林浪。她似乎對男人有深切的了解。血性漢子不爲生死所動，不爲財帛所動，不爲美色所動。但在女人的淚水下，却會怦然動心。

自然，犧牲宋景天的性命也加强了林浪對她的信任。飛刀小宋露過臉，受了傷，已無大用，設計殺之，在她來說，不過是芝蔴綠荳般的小事。

蛇蝎婦人

一提到金陵，就會使人想到秦淮風月。

除了識途老馬之外，却很少有人知道「風月」也分得有幫派和等級；大致分爲本幫、蘇幫、揚幫。從利涉橋到武定橋的河房，已算是上等的風月場所；若要再上一級，那就得往釣魚巷到水關一帶走了。

釣魚巷並非「巷」，而是一條青石板鋪砌，寬敞整齊的街道，兩旁羅列着整齊的房屋。靜而幽雅，居停在這兒的姑娘們也都十分雅緻。

已牌方過，午時甫交，一座深深宅院的紅漆大門呀然開啓，一個手搖摺扇，倜儻風流的彩衣少年走了出來。

他走出大門之後，極爲安詳地左右一望，然後邁步西行。看樣子他是要過石壩街而往夫子廟。

他才走了幾步，從岔巷中突然閃出一個目光烱烱的中年人。身子一橫，擋住了彩衣少年的去路，抱拳一拱，道：「封公子！可否借一步說話？」

彩衣少年唰地一聲收攏了摺扇，冷聲道：「朋友！我們認識麼？」

「嘿嘿！」那中年人乾笑了一聲。壓低了嗓門說道：「封公子目光如電，閱歷深厚，怎會不識得區區在下？請賞臉，在下要奉請一杯淡酒。」

「素昧平生，恕不叨擾！」話聲很冷。和他的一身鮮明彩衣，滿臉和詳之色極不相稱。

那中年人雙眉一挑，似怒未怒。仍是嘿嘿笑道：「那麼，區區在下就報個名兒。『毒泥鰍』龍不沉想必你也聽說過。」

「嗯！」彩衣少年面上的傲然之色消失了一半。「好像聽說過。閣下知道區區在下是誰？」

龍不沉放低了聲音說道：「好友『虎盜』封中原的愛女蕙君姑娘，我怎會不知道？」

原來這彩衣少年是封蕙君喬扮的。

封蕙君行藏一被點破，不覺一驚，低聲道：「毒叔叔！您當年見到我時，我才十來歲，您怎麼一眼就將我認出來啦！」

龍不沉嘿嘿笑道：「這裏是你毒叔叔的地盤啊！當街不好說話，快跟我來。」

在龍不沉的引導下，封蕙君跟他來到石壩街，進入了一家銀號的二樓。相對落座之後，龍不沉道：「丫頭！快告訴毒叔叔，妳來金陵作甚？」

封蕙君面色一黯，道：「爲報父仇。」

「怎不下手？」

「毒叔叔！昨晚的情形您都知道了？」

「嘿嘿！毒叔叔地盤上發生的事那會不知？」

封蕙君喃喃道：「我得等林浪辦完了事。」

「爲什麼？」

「欠恩報恩，欠仇報仇。林浪欠了名醫章太峯的恩情，得讓他先還。然後才讓他償還仇債。別教他虧欠什麼魂歸幽冥。」

「妙！妙！」龍不沉笑着拍拍大腿。突地語氣一正，「丫頭！妳知道林浪在和誰作對？」

「在和『勾魂眼』顧媚娘作對。」

「萬一他在顧媚娘手裏送命，妳的心願如何了法？」

封蕙君沉吟了一陣，道：「不瞞您說，我已拏定了主意。顧媚娘這幾年來的行徑也過份猖狂，而且還作了不少傷天害理之事，也應該給她一點敎訓。但願林浪能够獨力對付她。如果他力有不逮，我要在暗中助他一臂。」

龍不沉瞪着一雙大眼，訝然說道：「反助仇家，妳是怎麼個想法？」

「正如毒叔叔方才所說，若是林浪死在顧媚娘手裏，我的心願如何了法？」

龍不沉淡淡一笑，突然轉過話題，道：「妳父在數月前被林浪以飛鏢廢去武功時，毒叔叔曾趕往徐州探視。那時妳還在『劍仙子』楚若玉大姊處學劍。是幾時回到徐州的？」

「月前。」

「嗯！劍底造詣如何？」

「對付林浪應無問題。」

「對付顧媚娘呢？」

封蕙君沉吟了一陣，道：「臨陣方知。」

龍不沉凝聲道：「丫頭！妳昨晚劍傷宋景天，刦走沈依齡，已然激起了顧媚娘的惱怒。未報仇而先樹敵大爲不智，趁早及時收手。」

「難道不管林浪的死活？」

「妳難道關心他？」

封蕙君飛快地搖頭，道：「不！我只是要林浪將性命留給我。」

「何不先行下手？」

「不！」封蕙君再一次搖頭，搖得更用力。「我絕不能那樣作。」

「爲什麼？」

「我月前離開仙子之際，她老人家曾再三叮囑，爲人作事要恩怨分明，報仇雪恨要衡情度理，不踰分寸。林浪爲報恩而來，其情可嘉。我怎可以在這個時候趁機下手？如此作，分明違背了師傅的敎誨。」

龍不沉面色一沉，道：「那麼，妳是存心要和毒叔叔作對了？」

封蕙君大驚道：「我那裏敢。」

「待毒叔叔實說了吧！妳爲了維護林浪而不惜與顧媚娘作對，就無異與你毒叔叔作對。目下，你毒叔叔和媚娘是一條綫上的人。」龍不沉說話時，目光一直盯在封蕙君的臉上，似在觀察她的反應。

封蕙君霍地站了起來。沉臉道：「毒叔叔！您很令我失望。以您在黑道上的威名，似乎不該在一個淫毒婦人的裙下聽任擺佈。」

龍不沉怒道：「胡說！其中道理那裏是妳這種年紀的丫頭所能明白的。」

封蕙君的表情極爲平靜，冷冷道：「月前離開仙子之時，也曾談起家父被林浪廢去武功一事。她老人家說，論家父的根底、資質、家世，似不該落得如此下場。這都是家父當年交友不愼所致，看來這話一些不假。」

龍不沉幾乎目眦齒裂，氣咻咻道：「丫頭！妳倒教訓起我來了。」

「這都是師傅的臨別贈言，我絕不敢胡亂編造。」封蕙君雖是易釵爲弁，身着男衫，却不由自主地福了一福。「言辭不當，害得毒叔叔大冒怒火，改日再負荆請罪。我告別了。」說罷，向外走去。

龍不沉揚腕欲動，但他却又忍了下來。

封蕙君前脚出門，龍不沉也緊跟着離開了那家銀號。匆匆地趕到夫子廟，來到媚娘酒館，登上了二樓。

顧媚娘似乎在等待他的回報，見他一進門就問道：「毒泥鰍！怎麼樣？」

龍不沉氣咻咻道：「這丫頭眞把我氣死了。」

「哼！」顧媚娘嗤之以鼻地冷笑了一聲。「我說不行，你偏說行。給那丫頭抹了一鼻子灰，眞是自討沒趣。」

「哼！眞是豈有此理！」

「告訴你，那丫頭說得冠冕堂皇，其實她心眼裏打什麼主意我可淸楚得很，她準是愛上那個浪子了。」

龍不沉一楞，道：「不會吧？」

「哼！你知道什麼？我是女人、難道不明白女人的心事？父仇！那只是幌子。當年封中原給了林浪七刀。林浪還他三鏢，可算彼此扯平。封中原又沒有喪命，又什麼仇好報？」

龍不沉壓低了嗓門道：「那丫頭現居河房娼家，妳看要不要……」

顧媚娘冷冷接道：「別費事，我要想法子對付那個小浪貨。哼！她少作美夢。」

龍不沉還想說什麼，突然一個靑衣使女走進來說道：「黃總捕頭來。」

顧媚娘揮揮手道：「去吧！釘住那個小浪貨，可別妄動。」

龍不沉躬身退去，另一個人接着走了進來，他就是總捕頭黃龍飛。乍看之下，絕不像一個奸佞之徒；再加細看，才發覺他的眼睛中閃動着鷹隼般殘酷，狡詐的光芒，生這種眼睛的人絕非善類。

黃龍飛一進門就說道：「淸晨我派了一個心腹捕快去『倚水閣』釘着林浪，申初光景，那捕快被殺了。」

「在何處被殺的？」

「屍體在『龍鳳茶樓』附近發現，心窩一個血洞，是被林浪的鋼鏢所洞穿，絕不會錯。」

顧媚娘目中所閃動着詭譎光芒，慢條斯理地說：「總頭兒！你可知道林浪爲什麼要殺那捕快？」

「妳知道？」

「當然知道。今早林浪和你的副手高金山見了面，府台大人對你的作爲似已略有風聞。可能着令高金山搜拏憑據。高金山將這些情形告訴了林浪，而且還答應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妳是打那兒聽來的？」

顧媚娘面有得色道：「是林浪親口告訴我。」

「他告訴你的？」

「嗯！飛刀小宋的一條命，加上我的眼淚，他已完全相信我所編造的鬼話。嘿嘿，那浪子已跌進我的圈套了。」她說得眉飛色舞，口沫橫飛。

黃龍飛呸了一聲道：「見了妳的大頭鬼！林浪會告訴妳眞話？告訴妳，府台大人派高金山赴江都公幹，大前天就走了，得十天半月才能够回來。」

「噢！」顧媚娘的得色在一瞬間消失淨盡，「林浪騙我了？」

「當然啦！」黃龍飛吁嘆了一聲：「媚娘！不是我說妳，妳精明強悍，樣樣都行。可就是有一樣毛病，太喜歡找男人。」

「呸！」顧媚娘叉着腰，霍地站了起來。「總頭兒！你那管我找男人了。咱們說好了的，撈進了銀子四六拆賬，你我都有了興趣，也不妨溫存一宵，可不能管我和什麼樣的男人有來往。現在你倒數落起我來。」

黃龍飛身爲金陵總捕頭，應該是神氣活現，在顧媚娘面前，却好像矮了一大截。唉聲嘆氣地道：「嘿！妳說到那裏去了？『鷹爪手』上了妳的床，『飛刀客』進了妳的房，『毒泥鰍』和妳也說不定有上一手。我管過妳不曾？我只是提醒妳，像林浪那種男人是不會上鈎的。與其白化精神，到後來還是免不了壞事，倒不如趁早將他幹掉一了百了。」

顧媚娘咬牙道：「你怎麼知道我看上林浪？」

「若不是看上了他，怎不及早動手？妳的詭主意特多，還怕對付不了他？明知是上門找碴兒的瘟神，又何必和他窮磨曾？」

「哼！我自有主意。」

「媚娘！」黃龍飛壓低了嗓門道：「我可是處處爲妳着想。我已將部份銀兩兌成了銀票，眞有了岔子，大不了遠走高飛。」

「哼！」顧媚娘打從鼻孔裏噴出了一股冷氣。「我還捨不得離開金陵城！放心！絕出不了錯。」

「像妳這種作法，難免使我心驚肉跳，坐臥不寧。」

「嘿嘿！想不到你說這種話。你不來金陵，我和丁重山過得快快活活的。若不是我和你的姦情被丁重山撞破，怕他告到府裏去使你丢官下獄，我會親自下手謀害他嗎？是你害了我還是我害了你？」

原來丁重山是被她謀害的，眞所謂最毒婦人心了。

「好！好！」黃龍飛雙手連搖，一連聲地說道：「不提！不提！凡事妳看着辦吧！」

顧媚娘看他往外走，連忙叫道：「總頭兒，請慢走一步。」

「還有什麼事？」

顧媚娘突然媚笑道：「我想送個黃花閨女給你受用受用。」

黃龍飛皺皺眉，道：「媚娘！強敵壓境，妳還有心情和我說笑？」

「我說的可是正經話。」顧媚娘霍地站了起來，臉上媚笑倏地一收，沉着臉接着說道：「昨晚在『倚水閣』劍傷宋景天的小娘們名叫封蕙君，是『虎盜』封中原的女兒，住在釣魚巷頭小翠的家裏。總頭兒！那可是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够你受用的啦！」

黃龍飛訝然地問道：「媚娘！妳安的什麼鬼心眼？」

顧媚娘道：「我要你去毀掉她，你毀掉不少黃花閨女，難道還要我敎你怎麼下手？」

「媚娘！妳好像在撚酸呷醋。」

「這是什麼話？」顧媚娘瞪眼豎眉地沉聲問。

「嘿嘿！」黃龍飛苦笑了一聲。「明顯得很，妳愛上了林浪，姓封的小娘們多半也愛上了那個小浪子。因此妳打從心眼裏嘔氣……」

「別說廢話！」顧媚娘綳着臉打斷了他的話。「今晚這樁事一定得給我辦到。」

「這個……」黃龍飛似乎有些猶豫。

「別這個那個的了。你若眞提不起勁兒，派一個狠點兒的捕快去，封蕙君住在小翠處，吃在小翠處，準定會着你的道兒。」她的話停住了。搖幌過去，抬手在黃龍飛的臉上擰了一下，才又接着說道：「我的總頭兒，這樁事給我辦好了。咱們才能够談得到雙雙遠走高飛，闖蕩江湖的事兒明白嗎？」

黃龍飛對她似乎頗有忌憚。連聲笑道：「媚娘？對妳吩咐的事兒，我還敢違抗嗎？不過話得說清楚，這可是妳挑給我的好差事，到時候別說我嘴饞找野食，拿話來編派我。」

顧媚娘揮揮手，道：「我的總頭兒，別扯蛋了。晚上有好事，你此刻得回去養養精神……」

她的話剛說到這兒，一個半大不小的使女，神色驚慌地走了進來。

「什麼事？」黃龍飛是面向房門的，因而搶先發問。

使女壓低了嗓門道：「一個樣子好古怪的人，一定要見……」

「要見我？」顧媚娘接上了腔。

那使女點點頭，道：「嗯！我告訴他，要見您，得等到上燈。他說此刻非見不可。還說什麼，若不見他，您會後悔。」

顧媚娘翻翻眼皮問：「那傢伙有多大年紀？」

「三十出頭，四十不到。一身邋遢相。看樣子很有點功夫，酒盅兒輕輕一放，木板桌面就顯出一痕印，說話响在喉嚨眼裏，却有些震人耳鼓，沒帶行囊，也沒見他帶什麼傢伙。」

「店堂內上客了麼？」

「有幾個喝早酒的還不曾走。」

「好！」顧媚娘柔荑一擺。「送黃總捕打從賭館那道門出去，再請那傢伙上來。」

使女和黃龍飛走了，顧媚娘拉拉衣裳，理理鬢角，穩穩坐定。神色安詳已極，看將起來，這娘們老練已極，任何意外的事情也不會使她慌亂。

不多一會兒，訪客在使女的引導下進來了。顧媚娘打量着他，一語不發，心裏頭在見面的一瞬間就打好了底——這傢伙不是一個好對付的角色。

那人進門之後，咧嘴笑道：「闖名已久，今日總算讓我見到了。」

顧媚娘沒去理會他的話，只是一連串向那使女吩咐看座，看茶，使女退去後，才冷聲問道：「寶號如何稱呼？」

那人喝了一口茶，輕笑道：「咱們還是先談談別的事吧！」

「怎麼？你的字號見不得人？」

「嘿嘿！」那聲乾笑聽來好生刺耳。「事兒談不成，何必留下一個臭名。等到事情談上了路，自然會報出在下的不雅之號。」

顧媚娘耐住火氣，冷冷道：「那麼，請見告你的來意吧！」

那人又喝了幾口熱茶，這才不疾不徐地說道：「江湖中人最忌諱爲六扇中的公人作鷹爪子，更不願意和官府中人來往。在下却不巧交上了一個公門中的朋友。他是江都名捕『鐵手佛面』徐流坤，妳可能聽說過。」

「嗯！」顧媚娘淡淡答：「好像畧有所聞。」

「他拏奸辦案，難免有得罪江湖宵小之處。然而稍有作爲的江湖中人無不對徐捕快的爲人挑起姆指讚揚。上個月，他押解官銀二萬兩前往海州，却想不到中途遭刼。不但官銀被刼，而且……」

顧媚娘冷笑着接道：「而且還受了傷。這一回，他那對生鐵鑄造，重逹三十六斤的鐵手也不管用了。」

「妳聽說過此事了？」

「嗯！這種事總是傳揚甚快！」

「江都府限期追回官銀，拏獲正犯。否則徐捕快就要被拘下獄。在下可不能不管，費時半月，終於找出綫索，原來是『豹盜』金大元一個人幹的好事。」

「虎豹雙盜之一，狠角色。」

「在下找上了他，要他退回官銀，並且隨在下前往江都府認罪。他自然不肯，最後兵刃相見，在下却一時殺死了他。」

顧媚娘掃了他一眼，冷冷道：「你沒有吹牛？殺死『豹盜』金大元，在你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

對於顧媚娘的褒奬，他似乎不屑一顧，後又皺緊了眉頭，道：「金大元被殺，事情更糟。他一人行刼，一人藏銀，根本就無別人知悉那二萬兩官銀藏於何處。沒有銀子，對徐捕快來說，就等於沒有命。」

顧媚娘冷笑道：「我可沒工夫聽你談論別人的事。」

「這也就是在下前來金陵專誠拜訪的目的。」說到這裏，他坐直了身子。「請借二萬兩銀子，以

解徐捕快的燃眉之困。」

顧媚娘雙眉一挑，道：「你眞看得起我，難道我開的是金山銀礦！」

「嘿嘿！」又是一聲刺耳的冷笑，「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這幾年，妳和黃龍飛相互勾結，很弄了幾文，要妳拿出二十萬兩白銀，也不算是一件難事。」顧媚娘楞住了。良久，才冷冷道：「就算我有，又憑什麼借給你？」

「媚娘！」咄咄的語氣頗似利刀。「妳狠！妳毒！可是妳別想拿狠毒的勁兒來對付在下，對付正派人士，妳打出『儒俠』顧懷冰的大名，對付邪惡之徒，妳却是施展肉身佈捨。多年來，妳無往不利，別人却不知道妳並非顧大俠親出，而是他在川漢道上檢來的一個野種。妳十五歲那年就姘上了黑道巨擘『勾魂使者』范正陽。憑藉妳的天資在短短三年之中就學會了陰狠毒辣的『勾魂十八招』。最後范正陽也死在妳手裏。顧大俠見妳爲惡甚多，想毁去妳的武功，却被妳先下手殺害了。丁重山想必也不是善終的。媚娘！在下對妳的認識還够清楚？」

顧媚娘的面色倏經數變。最後成爲白中含青，冷聲道：「就憑這一段話就想借銀子？」

來客搖搖頭，道：「如果憑這段外人不知的隱密來向妳借銀子，那不算借，簡直成了勒索。這種手法妳不願，而在下也不屑爲之！」

「那麼，你憑仗什麼？」

「交換條件。」他的語音鏗鏘。「如果肯借白銀二萬兩，解脫徐捕快的燃眉之困。在下願意爲妳除一勁敵，據在下所知，眼前就有一個勁敵使妳坐立不安。」

「你是指『浪子鏢王』林浪？」

「不錯。」

「你能殺得了他？」

「我可以殺掉任何一個人，連妳在內。」

顧媚娘目光跳動了一下，喃喃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妳知道？」他顯然有些吃驚。

「你可不是『追命煞手』方鐵軍？」

「眞是高明慧眼。」

顧媚娘笑笑道：「難怪你的口氣如此大。不過，我却有些懷疑你是冒牌貨。姓方的在二年前好像在江都失手被拘下獄了。」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二年前在下因酒醉栽倒在徐捕快手裏。照說死罪難逃。却想不到徐捕快念我是個漢子，只是一時走錯了路，所以網開一面，將在下放了。」

「噢！」顧媚娘似乎有些訝異。「我倒沒有聽說這回事。」

「這是一樁極大的隱密。」

「你的追魂刀呢？」

方鐵軍苦笑道：「這一年多來，在下以樵伐爲生，也想不到會有一天重作馮婦，所以把追魂刀早已伐木而缺鈍了。」

「徐捕快開脫你，原指望你洗手自新，不再爲惡。你如果再開殺戒，豈不是辜負了他的一番苦心了？」

方鐵軍喟嘆道：「情非得已，爲了報答徐捕快的知遇之情，在下即使被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也是心甘情願，死而無憾。」

顧媚娘大姆指一挑，道：「大丈夫受恩必報，令人佩服。不過，你却找錯了門路。」

「找妳絕不會錯。」

「你知道我的底細，若是你能殺得掉林浪，我也照樣能，又何必化二萬兩銀子買你操刀？」

「妳殺不下手。」

「怎見得？」

「因爲妳喜歡他，這也就是妳的短處。否則林浪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晨間就已喪命了。」

「哼！你竟然猜透了我心中的事。這話可得說回來，我既然喜歡他，又怎會要你去殺他？」

「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情勢所迫，妳即使喜歡他，也非殺他不可。因爲他要殺妳。」

顧媚娘陰惻惻地一笑，道：「知我者，再沒有比你更清楚的了。我立刻付你二萬兩銀票，你則爲我除一勁敵，就此說定。」

方鐵軍站起身來道：「妳大概也聽說過在下作買賣的規矩，先交銀子後辦事，一個時辰之後見人頭。」

顧媚娘冷笑道：「我信得過你，『追魂煞手』在江湖中是金字招牌。不過，你要弄清楚，我要你殺的可不是林浪。」

方鐵軍不禁一楞，訝然問道：「那麼是誰？」

「到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

「那我豈不是要在金陵城內住下？」

「你得盤桓數日，如果你要將銀票火速送到江都去，只要化十兩驛費，銀號會派專人爲你送去。」顧媚娘說到這裏，自腰間掏出鑰匙，取出一張銀票，和一錠五十兩的元寶交到方鐵軍手裏。「到河房去包一個粉頭，先樂幾天。自然你還得去武定門沈鐵匠鋪去打一把好刀。」

方鐵軍收起了銀票和元寶，道：「不勞吩咐。刀已經定妥了，傍晚去取。」

「好！你去吧！記住，就候我的消息，再別上我這兒來。」

方鐵軍道：「拿了妳的銀子，就得聽吩咐。在下這就去賃居租房，隨時聽候差遣。」

他走了。顧媚娘粉面上盪漾着嫵媚的笑容。這時候她顯得格外美；毒蛇都不是有一身五彩斑斕的鱗片嗎？

× × ×

不知是一股甚麼樣的情緒充塞在封蕙君的心裏，使她眉藏暗結，面對壁上的綵燈發楞。

突然，房外傳來一環珮叮噹之聲。垂簾掀起，一個青鬟使女跨門而入，隨後走進一個面含媚笑的綠衣少女。

那青鬟使女一福，道：「封公子！咱們小翠姑給您請安來啦！」

那綵衣少女想必就是小翠，緊跟着福了一福，道：「封公子！一整天，你都是愁眉不展的，莫非奴家簡慢你了麼？花廳中已擺下了酒食，奴家特來親自把盞，為公子解愁。」

「不用了。」封蕙君強笑道：「着人送一碗薄粥，幾味小菜到這兒來就行，姑娘的盛情改日再領。」

小翠面色一寒道：「公子不賞臉麼？」

封蕙君無奈何地笑道：「我若看不起姑娘，怎會在這兒住下？實在是身體小有不適。」

那青鬟使女連忙接口道：「小婢得趕緊去請一個大夫來瞧瞧。」

「不用了！」封蕙君揮了揮手。「並無大碍，只是舟車勞頓，將息一夜，就會舒泰的。」

小翠福了一福，道：「那麼，奴家從命，公子所需食物，頃刻就吩咐婢子送來。」

主婢二人退出去之後，封蕙君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賃居河房，一方面是為了好奇，另一方面則為了便於遮掩行藏。卻想不到雌兒多情，纏得她無以應付。

她突然想到「毒泥鰍」龍不沉，午間二人鬧得不歡而散。對方和她父親雖互有往還卻無深交，真不知道對方會玩弄什麼詭招，夜裏可得提防一點。

想着想着，那青鬟使女已送來了一碗荷葉粥，四碟應時小菜。

揮退使女，封蕙君取着就食。荷葉粥色澤碧綠，清香透發，不用配菜，她一口氣就喝了半碗。

粥一下肚，封蕙君就感到有一股熱力在腹內四下流竄。情知不妙，剛想運功將那股熱力抗住，忽覺天旋地轉，人已向後栽倒。

她的身體後仰，將要倒地之際，一個男人從房外快另衝進，一舒猿臂將封蕙君攔腰抱住。

這人正是總捕頭黃龍飛。

垂簾飄動間，小翠主婢二人也都相繼露了臉。

小翠面上已無笑意，囁嚅地說道：「黃大人！這事你可要躭待，奴家只是奉命行事。」

黃龍飛嘿嘿笑道：「這娘們犯賤，自己送到窰子裏給大爺嫖，會有什麼事？快去，快去，等大爺樂了之後，會有重賞。」

主婢二人連忙退去，並且帶上了房門。

黃龍飛將封蕙君放到床上，端詳了一陣，自言自語地說道：「真是一個絕色大美人，媚娘一發狠，卻教黃某走了桃花運。哈哈……」

黃龍飛這裏正想先施手足之慾，在封蕙君身上大施輕薄之際，忽聽窗外一個沉悶的聲音喝道：「舉頭三尺有神明，你敢行此傷天害理之事？」

黃龍飛宛如涼水澆心，慾念頓消，楞了一楞，揚聲道：「是那一位朋友隔窗指點，何不亮相教黃某人一睹廬山真面目？」

只見窗櫺輕動，一個身裁魁梧的男人已站在黃龍飛的面前。

他以黑巾蒙面，只露出了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背後露出一把金線盤龍的刀柄，屹立如山，威勢迫人。從他脚上那雙青緞包邊軟靴可以認出，他就是「追魂煞手」方鐵軍。

不過，黃龍飛並不認識。抱一抱拳，道：「在下黃龍飛，金陵總捕。請問朋友……」

方鐵軍接口道：「身在公門，更不該作此傷天害理之事。」

黃龍飛大跨一步，再度一抱拳，道：「承教！承教……」

當他一抬身之際，如靈蛇出洞般自袖管中打出一條軟鞭，凌空一轉，鞭梢形成一個圓圈，不偏不倚地套上方鐵軍的頸頸。

方鐵軍絕未想到對方攻人於行禮談笑之中，一駭之際，頓覺頸上麻辣疼痛，軟鞭已勒住了他的頸項。在急迫中，只得雙掌倏揚，全力抓緊軟鞭，不使對方進一步地緊勒。

黃龍飛嘿嘿笑道：「瞎眼東西！竟敢打擾黃大爺的好事，大爺倒要看看你的頸子是不是鐵鑄銅繞。嗨！」猛喝一聲，軟鞭全力收縮。

那軟鞭滑溜異常，甚難握緊，經黃龍飛猛力一勒，方鐵軍立刻面紅筋脹，眼看就要閉氣。他情知如此僵持，絕非善策，連忙運氣於頸頸之上，放鬆軟鞭，騰出手來拔刀出鞘。

新打的追魂刀在燈光照射下寒影閃動，揚腕上砍，刀鋒觸及軟鞭，卻反彈了回來。在這一瞬間，纏繞在頸頸的鞭梢又收緊了一些。

黃龍飛嘿嘿笑道：「砍吧！任你多利的寶刀也休想削斷大爺的蛟皮鋼絲軟鞭。」

一語提醒，方鐵軍方知對手那根軟鞭不是等閒之物。利刀連揮，拚命攻出三招。

若在往日，在這三招凌厲攻擊之下，黃龍飛非死即傷。此刻卻被他輕易化開。一方面由於軟鞭纏頸，使方鐵軍身法不够靈活；另一方面則由於方鐵軍久不動刀，招式生疏了許多。

但是，黃龍飛卻突然抖腕收回了軟鞭，冷聲道：「朋友！看你的刀路，莫非是『追魂煞手』方鐵軍？」

方鐵軍不禁一楞，道：「原來你是一個識貨的行家。正是方某。」

黃龍飛笑道：「聽說閣下在江都失風入獄，旋又化銀子買回生路。年餘來未見閣下踪跡，今晚真是幸會。」

方鐵軍不便說出真象，只得含糊地說道：「很對不住！方某擾了黃總捕的好事。」

「那裏話！黃某人也不過逢場作戲。閣下一出面，算這娘們走運。」黃龍飛將軟鞭收回袖筒，神色一正，接道：「閣下何不收起利刀，容黃某奉請一杯，聊盡地主之誼？」

方鐵軍唯恐對方弄詐，仍然執刀在手，道：「不敢叨擾。」

黃龍飛壓低了嗓門道：「實不相瞞，黃某要和閣下談一樁買賣。」

「什麼買賣？」

「嘿嘿！」黃龍飛皮笑肉不笑地說道：「衙門中有專出『紅差』的劊子手，而閣下，却專在江湖上出『紅差』。所以，黃某想麻煩閣下一趟，至於銀子……」

方鐵軍冷冷道：「方某早已洗手了。」

「這倒意想不到。閣下不妨畧作考慮，這是一筆大買賣，黃某願出白銀五萬兩。是金陵頭一家『正記寶慶銀舖』的票子。」

方鐵軍心中一動，緩聲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方某倒有些心動了。」

「那就好辦。不出頓飯光景，黃某就會着人取來銀票。」

「黃總捕要方某殺誰？」

「閣下以往都是先收了銀子再問誰是死鬼，今晚如何一反常態？」

方鐵軍沉聲道：「方某人從來未拿過五萬銀子的花紅，因而要格外慎重；再說，方某早已金盆洗手，此番重作馮婦，再開殺戒，所以要問問那人該殺不該殺。」

「無惡不作，該殺。」

「黃總捕因何不將他送上公堂？」

「黃某非他敵手。」

「原來如此。那人是誰？」

「閣下非得先問清楚不可麼？」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也許方某的追魂刀也奈何他不了。」

黃龍飛笑道：「閣下多年來曾斬三魔，五怪，七霸，江湖道上在追魂刀下斷頭者不知凡幾。只要有人出銀子相托，他的對頭就非死不可。閣下又何必謙虛？」

他的話說得不錯，方鐵軍是江湖上衆所知名的追魂煞手。無人出錢，任誰作了滔天大惡，方鐵軍也不會去找上他亮刀索命。只要有人化銀子那死鬼即使是閻羅王，方鐵軍也有法子砍下了他的腦袋。

目下可又不同，為了報答徐流坤捕快的知遇之恩，他才收了顧媚娘的二萬兩銀票準備再幹一次。

黃龍飛所出的五萬銀子高價對他毫不重要。他只是想探探對方到底想要殺誰。

因此，他堅持道：「方某一定要先弄清楚，黃總捕要殺死何人。」

黃龍飛猶疑了一陣，終於壓低了嗓門，道：「想請閣下殺死『勾魂眼』顧媚娘。」

方鐵軍的神色表現得出奇地平靜，而他心裏却在暗暗冷笑。從顧媚娘說話時那種詭譎的神色中，方鐵軍業隱隱發現，她所亟欲除去的人並非前來找碴兒的林浪，而是另有其人。現在，方鐵軍明白了，顧媚娘要假藉他所除去之人，就是黃龍飛無異。

想不到這一雙狗男女竟是貌合神離，各自暗動殺機。

良久，方鐵軍才冷冷說：「一個酒館的當爐文君也值得黃總捕化五萬兩銀子買『紅差』刀手？」

黃龍飛道：「閣下可莫小看了那個小寡婦。」

「嗯！聽說她是『儒俠』顧懷冰的女兒。」

「她也曾經是『勾魂使者』范正陽床頭人。」

方鐵軍佯問道：「那麼，她一定學會了范正陽的潑辣武功『追魂十八招』了。」

「不錯。」黃龍飛用力地一點頭。

「真可惜，這五萬兩銀子方某是賺不到手！」

「此話怎講？」

「我無法砍下她的腦袋。」

「嘿嘿！」黃龍飛乾笑了一聲。「閣下太客氣！素聞閣下不但刀法精純，而且足智多謀，即使是大羅神仙的腦袋，閣下照樣能一刀砍下……」

一語及此，那方鐵軍驀然出刀，舞動間湧起一片銀光，如閃電奔雷般削向黃龍飛的項間。

黃龍飛雖未及防，却也應變極快，弓身，彈腿，人已閃退五步。只聽呼地一响，如一陣清風過耳，黃龍飛頭上的一綹散髮業已飄落塵埃。

叭！黃龍飛打出一鞭，同時低叱道：「姓方的！因何突下煞手？」

方鐵軍業已回刀入鞘，淡淡一笑，道：「方某不執刀演練，招式生疏已極，如此焉能割下顧媚娘的螓首？」

「原來閣下以黃某的六陽魁首作試驗？」黃龍飛面色鐵青氣息吁吁。「如是黃某閃避不及……」

方鐵軍笑道：「方才方某一連三刀，俱未傷及黃總捕一根毫毛，因此，方某早已顧及，卽使乘隙出手，也難割下黃總捕的首級。黃總捕非那顧媚娘對手。方某連黃總捕都不能傷，又何敢啣命去殺她，以言辭婉拒黃總捕之請，倒不如以事實表現。」

黃龍飛冷冷道：「以黃某看，閣下似乎有心隱藏了實力。」

這句話正好說到方鐵軍的心坎裏，他的確隱藏了實力。如果他的判斷不錯，顧媚娘所要除去之人果眞是黃龍飛，將免不了有一場好厮殺。因此，他先使對方養成一種輕敵的觀念。

如今被對方一語道破，方鐵軍不禁暗暗一驚。而他表面上却十分鎭定地說道：「請問黃總捕，方某因何要隱藏實力？」

「也許是黃某看走了眼，也許……」黃龍飛頓了一頓，才接着說道：「也許眞是疏於練習的緣故。這把刀好像是新的，待上三五日，用得稱手時，刀法必然更見犀利。」

「那時方某再接受這樁買賣不遲。」

「好！」黃龍飛收起軟鞭，斜眼一瞥床上的封蕙君，慢吞吞地問道：「閣下住在……？」

方鐵軍接道：「黃總捕請先行吧！方某還要看顧這位姑娘。」

「好吧！」黃龍飛邪裏邪氣地笑道：「她還要半個時辰才能醒來，閣下還來得及好好『看顧』她一番。這小妮子是個黃花閨女，滋味一定不錯。可惜黃某沒有口福。給閣下平白享受了。」說罷，啓門而出。

方鐵軍暗暗冷笑一聲，待黃龍飛去遠，他才回過頭來望着昏睡的封蕙君發楞。

他不時皺眉，不時搖首，顯然不知如何是好。

半晌，他才突下決定。抱起封蕙君揹在肩上，穿窗而出。在臨去之際，一揮衣袖，搧熄了案上的油燈。

方鐵軍停立在牆脚凝神屏息地默察了一陣，然後陡地射起，登上屋脊，向遠處奔去。轉瞬消失於夜色之中。

仇除家立

打老遠就能看見龍鳳茶樓前亮起高挑的綠燈，儘管晨間這兒出了命案，此刻却依舊是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林浪那副模樣很容易敎人瞧着扎眼，他剛在茶樓上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的茶客；原來嘈雜異常的場面竟然突地靜了下來。

在堂口上候着接待客人的茶房自然也瞅見了他，爲他引路和金陵副總捕頭高金山見面的那一個飛快地迎了上來，壓低了嗓門道：「客官喝茶？」

這分明是一句場面話，在他眸子裏已然透視出機警的神色。

林浪像是尋找舊識般將目光在座間不停地掃動，同時悄聲說：「這個時候和高爺見面方便麼？」

「有急事？」那茶房反問了一句。

「嗯！」林浪點點腦袋。

茶房那雙烱烱有神的眸子轉了一轉，道：「這個時候若在茶樓的後進和高爺見面，難免引人側目。這樣吧，您先喝一盅茶，待小的去禀告高爺……」林浪搶着說道：「請轉告高爺，我今晚一定得見着他方行。」

「小的知道。一盅熱茶喝罷，您出店向東，沿河岸緩行，高爺自然會和您照面。」說到這裏，茶房扯高了嗓門大叫道：「雨前龍井一盅！」

茶沏好，送到林浪面前，他慢慢地喝着，待一盅將盡，他盤算着茶房和高金山大概已通過消息，這才付了茶資，走出了茶樓。

向東，沿河岸而行，逐漸冷清。驀地，一個人自暗影中走了出來。林浪展目一看，那人正是副總捕頭高金山。

「見過副總捕頭。」林浪很恭敬地沖着對方拱手行禮。

「林兄！」高金山表現得異常客氣。「這兒不是衙門不必來這些俗套，您找高某有何事相商？」

「關於黃總捕頭庇護顧媚娘爲非作歹，貪贓枉法之事，不知高爺是否已對府台大人提過？」

高金山並未直接回答他這個問題，沉吟一陣，反問道：「林兄是準備動手了麼？」

「動手？」林浪神情微微一楞。

高金山壓低了聲音說道：「林兄專程爲好友章福全索仇而來，自然……」

林浪接道：「原來高爺說的這樁事，在下因急欲解決此事，所以才要會見高爺。」

「至於拏問黃總捕頭的行動，高某人已署作佈置，只要林兄準備動手之前，往龍鳳茶樓向那茶房送個信，高某自會暗中配合。」

「如此甚好！」林浪拱拱手。「在下別過。」

「林兄鏢技絕武林，諒那顧媚娘，黃龍飛均非對手。」高金山突地語氣一沉，接着說：「不過，江湖多險詐，彼等又是人多勢衆，林兄在行動之際務要小心，千萬鹵莽不得。」

林浪又是一拱手，道：「多謝高爺指敎，在下當銘記在心。」

高金山似乎是個謙和之人，並未在林浪面前擺官架子，也很客氣地拱手行禮，才向暗中隱去。

林浪似有所思，一時面對河水，並未卽刻離去。驀然，他的右側傳來一聲輕咳。林浪側首一看，發現距他十步之處站在一個頎長的身影，雖在漆黑夜色之中，林浪看出對方非同常人。

不過，林浪却很沉得住氣，旣沒有走動，也沒有向對方招呼。仍然目光望着河心，以逸待勞，靜觀其變。

「那位是『浪子鏢王』林浪兄麼？」對方却先開了腔，聲音洪亮，衷氣十足，一開口就顯露了深厚的功力。

指名攀談，不能不答，不過在開口之前，林浪却也仔細地在腦海中思索了一番，那聲音他不曾聽過，自然他也就不認識對方了。

「正是不才林浪，」他緩聲回答，同時車轉身子，向對方慢步走去。「朋友高姓大名？」

「在下方鐵軍，」對方側過身子拱了拱手。「江湖人稱『追魂煞手』，想必不在林兄眼下。」

「原來是方兄！」林浪這句話說得非常平靜，而私心中却難免暗吃一驚，對方突然來到金陵，又突如其來地出現在自己身邊，絕非平白無因。故而沉吟了一陣，才接着問道：「有何見敎？」

「聽說林兄和勾魂眼有樑子。」方鐵軍單刀直入，問得非常直率。

「爲友尋求是非曲直，何謂樑子？」

「是爲了章福全那件命案？」

「方兄的耳目倒是非常靈通，」說着，林浪的語氣一沉，「有句話恕在下放肆，方兄行道江湖，打着賣命賺錢的口號，來到金陵自然也不例外，不知是否已和勾魂眼談好了交易？」

「尙未成交。」方鐵軍語氣非常爽直。

「噢！」林浪微微吸了一口氣。「果然是顧媚娘聘請方兄前來金陵的，想必是價錢未曾談妥？」

「錯了！」方鐵軍緩緩地搖着頭。「是方某人找上門來的。江湖上有錢的人不多；有錢而又需要別人賣命的更不多。顧媚娘是個好主子。」

「方兄這趟金陵倒沒有白跑，」林浪的語氣已經冷了下來。「顧媚娘正需要像方兄這種肯賣命的好手。」

「恰巧相反，」方鐵軍聳肩一笑。「若非媚娘有把握能夠獨力對付林兄，那就是無意使用武力對付林兄，因此她對方某上門効勞反應並不熱誠。」

「噢！」林浪微微一楞。「那倒是怪事！」

「恕方某問句直話，林兄此行除了爲友索仇之外，是否還想趁便撈上一票？」

「這是什麼話！」林浪挑眉瞪目頗爲不悅了。

「因爲媚娘是在江湖混混輩中唯一的富婆。」

「在下無意掠財。」

「聽了這句話，方某非常失望。」方鐵軍的語氣中頗有自嘲的味道。「看來這次金陵之行將會一無所獲。」

「方兄該不會等銀子買米開炊吧！」

「那還不至於潦倒如斯，說來林兄也許不信，方某急需一筆銀子去救一位朋友。」

「久聞方兄是一個很夠義氣的人，果然如此。在下雖非富商，却有幾個經商之友，若是數目不大，在下倒可相助一臂之力。」

方鐵軍拱一拱手，喟然道：「盛情心領，這事絕非林兄所能相助，若是戔戔之數，也不至於向顧媚娘那種女人賣身投靠了。」

林浪沉吟了一陣，道：「不知那位待助的貴友是誰？在下也許……」

方鐵軍截住話頭，道：「不說也罷。方某冒昧來見只是想權充林兄的下手，分享一點擄來之物。旣然林兄無意掠財，就此別過。」

林浪拱一拱手，道：「後會有期。」

方鐵軍轉身走去，不過十步，又轉回來說道：「林兄來勢洶洶，顧媚娘一旦感受壓力甚重難以負荷時，可能會化銀子僱方某賣命，到時尙請恕我失禮之罪。」

「但願情況不如方兄所預料。」

方鐵軍大步走去，林浪輕輕地嘆息了一聲。轉身向客棧走去。很快地消失於漆黑夜色之中。

且說方鐵軍行不多遠，突被一道黑影擋住去路。他展目一瞥，冷聲道：「原來是『鷹爪手』武兄，不知有何見敎？」

武一泰悄聲道：「媚娘在前面竹林子候着，要和方兄說句話兒。」

「請武兄帶路。」方鐵軍神色沉靜地擺了擺手，其實，他心頭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二人走向河邊沙洲，眼前出現了一片竹林，只聽那顧媚娘在竹林內沉聲說道：「武一泰在竹林外小心戒備，『追魂煞手』請進來吧！」

方鐵軍一個箭步竄進竹林之中，在顧媚娘近前站定，冷聲道：「娘子行踪何必如此神秘？……」

「此事非同小可，絕不可輕易洩漏。」語氣頓

了頓，她又接道：「方鐵軍！我爲你準備了五萬兩銀票，够你救那位『鐵手佛面』徐捕快了吧！」

方鐵軍唯唯否否地道：「五萬兩銀子倒不是個小價錢。」

「你得問問我要你去斬下何人的腦袋。」

「不用問，妳是要林浪的腦袋。」

「錯了。」

「噢！」方鐵軍先是一楞，接着又聳聳肩頭。

「今晚的怪事可多，說吧！妳要我去幹誰？」

「金陵總捕黃龍飛。」

「他！」方鐵軍不由自主地抽了一口冷氣。

「是不是不敢接下這筆買賣？」

「笑話！」方鐵軍冷笑了一聲。「姓方的還沒有拒絕過送上門來的銀子。只是價錢太少一點。」

「哼！」顧媚娘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這一記竹槓被你姓方的敲到節骨眼上了。說吧！要多少？」

「二十萬兩。」方鐵軍伸出兩根指頭幌了幌，語氣輕描淡寫，好像他索討的不是銀子，而是遍地都有的砂土。

顧媚娘柳眉一掀，沉叱道：「姓方的！你簡直是獅子大開口！」

「別發火！」方鐵軍笑嘻嘻地說道：「買賣不成仁義在。黃老總是個官兒，姓方的以前幹倒的都是江湖混混，可還沒有砍過衙門公人的腦袋。以黃總捕的身價，二十萬兩銀子要得不算太多。」

顧媚娘咬牙切齒地點點頭，道：「好！二十萬兩，提着黃龍飛的腦袋來拿銀子。」

「嘿嘿！」方鐵軍乾笑了一聲。「顧媚娘太不懂規矩了。」

「怎麼？你難道想先要銀子？」

「先拿訂錢。」

「多少？」

「十萬兩，而且要杭州府萬成銀樓的票子，別家銀號的恕不接受。」說到此處，方鐵軍語氣一沉，聲調冷硬的說道：「這是姓方的規矩，若不信任，另請高明。」

顧媚娘門牙咬緊了下唇，顯然已怒不可遏。但她却沒有發作，憋了半肚悶氣，才用力地一點頭，道：「好！明日辰正，我着人將銀票送到你居停的河房來。」

「那麼，何時要人頭？」

「附耳過來。」顧媚娘向他招招手。

方鐵軍依言將頭湊了過去，聽她密語一陣。

「聽明白了嗎？」顧媚娘密授計議之後，猶不放心地追問了一句。

「放心！」方鐵軍微笑道：「既然拿妳銀子，就得聽妳吩咐，錯不了。」

「眼前有件差事要勞駕。」

「何事？」

「爲免風聲洩漏，幹掉『鷹爪手』。」

方鐵軍翻翻眼皮問道：「多少銀子？」

「姓方的！你簡直是棺材伸手——。」

方鐵軍冷冷道：「對不住！不付銀子，姓方的從不殺人。」

「哼！你以爲我勾魂眼放不倒『鷹爪手』？等着瞧吧！」媚娘說到這裏揚聲叫道：「武一泰！」

「在！」武一泰應聲方落，人已到了面前。

「可有動靜？」顧媚娘悄聲發問。

「竹林四週連個鬼影也沒有。」

「去竹林那頭看看。」她揮揮手。

武一泰剛一轉身，顧媚娘突地屈指如鈎，抓向他的背心窩，勁風絲絲，速若閃電。武一泰似有所覺，猛地旋轉身子，却已慢了一步，顧媚娘的五指已經揷進了他的背心窩。

方鐵軍雖有「追魂煞手」的惡名，眼看着顧媚娘施展這一手毒辣的招數，也不免驚心動魄。

一聲慘呼尚在武一泰喉間滾動，顧媚娘揚脚一踢，右手往回一帶，一顆血淋淋的人心已抓在她的手中。

武一泰前仆倒地，那一聲慘呼也就噎在喉間。

顧媚娘隨手一扔，那顆血淋淋的人心落進了河中，嘿嘿一笑，道：「姓方的！這一手如何？」

方鐵軍强懾心神，冷冷道：「名副其實的『黑虎偸心』。」

「但願你拿了銀子辦成事，可別讓我偸了你的心。」

方鐵軍岔開話題道：「有一件事要奉告了。」

「何事？」

「我和黃龍飛已會過面，而且還領敎了他的皮鞭。」

「多早晚的事？」

「別問！」方鐵軍搖搖手，又接道：「他也曾打算化銀子向我買妳的人頭。」

「噢！想不到他倒先一步起下了壞心眼。」

「我可沒有答應他，因爲我早就料到，出得起價的一定是妳顧媚娘。二十萬兩銀子是個大買賣，我不會輕易放手的。」方鐵軍說到這兒，拱拱手，接道：「我且先走一步，明日辰正，在河房恭候專使的大駕。」說罷揚長走出了竹林。

顧媚娘目送他的背影，暗暗地跺跺脚，冷哼了一聲。

× × ×



武一泰剛轉身，顧媚娘突地屈指如鈎抓向他的背心。

夜靜得出奇。三更了，林浪默數着梆聲。驀然：紙窗沙地一響，那聲音雖極其輕微，却難逃林浪靈敏的耳朶。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際的鏢囊，身子躺在床榻上却一絲也沒有動。

窗檽輕輕推開，一個人影輕悄地躍了進來。房內雖無燈，藉着開窗時那一綫黯淡星光，林浪看清了來人是封蕙君。

「林浪！」封蕙君站在窗前，輕聲低喚。

這顯然是沒有惡意的，於是林浪輕聲答道：「封姑娘有何見敎？」

「哼！原來你是醒着的。」

「在下心事重重，那裏能够安枕？」

「我要問你一件事。」封蕙君邊說邊往床前走。「你認識『追魂煞手』方鐵軍嗎？」

「酉正光景，在河邊見過一面。」

「他的作爲你可瞭解？」

「聽說不少。」

「品行如何？」

「以在下的管見，只有八個字——不正不邪，也正也邪。」

「評得好！晚間他救了我。」

「噢！」林浪微微一楞。「是怎麼回事？」

封蕙君就將黃龍飛設計下藥，企圖污辱，幸而被方鐵軍撞見搭救的情形敘述了一遍。

「萬幸！萬幸！」林浪自榻上一躍而起，接着問道：「封姑娘貪夜前來，就是要向在下告知此事麼？」

「尙有要事。」

「在下洗耳恭聽。」

「因我對方鐵軍救我的動機存疑，故而尾隨其後，察其行動。他和你分手之後，又和顧媚娘見了面，就在河沙洲上的一座竹林之中。」

「噢！」林浪漫應着靜待下文。

「顧媚娘以二十萬兩銀子的高價收買姓方的作殺手，去對付黃龍飛，方鐵軍已經答應了。據姓方的說，黃龍飛也曾試圖收買他去殺顧媚娘，不過沒有成交，我認爲方鐵軍接下這件差事，可說愚不可及。」

「何以見得？」

「他們在竹林中密談之際，曾派『鷹爪手』武一泰在四週巡守戒備。顧媚娘唯恐武一泰走漏風聲，事畢時殺了他，探手之間，就抓出了武一泰的心房。那一招既毒辣，又凌厲。以她的武功，獨力對付黃龍飛應無問題，而她却以二十萬兩銀子的高價另買殺手，其中恐怕另有文章。」

林浪驚道：「妳看見顧媚娘探手之間就抓出了武一泰的心房麼？」

「不錯。」

「那是『勾魂使者』范正陽的獨門武功『勾魂手』啊！怎會從她的手底下施展出來呢？」

「哼！」封蕙君冷笑了一聲。「你以爲顧媚娘是甚麼人？」

「一代儒俠顧懷冰的女兒。」

「不錯，是顧懷冰的女兒，但非他親生，只是在路上檢來的。也不知是甚麼孽種，從小就野性難馴。顧懷冰嚴加管敎，她竟逃走。之後姘上了范正陽，學了一身惡毒武功。後來顧懷冰找到她，要帶

她回去，却被她殺了。」

「有這種事？」林浪大駭不已。

「我爲甚麼要騙你？」封蕙君冷冷地道：「聽你口氣，似乎已經中了那娘們的勾魂計，你可得小心點！」

林浪抱拳一拱，道：「多謝姑娘提醒。」

封蕙君冷冷地一擺頭，道：「不必言謝。我只是怕你中了那娘們的詭計，使我的父仇難報，並非爲了救你而來。」話聲一落，人已穿窗而出。

林浪苦笑着暗暗搖頭，他發覺：了解女人的心思，比起了解一門艱深的武功還要困難。

× × ×

夜晚雖然沒有睡好，林浪依然起得很早，却想不到有一個和他同樣早起的客人，那是方鐵軍。

林浪梳洗之後，正打算到店堂中去朝食，方鐵軍恰也來到他的房門口，恭敬地一揖，道：「可否躭擱片刻，在下有要事想和林兄密談。」

「請！」林浪向房內擺了擺手。

進入房中，方鐵軍神情詭秘地關上了房門，又趨向窗前，向窗外的河灘上掃了一眼，然後才回過身來，壓低了聲音，道：「姓方的以『追魂煞手』的不雅之號行道江湖，可說從來沒有將任何高手放在眼下，唯獨不敢冒犯林兄，自然也不希望林兄碍了方某的大計。」

林浪冷冷道：「方兄太看得起在下了。」

方鐵軍沉吟了一陣，開門見山地道：「方某人接了一樁買賣，化錢僱方某賣命的是顧媚娘。」

林浪楞了一楞，道：「難道她要方兄保護她的生命安全？」

「非也！」方鐵軍緩緩地搖着頭。「她要方某爲她除去一個勁敵。」

「那人是誰？」

「金陵總捕黃龍飛。」

「倒有點使在下感到意外。」林浪暗中鬆了口氣。「黃龍飛是衙門公人，方兄似該細加斟酌。」

「沒法子，方某人等着銀子有用度。」方鐵軍流露了一絲苦笑。「絕不是等銀子買米下鍋，而是爲了搶救一位朋友。」

「是誰有那樣好的福氣？」

「林兄想必聽說過，『鐵手佛面』徐流坤。」

林浪一挑大姆指，道：「名捕，好人！」

「方某下手的時間是明晨丑時地點是城外的紫金南麓，特來走告一聲。」

「原來方兄和黃龍飛訂下了決戰的約會。」

「錯了！」方鐵軍壓低了聲音道：「黃龍飛想必已知道東窗事發不過是夕間的事，所以相約顧媚娘結伴偷走，紫金南麓是他們必經之地。」

林浪暗中錯愕不勝，良久，方喃喃道：「方兄適才言道，不希望在下碍了方兄的大計。」

「不錯。」

「那又何必將黃龍飛與顧媚娘的行踪，告訴在下？」

「林兄是明眼人，彼等的行踪可能也隱瞞不過。再說，方某也不想打馬虎眼，林兄如肯放交情，不妨放在明處。」

林浪皺眉道：「方兄該諒解在下的苦衷。千里迢迢，趕來金陵，只是想爲屈死的章福全討回一點公道，怎可聽任兇手遠颺？」

「那筆賬應該算在顧媚娘的頭上。」

「不錯。」

「那麼，林兄可以在前途等候。方某人動手除去黃龍飛時，林兄最好不要在場。」

「顧媚娘擅長施展花言巧語，在下差一點上了她的當。如果等待黃龍飛死後再向她索仇，她必然推到黃龍飛身上。到那時死無對證……」

方鐵軍冷冷截口道：「依林兄之意呢？」

「你我不妨分頭併進，同在紫金南麓守候。」

「不行。」

「不知方兄此意爲何？」

「方某人收銀子必定要心安理得。顧媚娘化銀子要方某人除去黃龍飛，目的在圖財保命。因此方某人不願親眼看到，或聽到有人要取她之命。」

「方兄的要求雖有些强人所難，在下倒願意接受，因爲方兄不事先說出黃龍飛與顧媚娘相偕出走的時刻與必經之途，在下未必知道。只是……」林浪頓了一頓，才又接道：「方兄要除去黃龍飛的打算未必能够如願。」

方鐵軍濃眉一挑，道：「林兄以爲方某人不是他的敵手麼？」

林浪搖搖頭，道：「在下不敢藐視方兄的功力，只因爲尚有第三者會從中阻撓。」

方鐵軍厲聲問道：「那人是誰？」

「金陵副總捕高金山。」

「方某人不信。」

「在下與高爺已數度晤面，據他說，金陵府台大人對黃龍飛平日胡作非爲，貪賍枉法的事已畧有所聞，責成高爺暗中蒐集賍證，準備將黃龍飛繩之以法，他的責任是要將黃龍飛送上法場，而不是眼看黃龍飛死於江湖豪客的手中。」

方鐵軍楞了一楞，道：「高副總捕未必會知道黃龍飛與顧媚娘相偕出走的事。」

林浪一字一字地道：「在下會去告訴他。」

方鐵軍面色一寒，道：「江湖中人何必要和六

扇門中的公人打交道？」

「高爺身爲金陵副總捕頭之職，不惜折節下交，與在下暢談心腹大事，在下豈能相欺？」

方鐵軍冷笑道：「如此說來，方某人前來走告黃、顧二人的行踪，可說愚昧已極。」

「方兄……」

方鐵軍已向門口走去，背着身子道：「煩林兄轉告那位高副總捕一聲。方某人殺死金陵總捕黃龍飛，他儘可以事後繪影圖形傳令拿人，方某人漏網之後送命法場，也是死無怨言，若是他妄想當場阻止，恕方某刀下無情。」

「方兄請留步！」

「至於林兄的斷魂鏢的威聲，方某人早已風聞。若想在方某人的面前殺顧媚娘索仇，最好事先抽冷子給我方某人一鏢，否則，必不如願。」方鐵軍說罷，揚長出門而去。

林浪怔神良久，才喃喃自語地說道：「鐵漢子一條！可惜也是一個莽漢。」

門外突然傳來一個陰沉沉的聲音道：「龍某人非見『浪子鏢王』林兄。」

「是那一位？」林浪霍地打開房門。

「毒泥鰍」龍不沉站在門口，一拱手，道：「老朽龍不沉。」

「嘿嘿！」林浪冷笑一聲，也拱了拱手。「原來是又毒又滑的龍泥鰍，不知有何見教？」

「老朽可否進房一談？」

「請！」

龍不沉進入房中，以阿諛的口氣說道：「眞所謂俠義英雄出少年，林兄這幾年在江湖中，威聲遠播……」

林浪冷冷截口道：「宋景天背心窩那一箭想必是尊駕所賜，由此看來，尊駕該是顧媚娘的爪牙，此來想必也是受她差遣。」

龍不沉搖搖頭，道：「錯了！」

「在下尚能分辨眞話，假話。」

「顧媚娘在暗中摒擋行裝，似有遠走高飛打算。」龍不沉面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笑容。「是以老朽特來相告，可別教那歹毒的娘們成爲漏網之魚。」

「謝謝尊駕的好意。」

「嘿嘿！聽說那娘們要帶走好幾十萬兩銀票子，那些銀票都是由黃龍飛事先換好的，他兩各自收藏一半在身上，這不過是一批不義之財，你我取用何妨？」

林浪本想叱斥對方一番，心中忽地一動，連忙改換了口氣道：「尊駕以爲那娘們和黃龍飛是好對付的麼？」

「龍某人可以相助一臂之力。」

「噢！」林浪微微一楞。「……」

不等他的話出口，龍不沉已壓低了聲音接着說道：「方才那娘們已召喚老朽到她跟前密商。」

「談些甚麼？」

「她和黃龍飛出亡時是乘坐一輛篷車，她囑咐老朽埋伏在車頂，身上蓋以竹蓆，到時聽她暗號，抽冷子施放毒箭。嘿嘿！老朽只要將毒箭射進她和黃龍飛的後心窩，不就大功告成了麼？」

「請教顧媚娘教你如此作，可曾許你甚麼？」

「銀票五萬兩。」

「尊駕反過來相助在下，需要甚麼條件？」

「也是銀票五萬兩。」

林浪冷聲道：「代價相同，因何要與在下打交道？」

「顧媚娘說話未必算話。」

「在下呢？」

「老朽信得過。」

「憑你的名聲，未必沒有法子對付她。」

龍不沉喟然道：「說來你未必肯信，那娘們所施展的『勾魂手』可說歹毒已極！」

林浪沉吟不語，爲的是不便答應龍不沉，因爲還有高金山夾在中間，他無權許給對方五萬兩銀子的犒勞。

龍不沉又道：「你是信不過老朽麼？」

「並非信不過，只是……」

「有話請講當面。」

林浪很想說出高金山參與其事的秘密，想想不妥，遂又改口道：「方才尊駕來此時可曾碰着一個人？」

「嗯！『追魂煞手』方鐵軍。」

「在下還要和他商議，商議。」

「嘿嘿！想不到你二人竟然聯上了。姓方的該不會一個人獨吞吧，事情就這樣說定了。你看着辦。卽使賞給老朽五萬紋銀，也絕不嫌少。」龍不沉說罷，轉身就走。

龍不沉走了，却留給林浪一團困擾。他來金陵之前，絕未料到會陷身於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如今該如何辦呢？他鎖眉在床椽邊坐下，連進食的念頭也打消了。輕悄的步履聲打斷了林浪的思索，抬頭看，來人是封蕙君。她沒有去招呼林浪，逕趨窗前，凝注一遍河水，喃喃道：「眼前的局面好像教你無所適從。」

林浪很客氣地說道：「姑娘冰雪聰明，穎悟過人，何不指點在下一條去路。」

「我所告訴你的只有一句話。」

「請明示。」

「你死不得。」

「留着性命待姑娘爲父報仇？」

「不問可知。」

林浪聳肩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有了相助之人了。」

封蕙君回過身來冷冷道：「此話怎講？」

「在下若遇强敵，姑娘必會現身相救。」

「怎見得？」

「因爲姑娘不願在下死在別人手裏。」

「那倒不一定。如是你與『追魂煞手』方鐵軍爲難，我就不會揷手過問。」

「若是在下不敵他的利刀？」

「我也不管。」

「在下深感意外。」

「不必意外，」封蕙君一字一字有力地說道：「爲人要恩怨分明，方鐵軍曾經救過我。」

林浪並不想深究箇中原委，只是緩緩說道：「聽說方鐵軍的刀法很厲害，在下若是知機，就該避免和他衝突。然而世間事往往難以逆料。一旦遇上了，也就只有放手一搏了。」

「你若眞是知機，就該聽信方鐵軍的忠告。」

「只怕辦不到。」

「這也許就是你自以爲的英雄氣概。哼！」封蕙君冷笑了一聲：「你的末日看來不遠了。」

「若是在下不幸死於『追魂煞手』的刀下，姑娘可說白跑了一趟金陵，在下可要先謝罪了。」

封蕙君又是一聲冷笑，轉身向門口走去。臨要出門之際，她又回過頭來，道：「儘管你執迷不悟，我仍然要向你提一忠告，『毒泥鰍』的話千萬信不得，你要小心點。」

她走了，林浪有了更多的惆悵，那是一種難以言喩的情緒，不知因何而起。

他倒上了床榻，閉目細思。突然，他摒棄了一切雜念，決定先將黃、顧二人準備出亡的消息傳達高金山才說。

× × ×

天際墨黑，無月，無星。

官道沉寂，無聲，無人。

風在林間打着尖銳的呼嘯穿梭，使這個沉寂，漆黑的夜裏益發增添了幾分陰森，藏身在紫金山麓楓林中的林浪不自禁地萌生了一股寒意。右手也不禁摸觸了一下腰際的鏢囊。

突地，離她約莫十步之處出現了一個人影，筆直地站在漆黑的夜色裏。接着一個冷冷地聲音道：

「林兄還是來了！」

林浪聽出說話之人是方鐵軍，心中不禁暗暗一驚，自己藏身處非常隱密，對方是如何發現的呢？

他雖然沒有答話，方鐵軍却向他藏身之處緩緩走來，同時壓低聲音道：「因何只有林兄一人？」

林浪只得站了起來，冷聲道：「在下單打獨闖，自然只有孑然一身了。」

「那位高副總捕沒有來麼？」

「在下不知。」

「莫非林兄沒有將黃、顧二人相偕出走的事告訴他麼？」

「在下言出必行，早在午間就告訴了高爺。」

「哼！」方鐵軍冷笑了一聲。「從林兄的口氣可以聽出，林兄對那位高副總捕必是十分崇敬，可惜他不是一個値得崇敬的人。」

「此話怎講？」

「按理說，高副總捕絕不會放過這個立功的大好機會。但是方某人已小心在官道兩側搜索過，除了林兄之外，再不會有第三者埋伏。」

「也許……」

方鐵軍截口道：「林兄不必爲他辯解，方某知他絕不會前來。」

「方兄知道？」

「所謂府台大人着他蒐集高龍飛枉法賍證一節，只不過是欺人之說，他想謀奪總捕的地位倒是眞的。如此大好良夜，他大可以在家睡個安穩覺，待紅日一出，總捕之職已是非他莫屬了。」

「那樣豈不是正中方兄的下懷？」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他不來令方某人安心不少，可惜現場仍然有一個碍事之人。」

「方兄指的是在下？」

「不問可知。」

「晨間承方兄走告黃龍飛與顧媚娘相偕出走的機密，在下非常感激。古語道：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是以在下也要告訴方兄一件機密大事。」

方鐵軍冷冷地搖着頭，道：「方某人對任何機密大事，均不感興味。只有一件，那就是——林兄願意立刻離開此處。」

「方兄！這樁機密關係着你的性命。」

「噢！林兄不似那危言聳聽之人。」

林浪語氣凝重地道：「方兄該聽過『毒泥鰍』龍不沉其人。」

「嗯！此人慣於施放冷箭。」

「箭鏃淬毒的冷箭，見血封喉，歹毒無比。」

「怎麼樣？」

「黃龍飛和顧媚娘此番出走相乘坐一輛篷車，媚娘安排龍不沉伏於車頂，身上覆以竹蓆，方兄不妨猜猜她這一着伏兵要用來對付誰？」

「聽林兄的口氣，似乎是要對付方某人。」

「那是可以想到的事，自然也會連帶對付黃龍飛。當黃龍飛面對方兄如此强勁的大敵，絕不會防到背後有冷箭射向他的心窩。顧媚娘僱方兄操刀，不然是藉以吸引黃龍飛的注意力而已。」

「照林兄的推斷，因爲黃龍飛並非死於方某之手，所以要龍不沉以毒箭射死方某人，以便取回她早已付出的銀票。不過，她該猜想得到方某人不會將銀票帶在身邊。事實上，徐流坤十萬火急地需要那筆銀子脫羈，方某早已托人送走了。」

林浪搖搖頭，道：「方兄想錯了，顧媚娘要殺方兄，主要的是爲了滅口。」

「唔！林兄是如何知道這樁機密。」

「龍不沉親口所告。」

「他爲什麼要洩漏機密。」

「顧媚娘曾答應龍不沉，事成之後許以五萬銀子，他却信不過那個娘們，所以前來和在下商量，並揚言他可以暗中用毒箭射死黃龍飛和顧媚娘，也同樣要在下付給他五萬兩銀子作犒勞。據龍不沉說，黃、顧二人隨身携帶了數十萬兩銀票。」

「唔！」方鐵軍似在沉吟。

「方兄一旦出面很難防備那條毒泥鰍冷箭。」

「唔！」方鐵軍仍是沉吟不語。

「方兄！請接納在下的建議，你我最好同時出面，那龍不沉既和在下有約，見在下與方兄同出，也就不會向方兄施放冷箭了。」

「多謝關心！」方鐵軍拱了拱手，然後仰望天色，喃喃道：「此刻是什麼時候了？」

「約莫丑初光景。」

颼地一响，方鐵軍腰際的利刀突然閃電出鞘，一時晶光大濫，已然削向林浪的項間。

林浪是以飛鏢馳名江湖，每逢對敵之際，他都和對方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從未像現在這般和方鐵軍近在咫尺，對方遽爾出手，使他立刻墜入險境。

不管林浪閃避多快，方鐵軍手中的利刀已然從他項間劃過，只覺頸上一涼。然而他那大好頭顱仍然好生生地長在頸子上，也沒有受傷的跡象。

林浪突然有所頴悟，扣在手中的三支鋼鏢也就停而未發，方鐵軍雖然削了他一刀，用的却是刀背；對方的用意，顯然想一擧擊昏他，免得他在現場碍手碍脚。

林浪冷笑道：「好刀法！因何不用刀刄？」

方鐵軍疾聲道：「方某寧願事後以死謝罪，而林兄此刻非得離開此地不可。」

「實在有違方命。」

「請恕得罪……」方鐵軍一語未落，身形暴進，一連劈出三刀。

用暗青子之人，都身法極佳，林浪雙脚一點，連退三丈。雖避開了對方凌厲的三刀，却驚出一身冷汗，若非樹叢橫枝碍手碍脚，使方鐵軍的刀法難以發揮到最高境界，他早已遭到斷臂刖足之危了。

「方兄請停手。」林浪低叱了一聲。

「莫非林兄願意離開此地了？」

「方兄刀法固然凌厲，在下飛鏢也不算弱。方兄一輪猛攻，在下爲求自保，迫不得已也只有脫手放鏢，最後必然落個兩敗俱傷。」

正說之間，官道上已响起了一陣車輪之聲。

方鐵軍神色一變，低聲道：「篷車已來。方某再度請求林兄暫離此地，如不賞臉，也請等待方某人解決了黃龍飛之後再行出面……」話聲未落，人已向官道邊縱去。

「好！」林浪突下決定，「在下等候方兄除去黃龍飛之後再露面就是。」

方鐵軍閃到官道時，一輛雙轡套車正好馳疾而來，有了林浪的警告，他已改變了應敵之策，飛身縱起，半空中利刀削向轡繩，兩騎頓時脫轡而出。身形一旋，脚踢駕車大漢滾向道旁，而他的人却已落在篷車頂上，利刀下揷，只聽一聲慘嚎，毒泥鰍頓時變成了死泥鰍。

藏身暗處的林浪看得驚心動魄，這位「追魂煞手」殺法凌厲，身手矯捷，難怪黑、白兩道的人物提起他都要神情大變了。

馬兒脫走，篷車已經停了，只聽顧媚娘在車廂內問道：「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方鐵軍道：「請黃總捕亮相吧！」

黃龍飛自然聽得出是這位號稱「追魂煞手」的聲音，倏然彈出車廂，不知他是想逃走？抑或想先一步搶到有利的位置。總之，當他落脚站起時，方鐵軍業已橫刀攔住了他的去路。

黃龍飛的蛟皮鞭圈在手中，抱拳一拱，道：「有何見教？」

方鐵軍抖腕甩了一個刀花，沉聲道：「要你項上的六陽魁首。」

黃龍飛冷笑道：「尊駕口氣很大，黃某想問一下，是誰化銀子聘請尊駕出這趟紅差。」

「方某人訂得有規矩，在你臨斷氣的那一刹那，一起會將化銀子買你腦袋的人告訴你。」話聲一落，手中利刀已砍了出去，眞箇是快如閃電，疾若迅雷。

黃龍飛早已領敎過他的犀利刀法，自然不會掉以輕心，身形疾退，同時唰地一聲打出了手中的蛟皮鞭，鞭梢不偏不倚地纏向方鐵軍的右腕。

林浪曾說方鐵軍是一個莽漢，他的看法倒未必正確。在臨陣對敵上，方鐵軍倒是頗有心機。他明

知對方的皮鞭擅長纏繞，是以一上手就用上了詭招，利刀遞了一半，突地抽腕後退，刀刄翻轉向上，以致那黃龍飛的皮鞭纏上了刀身。

方鐵軍猛一抖腕，皮鞭斷成數截。

黃龍飛不禁大駭，颼地一聲拔出了一把精鋼七首，額上已滾動着豆大的汗珠。

夜色漆黑，黃龍飛的一雙眼珠子顯得晶亮。

方鐵軍冷笑道：「兵器爲練武人的第二性命，鞭毀人亡，你還一定要等我動手麼？」

黃龍飛緩緩向篷車處後退，冷聲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媚娘化銀子僱你來殺我的。」

話聲中，身形猛旋，向車廂中撲去。

一條黑影飛閃而至，沉叱道：「退下！」

這攔住去路的人乃是林浪，叱聲一起，又脫手打出一鏢。他無意相助方鐵軍，是以出鏢緩慢，而且是擊向黃龍飛的面目。黃龍飛自然看得眞切，連忙擰腰飛旋身形，閃去一邊。

「嘿嘿！」黃龍飛旋身逞強地冷笑道：「以二對一，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錯了！」林浪道：「要你腦袋是『追魂煞手』的事，在下只不過保護媚娘不受傷害而已。」

黃龍飛厲聲道：「媚娘是個心腸歹毒的惡婦人，你保護她作甚？」

「她是個可憐虫，不得不聽你擺佈。」林浪揮揮手道：「趕快揮動你的七首全力一拚，只要你能贏得了『追魂煞手』，我絕不會再難爲你。」

方鐵軍不禁暗暗發楞，林浪口口聲聲要殺顧媚娘報仇，此刻却說要保護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還來不及細想黃龍飛業已揮動七首撲上來。

二人戰作一團，由於黃龍飛是作困獸之鬥，是以方鐵軍犀利的刀法還難有進展。

顧媚娘悄聲道：「林浪哥！我原打算引黃龍飛到此被『追魂煞手』除去之後再回城去找你，想不到你却跟來了……」

林浪截口道：「我有些不放心。」

「多謝你，」顧媚娘的聲音很媚。「我爲黃龍飛作了許多壞事，你不怪我麼？」

「身不由主，怪妳何益？再說，顧大俠是我生平最景仰的人物，爲了那位業已物化的老前輩，我也該盡一分心意……」

林浪的話聲到此，突聽一聲嚎慘。放眼望去，只見方鐵軍手中的利刄業已扎進了黃龍飛的心窩。

方鐵軍趨前蹲在黃龍飛的耳邊低語幾句，然後拔出利刀，走到車前，向車廂內拱一拱手，道：「顧媚娘！方某人拿你錢財，爲妳消災，銀子拿得不冤吧？」

顧媚娘自車上跳下，福了一福道：「多謝。」

「方某告辭！」方鐵軍將刀入鞘內，目光向林浪投以一瞥。「林兄……」

林浪連忙截口道：「方兄逕去不妨，在下自會照料媚娘，儘管放心。」

方鐵軍雖拿不準林浪安的是什麼詭心眼，但他却可以猜出對方已然給了他很大的面子。最少沒有在他面前提起要殺顧媚娘的事。於是，拱拱手，道：「二位保重。」

他正要回身向金陵方向走去，驀見火光明亮，一行馬隊疾奔而來。近眼一看，共有八騎之多，爲首一人錦衣佩劍，甚是威武。

林浪看得眞切，趨前悄聲道：「方兄，那錦衣佩劍之人就是金陵副總捕頭高金山。」

方鐵軍不禁一楞。

就在他一楞神間，馬隊已來到近前，高金山躍下馬來，衝着林浪問道：「林兄！這位可就是你向高某提及的方壯士？」

方鐵軍硬着頭皮答道：「在下方鐵軍。」

「請問方壯士，」高金山的語氣非常客氣。「黃總捕是否已死於壯士的刀下？」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莫非要將在下拿問治罪？」

高金山笑道：「這是那裏話！黃龍飛無惡不作，荼毒百姓，府台大人早有風聞。壯士爲民除害，不但不該治罪，反而有賞。」

方鐵軍冷冷道：「不將在下拿問治罪，已是感激不盡，何敢領賞，在下告辭。」

「慢來！慢來！二位乃江湖豪傑，請受高某一拜。」高金山邊說邊拜了下去。

林浪和方鐵軍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同時趨前攙扶，道：「草民那敢接受高副總捕的大禮？」

高金山一面大笑，一面直起身來，雙手仍是不停地打拱作揖。倏然，自他袖筒之內射出無數弩矢，宛如一片箭雨。

林浪和方鐵軍那裏會想到有此一變？一時閃避不及，莫不身中數矢，仆地不起。

林浪總算是個使用暗器的會家子，在緊要關頭避開了要害，雖然中了五支袖箭，倒還不至於傷重殞命。

但他却深深瞭解此刻非裝死不可，否則，高金山再發出一蓬袖箭，那就萬難逃躲了。

高金山沉叱道：「來人，看看這兩個傢伙死了沒有？」

那些跟班隨從立刻紛紛向前探視復又同聲回道：「他二人喉頭均被袖箭貫穿，那裏還活得了？」

颼！颼！只見高金山雙腕連揮，他帶來的那一

幫人又一個個地仆地不起。在此起彼落的慘嚎聲中，顧媚娘却嬌笑起來。

高金山趨前一步，諂媚地笑道：「媚娘！這事兒辦得不賴吧！神不知，鬼不覺，天一亮，金陵城的地盤是咱倆的啦！」

顧媚娘嬌嗔道：「少耍嘴了！快去搜出黃龍飛身上的銀票，咱們還得在天亮前趕回城去哩！」

「是！是！」高金山一副奴顏婢膝的神態。

驀在此時，官道旁突然傳來一聲冷叱：「好一對喪盡天良的狗男女！」

「誰？」高金山倏地拔出佩劍。

「是你家封姑娘。」聲落人現，封蕙君昂然而立，在地上那幾支東倒西歪的火把照射之下，她手中的利劍閃閃生輝。

顧媚娘冷笑道：「嘿嘿！原來是姓封的丫頭，姑奶奶和妳有何仇怨？」

封蕙君道：「方鐵軍曾經救過封姑娘，我要爲他報仇索命。」身子凌空撲出，手中利劍刺向顧媚娘的咽喉。

顧媚娘道：「姑奶奶倒要看看楚若玉敎出來的徒兒有多麼高明。」身形飛旋，一面閃躲封蕙君的攻勢，一面探手抓去。

只聽滋地一響，封蕙君胸前的衣襟被撕裂了一大幅。

旁邊的高金山呵呵笑道：「媚娘！抓下那丫頭的紅肚兜，讓我瞧瞧她那一身細皮白肉。」

封蕙君是又羞又怒，銀牙一咬，挺劍又刺。顧媚娘似乎存心要戲辱她，探手一抓，封蕙君胸前肚兜又被她撕裂。封蕙君連忙左手護胸，疾忙後追。

顧媚娘叫道：「金山你這個色鬼快些看呀！」

高金山却沒有答理她的話。

顧媚娘回頭一看，高金山手中的劍尖拄地，頭顱下垂，像是有什麼不對勁！

再一細看，高金山的胸前掛着一束紅纓，顧媚娘不由脫口叫道：「斷魂鏢……」

她叫聲未落，一支鋼鏢突地穿進了她的心窩。緊接着，第二支，第三支……將她那張美麗的面龐扎成了刺蝟，那一雙勾魂懾魄的媚眼中也扎進了兩支飛鏢。在顧媚娘向後倒下的那一瞬間，林浪已顫巍巍地從一大堆死屍中站了起來。只見他胸前揷着三支袖箭，頸項也揷着一支。

封蕙君驚叫了一聲道：「林浪！你沒有死？」

林浪吁了一口氣道：「差一點就死了，項間這支袖箭只差一分就要刺穿咽喉。」

封蕙君趨前探視，道：「呀，你中了這樣多的袖箭，讓我給你拔出來。」

「現在還不能拔，封姑娘！妳看看方鐵軍傷得如何？」林浪竟然沒有忘記他。

封蕙君拾起一支火把，在屍首堆裏找到了方鐵軍，喟然道：「他死了！」

「是我害死了他。」

「這也不能怪你。」

「若不是我，他不會那樣相信高金山。一劍殺死我吧！」林浪面向着封蕙君，閉上了眼睛。「是妳報仇的時候到了。妳很幸運，我竟然沒有死在高金山的袖箭之下。」

封蕙君搖搖頭，道：「我不能殺你。」

「因爲我是一個受傷的人？」

「不！因爲你方才救了我。」

「姑娘倒是一個講理的人……」頓了一頓，林浪又問道：「黃龍飛和顧媚娘身上帶的數十萬兩銀票該如何處理？」

「取之於民，還之於民，咱們帶去作點善事。」

「好！」林浪點頭同意。「我們去選兩匹好馬，要盡快趕去徐州，我的箭傷還得麻煩章太爺爲我醫治。」

「別忘了帶上方鐵軍的屍首，他是一條鐵漢，咱們得好好爲他殯葬。」

「我也想到了。」林浪輕聲道。

丑、卯相交光景，二人已在馬上，正待放韁疾馳之際，封蕙君突然說道：「林浪！你該成家了。」

林浪搖搖頭，道：「無此打算。」

「那可不行！你裝死看到了我的淸白軀體，不娶我怎行？」

林浪不禁怔住了，良久，才喟然道：「承姑娘抬愛，我是感激不盡，只是……」封蕙君截口道：「我知道你顧忌什麼，你是無顏見我爹。」

「是呀！」

「告訴你吧！我爹成殘之後，反而悟出了今是昨非，他不但不怪你，反而說如沒有你給他一點敎訓，他來日的下場，一起比目下的情況還要慘。」

「眞的！」

「不是眞的，我會對你如此客氣麼？在『倚水閣』旅店中我就將你宰掉了。」封蕙君的口氣，好像要殺林浪比較殺一隻鷄還容易。

林浪想笑，但他沒有忘記馬鞍後面馱着方鐵軍的屍首，也就將笑意忍住了。

「林浪！你忘記帶走你的斷魂飛鏢啦！」

「不再摸那勞什子東西了！」林浪輕鬆地道：「既要娶妳，就不再是浪子。那『浪子鏢王』的頭銜還要它作甚？」

封蕙君笑在心頭，一抖韁繩，領先向江邊渡頭奔去。在蹄聲中，遠遠傳來了鷄唱。

——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終於盼望到小蝶帶着她的兒子來到，孟星魂爲了要給予孩子舒適的生活，便想到要加速完成刺殺孫玉伯的使命，他想到完成了使命後，高老大定會給予他一筆賞金，那時他便可以使小蝶母子舒適的生活了。高老大離開了孟星魂返回自己的屋子後，心中憤怒非常，她有生以來，只她甩掉過很多東西和失去價值的人，從未被人甩掉過她，現在竟然一再的被孟星魂拒絕了她的愛，使她感到無比的妒怒，也使她想到要予以殘酷的報復，報復的工具便是利用葉翔，所以她往找葉翔，不着邊際的把仇恨的種子種在他身上——

第二部　蝴蝶

第三章（二）

由來家賊最難防

孟星魂在樹下挖了個洞，看着那兩本簿子在洞中燒成灰燼，再將灰燼埋在土裏。

在行動前，他總是份外小心，無論做什麼都絕不留下痕跡。因爲「無論多麼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疏忽。」

現在他已將這兩本簿子上的人名全都記熟，他確信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忘記。

現在他已準備開始行動。

除了第一次外，他每在行動前都能保持平靜，幾乎和平時完全沒有兩樣，就算一個眞正的劊子手在行刑前，心情都會比他緊張得多。

但現在他心裏忽然覺得有些不安。

那是不是因爲他以前殺人都是報恩，爲了奉命，爲了盡責，所以自己總能爲自己找到藉口，而這次殺人卻是爲了自己。

他不能不承認這次去殺人的確是有些私心。因爲他已想到了殺人的報酬，而且竟想用這報酬來養自己所愛的人。他簡直不敢去想，因爲連他自己也覺得自己這想法卑鄙無恥。

「孫玉伯也許本就該殺。」

「但你爲了正義去殺他是一回事，爲了報酬殺他又是另一回事了。」

孟星魂心裏充滿了痛苦和矛盾，只有不去想它——逃避雖也可恥，但世人又有誰沒有逃避過呢？

有的人逃避理想，有的人逃避現實，有的人逃

避別人，有的人逃避自己。

有時逃避只不過是種休息，讓你有更多的勇氣去面對人生。

所以你覺得太緊張時，若能逃避一下，也蠻不錯的，但却千萬不可逃避得太久，因爲你所逃避的問題，絕不會因你逃避而解決的。

你只能在逃避中休息，絕不能「死」在逃避裏。

× × ×

孟星魂站起來，長長的嘆了口氣。

月明星稀。

他踏着月色走向老伯的花園，現在去雖已太遲了些，但他決心不再等。

只有一樣事比「明知做錯，還要去做」更痛苦，那就是「等着去做這件事」。你往往會等得發瘋。

老伯的花園在月色中看來更美如仙境，沒有人，沒有聲音，只有花的香氣在風中靜靜流動。

也沒有任何警戒防備，花園的門大開着。

孟星魂走了進去。

他只踏入了這「毫無戒備」的花園一步——

突然間，鈴聲一响，十八枝弩箭挾夾着勁風，自花叢中射出。

孟星魂的身子也如弩箭般射出。

他落在菊花上，菊花開得這麼美，看來的確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但菊花中立刻就有刀光飛起。

四把刀，一把刀刺他的足踝，一把刀砍他的腰，一把刀在旁邊等着，誰也不知道要砍向那裏。

還有一把刀却是從上面砍下來的，砍他的頭！

花叢上完全沒有借力之處，他身子已無法再躍起，看來已免不了要挨一刀。

至少挨一刀，也許是四刀。

孟星魂沒有挨上，他身子不能躍起，就忽然沉了下去。

「一條路在走不通時，你就得趕快地找另一條路。」

孟星魂的武功並不完全是從師父學來的，師父教的武功是死的，他的武功却不死——否則他就死了，早就死了。

他從經驗中學到的更多。

他身子忽然落入花叢中，落下去之前脚一踩，踩住了削他足踝的一把刀，揮拳打飛了砍他腰的一把刀。

他身子既已沉下，砍他頭的一把刀自然是砍空了。

那把在旁邊等着的刀砍下來時，他的脚已踩到地，脚尖一借力，身子又躍起。

身子躍起時，乘機一脚踢上這人的手。

手拿不住刀，刀飛出。

孟星魂彷彿早已算準這把刀要飛往那裏，一伸手，就已將刀抄住。

他並沒有使出什麼奇詭的招式，他使用的每一個動作都很自然，就好像這一切本就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一點也不勉强。

因爲他每一個動作都配合得很好，而且所有的動作都彷彿在同一瞬間發生的。

現在他手裏雖已有了一把刀，但花叢中藏着的刀顯然更多。

他身子還未落下，又有刀光飛起。

突聽一人喝道：「住手！」

這聲音似比神鬼的魔咒都有效，刀光只一閃，就突又消失。

花園中立刻又恢復平靜，又變得「沒有人，沒有聲音，沒有戒備」，只有花香在風中流動。

但孟星魂却知道老伯已來了。

只有老伯的命令才能如此有效。

他身子落下時，就看到老伯。

老伯身後雖還有別的人，但他只看到老伯，老伯無論站在多少人中間，你第一眼總是先看到他。

他穿着件灰色的布袍，背負着雙手，神情安詳而悠閒，只有一雙眸子在夜色中灼灼發光，上下打量了孟星魂兩眼，淡淡的笑了笑，道：「這位朋友好俊的身手！」

孟星魂冷笑道：「我這副身手本來是準備交給你的，但現在……」

老伯道：「現在怎麼樣?」

孟星魂道：「現在我才知道老伯用什麼法子對待朋友，我實在很失望。」

他冷笑着轉身，竟似準備走了。

老伯笑了笑，道：「你好像將我這地方看成可以讓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

孟星魂回過頭，怒道：「我偷了你什麼?」

老伯道：「沒有。」

孟星魂道：「我殺了你手下的人?」

老伯道：「也沒有。」

孟星魂道：「那麼我爲何不能走。」

老伯道：「因爲我還不知道你爲何而來的。」

孟星魂道：「我剛才已說過。」

老伯微笑道：「你若是想來交我這朋友的，就未免來的太不是時候，在半夜裏到我這裏來的，通常都是强盜小偷，絕不是朋友。」

孟星魂冷笑道：「我若眞心想交朋友，從不選時候，我若想來殺你，也不必選時候。」

老伯道：「爲什麼?」

孟星魂冷冷道：「因爲什麼時候都一樣，只有呆子，才會認爲你在半夜中沒有防備，就能殺得了你。」

老伯又笑了，回頭道：「這人像不像呆子。」

他身後站的是律香川和陸漫天。

律香川道：「不像。」

孟星魂突又冷笑道：「我是呆子，我想不到老伯只有在白天才肯交朋友。」

老伯道：「但你白天也來過，那時候爲什麼不交我這朋友。」

孟星魂的心一跳，他想不到老伯在滿園賓客中，還能記得住那麼樣一個平平凡凡的陌生人。

他心裏雖然吃驚，面上却絲毫不動聲色，淡淡道：「那天我本不是來交朋友的。」

老伯道：「你難道眞是來拜壽的!」

孟星魂道：「也不是，我只不過來看看，誰是我值得交的朋友，是你?還是萬鵬王。」

老伯道：「你爲什麼選了我?」

孟星魂道：「因爲我根本見不到萬鵬王。」

老伯大笑，又回頭道：「你有沒有發現這人有樣好處。」

律香川微笑，道：「他至少很坦白。」

老伯道：「我想你一定還記得他的名字。」

律香川道：「本來是記得的，但剛才忽然又忘了。」

老伯皺眉道：「怎麼會忽然忘記?」

律香川道：「那時他既不想來交朋友，自然不會用眞名字，既然不是眞名字，又何必記住?」

老伯點點頭，又問道：「他所說的話你實在信不信?」

律香川道：「他說的理由並不動聽，但不動聽的話通常都是眞的，除了呆子外，任何人說謊都會說得動聽些。」

老伯道：「你看他是不是呆子?」

律香川凝視孟星魂，微笑道：「絕不是的。」

孟星魂也在看着他，忽然道：「我至少願意交你這朋友，無論什麼時候都願意。」

老伯大笑，道：「你的確不是呆子，你剛選了個好朋友。」

他拍了拍律香川的肩，道：「帶他回去，今天晚上我將客人讓給你。」

陸漫天一直在盯着孟星魂，此刻忽然道：「等一等，你還沒有問他的名字。」

老伯微笑道：「名字可能是假的，朋友却不會假，我既已知道他是朋友，又何必再問名字?」

孟星魂看着他，忽然發現他的確是個很會交朋友的人。

無論他是在用手段，還是眞心誠意，都一樣能感動別人，令人對他死心塌地。

在這種人面前，很少有人能不說眞話。

孟星魂能，他說的還是個假名字。

陸漫天道：「秦中亭?你是什麼地方人?」

孟星魂道：「魯東。」

陸漫天目光如鷹，在他面上搜索，又問道：「你是秦護花的什麼人?」

孟星魂道：「堂侄。」

陸漫天道：「你最近有沒有見過他?」

孟星魂道：「見過。」

陸漫天道：「他的氣喘病是不是好了些?」

孟星魂道：「他根本沒有氣喘病。」

陸漫天點了點頭，似乎覺得很滿意。

孟星魂幾乎忍不住要將這人當做笨蛋，無論誰都可以想得到秦護花絕沒有氣喘病。

內家高手很少有氣喘病。

用這種話來試探別人，非但很愚蠢，簡直是可笑。

孟星魂的確想笑，但他聽到陸漫天手裏鐵胆的相擊聲時，就發覺一點也不可笑了。

他忽然想到那天在快活林中已看見過這人，聽見過他手裏揑鐵胆的聲音，他揑着鐵胆走過小橋，每個人都對他十分尊敬。

那時孟星魂對他已有些好奇，現在終於恍然大悟。

要殺孫玉伯的人，原來就是他！

那天他到快活林去，爲的就是要收買高老大手下的刺客。

現在他故意用這種可笑的問題來試探孟星魂，爲的只不過是要加深老伯的信任，他顯然早已知道孟星魂的身份。

這人非但一點也不可笑，而且很可怕。

× × ×

朋友手裏的刀，遠比敵人手裏的可怕，因爲無論多謹愼的人，都難免會常常忘記提防它。

三

律香川的屋子精緻而乾淨，每樣東西都恰好在它應該在的地方，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出一粒灰塵。

燈光很亮，但屋子裏看來還是冷清清的，不像是個家。

沒有女主人的屋子，永遠都不是一個家。

律香川推開廳角的小門，道：「你可以睡在這屋子裏，床單和被都是新換過的。」

孟星魂道：「謝謝。」

律香川道：「你現在一定很餓，是不是？」

孟星魂道：「很餓，也很累，所以不吃也睡得着。」

律香川道：「但吃了就睡得更好。」

他提起燈，道：「你跟我來。」

孟星魂跟着他，推開另一扇門，竟是間小小的廚房。

律香川已放下燈，捲起衣袖，帶着笑問道：「你喜歡吃甜的？還是鹹的？」

孟星魂道：「我不吃甜的。」

律香川道：「我也一樣——這裏還有香腸和風鷄，再來碗蛋炒飯好不好？」

孟星魂道：「很好。」

他實在覺得很驚異，他想不到像律香川這種地位的人，還會親自下厨房。

律香川似已看出了他目中的驚異之色，微笑着道：「自從林秀走了後，我每天都會在半夜裏起來，弄點東西吃，我喜歡自己動手，也許只有在厨房裏的時候，我才會覺得眞正輕鬆。」

孟星魂笑了，道：「我沒有下過厨房。」

他決定以後也要時常下厨房。

律香川往紗橱裏拿出三個蛋，忽然道：「你沒有問林秀是誰？」

孟星魂道：「我應該問嗎？」

律香川顯得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好像根本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過了很久，才嘆了口氣，道：「林秀以前是我的妻子。」

孟星魂道：「現在呢？」

律香川又沉默了很久，徐徐道：「現在她已死了。」

他將三個蛋打在碗裏。

他看來雖有點心神恍惚，但打蛋的手還是很穩定。

孟星魂忽然覺得他也是個很寂寞的人，彷彿很難找得到一個人來吐露心事。

律香川慢慢的打着蛋，忽又笑了笑，道：「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我很少有朋友，一個人到了我這樣的地位，就好像會忽然變得沒有朋友了。」

孟星魂道：「我懂。」

律香川道：「現在我們一起在厨房裏炒飯，我對你說了這些話，我們好像已經是朋友，但以後說不定很快就會變了。」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你說不定會變成我的屬下，也說不定會變成我競爭的對手，到那時我們就不會再是朋友。」

孟星魂沉吟着，道：「但有些事却還是永遠都不會變的。」

律香川道：「那些事？」

孟星魂笑笑道：「譬如說，蛋和飯炒在一起，就一定是蛋炒飯，永遠不會變成肉絲炒麵的。」

律香川的笑容忽然開朗，道：「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個值得交朋友的，只希望我們能像蛋炒飯一樣，永遠不要變成別的。」

「嗤拉」一聲，蛋下了油鍋。

× × ×

蛋炒飯又熱又香，風鷄和香腸也做得很好。

孟星魂裝飯的時候，律香川又從紗橱下拿出一小罈酒。

他拍碎泥封，道：「你想先吃飯？還是先喝酒呢？」

孟星魂道：「我不喝酒。」

律香川道：「你有沒有聽人說過，不喝酒的人不但可怕，而且很難交朋友。」

孟星魂道：「我只不過今天不想喝！」

律香川盯着他，道：「爲什麼？是不是怕在酒後說出眞話？」

孟星魂笑笑，道：「有的人喝了酒後也未必就會說眞話。」

他開始吃飯。

律香川凝視着他，道：「看來只要你一下定決心，別人就很難令你改變主意。」

孟星魂道：「很難。」

律香川笑了笑，道：「你怎麼會下定決心到這裏來的？」

孟星魂沒有回答，好像覺得這問題根本不必回答。

律香川道：「你一定也知道，我們最近的運氣並不好。」

孟星魂道：「我的運氣很好。」

律香川道：「你相信運氣？」

孟星魂道：「我是一個賭徒，賭徒都相信運氣的。」

律香川道：「賭徒有好幾種，你是那種？」

孟星魂道：「賭徒通常只有兩種，一種是贏家，一種是輸家。」

律香川道：「你是贏家？」

孟星魂微笑，道：「我下注的時候一向都押得很準。」

律香川也笑了，道：「我希望你這一注也沒有押錯才好。」

他也沒有喝酒，慢慢的吃了大半碗飯。

孟星魂已扒下三碗，收下筷子，笑道：「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香的蛋炒飯，你若改行，一定也是

個好厨子。」

律香川道：「若改行做賭徒呢？」

孟星魂道：「你已經是賭徒，而且到現在爲止，好像也一直都是贏家。」

律香川大笑，道：「沒有人願意做輸家，除非運氣突然變壞。」

孟星魂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每個人運氣都有轉壞的時候，這也許就是賭徒最大的苦惱。」

律香川道：「所以我們就要乘手風順的時候多贏一點，那麼就算運氣轉壞了，輸的也是別人的本錢。」

他站起來，拍了拍孟星魂的肩，又笑道：「你還要什麼？」

孟星魂道：「現在我只想要張床。」

律香川道：「像你這樣的男人，想到床的時候，通常都還會聯想到別的事。」

孟星魂道：「什麼事？」

律香川道：「女人。」

他指了指旁邊一扇門，道：「你若想要女人，只要推開這扇門。」

孟星魂搖搖頭。

律香川笑道：「你用不着客氣，更不必難爲情，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就像肚子餓了要吃飯一樣正常。」

孟星魂又搖了搖頭。

律香川彷彿覺得有點驚異，皺眉道：「你不喜歡女人？」

孟星魂笑笑，道：「我喜歡，却不喜歡別人的女人。」

律香川目光閃動，道：「你有自己的女人？」

孟星魂微笑着點點頭。

律香川道：「你對她很忠心？」

孟星魂又點點頭。

律香川道：「她值得？」

孟星魂道：「在我心目中，世上絕沒有比她更值得的女人。」

他本不願在別人面前談論自己的私事。

但這却是他最得意，最驕傲的事，男人通常都會忍不住要將這種事在朋友面前說出來，就好像女人絕不會將美麗的新衣藏在箱底。

律香川的臉色却有些變了，彷彿被人觸及了心中的隱痛。

這是不是因爲他曾經被女人欺騙？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道：「世上根本很少有眞正值得你犧牲的女人，太相信女人的賭徒，一定是輸家。」

他忽然又笑了笑，拍了拍孟星魂的肩，道：「我只希望你這一注也沒有押錯。」

× × ×

窗紙已白。

孟星魂還沒有睡着。他心裏覺得又興奮，又恐懼，又有很多感慨。

他發覺老伯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難以接近，也沒有他想像中那麼聰明。

老伯也是個人，並不是個永遠無法擊倒的神。

他一生以善於結交朋友自豪，却不知他最親近的朋友在出賣他。

孟星魂甚至有些爲他覺得悲哀。

律香川也是個很奇怪的人。他表面看來本極冷酷鎭靜，其實心裏也似有很多不能向別人叙說的痛苦和秘密。

最奇怪的是，他居然好像眞的將孟星魂當做自己的朋友，非但沒有向孟星魂追查質問，反而在孟星魂面前吐露出一些心事。

這令孟星魂覺得很痛苦。

他不喜歡出賣一個將他當朋友的人，但却非出賣不可。

想到小蝶時，他心裏才開始覺得幸福温暖。

她現在在做什麼？

是不是已抱着孩子入了睡鄉？還是在想着他？

想到她一個人孤零零的，守候在一間又破又冷的小屋裏，等着他，想着他！孟星魂心裏又不禁覺得有些刺痛，有些酸楚。

他發誓，只要這件事一做完，他就立刻回到她身邊去。

他發誓，以後一定全心全意的對她，無論爲了什麼，都不再離開她。

他想到律香川的話。

「世上根本很少有值得你犧牲的女人。」

他並不在意，因爲他知道律香川並不瞭解她，他相信等到律香川認得她的時候，對她的看法就會改變了。

只可惜律香川當然永遠不會認得她。

孟星魂嘆了口氣，心裏忽然平靜。

因爲他終於有了個值得他忠實的人，而且相信她對他也同樣忠實。

「男人能有個這麼樣的女人，眞是件好事。」

他平靜，因爲他不再寂寞。

× × ×

逐漸發白的窗紙突然輕輕一响。

孟星魂立刻像狸貓般躍起，掠到窗前。

推開窗，他就看到乳白色的晨霧中，淡黃色的花叢後，有個人正在向他招手。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一帆，石老公公等一衆武林豪俠，在金蚯蚓宮中，面對金蚯蚓宮宮主玄姑，要她誅除刺花門餘孽羅妙香，以息江湖糾紛，玄姑一意孤行，忠言逆耳，黃老夫子勸以顧念顏楓，反觸其怒，被她一劍傷胸，海一帆與常無懼雙戰玄姑，又爲她一招擊敗，石老公公與海雲，蘋兒亦先後爲玄姑所敗，就在玄姑要追殺海雲之際，顏楓突與叛宮的姚統領等出現，顏楓動以夫妻之情不果，又爲玄姑斬斷一臂，但顏楓絕不動怒，又以良言規諫，羅妙香突插口挑撥，姚統領等六人要撲殺羅妙香，爲玄姑喝阻——

武林重光　壯士凱旋　大結局

姚統領躬身答道：「屬下受宮主厚恩，豈敢叛宮，實因羅妙香恃寵專權，矇上負下，種種倒行逆施，令人不能甘服。」

玄姑寒着臉道：「你倒說說看，她有些什麼倒行逆施的事跡？」

姚統領道：「羅妙香自從當權，便設置關閘，排擠宮中舊人，招引妖邪心腹，把持內宮，使下情不能上轉，藉以矇蔽宮主……」

玄姑搖搖頭道：「這些話太籠統了，設置關閘，分隔內外，是爲了關防嚴密，算不得是錯誤。」

姚統領又道：「羅妙香荒淫無恥，穢亂內宮，蕩婦淫娃俱充高職，迫令弟子紋身刺字，稍有違拗，便橫加鞭韃凌辱……」

玄姑道：「職位任用，都是我親自核准的，弟

陸漫天。

陸漫天終於現身了。

孟星魂掠入菊花叢，赤着脚站在乾燥的土地上，地上的露水很冷。

陸漫天的目光更冷，瞪着他，瞪了很久，才沉聲道：「你已知道我是誰。」

孟星魂點點頭。

陸漫天道：「你是誰？」

孟星魂道：「你也應該知道我是誰。」

陸漫天又瞪了他很久，終於也慢慢的點點頭，道：「你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半個月之前，你已應該在這裏了。」

孟星魂道：「那麼現在我也許已在棺材裏。」

陸漫天突然笑笑，道：「你很小心。」

孟星魂道：「我從不冒險，所以我還活着。」

陸漫天道：「其實你本不必如此小心，有我在這裏照顧，你還怕什麼？」

他的臉在霧中看來宛如死人，笑起來比不笑時更難看。

孟星魂心中忽然湧出一陣厭惡之意，冷冷說道：「你本是老伯的好朋友，我眞沒有想到你會出賣他。」

陸漫天居然神色不變，淡淡道：「有些事你還不懂，這就是人生，一個人只想爬得高些，有時就不能不從別人頭上踩過去。」

孟星魂道：「我的確不懂，也不想懂。」

陸漫天道：「高老大沒有告訴你？」

孟星魂搖搖頭。

陸漫天道：「你知不知道你是來做什麼？」

孟星魂點點頭。

陸漫天道：「很好，你準備什麼時候動手？」

孟星魂道：「等機會來的時候。」

陸漫天道：「沒有機會，永遠沒有，老伯絕不會給任何人機會，你若要等機會，再等十年，也是白等。」

他笑笑道：「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製造機會。」

孟星魂道：「所以……」

陸漫天道：「所以你根本不必等，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製造機會。」

孟星魂道：「你要我什麼時候動手？」

陸漫天道：「今天。」

孟星魂動容道：「今天？」

陸漫天道：「今天黃昏。」

他轉身走出去，緩緩接着道：「有些事非但絕不能等，而且一定要快，越快越好！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

孟星魂跟着他，聽着。陸漫天道：「老伯喜歡花，每個黃昏時都要到園子裏溜溜，看看花，這是他的習慣，幾十年來從未有一天間斷。」

孟星魂道：「他一個人？」

陸漫天道：「他從來不要別人陪他，因爲他總是利用這段時候，一個人靜靜的思考，有很多大事都是他在這段時候裏決定的。」

孟星魂道：「但園裏一定還是埋伏着暗卡。」

陸漫天點點頭，忽然在一叢菊花前停下，道：「他每天都要逛到這裏才回頭。」

孟星魂道：「這裏沒有暗卡？」

陸漫天道：「有，但我可以叫它沒有。」

他忽然蹲下去，伸手拔一株菊花。

這株菊花竟是活的，被他一拔，就連根而起。下面竟有個小小的洞穴。

陸漫天道：「你下去試試。」

孟星魂道：「用不着試，我可以下去。」

陸漫天道：「好，今天黃昏時，你就躲在這裏，帶着你的兵器。」

他忽又問道：「你以前用什麼殺人的？」

孟星魂道：「看情形。」

陸漫天道：「像這種情形呢？」

孟星魂道：「用暗器。」

陸漫天道：「什麼暗器？」

孟星魂道：「够快够準够狠的暗器。」

陸漫天面上露出滿意之色，道：「好，老伯看花的時候，常常很專心，而且，這是他自己的地盤，他絕對想不到會有人暗算他。」

孟星魂道：「我得手的機會有多大？」

陸漫天道：「至少有七成機會，除非你——」

孟星魂打斷了他的話，道：「七成機會已足够，通常有五成機會時，我已可下手。」

陸漫天道：「聽說你從未失手過？」

孟星魂淡淡的一笑，道：「問題並不在有幾成機會，而在你能不能把握機會，若是眞的能完全把握住機會，一成機會也已足够。」

陸漫天長長吐出口氣，微笑道：「看來我並沒有找錯人。」

孟星魂道：「你沒有。」

陸漫天道：「你還有什麼問題？」

孟星魂道：「我什麼時候來？來的時候是不是絕不會有人看到。」

陸漫天笑道：「問得好。」

他將拔起的菊花又埋下，才接着道：「這裏晚飯開得很早，開飯時會有鈴聲，那時你無論在那裏，一聽到鈴聲，就立刻要趕來。」

孟星魂道：「立刻？」（以下轉入第62頁）

子紋身刺字，那是爲了表示効忠本宮，不能說是倒行逆施。」

羅妙香接口道：「是啊，我這些作爲，那一樁不是爲了本宮安全設想？天幸宮主能够體諒我的苦心，不然，豈不被那些小人揑詞誣陷了。」

姚統領大聲道：「我且問你，本宮弟子原有的配偶，你將他們硬生生拆散，生下的孩子，全部隔禁在內宮，使他們骨肉分離，難得一晤，這又是爲什麼？」

羅妙香冷笑道：「當然也是爲了使他們矢志効忠，不無異心，孩子由內宮代養，更可減去他們後顧之憂，以便專心服勤，難道不應該嗎？」

姚統領喝道：「這麼說，你强迫同胞兄妹亂倫雜交，也是爲了要他們矢志効忠，不生異心麼？」

玄姑聽得吃了一驚，忙問道：「有這種事？」

姚統領抱拳道：「宮主明鑒！本宮二代弟子中，柳鶴生與柳茵乃是嫡親兄妹；秦琳和秦珂乃是同胞姊弟，只因羅妙香逼姦柳鶴生未遂，一怒之下，迫令他們兄妹姊弟亂倫雜交，他們誓死不從，柳家兄妹被迫吞金而死，秦琳姊弟叛宮逃亡，以致在中原武林掀起這塲血腥殺戳……」

玄姑越聽越驚，冷電般的目光，轉落在羅妙香身上，神色間已泛起怒容。

姚統領又道：「今日之事，羅妙香實爲罪魁禍首，求宮主勿再姑息，賜死羅妙香和刺花門妖女，外抑武林羣雄之怒，內平本宮弟子之憤，屬下等斗胆直陳，萬死不辭。」

玄姑點了點頭，凝容問道：「妙香，這些話都是眞的麼？」

羅妙香忙道：「宮主休聽他胡說，根本沒有這些事……」

顏楓截口道：「這是千眞萬確的，秦琳雖然死了，秦珂還活着，而且，現在正在鐵屋中。」

玄姑神色連變，忽然輕嘆了一口氣，搖頭道：「這太不應該了！」

她雖在責備羅妙香，但語氣中怨多於怒，顯然還有些舊情難忘，不忍下手。

顏楓道：「玄姑，當斷不斷，遺患無窮。時至今日，萬萬不能再姑息了。」

玄姑默然注視着羅妙香，終感難以決斷。

羅妙香連忙屈膝跪下，哽咽叫道：「宮主，你要救救妙香——」

海雲見玄姑大有憐惜之意，不等她話完，長劍一抖，飛刺而出，劍已出手才沉聲喝道：「留你不得！」

誰知羅妙香身手竟也不弱，危忙中，腰肢向後一仰，雙膝反彈，整個人突然斜飛了起來，懸空一個觔斗，退落在六七尺外。

海雲那一劍，僅由她頸項邊擦過，劍劃破了三寸多長一道傷痕。

羅妙香用手掩按着傷處，怒目瞪了海雲一眼，恨恨道：「好！你們等着瞧吧！」回頭向左邊側門奔去。

姚統領大叫道：「兄弟們，快追。別放過這妖婦！」

五名黃衣統領同聲應諾，一齊揮劍追了過去。

「站住！」

突然一聲冷喝，門簾掀處，那位後宮總管楊嬌嬌快步走了進來。在她身後，緊隨着十二名婢女，每人推着一輛四輪車。

前面十輛車，各載一口沉重的大木箱；最後二輛車上，却是兩張寬敞的嬰兒床，上面併排躺着五六個小娃兒，其中最大的不過週歲，小的才數月，一雙雙小眼睛左右張顧，既不哭，也不叫，似乎對這陌生的大廳，充滿了驚訝和好奇。

此時此地，楊嬌嬌忽然帶來這些天眞可愛的小孩子，倒把羣雄弄得如墮五里霧中，然而，姚統領和另外五名統領，却頓時神色慘變，一個個持劍呆立，再也不敢向前移動半步。

楊嬌嬌將十輛載木箱的車子散開，環繞着兩張嬰兒床，自己和謝金鈴指揮黃衣劍女們列陣護衞，待一切準備妥當了，然後沉聲道：「開箱！」

十口木箱一齊打開，全廳霞光奪目，人人驚呼出聲，敢情那竟是滿滿十箱金磚。

羣雄中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枯禪和尚、軒轅十二妖、千山四煞等，都看得聳然動容，一個個心頭狂跳，躍躍欲試。

楊嬌嬌目注姚統領等人道：「你們仔細看看，這些孩子是不是你們的嫡親骨肉？那一個不是養得白白胖胖的？這些金磚是不是副宮主歷次賞給你們的財物？有沒有替你們妥善保存？」

姚統領等人痴痴望着那些可愛的孩子，誰也沒有開口。

楊嬌嬌又道：「副宮主煞費苦心，替你們養育兒女，替你們保存財產，不外要你們免除後顧之慮，全心爲本宮効忠出力，有朝一日大功成就，自然會發還財產，讓你們骨肉團聚，安享餘生，你們不感恩圖報倒也罷了，居然臨敵叛宮，反助外人，難道你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麼？」

五名黃衣統領愕然相顧，都緩緩垂下了長劍。

姚統領道：「楊嬌嬌，你不用把咱們當小孩子哄，這些陰險控制手段，咱們已經看穿，不會再上當了。」

楊嬌嬌道：「你若不信，現在就可以用事實證明，只要你們立卽歸隊，反正協助本宮將外敵消滅，事成之後，副宮主決定不究旣往，而且應允你們携帶兒女和財產自行離去。」

姚統領道：「如果咱們不願意呢？」

楊嬌嬌臉色一沉，道：「那也很簡單，首先，你們親眼看着自己的骨肉，慘死在亂劍之下。」

姚統領怒叱道：「賤人，你敢！」五名統領也都驚恐的抬起頭來，作勢欲撲。

謝金鈴劍尖一擺，指着床上一個才七八月大的胖娃娃，冷哼道：「這小丫頭名字叫姚佩，是嗎？瞧這胖嘟嘟一身肉，一劍刺下去，不知會變成什麼模樣呢？」

那胖娃娃望着長劍，還當是玩具，笑嘻嘻伸出兩隻小手，想來抓那冰冷鋒銳的劍尖。

姚統領忙道：「當心，別割破了她的手！」

謝金鈴笑道：「可不是麼，割破手會流血的，如果割破了喉嚨，那該多可憐……」

姚統領幾次要奔過去，又不敢妄動，遠遠伸頭望着自己的胖女兒，忍不住混身顫抖，熱淚盈眶。

楊嬌嬌叱道：「姚超，你還不趕快反正，眞要害死自己的骨肉嗎？」

姚統領瞪目如痴，淚如泉湧，突然轉身跪在顏楓身前，凄聲道：「顏相公，『虎毒不食子』。請原諒屬下不能効命全忠了。」

說罷，長劍一横，猛向自己頸上抹去。

海雲就在顏楓旁邊，聽見他語氣不對，急忙出手，駢指點向姚統領握劍的手腕。

指風甫出，另一個比他更快，斜刺裏探手過來，一把奪去了長劍……

這變化僅只一瞬間的事，衆人全沒想到那突然奪去姚統領長劍的人，竟是玄姑。

海雲和顏楓心中微動，不約而同都流露出驚喜之色。

玄姑却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是非功過與稚子何關？楊總管，放了那些無辜的孩子吧！」

楊嬌嬌說道：「啓禀宮主，這都是副宮主的吩咐。」

玄姑道：「我叫你放了他們，你就放他們。」

楊嬌嬌遲疑道：「這個……」

謝金鈴低聲道：「阿嬌，別聽她的，老婆子已經變了，這些小雜種就是咱們脫身的保障——」

她說話的聲音雖然很低，玄姑却倏忽沉下臉來，冷叱道：「謝金鈴，你在說什麼？」

謝金鈴連忙笑道：「沒有什麼，屬下只是覺得這件事關係重大，最好等副宮主回來，再——」

玄姑哼道：「我還沒死，你們就敢大胆抗命？我知道，妙香本來是好人家女孩子，都是被你們這些東西教唆壞的。」

謝金鈴抗聲道：「宮主這話，屬下可担待不起，咱們已經三年沒見到宮主的面了，大小事務，都是聽從副宮主的吩咐……」

「賤人，你在找死！」

隨着喝聲，一道寒光由玄姑手中破空射出。

那正是姚統領想用來自戕的長劍，「噗」的一聲，從謝金鈴前胸透入，後背穿出，竟將她釘在嬰兒車的床欄杆上。

突來的震動，使車上胖娃娃們嚇了一跳，其中一個當時張口大哭。

一個哭，個個哭；六個娃娃手舞足蹈，一齊哭了起來。

姚統領從地上一躍而起旋風般向孩子們衝去，

海雲方欲攔阻，忽覺杜玄從背後拉了自己一把，低聲道：「別攔他，再不動手，更待何時？」

姚統領一動，其餘五名統領也同時發動，爭先恐後衝向自己的兒女。

廳中劍女約有二十餘人，一部份是玄姑的侍女，自然袖手旁觀，不肯攔阻，另外一部份却心地較爲善良，不忍出手，賸下一部份，乃是楊嬌嬌的死黨，揮劍攔截，登時爆出了一塲混戰。

局面一亂，枯禪和尚領着千山四煞軒轅十二妖也一擁而上——他們目的不在助戰，而是爲了搶奪那十輛載滿金磚的車子。

混亂中，杜玄一面催促悟非師兄弟掩護傷者退出大廳，一面率領雲海，蘋兒和鳳姑姐弟加入戰圈。他自己未帶兵刄，便順手拔起玄姑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蕩開人羣，直取楊嬌嬌等刺花門妖女。

大廳內刀劍飛閃，慘呼四起，劍光人影，糾纏成一團，這些人，有的爲了義，有的爲了利，有的親情連心，有的頑固不化……都不惜以寶貴的生命，作孤注一擲。

只有兩個人在刀光劍影中默默的對視着，旣未出手參戰，也沒有說話，然而，那如痴如醉的目光，包含了千言萬語，也融合了愛恨情仇，四週慘烈的血戰因他們而起，但他們都顯得毫不關心。

他們——就是金蚯蚓宮的兩位主人，顏楓和玄姑。

× × ×

沒多一會，楊嬌嬌被海雲劍傷面頰，掩面逃入廳的側門內，刺花門妖女一個個的倒下去，勝負之數，已漸漸明朗了。

就在這時，海雲忽然闖到一股焦臭氣味。忙對杜玄說道：「老前輩請留神，這味道有些不對。」

杜玄道：「羅妙香和楊嬌嬌都走到廳後去了，準是這兩個妖女在後面放火。」

海雲搖頭道：「這裏是山腰，縱火不會有多大效用，須防她們另有陰謀。」

杜玄道：「我去把兩個騷狐狸抓出來！」

正要行動，忽見廳上交椅底下，鑽出一條人影，急急向廳外奔去。

海雲閃身追上，一把捉住，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連忘哀求道：「海少俠饒命，小的是譚人傑。」

海雲細看，果然認出是火王莊的鐵皮書生，笑道：「譚莊主，你是金蚯蚓宮的貴賓，怎麼就想走了？」

譚人傑顫聲道：「少俠，快別說笑話，逃命要緊，這度山腹快要塌了。」

海雲道：「爲甚麼？」

譚人傑道：「你沒有聞到火燃燒的氣味嗎？」

海雲駭然一驚，急急揚聲叫道：「大家趕快退到鐵屋去，妖女要用炸藥了！」

這一聲呼叫不打緊，廳中羣雄都驚駭變色，紛紛奪路奔向通道入口。

玄姑恨恨的一頓脚，便想追進廳後，却被顏楓攔腰一把抱住。

玄姑面上一熱，低喝道：「放手，我要去尋兩個孽障……」

顏楓道：「來不及了，山腹中爆炸，後果不堪設想，還是快些走吧。」獨臂一提，擰起玄姑向通道掠去。

他們雖是數十年夫妻，似這般摟抱依偎，還是破天荒頭一遭，玄姑想掙扎，不知怎的只覺得臉熱心跳，渾身軟綿綿的，空有一身驚人武功，竟施不出半分氣力。

羣雄擁入通道，匆匆退進「鐵屋」，還沒來得及掩妥鐵門，震耳的爆炸聲已經由大廳傳了過來。

刹那間，連珠亘響，熱風怒捲，「鐵屋」像風浪中的小舟，不停的震撼，搖幌，顫抖……

× × ×

爆炸聲久久才平息，「鐵屋」內一片漆黑。

黑暗中，有人低低叫道：「表哥！表哥！」

海雲的聲音應道：「我在這裏，蘋表妹，你沒有受傷吧？鳳姑娘他們都在不在？」

蘋兒輕吁道：「還好，我和鳳姑在一起，可是沒有看見小龍。」

屋角立刻傳來小龍的聲音道：「我跟盛大哥在一塊，這裏還有張堯張大哥。」

海雲道：「大家最好自己報一報名，以便清查一下，誰沒有逃出來？誰受了傷？」

這辦法立即獲得衆人同意，大夥兒一一自報姓名，並且說明附近有無傷者，以及受傷的情況。

不多久，清查完畢，羣雄幸虧及時後退，都平安進入鐵屋，只少枯禪和尚等人，「金蚯蚓宮」方面，僅逃出兩名劍女和一個鐵皮書生譚人傑。

海雲感嘆道：「善惡報應，分毫不爽。枯禪和尚他們，如果不貪戀那十車金磚，也不會葬身山腹了。」

杜玄道：「咱們先別說人家，鐵屋雖然堅固，若是外面的通道震塌了，也跟活埋山腹沒有甚麼兩樣。」

這話的確是實情，鐵屋四圍都是通道，倘若通往前關的隧道被震塌，出路阻塞，豈非要被活活悶死餓死？

海雲立即跳了起來，大聲道：「我去啓開鐵屋的門戶看看。」

他摸索着奔進機關房，拉動前門控制鐵桿，門戶却紋風不動。

杜玄也跟了進來，輕問道：「不行嗎？」

海雲頭上已冒出冷汗，用力又拉了幾次，「拍」的一聲，鐵桿忽然斷了。

杜玄長嘆道：「果然不幸被言中，咱們都要活活餓死在這裏了。」

海雲心裏亦感恐慌，沉默片刻，忽然問道：「誰身上帶着火熠子？」

悟非應道：「我有。」

海雲道：「在邊壁上有一盞油燈，快把它點燃遞過來。」

杜玄急急阻止道：「且慢，咱們如今被埋在山腹內，全靠空氣維持呼吸，此時點燃燈火，無異自速其死，這後果不能不攷慮。」

海雲道：「我何嘗不明白，但坐以待斃，不如冒險燃燈，檢查一下鐵門啓動機關能否修理，這樣還有一線生機。」

杜玄道：「誰會修理機關呢？」

海雲說道：「這種工作，咱們只有借用譚莊主了。」

杜玄恍然道：「不錯，譚人傑精擅土木機關，正該叫他將功贖罪。」

譚人傑毫不推辭地道：「彼此已是生死同命，只要力之所及，敢不盡心。」

火熠子一閃，黑暗的鐵屋忽然明亮起來。燈光不僅帶來光明，也燃起了人們希望的火花——要知道隧道出口是否崩塌，必須啓開鐵門，而啓開鐵門的門戶，唯有寄望在「鐵皮書生」譚人傑身上。

大家目送譚人傑進入機關房，摒息靜待他檢查各部機關，足有頓飯之久，開啓鐵門的絞盤突然轉動了。

然而，絞盤只轉了片刻便倏然停止，鐵門仍然沒有啓開。

海雲急道：「怎麼樣？」

譚人傑廢然嘆了一口氣，道：「絞機沒有損壞，但鐵門被卡死了，無法開啓。」

杜玄道：「能够修理嗎？」

譚人傑搖搖頭，道：「除非從外面掘開崩塌的石塊，人在屋內，無從着手。」

杜玄怔了半响，忽然苦笑道：「這樣也好！『一生英名未虛擲，臨死掙得鐵棺材』。」

羣雄聽罷，感慨不已，都默默的垂下頭去。

悟非問道：「要不要把燈吹熄？」

杜玄聳聳肩道：「讓它燃着吧，它就是咱們公用的『長命燈』了。」

海雲一言不發走出了機關房，默默在蘋兒身邊坐了下來，以肘支顎，獨自沉思。

蘋兒輕嘆道：「想不到咱們會死在這裏。」

鳳姑却淡淡一笑，道：「這也沒有甚麼不好，大夥兒在一起，黃泉路上不會寂寞。」

蘋兒道：「我倒不怕死，但這樣慢慢的等死，實在叫人受不了，咱們爲甚麼不試試把鐵屋打破出去呢。」

鳳姑道：「這麼堅固的鐵屋，豈是人力能够打破的。」

蘋兒道：「叫譚人傑想想辦法，他能把秘室鐵門炸開，或許也可以把鐵屋炸破一個洞……」

兩人正在低聲交談，忽見海雲雙目閃閃發出異樣光芒，仰面注視着牆上一個圓形鐵筒。

蘋兒詫問道：「表哥，你在看甚麼？」

海雲舉手一指，反問道：「你們知道鐵筒是做甚麼用途的嗎？」

蘋兒和鳳姑同時搖頭道：「不知道。」

海雲道：「那是一具傳聲話筒，一端在鐵屋內，一端通往門外通道，凡有人想進入鐵屋，必須由話筒自報身份，經過盤詰之後，再由屋內人開啓鐵門……」

蘋兒道：「你不必說得這麼詳細，只告訴咱們，話筒怎麼樣？」

海雲興奮的道：「我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那話筒內有風透過來。」

鳳姑驚喜道：「當眞？」

海雲道：「你們仔細瞧瞧，話筒邊緣的蛛絲，不是在輕輕飄動麼？」

鳳姑一躍而起，伸手向筒口邊試了試，笑道：「眞的有風呢，凉凉的好舒服。」

海雲道：「這證明門外的甬道並未全部阻塞，至少，我們暫時不會被悶死了。」

萍兒嘆道：「那也不過多受幾天活罪而已，我們這許多人，沒有食物，遲早會被餓死的。」

海雲道：「能够多活幾天，就多幾天機會，我們先把受傷的人移到筒下面來，慢慢再想出困的辦法。」

衆人依言而行，搬移傷者集中話筒下方，使他呼吸得舒暢些，然後將未受傷的分爲三組，一組照顧傷者；一組檢查鐵屋四壁，另一組負責清點屋內存餘的食物，以作困守準備。

清查的結果，食物勉强可供一日需用；鐵屋四壁堅固，毫無破隙，除了那話筒上的洞孔，再無半條裂縫。

那話筒筒口，僅有酒杯一般大，別說是人，連手臂都伸不進去。

蘋兒初猶對火藥王譚人傑懷着萬一希望，當她知道鐵屋四圍全是厚達兩尺的鋼板鑄成，屋內又沒有可用炸藥，也只好死了這條心。

鐵屋牢固，食物更缺乏。羣雄面面相覷，都爲之束手無策。

海雲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記得我和盛大哥四人最先進入鐵屋，曾將各處通道封閉，你們是怎樣通過那些疑道的？」

蘋兒道：「咱們是從另一條通道進來的，只比你們晚了一點，所以沒有被困在疑道中，抵達鐵屋的時候，你剛離去了不久。」

海雲又問道：「你和悟非師兄弟就在宮外，及時入宮猶有可能，爹爹和杜老前輩他們遠由鐵門莊趕來，怎的也和你們會合在一起？」

杜玄岔口道：「咱們來得也不晚，你們頭一天夜晚抵達，咱們第二天清早也就來了。」

海雲說道：「金蚯蚓宮位置十分隱密難找，諸位老前輩怎會一索即得？」

杜玄道：「這是全靠鳳丫頭報信，給咱們帶的路。」

海雲轉頭望鳳姑道：「是眞的麼？」

鳳姑微笑道：「我和小龍在火王莊中失散，不久就發現聶開泰押解着譚莊主向西而行，我便悄悄跟蹤在後面，很輕易就發現到金蚯蚓宮了。」

海雲想了想，道：「這麼說，你們和顏老前輩並未同行，而是在抵達宮門外才遇見的人？」

鳳姑點頭道：「不錯。當時顏老前輩已先到，並且說服了前宮黃衣劍手，咱們才能順利進來。」

海雲恍然領悟，這才明白在林中留字告警的人

，原來就是顏楓。

因此又想到，那些被說服反正的黃衣劍手，必定還留在前宮，他們聽到爆炸聲音，一定會進來探視，若能內外聯繫，移開崩塌的石塊，鐵門豈不是可以打開了麼？

想到這裏，求生之念油然而生。正準備把這一綫脫困希望告訴衆人，忽見顏楓神色凝重的走了過來。

自從退入鐵屋，顏楓和玄姑一直默默對坐在屋角陰暗處，兩人沒有交談過片語隻字，大夥兒也不便去打擾他們，此時顏楓忽然獨自走過來，衆人都不禁暗覺詫異。

海雲連忙起身相迎，道：「老前輩的傷勢不要緊吧？」

顏楓搖搖頭道：「傷勢倒無大碍。只是，諸位被愚夫婦所累，困處絕地，在下深感愧疚。」

海雲笑道：「老前輩言重了，武林禍福攸關切身，怎能說是賢伉儷所累？」

顏楓正色道：「事因我夫妻而起，鐵屋亦是我夫妻所建，如今外無出路，內無存粮，諸位若不能平安脫困，在下問心何安……」

海雲道：「老前輩不必爲這件事担心，目下雖然沒有出路，那是因爲鐵屋門戶被塌石堵塞了，晚輩想，前宮留守弟兄不久就會循聲找來，只要由外面移去塌石，便可啓開鐵屋門戶。」

顏楓連連搖頭，道：「少俠不明白鐵屋的構造，此地乃是山腹深處，由人力開鑿而成，鐵屋門戶兩側，各有五尺空隙，用以容納鐵門伸縮啓閉，如今因爆炸震撼，空隙處必定已經崩塌，鐵門無退縮餘地，焉能啓開。」

海雲道：「晚輩的意思，正是希望由外面移去那些崩塌的石塊。」

顏楓道：「沒有用。伸縮空隙並不在甬道內，而是從整座山壁挖鑿出來的，上下又有鐵槽掩蓋，灌了糯米泥漿，堅逾鋼鐵，人力難以掘開。」

接着，長長嘆了一口氣，又道：「當年建造這座鐵屋的時候，單是那左右五尺深的空隙，施工便耗費整月之久，縱能挖掘，至少也得十天半月，咱們這些人，勢必已經飢餓而死了。」

羣雄聽了這番話，不由都駭然變色。

海雲道：「只要有一綫希望，咱們可以儘量節省食物，也許能支持十天半月……」

顏楓苦笑道：「好人能支持，受傷的怎能支持？即使能够，愚夫婦問心何忍？」

海雲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有忍耐待援了。」

顏楓凝容道：「不！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求生。天下無難事，鐵屋雖然堅固，未必就不能破開。」

海雲心中一動，忙道：「老前輩是說，準備破門而出？」

顏楓點了點頭，目光投落在杜玄手上。

杜玄手裏拿着的，正是玄姑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海雲驚悟道：「有現成的神兵利器，咱們怎麼沒有想到。」

說着，躍身而起，由杜玄手中取了長劍，大步向鐵門走去。

羣雄盡皆振奮，紛紛起身，尾隨來到鐵門前。

海雲深吸一口眞氣，力貫雙臂，平舉着寶劍，緩緩推出。

劍尖觸及鐵門，倏忽頓止，海雲運起全身力氣，由上而下，劃了下去。

只聽一陣「吱吱」刺耳聲，鐵門上僅僅添了一條淺痕，海雲却已冒出滿頭大汗。

他廢然收劍嘆道：「不行，這鐵門太厚了。」

小龍接口道：「我來試試。」

接過寶劍揮動了一下，突然大喝一聲，掄劍猛劈過去。「噹」的一聲，火花四濺。小龍直被那反彈之力，震得踉蹌倒退了四五步，仰面摔倒地上。

檢視鐵門，也不過多了寸餘長一道淺淺的痕印而已。

接着，鳳姑、蘋兒、悟非、悟果……那輪流運劍劈刺，人人累了一身汗，鐵門却未劈開。

杜玄搖頭道：「我看別白費力氣了，兩尺厚的鐵門，豈是寶刀神劍能劈得破的。」

顏楓突然問道：「海少俠，你身上那種金色丹丸，還有沒有存餘？」

海雲取出藥瓶，連瓶遞了過去，道：「祇餘三粒，全在這兒了。」

顏楓咬去瓶塞，將三粒「護元金丹」全部傾入口中，凝容道：「諸位請退後三步，讓在下試一試。」只見他右手握劍，抵在鐵門上，閉目運氣，不多一會工夫，混身便開始冒出蒸蒸熱氣，再過片刻，膚色也漸漸變紅，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羣雄都看出他正在運聚「血燄刀」內力，莫不心動神馳，摒息旁觀。

忽然，顏楓身形一抖，臉頰上的血色倏然消失，變得一片蒼白，手中寶劍却似剛從溶爐內取出，通體火紅，劍尖和鐵門接觸之處，竟冒起了白烟。

但見白烟越來越濃，火紅的劍尖，開始緩緩刺入鐵門裏。

劍身一寸一寸刺入，那鐵門如被火熔，爍赤的碎屑紛紛墮落，不多久，長劍已深沒及柄。

羣雄只看得目瞪口呆，驚駭莫名。

顏楓蒼白的臉上，滿是汗珠，胸部也劇烈的起伏，但他那隻僅有的右手，仍然堅定的握着劍柄，由上而下，慢慢移動，移動，移動……

羣雄在三尺外圍觀，莫不感到那柄劍雖在鐵門上移動，劍鋒却像割着自己的心腑，大家極力壓低呼吸，生怕任何一點聲音驚擾了他，會使他體內眞氣走岔，落得前功盡棄。

眼看着鐵門上的裂縫漸漸加長了，然後，劍柄斜斜轉了個方向，又由下而上。

裂縫還差最後數寸即將啣接，突然，顏楓氣喘如牛，全身顫抖，劍柄滯留不動，似乎已經力竭難以爲繼了。海雲大吃一驚，急忙吸氣欺身上前，伸出右掌，向他背心「命門」穴按去。

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忽然飛閃了過來，右手一撥，推開了海雲，左手疾伸，搶先按在顏楓背心穴道上。此人一身黃袍，正是玄姑。

顏楓雖未回顧，彷彿已感到那隻手掌上，不僅有強烈的眞氣源源傾注過來，更有無限親切的情意，隨着眞氣，流入自己內腑。

刹時間，精神頓振，大喝一聲，手中劍柄猛然橫移了尺許，緊接着鬆手出掌，「蓬」地拍在鐵門中。兩尺多厚的鐵門，應手破裂開一個大洞。羣雄爆起一陣歡呼——顏楓的身子，却虛弱地倒在玄姑懷裏。只見他面肉鬆弛，額際現出皺紋，一頭黑髮也變成了白髮，遽然之間，似已蒼老了二十年。

× × ×

旭日照着金蚯蚓宮的宮門，老少羣俠依依不捨地團聚在門前土坪上，兩列黃衣劍手，左男右女，由宮門一直排列到山下石級盡頭。

顏楓雖已白髮蒼蒼，精神仍然很振奮，獨臂輕輕挽着玄姑，皺紋遍佈的臉上，始終掛着欣慰的笑容。在他們夫婦身側，站着鳳姑和小龍姊弟倆，鳳姑螓首低垂，神情黯然，小龍却緊緊拉着海雲的雙手，不忍鬆釋。

海雲低聲安慰道：「好兄弟，別難過了，你們不願再回石樓山，留在這兒侍奉義父母，此地就是你們的家，以後我們會常來看望，你們也可以去中原盤桓，這不是很好麼？」

小龍眼睛紅紅的道：「這兒離中原好遠，你們會來玩嗎？」

海雲笑道：「當然會來的，等爹爹和三叔的傷勢痊癒了，咱們或許還要邀約大家同去琵琶島遊歷呢。」小龍喜道：「眞的？你不是騙我？」

海雲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小龍欣喜無限，道：「那眞是太好了，我和姊姊從沒坐過海船，聽說船在大海裏，四周望不見岸，十天半月遇不到一條船，只有許多大魚跟着船走，眞是那樣麼？」

海雲還沒回答，顏楓却接口道：「一點也不錯，大海裏新奇的東西多着哩，琵琶島更好玩，哪兒有座『螺屋』，是用整隻大海螺空殼做成的，可以睡好幾個人，像一棟小樓房似的。」

小龍越聽越高興，拉拉鳳姑道：「姐姐，你聽聽哪該有多好玩，咱們一定要去見識一下，你說好不好？」

鳳姑道：「我……」抬頭看見海雲，不覺臉上一陣紅，搖了搖頭接道：「我……我不知道。」

小龍道：「不知道才要去看看，何況，那螺屋是義父舊居，他老人家獨自在那兒住了三年……」

顏楓道：「不！不止我一個人，還有你的二虎師兄，也在螺屋住過，只是你海大哥他們不知道罷了。」提起舊事，衆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顏楓望望玄姑，忽然感慨的道：「三年，眞像做了一場夢，領畧過孤獨的滋味，才知道家庭的溫暖，人人都有過家，但是，只有失去家的人，才能眞正體會到家的溫暖和重要。」

說着，向二虎招了招手，道：「把劍拿來。」

二虎應聲上前，雙手捧上，竟是玄姑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玄姑訝問道：「相公，你要幹什麼？」

顏楓微笑不答，伸手拔出劍來，才道：「你們看這柄劍。」

衆人不禁一愕，敢情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經顏楓持以劃破鐵門，如今已變得黯然無光，成了鈍鐵凡物。顏楓仰面長吁，道：「寶劍已毁，神功已失，半生心血代價，多少條寶貴性命，才換回來一個家，這還不值得格外珍惜麼？」

話完，抖手一擲，將長劍拋下了千丈懸崖。

玄姑悚然動容，沉吟了一下，說道：「妾身有件事，想跟相公商議決定。」

顏楓道：「什麼事？」

玄姑道：「我想將金蚯蚓宮，更名爲『夫妻城』，門下弟子可以自由擇偶婚配，但只准練武强身，不許佩劍帶刀，從今以後，大家都安安樂樂過日子，不再練那歹毒霸道的追風劍法了。」

顏楓大喜道：「正該如此。」

黃衣劍手們歡聲雷動，紛紛摘下佩劍，向懸崖下拋去。近百柄長劍拋落崖下，傳來「叮叮噹噹」的聲響，彷如一首悅耳動聽的音樂。

就在這祥和而愉快的樂聲中，羣雄拱手稱賀，殷殷道別，迎着燦爛朝陽，踏上歸途。

（全書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劍氣如虹霜滿天

蕭逸・文
培新・圖



此情可待成追憶

挽起了一雙袖子，面對着長几上的這具七弦古琴；游兆寧緩緩坐下來，英俊的面影，在黯淡的燈光之下，顯得輪廓分明，尤其是那雙明銳的眸子，閃爍着「智」「勇」「堅」「毅」——他是金燕嶺，「長英門」第九代掌門人「白鶴」蓋無雙門下最傑出的一個弟子。

除了傑出的一身劍術以外，他最善琴瑟！

和往常一樣的，他每喜在靜靜的深夜裏，獨自彈上一曲，聊以自慰。

這時，他右手空挑七弦，作了個「仙」字，再用左手無名指按着五弦的十徽，右手勾動，作了個「翁」，這裏有個名堂，名字叫「小間勾」。

就這樣只見他擘、托、抹、挑、勾、剔、打、撮……一路彈了下去，琤琮的琴韻，隨着夜風，宛若仙樂飄臨，那麼樣悅耳動聽，激烈時如千軍萬馬，雷霆萬鈞……憂怨時如嗚咽流泉，婦人夜泣……如果你是一個佇立的旁聽者，準能把你那身骨頭都給酥了。

他這裏邊彈邊歌：「渭城朝雨浥輕塵，更還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休煩惱，勸君更盡酒一杯，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

舊遊如夢。

只恐怕兩出陽關道，眼前故人少——」

五指一收，禁不住輕輕嘆息一聲，這時，草舍右側的那扇門，却「支——」的一聲開了。

一個黃衣長服的姑娘，慢慢的步進來。

游兆寧怔一下道：「師妹，妳怎麼來啦？」

黃衣少女讚賞着道：「你的琴彈得太好，我情不自禁——」

游兆寧左右看了一眼，趕忙的把正面一扇窗子關上，回過身來，他劍眉微顰，帶有三分責怪的語氣，道：「師妹，我不是告訴過妳，這裏妳不便常來，尤其是夜這麼深！」

黃衣少女微微一笑，露出整齊的兩排玉齒。

她揚了一下細細的柳眉道：「怕什麼，反正我們問心無愧！」

「話雖如此！」游兆寧不安道：「章師兄已經在造我們的謠了，我担心他會在師父的面前……」

黃衣少女冷冷一笑道：「想不到章新是這種人？他越這樣，我越就不理他，看看他能怎麼樣？哼！無聊、無恥！」

游兆寧道：「章師兄爲人多機智、度量狹窄，

他垂涎師妹的美色已很久了。」

「那有什麼用！」黃衣少女微微一笑，遞上個眼波道：「我喜歡的是你！」

游兆寧怔了一下，黃衣少女姍姍步進，玉面微紅道：「游師哥，你眞的不知道？……還是裝着不知道？」

她這份爽直的性情，使得游兆寧暗吃一驚，內心却不無感愧！

在她剪水雙瞳的一對目光裏，游兆寧終不善作假，他默默的點點頭。

黃衣少女一笑，反問道：「你呢！」

「我——」順手摸過琴弦，琤琮的弦聲，像徵着他此一刻內心的複雜情緒。

抬起頭，黃衣少女目不交睫的盯視着他，這樣，終於使他提起了若干勇氣。

於是點點頭道：「我也喜歡妳！」

黃衣少女立時鮮花般的笑了，她緩緩的走過來，伸出一雙皓腕，輕輕地搭在了他的雙肩上，後者却現出一種忐忑不安的神態。

她搖搖頭道：「不要緊的……這個時候爹早睡了，誰也不會知道的……」

游兆寧輕輕的拉下她的雙手，道：「師妹……妳應該知道，我們『長英門』的門規，對於門下弟子涉足情亂的處分……」

黃衣少女苦笑搖搖頭道：「我只要愛你……什麼也不在乎……」

游兆寧道：「萬一要是大師兄因此引起妒恨，傳話到師父的耳中……他老人家只得妳一個獨生愛女，勢必遷恨於我……師恩如山，那麼一來，我就不好交待了！」

黃衣少女鼻子裏哼了一聲，背過了身子來。

游兆寧接着又道：「燕玲！妳對我的心，我知道，我對妳的心，妳也不會不知……這件事，只能在適當的時候，向師父他老人家提出，却不可以亂了門規！」

蓋燕玲霍地回過身來，道：「亂了什麼門規？找你聊聊天也不行？」

「只是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哼……虧你還是個男人呢！」

她冷笑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却把一雙瞪波的眸子，瞟了瞟向游兆寧道：「師哥，你剛才說的可是眞心話？還是故意逗着我高興的？」

游兆寧道：「當然是眞心話！」

「好——」她憤憤的站起來，道：「那你現在就跟我走，這個地方，我早呆夠了！」

冷冷一笑，游兆寧走過來，這一次該他安慰她了。

他緊緊地握住她一隻手，後者却趁勢，把整個身軀倒進到他懷裏。

輕輕摸着她柔細的雲髮，他說：「燕玲，妳聽着，我們彼此知心非一般世俗可比，我將來非妳不娶，只是眼前我身在師門一天，就得守一天師門的規矩，這個地方，妳以後可千萬不能再來了——」

蓋燕玲在他懷裏，依着像小鳥般的，她慢慢地轉過臉來，似有那麼多的寂寞衷情，想要向他吐訴似的！

含着兩泡情淚，她默默的點點頭。

「好——」游兆寧道：「那麼，你記住這些話，我游兆寧是條鐵錚錚的漢子，言出必行！」

他緩緩地把師妹推開，然後由手指上取下了墨玉板指，遞過去道：「這枚板指，算是我的一件信物，師妹妳收下來，我必不負此心！」

接過了這枚板指，蓋燕玲緊緊的握着它，她抹了一下臉上的淚，却探手由中衣之內，把垂掛在胸前的一面紫玉珮環摘了下來，遞過去。

她默默的說：「這你也收下……今生今世，師哥，我也就是你的人了！」

游兆寧收下了玉環，揣入懷內，道：「夜深了，師妹，妳該回去了！」

蓋燕玲點點頭，轉過身來……

拉開了風門，外面靜悄悄，亭子角那盞「氣死風燈」，在夜風裏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曲曲（虫旁）兒喳喳不停的叫着，顯得那麼寧靜！

遞上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蓋燕玲畧畧頷首，嬌軀霍地騰起來，夜鳥般的已然掠在了亭子一角，回過身來，她招招手，再次的拔身而起，倏起倏落的向着後院翻縱而去！

一隅——三雙灼灼瞳子，正遠遠的在注視着。

目睹着女兒離開的情景，「白鶴」蓋無雙的臉色現出一片鐵青，頻頻的冷笑着，他一言不發！

此老素為江湖所推重，「白鶴」蓋無雙名震寰宇，一身功力，武林側目。

他六尺二三的身材，白晳的面頰，無鬚，今年五十二歲，正是老當益壯之年！

與他站在一起的兩個人，一個三十上下，瘦長，濃眉，一雙瞳子，尤其是光采灼灼，此人姓章名新，有個外號，人稱「穿雲手」，他是蓋無雙的掌門大子弟。

另一人膀大腰圓，身高七尺，人稱「一聲雷」謝天威，他是「長英門」的二弟子。

三個人，似乎在這裏已經站了很久了。

「穿雲手」章新冷冷笑道：「師父，剛才的情形，你老已看見了，用不着弟子多說，實在說師妹

年幼無知，只是受了游兆寧花言巧語欺騙罷了！」

「一聲雷」謝天威搖搖頭道：「游師弟素來忠厚，不像是這種人，只是……」

「穿雲手」章新面色一沉道：「二師弟，一切有師父作主，莫非我還會造謠不成！」冷冷一笑接着又道：「這種事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這句話，猝然使得「白鶴」蓋無雙面上神色大怒，現出了一片殺機！

「穿雲手」章新察言觀色，雙手抱拳道：「長英門名震寰宇，師父斷斷不能輕容有此不肖門下，請即定斷！」

蓋無雙畧畧點頭，長嘆一聲道：「想不到兆寧空負我一片深心，身為長英門掌門人，我自然不會忘記本門的門規！」

目光中似含有若干的傷感，又道：「……就是燕玲這個丫頭，也辜負了我半生教養……蓋氏門中，豈能有此等不肖的女兒？」

「穿雲手」章新，立時怔了一下，忙道：「師妹只是受了游師弟花言巧……」

蓋無雙擺擺手道：「不要再說了，二人論罪一般，豈能因為燕玲是我女兒，就能格外從輕？如此，兆寧死得也就太委屈了！」

章新頓時呆了一下，默然無語。

一旁的「一聲雷」謝天威瞠目變色道：「師父，你老說要把三師弟及師妹處……處死？」

蓋無雙微微點頭道：「先處置了兆寧，回頭再去尋那個丫頭，你二人同我來！」

謝天威撲地便拜道：「師父，你老開恩，請饒恕三師弟及小師妹一時無知，再說這件事不能只憑……」他想說：「大師哥一面之詞」，可是當着大師哥的面，這句話却是說不出口！

蓋無雙冷冷一笑道：「深更半夜，男女獨處一室，還有什麼好事？我這雙老眼自信不花，天威，你品性忠厚，只是我們習武之人，戒在立身，否則雖生猶死，這樣的子弟，是用不着袒護的，你起來吧！」

「一聲雷」謝天威叩了個頭，抖顫顫的站起來，他知道師父決定了的事，任何人也更改不了的，不禁暗中為游師弟以及師妹蓋燕玲揑着一把冷汗。

「穿雲手」章新，出乎意外的，也跪倒在地，他吶吶的道：「師父……師妹她……」

蓋無雙冷叱一聲道：「不必說了！」

他冷峻的一雙眸子，掃過這位掌門大弟子，森森一笑道：「章新，你暗戀師妹之事，當我不知麼？哼哼……」

章新立時面色大變道：「……師父——」

蓋無雙揮手冷笑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你妒忌三師弟，我亦非不知，是以你每每進言，我皆未曾重視，今夜如非我親眼目睹，證明你所說的是事實，我豈會與你干休？」

章新頭叩頭戰瑟道：「師父明鑒！」

「白鶴」蓋無雙長嘆一聲，道：「這件事不幸竟是事實……我也不會姑息此二人性命，只是你想留下燕玲師妹不死，與你結配姻緣，却是今生夢想了！」

「穿雲手」章新戰瑟道：「師父開恩……弟子知罪！」

蓋無雙一笑道：「大丈夫要心地光明，磊落欽奇，此心可當日月，比起你二師弟的正直忠厚，章新！你就差得遠了，至於你三師弟的勤學樸實……你更是萬萬不及！」

章新聞言不發一語，內心却是老大的不悅。

蓋無雙道：「我只是猜透了你的心機，你既是行事規矩，何罪之有？還不起來！」

章新叩頭應了聲：「是！」站身而起！

「白鶴」蓋無雙目光逼視着章新道：「……你也並非沒有長處，你的機智，為師只怕也是不及……只可惜所用非是，殊堪嗟嘆！」

「穿雲手」章新，欠身道：「是！」

蓋無雙冷冷笑道：「眼前有一小小難題，要是游兆寧不肯服罪領死，而他武功已得我眞傳，只怕一時也不易致其于死！」

章新躬身道：「弟子但憑差遣！」

蓋無雙道：「好！你二人領我令，分守東西兩處出道，那孽徒一經逃出，格殺勿論！」

章新抱拳道：「遵命！」

他身子一轉，已用「龍形乙式」的身法，竄出數丈以外，落向東面院牆之上！

「一聲雷」謝天威道：「師父——」

可是蓋無雙面色一沉，叱道：「我意已決，不必多言，去吧！」

謝天威低聲一嘆，無可奈何的縱向西邊，落向通往山下的秘徑門前。

章、謝二弟子，已把明暗兩條道路守定，「白鶴」蓋無雙料定此二人揷翅難逃，這才騰身撲向游兆寧之草舍前。

× × ×

室內，一燈如豆！

游兆寧正在燈下，細細的觀賞着手中的那枚紫玉珮環，心情充滿了激動與矛盾！

驀地，風門被重重的推了開來，「白鶴」蓋無雙滿面殺機的破門而入。

游兆寧突然一驚慌張的站起來道：「師父！」

蓋無雙一雙冷厲的眸子，立時就發現到了他手中的玉珮，禁不住發出了一聲狂笑，游兆寧趕忙的把玉珮收入懷中，似乎已然感覺出事情的不妙！

他張惶的退後了幾步，吶吶道：「……師父午夜駕臨，不知有什麼指教？」

「白鶴」蓋無雙笑聲一歛道：「游兆寧，你從幼隨我多年，學了一身武功，竟能欺師犯淫，誘姦師妹……今夜我取你性命來了！」

游兆寧由不住打了個冷戰，一時面色慘變道：「師父……你老萬萬不可聽信別人挑撥離間，弟子天大的胆，也不敢！」

蓋無雙逼進一步道：「我親眼所見，你竟然還敢狡辯！你二人居然瞞上私通，按我長英門規，理應一律應死，等你死之後，我再去取那丫頭性命不遲！」

游兆寧雙膝一彎，跪倒在地道：「師父……你老千萬不可誤會，小師妹剛才來此，只是爲聽弟子操琴……師父你老——」

蓋無雙嘿嘿笑道：「你大師兄已發現多次，只可恨……我平日太也信任你這孽徒，並且過于寵愛那個丫頭……」

說到此，長吸一口氣，狠下心腸，厲顏注向游兆寧，道：「如今鐵證如山，不容狡辯，念在你我師徒情誼多年，我就賜你一個自盡！」後退一步，沉聲道：「你自己下手吧！」

游兆寧最是瞭解師父爲人，心知多言無益，只是就此一死，更是飲恨終生，死不瞑目，他絕不甘心；以此莫須有罪名，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

想到此，叩了一個頭，道：「弟子蒙師父十年教導之恩，未盡言報，反倒落此下場。」

蓋無雙冷笑道：「游兆寧，你多言何益……你死之後，後事爲師必當從優料理，就是你要與我那賤人女兒合葬一墓，我也可以答應！」

游兆寧恨聲道：「弟子生死，原不足惜，只是小師妹爲師父親生骨肉，你老何忍……」

話聲未了，蓋無雙一聲斷喝道：「住口！」

他冷森森的獰笑道：「既是淸白，我且問你，你小師妹身上的環珮，爲何會在你的手中？」

游兆寧頓時一怔，道：「這——」

蓋無雙嘿嘿一笑，轉身自牆頭上摘下來長劍，用力的連鞘擲過來，游兆寧伸手接住。

蓋無雙一聲斷喝道：「給我死——」

游兆寧握劍在手，打了個寒顫，他目光一掃左面窗戶心中忖道：「我豈能就此一死，不如實行逃走，以後自有水落石出之日！」想到此，叩個頭，朗聲道：「師父休要見逼，弟子去也——」

倏地騰身而起，捷若電光石火般的落向窗外！

「白鶴」蓋無雙一聲叱道：「好個孽徒！」

既有「白鶴」之稱，足見此人輕功之出類拔萃，隨着他雙肩一幌，形同飄風般的跟踪而出。

游兆寧此刻用「燕子穿簾」的輕功，第二次撲上了一堵假山石，可是他身子方自落下的當兒，蓋無雙已追至面前。

此一刹時，游兆寧原可下手對敵，只是十年師徒之情，使他無論如何，難以向師父出手！

相反地蓋無雙却恨不能立將游兆寧置以死地！

他嘴裏一聲叱道：「畜生敢爾！」

右手向外一探，施展的是「蓋氏」門中，最厲害的「金揷手如意鋼指」神功！

游兆寧竟未曾向師出手已然失去了制勝的先機，見狀大吃一驚，嘴裏嚷道：「師父！」

身子猛然向右一旋，危機一瞬間，總算避開了正面要害，但聽「噗哧！」一聲，雙指激揷中，蓋無雙兩根鐵指，已揷入他右肋之間。

游兆寧平日練有「金鐘罩，鐵布衫」的混元功力，儘管如此，在蓋無雙的指力之下，他兀自不免受了重傷，身子一蹌，嗆出了一口鮮血！

值此生死的性命關頭，雖在重傷之下，他仍然不能稍緩須臾！

狂嘯一聲，只見他足下用力的一踹假山石，身子用「金鱔戲波」的傑出身法，霍地向後一倒，「哧——」地一聲，反穿出五六丈遠近。

「嘩啦」的一聲，落墜于竹林之內。

蓋無雙一聲叱道：「那裏跑！」

他身子騰起來，白衣飄洒着，活像凌霄的大鶴，跟踪着撲向竹林。

就在此一刹那，那彎下的竹子，驀然彈空而起，帶着游兆寧受傷的軀體，箭也似的，已向東面院牆上落去！

蓋無雙身落竹林之內，却未曾發覺對方竟在自己入林的刹那之間，已然彈身竄出，只以爲他仍然藏身于竹林之內。

偏偏這片竹子，佔地雖是不大，爲數却並不少，身子落下，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要想在其間，找尋一個存心匿藏的人，一時之間，却也不易。

他暴怒之下，狂嘯一聲，厲叱道：「好個孽徒，你竟敢抗師違命不成？」

疾怒中，雙掌連番的施出內力，掌風疾勁中，竹桿一陣爆响，根根折斷，一時之間，枝飛葉擺，其勢驚人已極！

這刹那間，游兆寧早已落身東院之內。

他喘息着跑了幾步，心中一動，暗忖不好，我

只顧自身逃命，師妹又當如何？

這麼一想，趕忙躍向內院，想去告她一聲，速速逃命！就在此一瞬間，眼前人影一閃，「穿雲手」章新，已現身面前！

游兆寧瞠然一驚道：「大師兄——」

不意章新濃眉一挑，厲聲道：「三師弟，你作的好事，師命如此，恕我饒你不得！」

右手霍地向外一展，一口「蛇形劍」，穿心而至，游兆寧未曾出鞘的劍身向外一盪，「嗆！」一聲，架開了章新的蛇形劍。

他咬牙切齒道：「大師兄，你好狠的心，你我何仇，何以害人至此——」

「穿雲手」章新，這時才看淸對方身負重傷，不禁信心大增，獰笑道：「你竟然不知麼——」

轉側之間，已欺身而迎，第二次壓劍進身，獰笑道：「小子，你就作個糊塗鬼吧！」

劍勢一出，唰，唰，唰，一連三劍，游兆寧要在昔日，以他功力，縱然不敵其師甚多，只是要對這位師兄，却游刃有餘，只是今夜，他身上的傷可能太重了，對付這位師兄可就大大的吃力了。

他在轉側移動之間，已然拍出了劍身，「嗆！嗆！」兩聲，一連迎架了對方兩劍，只是第三劍，却難以逃閃，章新掌中彎曲的蛇形劍，由上而下，在他前胸，留下了一道尺多長的血口子。

夜風之下，只痛得他連連戰抖着。

人到了生死相關時，常常有出乎意外的功力，游兆寧雖是啣恨這位大師兄至深，恨不能眼前與他分個死活，只是，他却識得大體，眼前自已必欲盡快的通知蓋燕玲，雙雙逃命要緊！

否則，一候師父趕到，再冀活命，只怕勢比登天！

明白這些，他忍氣加諸己身焚心的痛苦，擰腰痛加勁，颼——地縱上了通往裏院的月亮洞門！

他嘴裏嘶啞吶喊道：「師妹……逃命去吧！」

身子一幌，墜落下來！

身後的章新，一聲陰笑，燕子般的飛縱而至，舉劍就扎，此一刹那，但聞得裏院裏一聲淸叱道：「打！」

銀光一閃，空中是兩枚「亮銀丸」，併排而出，嘯風而至，一望卽知是暗器中的高手！

章新聞聲一怔，得悉是對方的帮手小師妹蓋燕玲到了，心中一驚，竟吃那雙「亮銀丸」其中之一，打中右手腕脈門之上！

手上一痛，「哦——」的一聲驚呼，掌中「蛇形劍」可就噹啷！的一聲，落在了地上！

面前人影疾飄而墜，現出了蓋燕玲纖細身形。她無比慌張的上前一步，一伸手抱起了地上的游兆寧，大驚道：「三師哥你……怎麼啦？」

游兆寧怒視着當前的章新道：「師父誤信大師兄之言，來取我二人性命來了！」

蓋燕玲一呆道：「哦——」

章新冷冷一笑道：「好個小子，你二人醜事敗露，是師父親目所睹，你能誣我陷害——」

說到此，轉向蓋燕玲道：「小師妹，我自知你是爲他花言巧語所騙……師父馬上就來，只殺了這小子，我必設法代妳求情。」

蓋燕玲冷笑道：「無耻的東西，那個希罕你的求情！」她轉過來看着受傷的游兆寧道：「三師哥，你快走！……爹這邊一切有我作主……」

游兆寧道：「小師妹……快逃命吧……時間不多了！」

「穿雲手」章新一聲冷笑道：「一對狗男女，死到臨頭，還這麼肉麻……」

他身子一縱，已到了游兆寧跟前，蛇形劍狠刺而出，可是却被蓋燕玲一口劍格住！

章新道：「小師妹妳——？」

蓋燕玲劍勢一阻，把章新身子硬逼出五尺以外，冷叱道：「誰是你的師妹——？無耻之徒！」

轉過臉來，她向着游兆寧道：「三師哥你快走……俺們沒作什麼虧心事，早晚定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爹不會向我下毒手的……你快走……」

章新再刺一劍，却被游兆寧橫劍封住，遠處傳來了蓋無雙咆哮的喝叫聲，夾雜着竹幹折斷巨响。

「穿雲手」章新高聲叫道：「師父——」

蓋燕玲倏地騰身而起，凌空下落，如野鶴穿雲般的，已落在章新身前，一劍猛刺過去，章新方才腕骨上，被她擊中一銀丸，雖未曾折斷，却是疼痛不已，腫起了老大的一個包。

此刻見狀，改用左手拿劍，身子一偏冷笑聲中，這口劍不迎蓋燕玲，却反奔向游兆寧背後擲去。

游兆寧此刻心力交疲，內外負傷，正是惶恐無極時候，章新出手又是狠毒，一聲不發，白光一閃，蛇形劍已觸後背。

急怒中的蓋燕玲見狀，尖叱一聲道：「小心——」右手霍地向外一推，施展的是「進步劈空掌」力，游兆寧身子向外一蹌，却躲過了背心要害，却爲那口蛇形劍，狠狠的刺進左腿之內。

由於力道過猛，這口劍差一點刺了個透穿！

游兆寧鼻中痛吟一聲，借着向前仆倒之勢，轉身握住了腿上的蛇形劍把柄用力的拔出來，血如泉湧！背後人影一閃，蓋燕玲疾撲而至，伸一隻手把他用力挽起來！

她淚如泉湧的道：「三師哥！你多保重……快

逃命去吧！」

游兆寧道：「不……要死我們死在一塊……」

蓋燕玲俯前小聲泣道：「好師哥……你聽我一次吧……我不會死……的一定會下山找你去……」

說着，她不管游兆寧再說些什麼，用力一翻右手，施展出巨靈金剛掌力，「呼！」地一聲，把游兆寧摔出數丈以外！

同時折身如雁般的翻近到章新面前，厲聲道：「章新，你好狠的心——」

掌中劍用蓋氏門中不傳之秘「嘯風七劍」的第二式——「劍挑七星」，唰地猛撩而出！

「穿雲手」章新，雖是蓋無雙門下掌門大弟子，可是這種蓋氏門中不傳的絕技，他却未曾習過，加以蛇形劍又不在手中。

在蓋燕玲的凌厲劍招之下，他猛然用「鐵板橋」功夫，向後一個倒仰，可是蓋燕玲的劍尖，却由他左肋間疾掃過去，劃了一道不算短的口子。

蓋燕玲回過身子來，見游兆寧自遠遠地向這邊看着，不由用力的跺着脚道：「你還不走？想等爹來了，殺你麼？」

游兆寧這時，雖用「閉血指」法，點了身上八處穴道，奈何傷勢過重，兀自血流不止！

他忖思着眼前情景，正如蓋燕玲所說，再不走可就眞的走不成了。

雖然是難嚥的一口怨氣，說不出的委屈……只是眼前也只得苟且保全性命再說了。

遠遠地，蓋燕玲兀自頻頻的向自己揮着手！

他狠了一下心，咬緊了牙，掉頭而去！

身子的傷，仗着他多年練就的「混元眞功」支持着，似如此跑跑跌跌，跌跌跑跑，向着西邊後院門跑進，這裏他記得有一道直通山下的秘徑。

只是……他的體力實在有點支持不住了，一口一口的血在內胸翻湧着，眼前是一片昏黑。

驀地，一隻手伸出來，緊緊的拉住了他。

游兆寧模糊中，舉劍就撩，却又被這人把持劍的手握住了！

黑夜裏，那是一張熟人的臉……

那人低聲道：「師弟，是我——謝天威！」

游兆寧冷笑道：「二師兄，怎麼，你也來取我的性命？」

「一聲雷」謝天威道：「師弟你小聲點……」

左右看了一眼，才壓低了聲音道：「自己兄弟，何必這麼說？師弟，你的事全壞在大師兄嘴上失德……只是今夜你和小師妹……」

游兆寧帶着悽慘笑道：「二師兄也這麼想？」

「只是有一點疑心……不過我相信你和小師妹只是要好而已！」

「大丈夫——」游兆寧嘴裏湧出了一口鮮血，踉蹌了一下。

謝天威一把扶住他道：「你——要緊麼？」

「生死不足惜！」游兆寧身子搖幌着，「……只是不能這麼不明不白的死……我和小師妹之間，並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謝天威點頭道：「我信過你就是！」

游兆寧道：「只是……她眼前只怕會死在師父手下……」謝天威一怔道：「這個——」

游兆寧道：「二師兄，你要救她一命——」

「這個——」謝天威冷哦了一下道：「我必盡力而爲！你快走吧！」

話聲方停，老遠的傳來章新呼喚聲：「二師弟！可曾看見那小子的蹤影？」

謝天威在游兆寧背後推了一掌道：「下山去吧，記住！事情未澄清以前，千萬別回來！」

游兆寧立足不穩，順着草叢斜坡，咕咕嚕嚕直滾了下去，他身子方自滾得沒了影兒，却見「穿雲手」章新由一旁的花架上騰身而起，殞星般的落在眼前。

他身子也不十分俐落，落地之後，左顧右盼道：「他媽的，那小子眞沒來？」

「沒有！」謝天威左右看着道：「這裏一點動靜也沒有！」

章新咬着牙道：「他已身受重傷，跑不了！」

緊隨着冷笑之聲，蓋燕玲飄身而近，謝天威立時叫道：「小師妹來了！」

蓋燕玲冷冷笑道：「我倒要看看，大師兄怎麼個厲害法！二師兄，你也要殺我？」

「一聲雷」謝天威笑道：「師妹說什麼話……？愚兄豈是無情無義之人？」

蓋燕玲杏目一瞟一旁的章新道：「二師哥這句話就對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章新一隻手撫摸着傷處，聞言之下，嘿嘿冷笑道：「我是奉命行事，何謂『相煎太急』！小師妹，你居然胆敢劍傷師兄，等一會見了師父，却要你還個公道！」

蓋燕玲冷聲道：「什麼公不公道？章新，你這卑鄙的東西。可笑爹爹居然會受了你的矇騙……向弟子下手！」

章新道：「我本有救妳之心，看來妳的心已經跟着姓游的跑了，師父來到，妳也難逃一死！」

蓋燕玲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她嘴裏雖這麼說，實在內心却未嘗不害怕，眼角一掃，打量着那道直奔後山的秘道。心裏忖思着，此刻下山，沿途隱秘處既多，不怕不能脫身。

再者，游兆寧雖說暫時逃得了活命，以他受傷情形，正不知此刻是生是死，內心正是放心不下此刻父親既然是不在，諒此二人不敢向自己下毒手。

想到這裏，乾脆給他們來個明言直說，看看他們又當如何。

當下目光覷向二師兄謝天威道：「二師哥，小妹此刻下山一行，暫時避一避爹爹氣時鋒頭，你要攔阻我麼？」

謝天威一怔道：「這——」

「穿雲手」章新，閃身而前，攔在山門正前，冷冷的道：「師父未來之前，任何人不得離開。」

蓋燕玲嘻嘻一笑道：「我如一定要走呢？」

章新道：「那我可就不客氣！」

「好！」蓋燕玲一面前行，一面冷冷笑道：「我就看你怎麼不客氣法！」說罷，大步向前行來。

章新挺劍高聲道：「妳敢再走一步，我必——」語未說完，蓋燕玲已走上了兩步，前胸已抵在了章新的劍尖之上。

章新臉上一凜道：「小師妹兵刃沒有眼睛，我——」蓋燕玲一笑道：「那你就下手，我諒你也沒有這個胆子！」

胸脯再挺，章新的劍却收回了一寸，再挺，再收回。終於他的劍慢慢的鬆了下來。

蓋燕玲冷笑一聲，大步向山門闖出。

可是，她足下方跨出一步，斜刺裏一聲狂喝道：「大胆！」

銀光一幌，蓋燕玲身子一蹌，險些栽倒。隨着她向後一個倒折，飄出丈許以外，左手用力，把中在前胸側的一枚「燦銀鏢」起手拔了出來。

白影劃空，呼嚕嚕衣袂盪風中，凌空中落下了白衣瀟洒的蓋無雙來。

想是先前在竹林內生了一肚子的悶氣，此刻看上去，他那張慘白的臉上，帶出無比的怒容，

落地之後，伸手向着蓋燕玲一指道：「好個丫頭，妳幹的好事。」

左掌一沉，指尖向上一挑，猝然施展出罡勁的劈空掌力。巨大的掌力，像是一團旋轉的風柱，直向蓋燕玲身上劈打過來。

蓋燕玲陡然見狀，大吃一驚。

以她功力，要想與父親動手，自然還差了許多。這時見狀，知道這是父親輕易不曾施展的「三陰絕戶掌」。有一掌判生死的威力。

這麼一想，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她大喊一聲道：「爹爹住手——」

一面猝提眞力，雙手「排山運掌」突然向外死命一推，兩股掌力一交接之下，頓時分出了勝負強弱。

只聽得「咔喳！」的一聲脆響，蓋燕玲雙腕自中間部位，雙雙折斷，一時痛澈心肺。

那股充沛罡勁的掌力，尚不止此，緊接着，砰然大響聲中，把她身子足足震出丈許高下。

帶着一聲淒厲的長嘯，直向後嶺懸崖墜去！

「白鶴」蓋無雙怔了一下，叱道：「追！」

他首先騰身而起，循着那峥嶸的亂石崖波，一路翻縱下去，章、謝二人見狀，亦不能怠慢，雙雙緊躡其後，騰身追下去！

他二人氣吁喘喘的攀行到了半嶺的一處岔口。遠遠的看見師父背向着這邊的影子，直直的佇立着，一動也不動。

「一聲雷」謝天威打了個冷戰道：「不好！」

他首先疾撲過去，「穿雲手」章新內心激烈的跳動了一下，下意識的覺出不妙。

二人先後的撲到了蓋無雙面前，目睹着當前慘人心魄的一副情景，俱不禁嚇得呆住了。

——蓋燕玲披頭散髮的跪在地上，她雙手握劍，深深地刺入自已的心臟部位，身子佝僂着，已然死了。

「白鶴」蓋無雙呆若木偶的佇立着，面上沒有絲毫的表情。

章、謝二人儘管用心不同，可是目睹着昔日，最活潑天眞，美艷如花的小師妹，竟然落得如此下場，一時都不禁悲從中來。

二人深深的垂下了頭，淌下淚來。

「一聲雷」謝天威忽然跪下來，哭叫道：「師妹……師妹……妳怎麼這麼糊塗……爲什麼……」

蓋無雙偏頭看了他一眼，呆痴的臉上，仍然不帶絲毫表情，唇角蠕動了一下道：「你起來——」

謝天威抖顫着站起來道：「師父……師妹是怎麼死的？難道是師父您要她……這樣的？」

蓋無雙搖搖頭道：「她自甘如此！」

「爲什麼？」謝天威幾乎咆哮起來。

蓋無雙並無表情的看着他，苦苦一笑道：「她臨死前要我答應她一件事！」

「穿雲手」章新嚅嚅道：「什麼事？」

蓋無雙慘然笑道：「用她的命，交換游兆寧的命！」

「師父……」章新瞅目道：「您答應了？」

白鶴蓋無雙漠漠的點點頭道：「我答應了！」

「這——」章新獰笑道：「這太不公平了！」

「章新！」蓋無雙一雙眸子裏，神光灼灼的注定着他道：「有一件事實，我們忽視了！」

「什……麼事？」章新有點情虛的問。

蓋無雙喃喃道：「他們是清白的！」

「穿雲手」章新臉色一變道：「這……」

蓋無雙淚然落下淚來，他抬起一隻手，輕輕的拭了一下眼睛道：「這是燕玲臨死之前，告訴我的……我豈能當它是假的？」

章新打量着眼前情勢，見風轉舵的跪下地來，叩頭道：「弟子罪該萬死……」

「白鶴」蓋無雙慘笑道：「我自有眼無珠，又何能怪罪於你，章新……爲師此刻難受極了，頗覺愧對兆寧那個孩子！」

「一聲雷」謝天威道：「我們可以把他找回來！」蓋無雙冷笑道：「他也許已經死了！」

謝天威道：「還沒有——」

臉色一紅，頓時住口，樣子很尷尬！

蓋無雙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不必害怕，告訴我，可是你放他逃走的？」

謝天威不擅說謊，木訥的點點頭，章新怒目視向他，道：「你幹的好事。」

蓋無雙冷冷的道：「他沒有錯……同門多年，總要有點手足之情。只是……」

謝天威道：「如果師父回心轉意，弟子願意天涯海角，找他回來。」

搖搖頭，蓋無雙慘然的道：「你們不瞭解游兆寧這個孩子的爲人，我敢斷然保證，卽使爲師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於他，他也是不會回來了！」

謝天威吶吶道：「爲……爲什麼？」

「白鶴」蓋無雙冷冷一笑道：「爲什麼？……因爲這孩子是一個至情中人。此番我已經傷了他的心，只怕……從此還與他結下了不共戴天仇恨！」

「哼！」章新咬牙道：「旣然如此，師父你何必再心存厚道？乾脆現在我們分頭去找。找到了他，就殺了他不了結了！」

謝天威道：「不！大師兄，不能這麼做。」

「爲什麼！」章新獰笑道：「難道等他來復仇？」蓋無雙悽慘的一聲怪笑道：「章新這孩子，心狠手辣，一旦得勢，必是一世的梟雄，作事乾脆俐落，也算是個大丈夫的作風！」

章新一聽師父誇讚，不禁眉飛色舞的躬身，道：「師父過獎！」

蓋無雙目光再轉向二弟子謝天威道：「天威你作事憂柔寡斷，常存忠厚，只可苟於小成，而終身默默無聞……」

謝天威面紅耳赤，吶吶道：「師父責備得極是！我——」

蓋無雙面色一沉，接着前面未了的話道：「但是，我還是喜歡天威的作風！」

章新一怔道：「師父之意，莫非是坐待三師弟前來復仇？」

蓋無雙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爲什麼？」章新面閃凶光。

蓋無雙一聲長嘆道：「因爲是我們欠他的！」

說到此，他又嘆息一聲道：「再者，我已親口答應了燕玲，更無反悔之理！」

「穿雲手」章新道：「師父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蓋無雙目射精光道：「卽日起，摘下草堂正中『長英門』那塊匾，廣發武林帖，昭告天下同道，長英門從此不涉江湖中事！」

章新變色道：「你老的意思是退出武林！」

「正是這個意思！」

看着面前的兩個弟子，「白鶴」蓋無雙覺得心情很沉痛，嘆息一聲道：「這是我長英門一件門戶之羞，我身爲掌門人，感到很慚愧。只因一時昧於無知，却損失一門下最英明的一個弟子，更使我獨一愛女蒙羞而死……我對不起長英門歷代師尊……也對不起死在九泉之下的亡妻——」

說到後來，他的聲音，顯得有些沙啞，氣氛隨之益顯沉鬱。「所以……我決定暫時關閉長英門，以十年的時間，閉門思過！」

章新一怔道：「十年？」

蓋無雙道：「也許我這麼做太自私一點……可是我也不願勉强你二人，你們由明日起，各奔前程去吧！」

「一聲雷」謝天威低頭落淚道：「弟子捨不得離開師父……」

蓋無雙點點頭道：「那你姑且留下來吧！」

他目光一轉，望向章新道：「你呢？」

章新嚅嚅道：「……弟子也願意追隨師父！」

「不必了！」蓋無雙笑得有點凄涼道：「有很多地方，你還要跑跑，總得半年之久，事情辦完之後，你就自行去吧！」

「弟子遵命！」章新躬身抱拳，他轉過了身來，步走向小師妹蓋燕玲的屍身邊，彎腰想把她抱將起來！

蓋無雙道：「不要動她！」

章新怔了一下道：「莫非小師妹的身後，就一任她暴屍荒山麼？」

蓋無雙冷笑道：「她不會暴屍荒山的！」慘笑了一下，蓋無雙又道：「爲師有一種很奇妙的想法，不知說得可對！」

章新道：「弟子洗耳恭聽！」

蓋無雙道：「我猜想，兆寧那孩子雖受重傷，却未曾遠去，甚至乎，可能就在附近……把燕玲的屍體放在這裏，由他來處置，豈不是好！」

謝天威不明白師父的涵意，只管呆呆的發怔，

可是「穿雲手」章新肚子裏很清楚。

他點點頭，作了一個會心的苦笑。

蓋無雙皺眉道：「爲何發笑？」

章新道：「我笑師父不愧老謀深算！」

蓋無雙不悅道：「何以見得？」

章新騰身落向一堵山石之上，四下打量了一下，起碼這附近十丈方圓之內，沒有人跡。

他飄身下地，一笑道：「師父嘴裏雖說三師弟就在本山未離，但是心裏却希望他早已離開，是以用小師妹的屍體，以爲試驗，對也不對？」

蓋無雙心中一動，鼻中哼聲道：「說下去！」

章新挑動着兩彎濃眉，試探着道：「師父的意思是三師弟如果在山未去，其心自然放不下小師妹，那麼今夜必定會搜索全山，此處地勢明顯，自無不見之理！」

「這又怎麼樣？」

「因此，明晨小師妹屍身如果仍然在此，也就證明三師弟已經遠去。」

蓋無雙冷冷的道：「遠去又將如何？」

章新道：「那麼，就證明他尚不知師妹已死的事，師父你老也就大可高枕無憂。」

蓋無雙鼻中哼了一聲道：「否則呢？」

「否則……」章新吶吶的道：「小師妹屍體如果明晨不在，也就證明三師弟果如所料，未曾遠離，他既不認師父，必定心存報仇雪恨之心了！」

「白鶴」蓋無雙長目微闔，心忖道：「此子智力果然過人，心細如髮，只可惜爲人心胸狹窄，武功又不及他三師弟甚多，否則我這掌門人理應讓他才是！」

他冷冷一笑道：「其實你只猜對了一半——」

章新挑了一下眉毛，道：「弟子還有下文，爲恐師父怪罪，却不敢道出！」

「白鶴」蓋無雙「哦——」了一聲，目光斜着他道：「你且說來，爲師不怪罪於你就是！」

「穿雲手」章新欠身道：「是——」

他面上現出了幾道陰險狡黠的笑紋，吶吶道：「我猜想，師父嘴裏雖說已經原諒了游兆寧師弟，其實却未必如是——」

「一聲雷」謝天威一驚道：「大師兄你不要信口胡說，師父幾曾言出無信來着？」

蓋無雙閉了一下眸子道：「章新，你可謂『精明鬼智』了，你如同你二師弟般的忠厚，三師弟般的武功，爲師衣鉢非你不傳了！」

章新冷冷一笑道：「忠厚要看對付什麼人，武功只要苦練，也並非不可及！」

蓋無雙點點頭道：「閑話休說，你方才說爲師未必原諒了你三師弟此話因何而發？」

章新道：「因爲小師妹屍體！」

蓋無雙冷笑道：「這與燕玲屍體何關？」

「很簡單！」章新狡笑道：「師父平日最忌諱男女私情，小師妹因此而死，三師弟因此而逃，豈有逼死親生女兒之後，再以女兒屍體，送交其戀人的道理？」

蓋無雙面色一陣慘白，冷笑道：「說得好，你再說下去！」

「穿雲手」章新道：「所以弟子斗胆說，師父非但未曾原諒游兆寧，反之，正證明恨之入骨！」

蓋無雙淡漠地點頭道：「只是我已經在女兒垂死之前，親口答應了她，恕過兆寧不死——」

「那只是師傅違心之論！」

「你——？」

「師傅息怒！」章新抱拳後退一步道：「道理很簡單，果眞師傅原諒了游師弟，又何必再要逼死親生女兒？縱然師傅愛三師弟一表人才，武功出衆，可是……以之與親生骨肉相較，自然小師妹遠比三師弟爲重了，那麼師傅怎麼會答應用親生女兒的性命，去換三師弟一個外人的性命？何況這件事，正是由他而起！」

蓋無雙身子一蹌，坐在一塊巨石之上，不禁嘿嘿冷笑了起來。

他雙手緊緊的握着，緩緩望向章新，點點頭道：「不錯！這件事，誰也不肯作的！只是我却這樣作了，你可明白我的用心！」

章新點點頭道：「師傅用心，弟子全然知曉是因爲——」

「且慢！」蓋無雙看了一旁驚楞的二弟子謝天威一眼道：「天威，我三人離開門戶過久，爲免不測，你先回去看看，也許你三師弟已然轉回也未可知！」

「一聲雷」謝天威面上一喜道：「是，弟子遵命！」

抱了一下拳，迅速的轉過身來，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看着他背影，蓋無雙感嘆了一聲道：「一個是胸無點墨，過于忠厚，一個是滿腹韜畧處世……」

「處世陰險！」章新接道：「是也不是？」

他自信已說服了師傅，是以不再過於拘謹，冷冷一笑，又接着說道：「爲人精明些，總比愚蠢無知的好！」

蓋無雙道：「徒兒，你旣然已經猜出了爲師用心，那麼你再說出，師傅最後的步驟應該如何？」

章新目閃凶光道：「弟子用心，與師傅不謀而合！」

「怎麼不謀而合？」

「師傅所以留下小師妹屍身，爲的是要那游兆寧，自投羅網！」章新一針見血的道：「究竟是也不是？」

「白鶴」蓋無雙道：「然後呢！」

章新道：「守株待兔，斬草除根！」八個字，一個個的吐出來，說的人貪一時之快，聽的人可就未免有點毛髮悚然！

蓋無雙的心事，毫無保留的已爲章新猜透，除了滿心佩服之外，再也不用裝模作樣。

他獰笑了一聲道：「你說得不錯，爲師正是如此用心，徒兒，你以爲此計，可行得通麼？」

章新道：「弟子以爲可以一試！」

蓋無雙眉頭微蹙道：「但願如此，有一件事，也許你和我都忽視了！」

「師傅是指的三師弟？」

「不錯！」蓋無雙道：「此子武功非但盡得我的眞傳，而且，我忽然發覺出，他的智力，並不下于你我！」

章新一怔道：「這還不至于吧！」

蓋無雙道：「等着瞧吧！」

他揮揮手，二人左右分開，隱身在峥嶸嶙峋的亂石之間！

天涯猶有斷腸人

「白鶴」蓋無雙，「穿雲手」章新，師徒二人一般的心思，都存下「守株待兔，斬草除根」的狠毒意念！

二人一左一右，一踞石後，一伏松梢。

四隻銳利的眸子，遠遠的監視着地上的蓋燕玲——她活着的時候，曾是美麗動人，即使死了，那樣子也足堪人憐！

每當他二人目光，接觸到地上的這具屍身時，內心俱都不自禁的浮出一份傷感！

蓋無雙自不待說，女兒是他親手逼死的，可是「虎毒不食子」那份至親骨肉的血性，是他永遠也抹不掉的，因此，在激怒漸漸的平息之後，剩下來的，自然只有傷感與懺悔了——

當然，這不能說明他已經原諒了游兆寧，僅僅對于自己的女兒！已是如此。

反過來說，由于女兒的死，更使他遷怒到游兆寧，而且，他也瞭解到，游兆寧一日不死，所潛伏于今後的危險性……那意義可就太深奧了。

「一定要殺死他！」

每當他看一次女兒的屍身他就會在內心重複着說上這麼一句！

章新的心情，當然也不好受。

事情很明顯，他所以挑撥游兆寧在師傅心目中，種下惡感，主要是想佔有小師妹，可是此刻，鷄飛蛋打不說，自己受了傷，小師妹死了——另外還留下了游兆寧這個厲害的禍害，心裏這份蹩扭，可就別提了！

他們惟有希望游兆寧此刻出現，一舉就殲！

× × ×

背靠着一堵山石，游兆寧幕天席地的呆呆坐着，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沒有移動過！

天上是閃爍的星羣，地上是冰凉的石塊，除了那一顆熱通通的心以外，幾乎什麼都是冷的……

當颼颼的夜風，不停的侵襲過來時，他有一種像是「千刀萬剮」般的痛苦感覺，身上的衣服，由於「血」的沾染，「風」的陣吹，乾成像是一塊硬木板般的僵硬。

在飽受過諸般傷痛之後，他幾乎有些麻木了。

爲什麼他還不走？爲什麼他一直厮守着這方寸之地？

那是有原因的，第一：這是一個隱秘的地方，不愁外人發現！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裏可以很清楚的鳥瞰着附近的許多谷峯，山道……包括蓋燕玲陳屍的那片山坡！

在皎潔的月光裏，他甚至於可以淸晰的看見，那個跪在地上的女屍。

想一想吧，一個人在飽受肉體的傷害，心靈的摧殘，人格的貶責……一切一切的最後，再眼睜睜的看見自己心目中最愛的人的殘死，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何等的感受？

儘管他的傷重到難以支持的地步，他的頭腦却始終保持着淸新，始終不停的運轉着！

在經過一番包紮之後，一個身負奇技；內外功造詣頗深的年輕人來說，未嘗不可以再作一番掙扎，譬如，就此由秘徑下山……諸如此類的舉動，在他來說，應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可是，他却暫時不作此想！

在兩個人——師傅和大師兄的看守之下，如果試圖着把蓋燕玲的屍體搬運開，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燕玲的死，他是目睹者之一，另一個人也就是師傅蓋無雙，也就是殺死燕玲的兇手！

他淸楚的回想着這件事，燕玲當時是如何的，向她父親求恕，願意以她的死來換取自己的活命，而且，在她臨死的時候，親口告訴了她父親，她是淸白無辜！然而蓋無雙仍然眼睜睜的看着她死了。

對于自己，他也不會有半點的師徒情誼，居然存下斬草除根的意念……

而且，他所犯下最不可饒恕的一條大罪，竟然用女兒的屍首，來誘使自己入彀，一任親骨肉，暴屍在荒山野地裏，而他——蓋無雙，居然眼睜睜的守候在側，無動於衷，其人之狠毒無情，眞可謂「異於禽獸者幾稀」了！

似乎沒有什麼別的兩全辦法……

如果想要得到那屍首，厚於安葬——游兆寧的確這麼想。那麼，就不得不拋頭露面，以身犯險，而結果，連自己這半條殘命也將不保，這麼做，太不化算，游兆寧自然不肯爲之！

可是，如果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心目中最愛的人，暴屍荒山，而不加理睬，這種痛苦，簡直比之死亡，也相差不多！

他就是爲這件事，一直的在苦思着，始終不得良策！

當然，時間是最無情的東西，事情總是會解決的，一旦天光大亮，蓋無雙絕不可能再把女兒的屍首拋在那裏不管，他必然會自行處理，這在游兆寧來說，無寧也是一種羞辱和痛苦！

一個人，如不能生護其所愛不死，已够可恥了，如果再不能親手料理其身後，更加可悲，再眼睜睜的看着她的屍身落于敵人之手，那還是人嗎？良心受得了嗎？一股熱血，激動着他，使得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身上所受的傷害，竟然挺身站了起來。

可是他僅僅前行了幾步，却又定下了脚步。

東方已微微有些亮了，他抬頭看着天上那顆閃爍的「紫薇星」，痛苦的長嘆了一聲，道：「天哪……我該如何作呢？」他畢竟是一個聰明的人，也相當有理智！

不過是瞬息之間，他改變了方才的衝動，和不安寧，而且，在這一場「鬥智」的過程裏，他已穩操勝券！

他拙出了身上的佩劍，在地上劃了一道綫，然後把衣角割下一塊，用劍深深地把它刺釘在地上。

想了想，他又用那隻染滿了血漬的手，在靑石的平面上印了一個手印子！

然後，他向着山坡上那個女人的屍首最後看了一眼，種下了刻骨的情意。

就這樣，他頭也不回的去了。

× × ×

嶺陌上，捲起了一陣陣微風，靑灰的石面上，刮起了片片塵沙！

「白鶴」蓋無雙，和他的大弟子「穿雲手」章新，幾乎是同時，由兩個方向飄身下地。

章新道：「天快亮了，游兆寧他是不來了！」

蓋無雙臉上帶着無比的怒容，冷笑道：「我幾乎已經感覺到他要來了，可是他畢竟沒有來！」

他回身指着地上女兒的屍體道：「來，你揹着她，他不來找我們，我們找他去！」

章新走過去，抱起了蓋燕玲的屍首，都已經僵硬了，費了半天勁兒，才把她揹在背上。

蓋無雙看着女兒的屍首，寒聲道：「儘管他們之間是淸白的，可是彼此却存有深摯的情誼，這一點是不會錯的！」

章新冷冷的道：「也許那小子不過是個始亂終棄的傢伙，可憐小師妹所戀非人！」

蓋無雙道：「不！游兆寧不是這種人，恨他，殺他是一回事，却不能低估了他的人格！」

章新冷笑道：「師傅這麼說，三師弟何以如此無情？也許他早就走了！」

蓋無雙狠狠的踢飛了地上的一塊石頭，抬頭四下看着，忽然一怔道：「我們錯了！」

章新道：「錯在那裏？」

蓋無雙道：「錯在這地方太明顯了，如果游兆寧還在這裏，他很容易會發現這裏——」

章新點點頭，怔一下道：「他發現了我們！」

他們兩個人的眼睛，幾乎同時看見對面那塊岔出的峯頭，于是，不約而同的施展出輕功絕技，一路騰縱着，向着那座峯頂上翻越過去。

以他二人的功力，自然不需要很久的時間，就來到了那個地方。

這時，東方已現出微曦！黎明在卽！

在前進了三四丈的距離之後，他們看見了一處天險的石堆，它的位置，就像是設在大海中的一處燈塔，城角的一處瞭望台。

這地方，對于鳥瞰整個山巒來說，實在是太妙了！

蓋無雙口中低低的「哦——」了一聲，立時定下了脚步，他眸子裏，一時之間，閃爍着凌厲的殺機。

章新小聲道：「師傅看見什麼了？」

蓋無雙森森一笑道：「我總算找到他了！」

右手入懷，把斜插在胸腹之間的一口「烏金短劍」抽了出來，章新後退一步，他很篤定，要是游兆寧果眞在此，那麼有師傅一人出手，諒他插翅難飛，所以自己不妨暫作一個旁觀的角色。

「白鶴」蓋無雙手握着烏金短劍，雙臂張合之間，已掠上了一堵山石，第二次拔起來，翩翩的已飄向到那塊凸出的石堆之上！

「穿雲手」章新，頓了一頓，再跟踪過去。

他繞過了石堆的正面，却看着師傅面若死灰的

佇立在石堆之下，一動也不動——

正面地上，插着一口長劍，劍光在黎明的晨曦裏，冒出一片刺目的寒光。

章新立時一驚，他認識那口劍，正是三師弟隨身的兵刃，何以會……？

他匆匆的趕上來，怔怔的看着師傅道：「這是怎麼回事？」

蓋無雙哼了一聲道：「來晚了，那孩子已經走了，也許沒走多久……只是追他却來不及了！」

說時，他慢慢的走過去，由石地上，拔下了那口長劍，立時就發現到了劍尖上的那一塊衣角！

看到這裏，蓋無雙的臉色不禁霍然大變。

他冷冷一笑，又低下頭，然後又發現了地上的那個血手印，銳利的眸子，在血手印上轉了一轉，立時洞悉了這番涵意。

章新輕輕的把背上的屍體放下來，趨前道：「這不是三師弟的劍麼？」

蓋無雙由劍尖上摘下了那截衣角，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徒兒，你自負智力過人，可知此番的涵意？」

章新一時之間，有些意外，搖搖頭道：「不知道！」

「白鶴」蓋無雙道：「游兆寧那孩子，自此將與你我爲仇，不共戴天了！」

章新道：「師傅是根據這把劍來判斷的？」

「不僅僅是這把劍！」蓋無雙果不愧是老謀深算，猜透了游兆寧的用心。

他冷冷笑着，看着掌中那一截衣角道：「這是他身上的衣服，割下一角，表示『割袍斷義』的意思！」章新點點頭道：「這口劍呢？」

「劍原是我所贈，他原物奉還！」他指向地上的那道劃下的綫，冷冷笑道：「這道綫痕，表示『劃地絕交』的意思！」

章新面色一變道：「割袍斷義，劃地絕交！」

蓋無雙道：「就是這個意思！」

章新道：「好個小子——」他的眼又看見了地上的那個血手印，怔了一下。

蓋無雙森森一笑道：「這血手印，意識着『血債血還』……好個小子，欺吾太甚！」

章新道：「這麼說，他一直是藏身在此？」

蓋無雙冷笑道：「非但在此，你我情形，他更一目了然！」說到這裏，向前指了一下道：「你看，那不是我們先前盤據的地方麼？」

章新垂首不語，內心極爲氣憤，蓋無雙更覺臉上無光，師徒二人自詡得意的一番智謀，却未曾想到，在對方眼中，形同是小兒作耍，像是玩了一趟猴戲一般的幼稚。

「穿雲手」章新，慢慢走到了靠壁的地方，蹲下來細看了一會，點點頭道：「他剛才是坐在這裏的！」

伸手摸了一下，甚至於還感覺得出，那土質的餘温，他更確定的點點頭道：「不錯，他一直坐在這裏的……而且是在天亮前後才離開的！只是……」章新臉上帶出一片迷惑道：「他難道眼睜睜的目睹着小師妹的屍身暴陳在地，而無動於衷！」

蓋無雙道：「他當然有動於衷！」

「那爲什麼他不……？」搖了搖頭，深深的嘆息了一聲。

蓋無雙冷笑道：「他若無動於衷，早也就離開了，更不會『割袍斷義，劃地絕交』，留下血掌印了！」

說到此，他嘆了一聲，道：「所以，我不是告訴過你麼！不要輕看了他，他的智力甚至於遠超過你，而在爲師之上！」

章新冷笑道：「師父你太高估他了，以弟子看來，他是自揣無能爲力罷了！」

蓋無雙道：「這是原因之一，你可由現場情形判來，他在這裏曾留過極長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裏，他目睹着燕玲的死，而冷靜若斯，非大智大勇者實不易爲！徒兒，今後我們可要隨時提防了！」

章新心領神會，冷笑道：「甚至於他還事先算到了，我們必然會來此，是以才留下這番仇恨的標誌！」

「白鶴」蓋無雙，自負驚人絕技，智力高超，生平對敵大小百十次，常操勝券，天不怕，地不怕，而此一刹那，對於這個親手調敎出來的後生小輩，却感到了一種莫明的恐懼。

他下意恩裏，把游兆寧這個人，引爲來日之大患。

章新於是道：「師父，我們應該怎麼樣……」

蓋無雙目射精光，頻頻的冷笑着，道：「回去吧——」

他當然不顧把內心的胆怯說出來，那是一個長者的「面子問題」！

× × ×

白雪掩蓋着大地，原野，展目所及，清新，耀眼，白芒的一大片……

僅僅由那弧形的白色起伏線，分辨出山脈與平原……昔日的飛瀑怒潮，於今，可都結冰了，大小冰枝，像水晶，玉柱，一根根的垂掛着。

攀上了百十丈高的一處嶺陌，美景豁然開朗！瞧瞧那些個松柏，起伏在波浪狀的雪原裏，尖尖的，密密的……像是點綴在琼瑤世界裏的無數玉塔。

那裏，屹立着一座拱形的紅色花崗石門，捲出的飛簷之上，尖尖的堆着積雪，其下，那塊紫玉的字匾，仍然是那麼的光滑平整，甚至於，連雕鑿在上面的「冷魂谷」三個字，也是那麼的清晰，一目了然！

這時候，一騎胭脂馬，由嶺陌上慢慢的馳來，馬頸上的小銅串鈴，叮伶伶响得好聽的！

騎馬的是一個紅色紅帽的少女，手搭雕弓，短袴箭壳，另有一口墜着明珠的鮫皮薄鞘長刀，緊緊繫在背上，人似香花馬如龍，那份淸艷脫俗，可就別提了。

她緩緩的策着馬，杏目轉掃着那些滋生在奇石縫裏，蒼勁的老梅……這種天，那些白的，紅的梅花蓓蕾可都開放了。

白雪裏一經點綴着梅花，景緻就更不同了。

紅衣少女把一面雕弓，套在背上，翻身下馬，扭動着細腰，平縱出了兩丈以外，玉手平伸，輕托着梅幹，嬌軀伸縮間，已翻騎在怪蛇似的梅枝上！

她展動着細細的蛾眉，冰冷冷的那雙大眼睛，靈活的游視着樹上的紅梅，玫瑰的臉頰，輕泛着淺淺的笑意——是一種難以抑制的內心喜悅！

摘下了一枝紅梅，把它輕輕的咬在櫻口之內，石榴般的玉齒，那麼白，那麼齊！

石縫裏探出了一隻黑色的兔首……紅眼睛東瞅瞅西望望，一躍而出！

牠的動作是那麼的輕巧，可是，却已驚動了梅樹上的紅衣姑娘！她的注意力，立時由眼前的梅花移轉到那隻黑兔身上，玉手輕輕一按樹幹，嬌軀像一片紅雲般的騰空而起，輕飄飄地落下來。

黑兔撒腿就跑，一逕的向着雪原上逃去！

少女笑着道：「我看你怎麼跑？」

緊跟着那隻小黑兔，她展動身形，一路起伏如飛的疾追下去！

一人一兔，轉瞬間，已來到嶺陌之上！

少女站定了身子，有點着惱的看着那隻兔子，後者回過身來，蹲坐着，遠遠的地方也注視着她！

她手摸雕弓，想用箭射，却有點於心不忍，遠遠的看着牠，不禁一笑，嘆口氣道：「你這個小東西，幹嘛這麼怕我？我把你抱回家，整天陪着你玩兒，那點不好了？你說！」

黑兔用兩隻前爪，在臉上抹了一下，回過身來，三跳兩跳的又走了。

紅衣少女一咬牙道：「我非捉住你不可！」兩隻手把紮在腰上的一根紅綾帶緊了一下，身軀向下一蹲，箭也似的撲了上去！

黑兔驚嚇得在雪地裏打了個滾，正要竄身跳起來，可是不知怎麼觸及了地上的埋伏，只聽得「咯！」地一聲，在彈動的一根翠竹影裏，那隻黑兔，已被吊在了半空中。

那是一種精妙的獵兔方法！青竹桿埋在雪面裏，尖端繫着活的籐結，一經觸及，立時就套了個結實！紅衣女霍地住身，怔了一下！

她嘻嘻一笑道：「這一下看你還跑不跑！」

打量着插在雪地裏的那根竹桿一眼，她伸手去抓兔子——却有一隻男人的手，比她還快，只一把，已揪住了兔脚，畧一轉動，熟練的擒兔在手。

紅衣女霍地轉過身來，禁不住臉上一紅道：「咦——你是誰？」

「我是我！」說話的人，是個六尺四五，魁梧的少年。

他身上披着一襲狐皮的半成衣，下身是厚厚的狼皮套褲，右手持着一根花斑竹，身上好像有點不帶勁兒似的。

這人一面打量着紅衣少女，灼灼的目光，閃爍着「智」「勇」的精光。

他什麼也沒說，只把一隻歡蹦亂跳黑色兔子，繫在後腰上的繩套裏，然後用竹杖點着雪地，回身向着岩邊行過去！

就在半嶺之上，峭立的花崗石邊，開有一個不算大的石穴洞，洞前立着一塊天然的怪石，旣可遮風雪，更似一堵自然的屏風。

洞穴裏，鋪着熊皮，設有簡單的矮桌，石壁上掛着一盞羊角燈，懸有弓箭，和一口刀。

紅衣少女對這些感到很大的興趣，也很驚訝！

她簡直不敢相信，這地方，居然會住着這樣一個人！少年放下手上的竹杖解下了身上的兔子，少女禁不住一笑道：「這兔子眞好玩，你是不是可以送我？」

少年抬頭看看她，搖搖頭道：「對不起，我是用牠來治病的！」

紅衣少女皺了一下眉道：「治病？」

偉少年點點頭，一隻手抓着兔子的後腿，高高提起來，却向紅衣少女道：「請退一步！」

紅衣少女後退了一步笑笑道：「幹什麼嗎？」

話方住口，就見那偉少年，右手中，食二指叉着，霍地揷向肚腹，一時鮮血四濺，那隻兔先時尚在歡蹦亂跳的兔子，此刻發出了一聲尖叫，顫抖了一下，頓時死於非命！

紅衣少女不禁大吃一驚，她杏目圓睜道：「你——」偉少年抬頭看了她一眼，少女忽然發覺，自己這麼譴責對方的失態！

可是眼看着一隻好玩的兔子，頃刻之間，死於非命，她實在難忍下心頭的一腔怒火。

當下冷笑一聲道：「你是一個殘忍的人！」說完舉步就走，却聽得那偉少年冷哼了一聲，自語道：「婦人之仁！」

紅衣少女站住脚，回過了身來道：「你說我什麼？」

偉少年沉鬱的目光，默默的視向她的臉，又漠漠的移回到手上的死兔他開始在剝那隻死兔的皮！

紅衣女看得頻頻皺眉道：「你……我求求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偉少年道：「是人命重要，還是兔命重要？」

紅衣女一怔，吶吶道：「當然是人……」

「那就對了！」偉少年擲下了剝皮的兔子，一隻手拉開右衣襟，現出右肋間，已經結疤的傷處。

紅衣少女嚇了一跳道：「你受了傷了！」

「嗯——」偉少年說時，咬着牙，却把一張熱騰騰，血淋淋的兔皮，用力的貼向傷處，他嘴裏負痛的叫道：「哦——」遂用一條皮帶子，緊緊地紮好。

然後他脫下了身上的那襲皮裘，露出了盤虬紮結的一身肌肉！整個上身，赤裸着！

他無視於一個少女的目睹，走向洞外，先用雪把兩手的血腥洗了個乾淨，然後兩隻手捧着大捧的雪，輪番的在身上抹擦着。

洗擦了一陣，才回頭來看向紅衣少女道：「妳不避一下麼？」

少女從未曾見過這等的人，此刻更說不出是一種何等的感受，又驚嚇，又好奇！

她面色微微一紅道：「你不冷？」

「已經習慣了！」說完，站起來，走向洞內，在籐枝上拿起一塊乾布巾，用力的摩擦着身上！之後，他才又重新穿上了皮裘！

紅衣少女長長的舒了一口氣，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種人！你是一個怪人！」

偉少年「嗤！」的一笑，一面把剝下的死兔，懸掛在籐條上，然後他才回過身來，正視着眼前的少女，道：「一個人的一生，不可能一成不變的，你必須要隨遇而安！」

紅衣少女一笑道：「倒看不出，你一個粗人，還會說這種話，我倒要聽聽，怎麼個隨遇而安！」

偉少年聽對方開口稱自己爲「粗人」，禁不住朗聲的笑了。

少女道：「你笑什麼？」

偉少年道：「我讀的書絕不比妳少，小姐！」

「這麼說你不是一個粗人了！」

「隨妳怎麼說吧！」

「你是那裏來的？怎麼一個人住在這裏呢？」

偉少年一笑，坐下來道：「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話了，一個人生活不可能一成不變的話啦！——」抬起臉來，他臉上泛出一片紅光。

紅衣少女才開始注意到，如果去掉了他臉上那些過長的鬍子，却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美少年呢！」

偉少年這時接着先前的話題，道：「……過去種種，都不必談了，如果眼前你一個人落了單，失去了人羣，朋友……所戀的人……」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凄慘的笑了一下，接道：「……就像我現在這樣，你能坐以待斃！不自救生存麼？」

站起來，他活動一下雙手，一笑又道：「……所以，就得活下去，就變成了你眼中的怪人！」

紅衣少女眨了一下眸子，道：「倒像是一篇動人的故事，怪可憐的！」

「可憐？」偉少年冷聲笑着，搖搖頭道：「不可憐，一個人一被人家可憐這一輩子可就完了！」

「嘎——」紅衣少女忍不住坐了下來，她把下巴支在一雙膝蓋骨上，笑道：「你這個人，眞有意思！」

偉少年禁不住朗聲大笑起來，笑得怕人，也有幾分凄涼的感覺！

他轉過一隅，那裏有幾塊石頭搭成的一個石灶，找着火石，三兩下就引着了火，然後塡進幾根松枝，頓時之間火勢熊熊。

再架上一個鐵絲網，他轉過來，把新剝的兔子，放上去，輾轉的烤着，一面用一隻毛筆，沾着瓦罐裏的鹽水，在兔子身上刷着。

兔身發出一片「吱——吱——」細聲，須臾之間，肉香撲鼻，紅衣少女有點看呆了。

偉少年一面烤着兔子，一面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妳大概是冷魂谷下來的人吧！」

少女點點頭，不由自主的遞上了一個微笑！

偉少年翻着兔子道：「我猜的不錯吧，其實這地方，那會有什麼外人？」

「怎麼沒有？」紅衣少女插了一句。

偉少年一楞道：「還有外人？」

「當然有！」紅衣少女一笑道：「你不就是外人嗎？」

偉少年笑一笑道：「妳眞會說話！」

紅衣少女道：「你來這裏有多久了？」

少年道：「噢！大概有半年了吧！」

「有這麼久了？」紅衣少女吃驚的道：「這麼久你一直住在這裏？」

「當然住在這裏！」

紅衣少女一笑道：「這麼說冷魂谷歸雲堡的人一直都沒有發現你？」

偉少年道：「歸雲堡的人，都是些廢物！」

紅衣少女細眉一挑，却又改爲微笑，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歸雲堡人雖多，除了堡主夫婦以外，我看儘是些無能之輩！」

偉少年側臉道：「請問——？」

少女笑道：「我不過是歸雲堡裏一個閒人！」

偉少年道：「是沈小姐身邊的人？」

少女怔了一下，歪着頭道：「聽你口氣，好像認識那沈小姐？」

「不——」少年搖搖頭道：「妳不要錯會了意，我只是久仰沈堡主夫婦那位掌上明珠沈墨玉小姐，武功了得！」

紅衣少女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

偉少年道：「聽說這位小姐武功得沈氏夫婦眞傳，應該不是無能之輩，妳是她跟前的人？」

紅衣少女一笑道：「就算是吧！」

偉少年道：「妳貴姓？」

「姓沈！」紅衣少女看着他道：「我和沈家是親戚！」

偉少年點點頭道：「這麼說，也是沈小姐了，貴客臨門，失敬，失敬！」說罷，把烤熟的兔子撕開來，遞過去一隻腿，道：「沈小姐，可要吃一點嗎？」

姓「沈」的紅衣少女伸手接過來：聞一聞，道：「好像很香的樣子！你常常這麼吃？」

偉少年笑了一聲道：「不錯，飛禽走獸，什麼都吃！」

沈小姐吃了一口點點頭道：「味道眞不錯！」

她吃了幾口，却見對方兩隻光華閃爍的眸子，一直盯視着自己，不禁微作慍色。

偉少年忙移開眸子，笑道：「奇怪，天下會有這麼相像的女人！」

沈小姐嗔道：「像誰？」

偉少年嘆了一聲道：「妳不認識，是一個姓蓋的姑娘！」

沈小姐眨了一下眸子道：「你難道說的是蓋燕玲？」偉少年頓時一驚道：「妳怎麼知道？」

沈小姐放下了吃賸的兔腿，含笑道：「蓋無雙大俠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人物，他女兒蓋燕玲也非無名之輩，我當然知道，聽說這位蓋姑娘武功不錯！你這麼一說，我倒想有機會見她一見了！」

少年冷冷道：「只可惜，妳見不到她的了！」

沈小姐道：「怎麼——？」

「她已經死了！」

「哦——」沈小姐驚訝的道：「有這種事？什麼時候的事？」

少年丟下了兔骨頭，苦笑了一下道：「半年多了！」

他不大願意談這件事，慢慢走出洞外，沈小姐跟出來道：「這麼說你是認識那位蓋姑娘的了。」

少年點點頭道：「我認識！」

沈小姐還想多問，少年却笑道：「妳們生活在堡裏的人，養尊處優，不像我這種窮小子，什麼都吃，剛才吃了兔肉，口乾得很，來！我們去找點清冽可口的東西吃吃！」

沈小姐不由自主的笑了道：「還會有什麼清新可口的？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

偉少年轉身拿起了那根竹杖，回頭看向少女道：「妳的輕功怎麼樣？」

沈小姐道：「畧通一二！」

「好！」偉少年道：「那就够了！」

手中竹杖微微一揮，人却似飄風般的，掠出了四五丈以外，當他回轉過身來時，却發現那位沈小姐，已在身後，和自己差不過數尺的距離！

偉少年點點頭道：「好功夫！」

沈小姐道：「你的功夫更好！」

少年道：「怎麼見得？」

「因爲你身上還帶着傷！」她秀目轉動着，目光裏充滿了疑惑道：「我想你必定是一個江湖上知名的人，可以請問一下，你的大名麼？」

偉少年哼了一聲道：「當然可以，不過是個無名小輩，我姓游！」

「姓游？」沈小姐一笑道：「名字呢！」

少年仰首當空，頓了一會兒才道：「如果妳肯爲我保守秘密，我就告訴妳！」

「爲什麼要保守秘密？」沈小姐說到這裏，立時又明白過來，一笑道：「對了，你一定還有仇人是吧！」

少年冷冷一笑，目光四下搜索着，沈小姐想了一下道：「好吧，我不告訴第二個人就是了！」

偉少年道：「游兆寧！妳沒聽過這個人吧！」

沈小姐重複了一句，搖搖頭：「沒有聽過！」

游兆寧似乎已經找到了合適的下脚之處，叫道：「隨我來！」

身形一弓一伸，箭也似的，已撲上了高有七八丈的一片雪脊，他身子站定之後，耳聞得空中衣袂蕩風之聲，再看那位沈小姐却已落在自己的身邊！

她驚訝的打量着游兆寧道：「有你這身輕功的人，江湖已不多見！」

游兆寧一笑道：「倒不如誇誇妳自己好些！我應該收回剛才的話，這麼看起來，歸雲堡內大有能人了！」

沈小姐笑道：「游先生你上這麼高找什麼？」

游兆寧回過身來，用手中竹杖向着前面指了一下道：「妳看！」

沈小姐順其手指處望過去，不由展顏一笑，却發現數丈以外，有一片淺水，想是因爲位當兩岩之間，又因泉水疾衝，竟然未曾結冰。

在清可見底的淺水叢裏，生着百十株水仙，間以五顏六色的各形石子，確是美極了。

沈小姐高興得雀躍起來拍手說道：「眞美！」

她率先撲過去，游兆寧追上來，他蹲下來，含着笑，看着她摘水仙，玩弄着水，一時心胸爲之開朗，半年多以來，他很少這麼高興過。

姓「沈」的姑娘，摘了幾朶水仙，回過身來，却見游兆寧已經步向另一邊，她笑嘻嘻的跟過去，却發現淺水叢間，衍出着綠茸茸的一大片球葉狀的東西，葉子是綠的，莖是紅的，好看極了。

游兆寧輕輕的摘了幾棵，送過來道：「我說的好吃的東西，就是這個，妳嚐嚐味道如何！」

沈小姐接過來，笑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從來沒吃過！」

「所以我才要妳嚐嚐！」他說着自己大口的吃了幾棵，沈小姐忍不住吃了些，覺得甜甜的，脆脆的，味道亦好，一時讚不絕口！

游兆寧道：「這是雪地淺水的一種特產，名叫『水羌』，吃多了對我們練武功的人很有好處！尤其是輕功提氣方面！」

「眞的？」沈小姐又摘了一些，放在嘴裏慢慢的嚼着！

游兆寧吃了一些，站起來道：「我喜歡冷魂谷的冬天！這地方太美了！」

沈小姐慢慢站起來，她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看着他。

似有一縷淡淡的輕愁，點綴在他臉上，她笑一笑，道：「和你在一起眞有意思，我應該早一點認識你就好了！」

游兆寧道：「可是我還不知道妳的名字！」

沈小姐笑笑道：「還是不知道最好！」

她話題一轉，打量着游兆寧，道：「你來冷魂谷，打算住多久？」

「這個……」游兆寧吶吶道：「還不一定，合適就住下去，不合適就走！」

沈小姐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秋水平視道：「你來到這裏一定有什麼目的，是不是？」

游兆寧心裏一動，嘴裏却笑笑道：「目的？啊！沒有！」

沈小姐道：「你可知道，歸雲堡的人，一向視冷魂谷爲禁地，從不許任何閒人進入一步，像你這麼長住下去，他們一旦知道決定會容不得你的！」

游兆寧一笑道：「我以爲妳早就應該告訴我這句話呢！」

沈小姐道：「我說的是眞的，不過——我可以私下向堡裏的金師父打聲招呼！叫他多多包涵一點！」游兆寧道：「這麼說，我感激不盡！」他皺了一下眉道：「金師父是誰？」

沈小姐道：「『鐵剪』金滓，你不認識？」

「啊——」游兆寧點點頭道：「這個人我知道，他和堡主是什麼關係！」

「他們是朋友——」沈小姐說到此，歪過臉來一笑，道：「你好像在打聽什麼似的，我不再多說了！」

游兆寧道：「沈姑娘，我最後還想問妳幾句話，妳可以告訴我，也可以不告訴我！」

「你這個人眞是的……」她已經抹不掉對於游兆寧此人的好感，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我酌量着看看！」

游兆寧道：「聽說貴堡沈堡主夫婦，武功蓋世，天下無雙，凡人只得其五成教益，已天下無敵，有這回事麼？」

沈姑娘一笑道：「我當什麼事呢！這也不盡然，不過據我所知，如今武林中，能敵得過堡主夫婦的人，還不曾有一人！不過要說學得他們五成功力的人無敵天下，却未免言過其實。」

「這就是了！」游兆寧點點頭道：「據說沈氏夫婦的愛女沈墨玉小姐，也不過只學得其父母三成功力，可是？」

「不錯！」沈姑娘苦笑道：「可能還不到三

成！」

「爲什麼？」

「哼！」沈姑娘冷冷一笑道：「這是沈家的規矩，傳男不傳女，就算是親骨肉，也不例外。」

游兆寧低下頭，想着心思。

沈姑娘笑笑道：「還有什麼要問的？」

游兆寧道：「還有……我此行前來，在江湖中，風聞有一種傳說，不知是不是屬實……」

沈姑娘道：「是什麼傳說，你用不着吞吞吐吐的！」

游兆寧抬起頭道：「傳說，沈堡主正在爲愛女招婿，有這回事麼？」

「哦——」沈小姐臉上紅了一下，却笑笑道：「怎麼你想應徵？」

「我——」游兆寧冷冷一笑，反問道：「沈姑娘，妳看我能够一試麼？」

沈小姐上下打量他一眼，笑笑道：「倒也沒什麼不可以……只是——你來晚了！」

說完，踢開了一塊雪，站起來，踱向一邊！

游兆寧一呆道：「姑娘……怎麼說？」

沈小姐回頭一笑，道：「沒什麼，不過沈家親事，據我所知已經定下了，所以你來晚了！」

游兆寧微微一笑道：「我可以問問，那個幸運的人是誰麼？」沈小姐兩隻手扭在一起，又踢了一下雪，「哼！」一聲道：「是個大名人，『玉麒麟』盧昆，聽過這個人麼？」

游兆寧吃了一驚，點點頭道：「久仰之至！此人武功一流！」

「但是，器量狹窄！」沈小姐面色微惱着，挿了這麼一句。

游兆寧輕輕一嘆，低頭不語！

沈小姐一笑，道：「你怎麼了？」

游兆寧道：「據說……貴堡主曾說過，凡是雀屏中選的東床快婿，他夫婦將把一身絕學傳授給他，有這回事麼？」

沈小姐點點頭，道：「有的！」

她笑得很俏皮，偏過臉又道：「你很羡慕姓盧的是不是？」游兆寧一笑道：「沈小姐與我未曾有一面之緣，談不到羡慕其色，只是沈堡主夫婦的蓋世武功，我却是羡慕之至！」

「原來這樣！」沈小姐踱了幾步，雙手抱着一笑道：「我是說呢！要是你一心只想着攀沈家這門親，我可就看不起你這個人了！」

游兆寧道：「姑娘取笑了……游某生平從不擅阿諛獻媚，更不會攀附權門！」

沈小姐點點頭道：「這樣才討人喜歡！」

說了這麼一句，她有點害臊的低下頭，游兆寧却踱向旁邊，悵望着當前的雲海。

他喃喃自語道：「……看來我是來晚了……」

沈小姐好像聽見了，她臉色紅紅地，唇角蠕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什麼來。

游兆寧回過身道：「天不早，我要回去了！」

沈小姐漠漠點頭道：「以後我還可以見你？」

游兆寧道：「只要姑娘不棄！」

沈小姐笑道：「你眞會說話……我會去看你的！」游兆寧點點頭道：「再見！」

他竹杖點動，身形平竄而出，然後像弧形，像一道彩虹似的，已落在了雪原之上！

沈小姐不知怎麼，內心却感到了一種落漠……看着游的背影，她居無有點依依不捨……她確信像游兆寧這般個性的人，自己還不曾見過，而且很討人喜歡！

（未完待續）

下期預告

新派武俠奇情
哀豔緊張連載

「天殺星」

慕容美‧著

故事緊湊，文句簡潔，情節感人，描寫人物，栩栩如生，結構精緻、生動，氣味可愛，閱讀尤如馳騁沙場，胸襟爲之一開，本篇下期隆重刊出，萬勿錯過。

流星‧蝴蝶‧劍

·本文承自第37頁·

陸漫天道：「立刻！連一霎眼的工夫都躭誤不得，我只能負責在那片刻間絕不會有人看到你。」

他一字字接着道：「你若躭誤了，非但誤了大事，你自己也得死！」

× × ×

孟星魂擦淨了脚上的泥，又躺回床上。

現在一切事都已決定，只等着最後一擊，就好像龍已畫成，只等點睛。

事情的發展非但遠比他想像中快，而且也遠比他想得容易。

他本該很滿意才是。

但也不知爲了什麼，他心裏反而有些不安，總覺得這件事好像有點不對。

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呢？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一切事的安排都很妥當周密，也許只不過安排得太容易了些。而且是別人替他安排好的。

他做事一向都由自己來安排決定，從沒有人替他出過一分力。

他從不願將自己的命運交在別人手上。

他更不願太信任陸漫天。

「但這件事的主謀本來是他，想殺老伯的也是他，他完全沒有理由出賣我，我更沒有理由懷疑他的。」

孟星魂只有儘量使自己安心，因爲他根本沒有別的事可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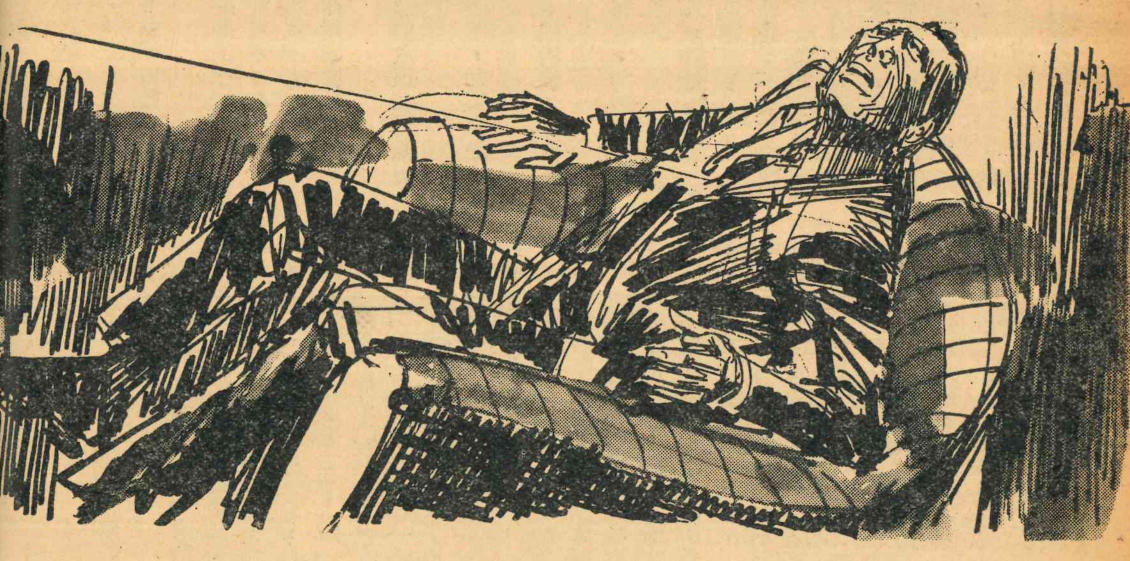
他只有等，等到黃昏——

（未完待續）

路見不平故事集

浪客・文
培新・圖

絕處逢生（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仲康目睹一幕殘酷的謀殺奇案，循着發現的一絲綫索，追踪到萬花樓，得萬人迷之助，把協助殺人的僞趙三手制服，命他打電話約好兇手孟南天在第一公園後門相會，屆期，徐仲康電詢趙如燕，知道了第一公園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乃依期前往，在約定期間並沒見到孟南天到來，却來了要爲乾兒乾女報仇雪恨的高醜，說是徐仲康約他來作交代的，徐仲康被攪得一頭霧水，想不通怎會半路殺出程咬金來，僞趙三手打電話時是他和萬人迷都在塲監視，根本不容他攪鬼，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冒名挑戰　佳人鎗下救知己

如果怕死，徐仲康絕不會管這件閒事，但是叫他不明不白地死在高醜的鎗下，他覺得太寃枉，所以他心裏非常着急，神色非常緊張，希望在高醜開鎗以前，能够得到一個解釋的機會。

高醜並沒有被徐仲康的話感動，右手依舊持鎗控制徐仲康的生死，左手突然舉起拐杖，殺氣騰騰地指着徐仲康怒吼道：「我不管是不是誤會，我只要你告訴我，爲什麼竟把我的乾兒子和乾女兒都殺掉？」

「這就是我要解釋的地方，我根本沒有殺人，你的四個乾兒子乾女兒是死在別人手裏！」徐仲康也暴躁地叫了起來。

「呵呵呵呵！」高醜氣得大聲狂笑，笑聲非常刺耳，不久又陰沉沉地瞪着徐仲康駡道：「眞沒想到你是個沒胆沒量的鼠輩，見了我的面就怕成這副德行，剛才在電話裏的威風都跑到那裏去了？」

「高老先生，請你不要衝動，我沒有殺人，更沒有打電話給你！」

「那麼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來等人！」

「等什麼人？」

「等孟南天！」

「孟南天是誰？」

「是殺死你乾兒子和乾女兒的兇手，你找錯對象了！」

「哦？」高醜好像沒聽過孟南天這個名字，當時皺了皺眉頭，又舉起拐杖指着徐仲康問道：「你說這些話有證據嗎？」

「這都是實話，但是我提不出證據來。」徐仲康憂慮地搖了搖頭。

「沒有證據就不是實話，這可不能怪我不講道理。」高醜臉色一沉，又忿忿地咆哮道：「你也未免太大胆了，『四醜男』等於是我的四肢，『四妖女』等於是我手上的四張王牌，你居然敢趁我出門的時候，給我殺得寸草不留，你想幹什麼？你有沒有先打聽一下我高某是什麼貨色？」

「聽你的口氣好像在本地很有地位，不過你這種辦事的態度，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你想想看，如果我殺掉你手下八名大將，何必再打電話約你到這裏來？如果我想斬草除根？爲什麼不趁你下車時打你一鎗？如果我有心向你示威，怎麼會給你先掏鎗的機會？」徐仲康據理力辯，毫不畏縮。

「——。」高醜沒有表示態度。

「如果你還想不通，我可以再提醒你一點，從你走進公園，一直到你和我說話，我們兩個人繞着這座小山走了很久都沒有交談，這就很明顯地可以證明，我根本不認識你，而且也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到公園來，你怎麼能武斷地說是我打電話約你來的？」徐仲康的話很有道理。

「如果沒有人打電話約我，我怎麼會深更半夜跑到公園來發神經？」高醜的理由也很充份。

「有人打電話約你是不會錯的，不過那個人絕不是我！」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在電話裏向我報出徐仲康的名字？」

「這就更明顯了，用我的名字向你挑戰，承認殺了你的乾兒子和乾女兒，再慫恿你來找我報仇，製造你我之間的仇恨，這叫移禍栽賍，故意轉移你的目標，你連這種最簡單的圈套都看不出來嗎？」徐仲康認爲高醜虛有其名。

「我當然看得出來，可是我請問你，卽使眞有那麼一個人，他爲什麼要用你的名義向我挑戰？爲什麼要慫恿我來找你報仇？爲什麼要製造我和你之間的仇恨？你算什麼東西？你有什麼價值？那個人爲什麼要選我害你？」高醜特別强調一個「你」字，提出一連串的反問，對徐仲康的解釋表

示不滿，並且又氣勢洶洶地質問道：「還有一點，那個人怎麼知道你這個時候會在公園裏？怎麼知道我一定會遇到你？難道你也是被那個人約來的？」

「這——」

徐仲康欲言又止，一時無法回答這些可怕的問題！

他不能再說高醜強詞奪理，事實上高醜所問的都很有道理，即使那個人——孟南天想移禍栽贓，想轉移高醜的目標，爲什麼要選擇他呢？

他和孟南天無怨無仇，孟南天根本不認識他，爲什麼要用這種毒辣的手段害他？

啊，啊，啊，稍微一想，他就明白了！

昨夜在「殉情崖」上，「老不死」冒充「趙三手」露面向他故弄玄虛，逃走以後，一定又和孟南天見過面，並且告訴孟南天這件謀殺案已經被他看到，那麼——

剛才在「萬花樓」時，他叫「老不死」打電話找孟南天，「老不死」雖然沒有機會搗鬼，可是孟南天接到電話以後，知道赴約對自己不利，便想出這個借刀殺人的毒計，冒充他的名義打電話向高醜挑戰，希望高醜和他來一場火併——

孟南天這樣做有兩種好處。

第一，如果他殺掉高醜，孟南天就不必再担心有人替「四醜男」和「四妖女」報仇，只要專心對付他就行了！

第二，如果他被高醜殺掉，孟南天就不必再顧忌有人知道謀殺案的內幕，可以從此逍遙法外了！

這是他的推測，他覺得一定是這麼回事，否則高醜絕不會對他如此衝動！

如果他的推測正確，那麼他現在正面臨着將被高醜殺掉的危機，孟南天就可以因爲他被殺而逍遙法外；想到這些情形，他馬上把昨夜一切經過都告訴高醜，同時又誠懇地補充着說：「這是個借刀殺人，一箭雙鵰的毒計，孟南天怕我揭發他的罪狀，又怕你替你的乾兒子和乾女兒報仇，就用這種方法來使我們自相殘殺，我的話句句是眞，你還有什麼疑問？」

「我從來沒聽過孟南天這個名字，他爲什麼要和我作對？」高醜將信又疑。

「也許孟南天是受到別人的利用，他還有個帮兇叫『老不死』，你認不認識？」徐仲康急於帮助高醜查明眞相。

「老不死？」

高醜有些吃驚，情不自禁地把視綫移向公園斜對面的「趙氏棺材店」，似乎對這三個字還有些印象。

對徐仲康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此刻高醜的注意力已經轉向「趙氏棺材店」，他可以趁機逃走，也可以趁機奪鎗，更可以趁機掏鎗來扭轉目前的局勢，解除自己的威脅，可惜他一樣也沒有做。

他只希望趕快把誤會解釋清楚！

他不願意再使高醜增加對他的疑心！

因此，他還是靜靜地站在那裏，等待高醜發表對「老不死」的意見！

高醜雖然吃驚，却也相當機警，只向「趙氏棺材店」掃了一眼，又持鎗向徐仲康問道：「你說的那個『老不死』，就是『趙三手』家裏以前的木匠嗎？」

「是不是木匠，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曾經陷害『趙三手』父女三人入了獄，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你說他是孟南天的帮兇？」

「昨夜的連環謀殺案由孟南天誘殺莎莉開始，以後完全是『老不死』的傑作！」

「不可能，『老不死』貪生怕死，最熟悉黑社會的行情，他絕不敢和我作對！」

「敢不敢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在棺材裏裝置毒氣，預謀毒殺『四醜男』和『四妖女』，是他親口在我面前承認的，信不信由你。」徐仲康覺得只能解釋到此。

「我也很希望能相信你的話，但是只憑你一面之詞，又沒有任何證據，你叫我從何信起？」

高醜臉色一沉，又準備殺徐仲康解恨！

徐仲康站在公園後門內的小山旁，費了半天唇舌，竟得不到一點諒解，不由冒火吼道：「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的目的是報仇解恨，看你理直氣壯的樣子，好像是受了寃枉，如果我現在就把你殺掉，也顯得我太不通情理，所以我現在要把你帶回去仔細調查。」高醜說得冠冕堂皇，望着徐仲康陰險地笑了一下，接着便持鎗擺手命令道：「不要再浪費時間，跟我走吧！」

「很抱歉，我不能跟你走！」徐仲康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那你就是做賊心虛，如果你問心無愧，跟我走怕什麼？」高醜暴躁地叫了起來。

「我有我的行動自由，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基本人權。」

「你以爲我不會用鎗？」高醜臉上又現出了殺機。

「我覺得你應該講一點道理，兇手不是我，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徐仲康不肯服從。

「好，我看你走不走！」

高醜把頭一點，舉鎗便要向徐仲康射擊。

也許他想開鎗示威，也許他想先把徐仲康打傷，逼使徐仲康就範；就在他卽將扣動扳機時，突然從小山上的樹叢中飛出一塊石頭，打到他持鎗的手背上，但見他猛吃一驚，立刻轉身舉鎗怒吼道：「他媽的，那一個？」

「砰！砰！」暗處突然傳來鎗响。

「呃——」

高醜悶哼一聲，當場中鎗倒地。

徐仲康趁機衝進樹叢，看到趙如燕埋伏在內，正想責備趙如燕不該殺人時，嘴巴突然被趙如燕回頭封住，想不通趙如燕爲什麼這樣狠心，又不便冒然還手，只有用一雙怒目提出抗議。

趙如燕沒有解釋，只是向樹叢外呶了呶嘴！

徐仲康立刻會意，推開趙如燕的一隻玉手，仔細往外一瞧——

一個穿西裝的幪面人，持鎗走到高醜身旁，先向奄奄一息的高醜踢了一脚，又冷冷地問道：「要找我嗎？」

「你——」高醜胸前捱了兩鎗，鮮血直流，一邊用手壓住傷口，一邊掙扎着坐起身來，瞪着兇狠的幪面人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孟南天！」

「啊？」

「不必緊張，二十年風水輪流轉，快去找你的乾兒子和乾女兒去吧！」

幪面人自稱孟南天，正當高醜想掙扎起身時，竟又一脚把高醜踢倒，並且又抬起脚來想踩高醜胸前的傷口——

這傢伙手段太毒！

徐仲康和趙如燕躲在樹叢中看不順眼，掏出手鎗便要阻止這種殘忍的行動，豈知沒等他開鎗，却又聽到兩聲鎗响——

「砰砰！」

「啊？」

孟南天驚叫一聲，身子一挺，猛然轉身，詫異地瞪着慢慢走來的另一名大漢叫道：「阿牛，你，你——」

「孟大哥，我是奉老闆之命來斬草除根的，請多多包涵，哈哈哈哈！」

那大漢收起手鎗，望着孟南天倒向高醜的屍體，才狂笑揚長而去，並且開走了高醜停在門外的轎車——

眨眼之間鬧出兩條人命，把趙如燕和徐仲康都看呆了！

趙如燕呆了一陣，連忙抓住徐仲康低聲問道：「這是怎麼攪的？」

「唉，先離開這裏再說吧！」

徐仲康看到這一幕，似乎覺得非常寒心，當時長嘆一聲，拉着趙如燕走出樹叢，匆匆離開公園，送趙如燕回到棺材店——

棺材店裏依舊沒有開燈，他燃上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兩口，輕輕拍着趙如燕的肩頭說：「謝謝妳替我解圍！」

「謝什麼？我問你剛才是怎麼攪的？怎麼會發生這種怪事？」

「這就是黑社會的黑暗，那大漢不是說奉老闆之命來斬草除根嗎？」徐仲康坐到一口棺材上，感慨地搖了搖頭，又忿忿不平地說：「這些傢伙眞是太沒有人性了！」

「他們爲什麼要把孟南天殺掉？」趙如燕覺得不太合情理。

「這還不明白嗎？眞正的主兇是那個『老闆』！」徐仲康又吸了一口烟，似乎已經瞭解了謀殺案的內幕，只聽他低頭自言自語地分析道：「那個『老闆』想消滅高醜，就叫孟南天出面行兇，孟南天又找到『老不死』做帮兇，先殺掉『四醜男』和『四妖女』，使高醜孤掌難鳴，今夜接到『老不死』的電話，知道我要和孟南天見面，就叫孟南天冒充我的名義約高醜到這裏來，希望我和高醜火併，然後又叫孟南天來收拾殘局，把我和高醜都殺掉，這樣就只剩下孟南天一個人知道謀殺案的內幕了！」

「所以那個『老闆』又派人來殺掉孟南天，以便永遠保守這個秘密？」

「就是這麼回事！」

「那個殺孟南天的大漢就不會洩漏秘密嗎？」

「他回去以後，也要被『老闆』殺掉的，反正他們『老闆』的目的是不讓任何知道這件事的人活下去！」

「這就不對了！」

趙如燕忽然反對徐仲康的看法，使徐仲康感到十分意外。

沉默片刻，聽不到下文，徐仲康忍不住追問道：「妳認爲什麼地方不對？」

「我有三點疑問！」

「說說看！」

「第一，孟南天向高醜開鎗，正是我扔石替你解圍的時候，孟南天絕不會不知道你在場，如果他們『老闆』想斬草除根永保秘密，怎麼會把你放過呢？」

「這——」

徐仲康仔細一想，也覺得很有道理！

孟南天既然發現高醜，也一定會發現他，甚至於可能已經看到他躲進樹叢，爲什麼只殺高醜不殺他？

沉思之間，趙如燕又性急地說：「第二，你說『老闆』派孟南天殺高醜，又派那大漢殺孟南天，最後再親手殺掉那大漢，都是爲了保守秘密，那麼還有個『老不死』怎麼處置？現在『老不死』被押在『萬花樓』裏，難道他不怕『老不死』洩漏秘密嗎？」

「妳是說——」

「我覺得你應該先打個電話到『萬花樓』，看看『老不死』還在不在！」

「電話機在那裏？」

「在那裏！」

趙如燕非常熱心，馬上帶路到電話機旁。

徐仲康被趙如燕問得很不安，可是接通電話以後，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嚴重，先找到「萬人迷」，又和「老不死」通了話，證明「老不死」沒有被救走，也沒有被放走，仍舊被押在「萬花樓」中，「萬人迷」相當守信用；於是他鬆了一口氣，繼續向趙如燕問道：「妳的第三點疑問是什麼？」

「第三點疑問更叫人想不通！」趙如燕特別強調第三點，停了一下，才一本正經地問道：「孟南天的任務是殺高醜，爲什麼要幪面？」

「唔？」

徐仲康神色一怔，顯得萬分震驚——

幪面的目的，當然是怕別人看到自己眞面目！

孟南天怕誰看到他的眞面目？

怕徐仲康？

怕高醜？

有這種必要嗎？

徐仲康越想越不對勁，馬上對趙如燕說：「走，我們再去看看！」

「看什麼？」

「看看被殺的孟南天，我對他的面孔還有一點印象！」

徐仲康說走就走，拉着趙如燕走出棺材店，忽然想到夜已深，不應該再麻煩趙如燕，又停步慚愧地笑着說：「我這個人太冒失了，怎麼能拖着妳來回跑呢？」

「這有什麼關係？」

「妳不怕惹上麻煩？」

「我也很好奇，快走吧！」

趙如燕聳肩一笑，逕自穿過了馬路往公園裏奔去——

這回是她主動！

她好像很願意幫徐仲康的忙，又好像很喜歡陪着徐仲康一起冒險，這「小神偷」的心眼兒裏恐怕已經對徐仲康不想分離了——

徐仲康跑了兩步，追上趙如燕，一起趕到公園的後門，沒等進去就呆住了！

他想來揭開孟南天臉上的黑巾，看看剛才被殺的孟南天有沒有問題，可是孟南天的屍體已經被人移走，連高醜的屍體也同時不翼而飛。

這是爲什麼？

這是誰幹的？

徐仲康站在公園門外，詫異地望着門內地上的兩灘血，想了很久，忽然收回視綫向身旁的趙如燕問道：「妳還有沒有第四點疑問？」

「你先說說看，關於屍體被移走，你有什麼看法？」趙如燕含蓄地提出反問。

「我認爲剛才那個幪面的孟南天是假的！」

「何以見得？」趙如燕似乎不同意這種看法。

「否則不需要把屍體搬走！」

「你是說——」

「怕我們檢查幪面人的眞面目！」

「那何必連高醜的屍體也搬走？」

「那只是順便而已，他們當然也不希望警方再發現公園裏又有謀殺案。」

「可是，如果你的判斷正確，他們『老闆』爲什麼要派一個幪面人來冒充孟南天呢？」

趙如燕始終覺得不合邏輯！

徐仲康一時也想不通是個什麼道理！

「老闆」派人來殺高醜是爲了斬草除根，何必讓兇手在高醜面前冒充孟南天呢？

這是說不通的事！

沒有充份的理由證明幪面人不是孟南天，徐仲康只有放棄自己的看法，煩躁地說：「也許是我太多疑了，既然孟南天已經被殺，我就要改變目標，把他們『老闆』找出來，反正殺人是要償命的，妳先回去睡覺吧！」

「你呢？」

「我也需要冷靜一下，可惜孟南天死得太便宜了！」

徐仲康心裏悶悶不樂，一直催促趙如燕回家，結果就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變化——

是一個很低沉的聲音，從公園內緩緩地說：「朋友，你錯了，孟南天還沒有死！」

「什麼？」

徐仲康猛吃一驚，下意識地推開趙如燕，立刻掏鎗回頭一看，看到一個臉色持重的年輕人，身高約有一七四五，身穿白色西裝，黑色西裝褲，身材魁梧，面貌英俊，正從園內樹後走了過來——

那不正是暴風雨之夜的主兒，用一杯毒酒謀殺莎莉的孟南天嗎？

含笑捱拳　硬漢苦肉解懸疑

徐仲康對於孟南天的印象並不十分深刻，不過那夜在「殉情岩」上，他曾經聽過「老不死」對孟南天的描繪，認爲此刻突然出現的年輕人準是孟南天，所以馬上持鎗衝進公園，怒氣沖天地吼道：「你就是孟南天嗎？」

「是的。」孟南天非常沉着地點了點頭，根本沒有在意徐仲康的手鎗，只是有些奇怪似地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深更半夜在這裏研究我的死活？」

「孟南天，你太不是人了！」

徐仲康突然破口大罵，出手便狠狠地搗了孟南天一拳——

他實在太氣了！

氣孟南天沒有人性，更氣孟南天對莎莉無義無情！

這一拳含怒而出，正好打在孟南天的嘴上，轉眼間，鮮血從嘴角流出，慢慢流下了雪白的襯衫！

根據「老不死」對徐仲康的介紹，孟南天是一名標準的硬漢，更是一名理想的打手，難道說連徐仲康這一拳都躲不過去嗎？反應如此遲鈍，怎麼能稱得上是一名理想的打手呢？

徐仲康完全是一時衝動，根本沒想到第一拳就能打中這樣一個心狠手辣的角色，當時望着孟南天的嘴角往外流血，竟沒有向他還手的表示，不由使他詫異地怔住了——

這是什麼名堂？

是閃躲不及嗎？

是不敢還手嗎？

他非常吃驚，連趙如燕也緊張得要命，兩個人都不知道孟南天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夜漸深，公園裏燈光昏沉，三人相對而立，誰也說不出這算什麼氣氛！

孟南天不但沒有意思還手，而且一點都不生氣，依舊靜靜地站在那裏，望着徐仲康端詳了很久，才慢吞吞地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叫徐仲康！」

「憑什麼隨便打人？」

「你根本不够資格做人，我眞想一鎗幹掉你！」徐仲康又開始冒火。

「爲什麼不幹呢？」孟南天神態自若。

「因爲——」

「好了，只要有原因就好辦！」孟南天忽然揮手禁止徐仲康發言，同時臉上也逐漸露出笑容，掃了趙如燕一眼，遲疑了一下，又溫和地向徐仲康問道：「徐兄，你知道我爲了什麼既不閃避又不還手嗎？」

「誰知道你爲什麼？反正你不是好東西！」趙如燕忽然挿嘴替徐仲康助威。

「這就對了，現在讓我來回答自己的問題吧。」孟南天的態度一直都是溫和的，雖然他的嘴角還有血漬，但是他毫不在意，只是慢慢收起臉上的笑容，非常認眞地望着徐仲康和趙如燕，心平氣和地解釋道：「看你們兩位的樣子，都是很正派的人，不過你們的言行使我想不通，第一，我根本不認識你們，而你們却在這裏研究我有沒有死，第二，這位徐兄一見到我，就像見了仇人似的，開口就罵，動手就打，我想這裏面一定有很可怕的誤會，同時徐兄也一定非常恨我，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躲開一拳，必然還有第二拳，如果我還了手，誤會可能越來越深，所以我就乾脆硬捱徐兄一拳，雖然受了一點皮肉之苦，却可以使徐兄消消氣，然後就有機會解釋誤會，兩位能瞭解我這一片苦心嗎？」

這番話不輕不重，說得恰到好處！

孟南天不但够風度，而且够稱得上是一個標準的硬漢！

趙如燕聞言不安，偷偷望了徐仲康一眼，好像在責問徐仲康爲什麼做事這樣冒失。

徐仲康本來就覺得孟南天不閃避不還手很奇怪，如今聽到這番解釋，心裏不由怔了一下，也想到自己的風度太差，於是連忙壓下心頭怒火，指着公園門內地上的兩灘血，又冷冷地向孟南天質問道：「你害死了莎莉，又害死了『四醜男』和『四妖女』，還有四個幪面大漢，剛才這裏又因爲你而死掉兩個人，一共是十五條性命，都毀在你的手裏，我打你一拳還算過份嗎？」

「哎，徐兄，說話可要有證據才行，人命關天，你怎麼可以隨便血口噴人呢？」

孟南天有些震驚，重新打量了徐仲康一眼，頓時對徐仲康的身份產生了更大的懷疑，然而他並沒有生氣，也沒有緊張，只是嚴肅地瞪着徐仲康，等待徐仲康進一步的解釋。

徐仲康冷冷一笑，很不客氣地逼問道：「孟南天，你敢不承認嗎？」

「大丈夫敢做敢當，可是這件事我絕不承認。」孟南天沉着地搖了搖頭，接着又肯定地補充道：「我根本沒有殺人！」

「一個也沒有？」

「當然沒有，我爲什麼要殺人？」

「孟南天！」

徐仲康忍不住暴喝一聲，眞想一鎗把孟南天幹掉！

暴風雨之夜，莎莉獨自走進那扇綠色大門，然後又被裝進棺材運走，這是他親眼在隔壁的「櫻花公寓」看到的，如今孟南天居然說一個人也沒殺，他能相信嗎？

鎗還握在手中，他的手動了兩下，決定先拆穿孟南天的謊言，然後再爲天下人除害，於是他一邊持鎗監視，一邊忿忿地吼道：「我問你，莎莉是誰殺的？」

「莎莉？」孟南天猛然一驚。

「怎麼？你也不認識她？」

「當然認識！」孟南天點了點頭，神色十分沮喪，沉默良久，又抬頭反問道：「徐兄，你怎麼會知道莎莉的事？」

「是我親眼看到的，你還有什麼話說？」徐仲康越來越氣。

「我沒什麼話可說，不過我要告訴你，徐兄，莎莉並沒有死！」

「什麼？」

「莎莉沒有死！」

「混蛋，你想——」

「我只是想讓你瞭解眞相而已，莎莉雖然被裝進棺材運走，但是她眞的沒有死，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

孟南天臉上忽然湧出一片痛苦的表情，緊緊地咬着牙齦，衝動地望着徐仲康，似乎有很多難以說明的隱衷，已經使他無法再保持剛才的沉着——

莎莉沒有死，徐仲康死也不會相信！

趙如燕站在一旁冷眼觀察，又忍不住揷嘴問道：「孟先生，既然你說莎莉沒有死，那麼請問莎莉現在活在什麼地方？」

「這——」孟南天呑呑吐吐不答。

「怕什麼？你可以說不知道嘛！」趙如燕的嘴巴也相當厲害。

「我是可以說不知道的，不過——」孟南天又顧忌地望了徐仲康一眼。

「好了，我懶得再聽你胡說八道了！」徐仲康忍無可忍，終於暴躁地擧鎗攤牌道：「我告訴你，孟南天，你能殺人，我也能殺人，不過我要你先把這件事交代清楚，莎莉的事等一下再談，你先告訴我，剛才你爲什麼要叫別人冒充你幪面來謀殺高醜呢？」

「你說什麼？」孟南天又吃一驚。

「不必裝糊塗，趕快回答我的問題！」徐仲康已經氣得發抖。

「徐兄，如果你眞對這件事有趣興，就應該先放棄對我的成見！」

「我完全是就事論事，對你沒有任何成見，快說吧，我很想瞭解這一點。」

「你是說剛才有人冒充我在這裏把高醜殺掉了嗎？」孟南天好像一點都不知道。

「幪面人冒充你的名義殺掉高醜，又被他的老闆派另外一個人把他殺掉了，都是我們兩個人親眼看到的，可是我們剛離開這裏不到五分鐘，再回來一看，兩個屍體都被搬走，却來了一位眞的孟南天，這是什麼意思？你是想來殺人滅口嗎？」

徐仲康怕孟南天再不承認，說得非常詳細，表示確實是親眼所見。

然而孟南天却有些慌張地上前解釋道：「徐兄，這就是我所說的誤會，你對我誤會太深了，我根本不知道剛才這裏發生過什麼事！」

「你眞的不知道？」徐仲康兩眼冒火。

「我可以發誓！」孟南天慷慨激昂。

「那麼你三更半夜到這裏來幹什麼？」

徐仲康暴跳如雷，終於提出了一個很有力的問題——

這是不需爭辯的事！

如果說孟南天與這件事無關，爲什麼在這時候到公園裏來？

趙如燕似乎很欣賞孟南天說謊的本領，此刻倚着公園的旋轉門，靜靜地等待孟南天發言。

孟南天嘆了口氣，用力搖了搖頭，顯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經過一陣猶豫之後，才斷然回答道：「好吧，告訴你們也無所謂，今夜我本來是打算到『趙氏棺材店』去找『趙三手』的，可是剛走到這附近，就看到你們兩位從棺材店匆匆忙忙跑出來，我由於一時好奇，就躱在一旁看了一下，結果無意中聽到你們在這裏討論我的死活問題，我才露面出來的。」

「你找我有什麼事？」

趙如燕一聽孟南天要找「趙三手」，馬上把話接了過去。

孟南天側首望了趙如燕一眼，很客氣地搖着頭說：「不，我不是找妳，是找『趙三手』的。」

「我就是『趙三手』！」

「不要再開玩笑了，小姐，待會兒徐兄又要生氣啦！」

「誰跟你開玩笑？你如果不信可以問他！」

趙如燕指了指徐仲康！

孟南天有些莫名其妙！

這情形又像徐仲康第一次到棺材店時一樣，又

是「趙三手」鬧雙包了！

徐仲康心裏忽然一震，連忙向孟南天追問道：「你是想找那個禿頭的老頭子，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孟南天非常詫異。

「因爲我也到棺材店找過一次，我就是這樣才和趙小姐認識的！」

「你是說——」

「那個老頭子的綽號叫『老不死』，是冒充『趙三手』的名義殺人的！」徐仲康簡單說明「老不死」的陰謀，忽然又納悶地向孟南天問道：「他是你的帮兇，你難道連他的眞實身份都不淸楚嗎？」

「徐兄，請你不要用『帮兇』這種字眼。」孟南天很不客氣地指責了一句，接着便好奇地反問道：「你來找『老不死』幹什麼？」

「我要調查你的殺人動機，追尋你的下落，替莎莉伸寃！」

「你認識莎莉？」

「不認識！」

「那麼你認識『老不死』？」

「也不認識！」

「既然都不認識，怎麼會想到來『趙氏棺材店』找『老不死』呢？」孟南天覺得徐仲康的行動可疑，然而話剛問完，便恍然大悟地叫着說：「啊，你一定是看到那張名片了，對不對？」

「那張名片是你失落的嗎？」

「不，是我故意丢在地上的！」

「爲什麼？」徐仲康頓時怔住。

「因爲我希望有人發現那張名片，然後再由那張名片找到綫索，把謀殺案偵破，把莎莉救出來，把那批不法之徒一網打盡！」孟南天的語氣充滿了憤怒。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徐仲康更想不通。

「徐兄，咱們換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孟南天忽然提出要求，態度非常誠懇，並且回頭向公園內掃了一眼。

徐仲康沒想到名片是孟南天丢在地上的，更沒想到孟南天也希望有人能及早破案，當時只是木然地望着孟南天，似乎已經發覺自己以前的想法有了偏差——

難道孟南天不是主兇嗎？

爲情揷手 跌進圈套悔已晚

「趙氏棺材店」的後院，有一排很精緻的平房，遠離棺材店的陰森氣氛，呼吸起來都比較舒服。

明月星稀之中，趙如燕帶着徐仲康和孟南天，來到後院左側一間平房門前，一邊開燈，一邊和善地笑着說：「看樣子事情越來越不可思議了，你們慢慢談吧，我去給你們煑咖啡提神。」

「謝謝妳，如燕！」

徐仲康比孟南天先認識趙如燕，不像孟南天那樣陌生，所以先向趙如燕表示謝意，接着便代替主人招呼孟南天進房——

由於一張名片，使他不知不覺地對孟南天減少了一部份敵意，他要仔細查問這件謀殺案的因果，進房以後，開口便說：「這地方很安全，你不必顧忌什麼，但是我希望你對我說實話！」

「徐兄，我也希望你能先告訴我，爲什麼對這件事這樣感興趣？是不是接受了誰的委託？」孟南天遞給徐仲康一支香烟。

「這一點你儘可放心，我只是因爲路見不平，覺得你欺人太甚，想替莎莉主持一點兒正義而已，絕對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委託！」徐仲康點燃了一支香烟。

「既然這樣，你問好了，我一定照實回答！」孟南天非常乾脆。

「今天晚上我約你在公園後門見面，你爲什麼失約？」徐仲康首先提出這個問題。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你什麼時候約我？」

「老不死沒告訴你嗎？」

「昨天晚上我和他分手以後，一直沒有再和他見面。」

「我知道你沒有和他見面，是我叫他打電話和你連絡的。」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十點多鐘！」

「不可能，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出門，如果有人打電話給我，我怎麼會不知道？」孟南天非常認眞。

「這麼說，你對於公園約會的事一點都不知道囉？」徐仲康已經料到事情有了枝節。

「一點都不知道，我是在家裏坐立不安，臨時想出來找『老不死』談談，才遇到你的。」

「爲什麼坐立不安？」

「當然是爲了那件殘酷的謀殺案！」

「哼，你也會覺得殘酷嗎？」徐仲康冷言相譏道。

「徐兄，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孟南天不大高興。

「我也很想知道你是那一種人！」

「剛才你說你叫『老不死』打電話找我，你知道『老不死』躱在什麼地方嗎？」

「當然知道，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我是最近才認識他的。」

「最近？」徐仲康不肯相信。

「嚴格說起來，還不到一個禮拜！」

「認識不到一個禮拜，他就肯替你殺這麼多的人？」

「替我殺的？」孟南天忽然叫了起來。

「替誰？」徐仲康毫不放鬆地逼問。

「我怎麼知道？」孟南天想冒火。

「你知道什麼？」徐仲康扔掉香烟。

「我只知道我上了當，受了騙，當初不應該聽信『老不死』的甜言蜜語，弄得現在後悔不及，坐立不安，你憑什麼說我叫『老不死』替我殺人？」

孟南天大發雷霆，痛苦萬分，顯然受了很大的委屈。

徐仲康冷眼旁觀，覺得這樣吵下去無法解決問題，馬上嚴肅地指責道：「你叫什麼？有理由可以心平氣和地說出來，我又不是想屈打成招！」

「你對我這麼多成見，叫我怎麼說？」

「好，我放棄成見，你說吧！」

「說什麼？」

「爲什麼要殺害莎莉？」

「剛才我在公園已經說過了，莎莉沒有死，我並沒有殺她，她還活着，你聽不懂嗎？」

「如果她沒有被殺，爲什麼要把她裝進棺材運到『殉情崖』？爲什麼要利用她的屍體誘殺『四醜男』和『四妖女』？爲什麼又殺掉四名幪面大漢滅口？爲什麼又把她的屍體從棺材內移走？」

徐仲康把一連串的問題都提了出來！

從暴風雨之夜開始，他無法解釋這件殘酷而撲朔迷離的連環謀殺案，如今總算找到了可以解釋的人，因爲一切都是由孟南天開始的！

孟南天猶豫了一下，終於搖頭感慨地說：「唉，說起來都是莎莉引起的！」

「莎莉究竟是個什麼人物？」

「她曾經是個純潔善良的少女，却又變成一個放蕩無恥的禍水！」孟南天的聲音非常低沉。

「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我曾經深深地愛過她，但是我恨她更深！」

孟南天的語氣充滿了矛盾。

「爲什麼？」

「唉，徐兄，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孟南天是個標準的硬漢，他可以捱徐仲康一拳而面不改色，但是一提到莎莉，他却馬上變得垂頭喪氣，有口難言。

愛情這種東西是很難用理論來衡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情烙痕，藏在心底可以做個永恒的回憶，說出來就索然無味了；因此，徐仲康很爽快地說：「好吧，過去的不談，就從暴風雨之夜談起，莎莉爲什麼去找你？」

「是我打電話約她的！」

「爲什麼？」

「因爲我聽信了『老不死』的甜言蜜語！」

「是怎麼回事？」

「唉，只怪我太年輕，太輕信別人了！」孟南天痛苦地嘆了口氣，冷靜了一下，才緩緩地回憶着說：「大概是五天以前吧，『老不死』去找我，那時候我根本不認識他，他說他是『七海神偷』的再傳弟子，叫『趙三手』，年輕時專門刦富濟貧，替天行道，現在老了，已經退休，不過有時候還要爲人間主持一點正義，替黑社會排解一些糾紛，吹得天花亂墜。」

「第一次和你見面，談這些幹什麼？」徐仲康認爲不通情理。

「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因爲他是長輩，對他很客氣，就向他請問來意。」

「他怎麼說？」

「他說是爲了莎莉的事！」

「那時候你和莎莉——」

「那時候我對莎莉已經由恨之入骨而轉爲心灰意冷，所以一聽到他是爲莎莉的事而來，首先就對他表明我的立場，希望他不要再談。」

「你對他表明什麼？」

「我說莎莉已經傷透我的心，不殺她，已經算我很有風度，絕不再和她破鏡重圓！」

「老不死有什麼意見？」

「這傢伙眞是陰險狡猾，他聽了我的話以後，對我表示非常欽佩，說眞我有骨氣，不愧爲大丈夫，後來——」孟南天吸了一口烟，接着又忿忿地說：「後來他馬上改口要陰險，說了一大堆做人的道理，同意我對莎莉絕情，却希望能拯救莎莉的性命，解除莎莉的危機，來表示我的大丈夫風度！」

「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四醜男』已經都被莎莉迷住，都開始對『四妖女』冷淡，高醜怕『四醜男』和『四妖女』爲了莎莉而發生內亂，就想把莎莉殺掉。」

「告訴你這些事有什麼用？」徐仲康越聽越糊塗。

「希望我設法救莎莉！」

「他爲什麼對莎莉這樣關心？」

「他說他是莎莉的舅舅，莎莉已經失去父母，他不能不照顧莎莉。」孟南天吸了兩口烟，停了一下，又十分感慨地說：「當時我一再拒絕，不願意再管莎莉的事，可是他苦苦哀求，並且說只要我和

莎莉見一次面，就可以解決問題。」

「會這樣簡單嗎？」

「我也不相信，所以就叫他把詳細計劃說了出來。」

「他計劃怎麼樣救莎莉？」徐仲康急於瞭解「老不死」的陰謀。

「第一步，他想辦法叫『四妖女』來委託我殺莎莉，第二步，他叫我約莎莉見面，他再約『四妖女』到現場參觀，第三步，他叫我給莎莉喝一杯假毒酒，使莎莉暫時失去知覺，在『四妖女』的監視之下，把莎莉運到『殉情崖』給『四醜男』看看，讓『四醜男』相信莎莉已死，以後就不會再向莎莉糾纏，那麼他就可以帶着莎莉離開本地，使莎莉得到新生了！」

孟南天很詳細地說明了暴風雨之夜的謀殺計劃，原來並沒有眞把莎莉殺掉！

徐仲康聽到這些話，想了很久，忽然氣憤地向孟南天問道：「你就答應『老不死』了嗎？」

「是的，不管怎樣，我曾經深愛過莎莉，只讓我出這麼一點力，就可以使莎莉有機會新生，我覺得我不應該再拒絕『老不死』的要求。」孟南天似乎也是一個很重情感的人。

「你有沒有想到那杯假毒酒可能是眞毒酒？」

「當然想到過，莎莉對不起我，我可以不理她，不愛她，但是我絕不會親手毒死她，所以當時我就對『老不死』表示懷疑那瓶酒！」

「老不死怎麼表示？」

「他說那瓶酒是他親自調製的，保證不會有錯，並且當面喝了一杯來證明他的話。」孟南天說到這裏，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又繼續說道：「他喝下一杯假毒酒之後，馬上倒在地上，失去知覺，像死了一樣，可是經過十分鐘，他又甦醒過來，問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我要求保管那瓶酒，他滿口答應，這樣，我想他是莎莉的舅舅，酒又沒有問題，我就可以放心了，所以我就答應幫他這一次忙，結果還是上了他的當！」

「你什麼時候才發覺已經上當的？」

「運屍車從『殉情崖』回來以後！」孟南天扔掉烟蔕，用脚跟用力一踩，突然抬頭衝動地說：「本來他答應我，等事情辦妥以後，讓我再見莎莉一面，證明他沒有騙我，所以我一直在原地等他，沒想到等四名幪面大漢把莎莉拉回來以後，他馬上暴露了原形。」

「怎麼回事？」徐仲康迫不及待地想瞭解眞正實情。

「那時候莎莉已經甦醒，見到我就罵，我說是受了她舅舅的委託，一切都是爲她好，勸她以後好好做人，可是她說她根本沒有舅舅，使我非常意外。」孟南天的臉色已經氣得發白，冷靜了很久，才繼續說道：「我正在向她解釋，『老不死』趕了回來，那老混蛋一回來就掏出手槍，一方面叫我不必再浪費唇舌，一方面竟不聲不響地把四名幪面大漢殺掉，然後押着莎莉便想離開。」

「你呢？」徐仲康也開始生氣。

「我在『老不死』的槍下，除了恨自己以外，一點辦法都沒有！」

「莎莉呢？」

「一邊罵我，一邊被『老不死』押走了！」

「老不死沒有殺你滅口嗎？」徐仲康又覺得不太合理。

「他押着莎莉走出大門，又回頭當着莎莉的面警告我，如果我想讓莎莉繼續活下去，就趕快回家睡覺，以後再聽他的指示；當時我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只有趁他不注意時，把他第一次他和我見面時給我的名片扔在地上，希望警方能由名片找到他，結果沒想到那張名片被你發現了。」

孟南天說完了全部的經過，茫然仰在沙發上發呆，說不出是悔是恨——

徐仲康好像惡夢初醒，默默地吸烟沉思，不得不讚嘆「老不死」的毒辣手段，更不得不放棄對孟南天的成見，改變對孟南天的看法——

本來他以爲是孟南天驅使「老不死」連環行兇，現在才知道是「老不死」把孟南天玩弄得體無完膚！

本來他以爲只是「老不死」在逼迫孟南天興風作浪，可是從高醜被殺的事來看，在「老不死」的後面還有一個「老闆」！

「老闆」是誰？他無法知道！

「老闆」爲什麼派人冒充孟南天，他還是想不通！

有一件事，他現在好像已經想通了，那就是暴風雨之夜，「老不死」在「殉情崖」冒充「趙三手」時，所說的一句話——

「老不死」當時對他說，這件連環謀殺案是六方面的事！

現在想想，的確是六方面的事！

莎莉對孟南天舊情不忘，「四妖女」嫉妒「四醜男」愛莎莉，高醜想替乾兒子和乾女兒排解愛情糾紛，「老不死」的「老闆」佈下圈套展開瘋狂屠殺，這不正好是六方面的矛盾和糾紛嗎？

雖然還不知道那個眞正陰狠毒辣的「老闆」是誰，但是事到如今，已經可以看出一點端倪，那就是「老闆」想對付高醜，又怕能力不够，所以先除

掉高醜手下的「四醜男」和「四妖女」，使高醜孤掌難鳴，最後才向高醜開刀。

這是「老闆」與高醜之間的個人恩怨！

害死了「四醜男」和「四妖女」！

寃枉了四名幪面大漢！

利用了孟南天！

連累了莎莉！

忙壞了徐仲康！

驚動了趙如燕！

麻煩了「萬人迷」！

你說說，「老不死」這圈套多可怕，多可恨！

事情說清楚以後，徐仲康很同情孟南天，而孟南天也很感激徐仲康，於是兩人萍水相逢，化敵爲友——

經過一陣沉默，徐仲康又向孟南天關切地問道：「孟兄，現在莎莉在什麼地方？」

「這要問『老不死』才知道！」

「你對這件事準備怎麼處理？」

「莎莉是因爲和我見面而被綁走的，在道義上，我有責任把她救出來！」孟南天恩怨分明。

「嗯，你的想法很對！」徐仲康十分賞識。

「不過要對付『老不死』，恐怕很不容易。」

孟南天遲疑片刻，終於誠懇地望着徐仲康說：「徐兄，希望你能支持我，帮助我！」

「沒有問題，走吧，現在我就帶你去找『老不死』算帳！」

徐仲康是個血性漢子，見孟南天如此誠懇，毫不猶豫地答應帮忙，並且決定立刻採取行動，趕往「萬花樓」去找「老不死」。

這時候，趙如燕端着熱騰騰，香噴噴的咖啡走了進來；她很懂事，不願意打攪徐孟二人的談話，所以自動離開房間，獨自在門外旁聽，如今見二人誤會已經冰釋，才輕鬆地笑着說：「喝杯咖啡提提神再去吧！」

「趙小姐，眞是太麻煩妳了！」

孟南天客氣了一下，喝了趙如燕的咖啡，馬上和徐仲康離開棺材店——

夜正深，路上不見行人。

「老不死」會不會發生變化呢？

聯手興兵　蕩婦訴苦遭遽變

途中，徐仲康和孟南天談得非常投機，忽然又想到那個「老闆」派人冒充孟南天謀殺高醜的事，忍不住向孟南天問道：「這件事我始終想不通，要殺高醜，何必冒充你的名義呢？」

「也許這又是一個陰謀！」孟南天已經對陰謀特別敏感。

「什麼陰謀？」

「你想想看，『老不死』落在你手裏，在你的逼迫之下，打電話給他『老闆』，請他『老闆』找我到公園和你見面；『老闆』知道你是抱不平的人，當然不會同意他的請求！」

「爲什麼？」

「如果讓我和你見了面，你就會知道莎莉沒有死，對這件事更不肯輕易放手了！」

「可是找人冒充你有什麼好處呢？」徐仲康還是不明白。

「你受到『老不死』的朦蔽，以爲找到我就可以瞭解全部案情，所以他們『老闆』就利用你這一點心理弱點，知道你會準時到公園去等我，先利用你的名義打電話向高醜挑戰，引誘高醜到公園去，然後再派人冒充我去殺高醜，又派另外一個人把冒充我的人殺掉，這樣一來，使你認爲我已死，綫索已斷，『老不死』已經失去價值，你就會放掉『老不死』，不再追究這件事，他們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了，你看我的判斷有沒有道理？」孟南天分析得很仔細。

「嗯，也許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徐仲康點了點頭，無形中又對那個「老闆」增加了一份恨意！

只爲了自己的安全，就不惜犧牲別人的性命，豈不是太狠心了嗎？

憤恨之中，徐仲康忽然拉住孟南天的胳臂，萬分沉痛地說：「孟兄，這批敗類太可惡了，我們應該爲社會做一點事才對！」

「先逼『老不死』把『老闆』的下落說出來，把他們一網打盡，殺他個寸草不留，免得他們再爲非作歹！」

「對！」

兩人握手拍臂，志同道合，滿腔熱血地趕往「萬花樓」，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萬花樓」幹的是人肉買賣，夜色越深，生意越興隆！

兩人到達「萬花樓」門前時，已經是後半夜兩點多鐘，然而「萬花樓」仍舊燈火輝煌，門戶大開，似乎專等失眠的人來購買情愛。

孟南天大概也沒有拈花惹草的經驗，進門時，皺着眉頭向徐仲康問道：「老不死在這裏面嗎？」

「以前是『萬人迷』的姘頭，現在被『萬人迷』出賣了，我是由那張名片才找到這裏來的，快進去吧！」

徐仲康簡單說明找尋「老不死」的經過，剛跨進大門，就遇到那個衣冠楚楚的招待員，並且發覺招待員的臉色不大對勁，於是便謹愼而溫和地問道：「萬人迷睡了沒有？」

「他媽的，她還能睡得着嗎？」招待員開口便罵。

「怎麼回事？」徐仲康莫名其妙。

「你不會去看看嗎？」招待員怒氣冲天。

「她在那裏？」

「在臥室裏？」

「謝謝你！」

徐仲康沒有和招待員發生衝突，帶着孟南天匆匆走進電梯間，直達「樓上樓」，心裏已經產生了不吉利的預兆——

推開「萬人迷」的房門，不由大吃一驚！

「萬人迷」躺在牀上，大腿上綁了紗布，紗布帶血，顯然是受了傷！

看到這種情形，徐仲康連忙緊張地問道：「妳怎麼啦？」

「唉，徐仲康，我被你害慘了！」「萬人迷」嘆氣搖頭。

「被我？」

「你以爲被誰？」

「老不死呢？」

「死了！」

「死啦？」

徐仲康和孟南天同時叫了起來！

「老不死」是目前唯一的綫索，死了怎麼辦？

「萬人迷」發現孟南天站在門外，有些吃驚地向徐仲康問道：「那一位是誰？」

「他是我的朋友，叫孟南天。」徐仲康來不及仔細介紹，便衝向「萬人迷」牀前急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走了以後，忽然闖進一個人來找我，他要帶走『老不死』，我不肯，他就動了鎗。」「萬人迷」說得很輕鬆，表現了「忠人之事」的美德，哀怨地望了徐仲康一眼，移動身子斜倚牀頭，又接着說：「結果打傷了我的腿，打死了『老不死』，往外逃時，又死在我的鎗下。」

「妳這間臥室不是有安全設備嗎？」

「來得太突然，使我措手不及！」

「老不死的屍體呢？」

「在隔壁客廳裏！」

「孟兄！」

徐仲康向孟南天使了個眼色，叫孟南天去查看究竟。

不久，孟南天又走回臥室，忿忿不平地說：「該死的東西，這樣死掉太便宜了！」

「唉，眞是倒霉！」

徐仲康長嘆一聲，顯得非常洩氣！

「老不死」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可是，他死了再到那裏去找他的「老闆」呢？

兩條英雄好漢，相對無語，連連感嘆，因爲「老不死」一死，使他們感到一籌莫展，使他們替天行道的願望發生了困難！

莎莉不能不救！

「老闆」不能不找！

一切綫索都斷了，怎麼救？怎麼找呢？

焦慮之中，「萬人迷」燃上一支香烟，慢吞吞地吸了兩口，忽然自言自語地望着自己的大腿說：「我這條腿很可能變成殘廢，你打算怎麼樣賠償我的損失？」

這些話是對徐仲康說的，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徐仲康覺得不能說難聽的，只有歉疚地對「萬人迷」道：「這是誰都料想不到的事，一切醫藥費由我負担好了。」

「萬一變成殘廢呢？」「萬人迷」似乎想趁機要賴。

「殘廢怎麼樣？難道還要賠妳一條腿嗎？」孟南天忽然暴躁地插嘴。

「喲，你兇什麼？你以爲——」

「萬人迷」臉色一沉，目光逼向孟南天，馬上就要小題大做。

徐仲康趕緊提醒孟南天注意環境，同時馬上對「萬人迷」說：「大家都是朋友，最好別傷了和氣，我先向妳道歉，至於賠償，妳怎麼說就怎麼辦？只要合理，我一定接受，現在還是先來研究『老不死』吧，他在斷氣以前，有沒有對妳說什麼？」

「沒有！」「萬人迷」冷冷地回了一句，故意停了一下，又故弄玄虛地說：「不過那小子叫我放『老不死』時，曾經提出一個人的名字威脅我！」

「什麼人？」徐仲康突然振作起來。

「本地有個『咖啡大王』，專門開咖啡廳發財的，你知道嗎？」「萬人迷」開始賣關子。

「咖啡大王是誰？」徐仲康是從外地來的。

「是不是杜大坤？」孟南天比較熟悉本地的行情。

「嗯，想不到你還是個很有見聞的人！」「萬人迷」變腔變調地讚美了孟南天一句，冷掃了孟南天一眼，又轉向徐仲康賣弄着說：「那小子想用杜大坤的名義來壓我，叫我把『老不死』交給他，可是我說『老不死』是我替你保管的人犯，誰來也不放，就這樣才打起來的。」

「謝謝妳！」徐仲康無心多和「萬人迷」囉嗦

，馬上向孟南天問道：「你認識杜大坤嗎？」

「怎麼不認識？他曾經親自找我做他的隨身保鏢，被我拒絕了！」

「這麼說杜大坤一定就是那個在幕後主使『老不死』行兇的人，先利用莎莉對付高醜，再利用莎莉控制你，這傢伙的手段未免太毒了！」

徐仲康思前想後，終於想通了全部案情的來龍去脈！

眞正的主兇是「咖啡大王」杜大坤！

杜大坤專門經營咖啡廳，又和孟南天認識，要找也很容易，於是便徵求孟南天的意見說：「孟兄，要不要去找杜大坤？」

「馬上就去！」孟南天比徐仲康更急。

「你知道他的地址嗎？」

「可以到咖啡廳去打聽！」

「那咱們就——」

徐仲康決定馬上採取行動，可惜話沒說完，就聽到一陣急促的警鈴聲！

三人閧聲同時一怔，「萬人迷」立刻喊道：「趕快關門，一定是杜大坤又派人來了！」

「人來了就幹一場，關門幹什麼？」孟南天馬上表示反對。

「聽你的口氣好像很有把握似的，你出去幹好了！」「萬人迷」對孟南天非常不滿。

「出去就出去，有什麼了不起？」

孟南天是硬漢，不信邪，言罷便獨自往外走。

徐仲康一把拉住孟南天，沒等開口便看到電梯間內衝出一羣殺氣騰騰的大漢，當時心裏一驚，趕緊把房門關了起來——

「他媽的，給我滾出來！」

房門剛關，門外就破口大罵，並且開始砸門！

來勢洶洶，驚天動地，這怎麼辦？

絕處逢生　咖啡大王把帖下

砸門聲越來越急，徐仲康坐立不安，孟南天更沉不住氣，只有「萬人迷」依舊斜倚牀頭，默默無語，似乎正在研究門外那一批煞星的來意。

緊張聲中，徐仲康走向「萬人迷」問道：「能斷定是杜大坤派來的人馬嗎？」

「不會錯的，剛才他派人來要『老不死』，被我殺掉了，所以又派大隊人馬來向我示威。」「萬人迷」冷冷一笑，燃上一支香煙，忽然又向徐仲康試探道：「到現在招待員還沒有打電話向我報告，看樣子樓下一定是被佔領了，你打算怎麼辦？」

「這件事我也有責任，妳現在已經受傷，讓我去應付吧！」徐仲康覺得很對不起「萬人迷」。

「怎麼應付？」「萬人迷」臉上有了欣慰的表情。

「先禮後兵，問明他們的來意，再設法解決問題，反正躲也躲不過去。」

「你看他們砸門的情形，絕不是來講理的！」

「不講理就和他們硬拚一場，何必等他們把門砸破再露面呢？」徐仲康不再顧忌自己的安全。

「我剛才不也是這個意思嗎？」孟南天一聽徐仲康同意開門迎戰，立刻精神百倍，並且向「萬人迷」提醒道：「我要出去打，也是爲妳好，妳想想，我們關着門不露面，萬一他們老羞成怒，把妳的『萬花樓』放火燒掉怎麼辦？」

「嗯，這還像句人話！」「萬人迷」很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便認眞地說：「既然你們都能爲我着想，我也應該表現一點大將風度才對，這裏由我應付，你們走吧。」

「妳叫我們往那裏走？」孟南天更不懂。

「當然不會叫你們往門外走！」「萬人迷」很神氣地瞪了孟南天一眼，又向徐仲康問道：「你還記得第一次到這個房間的情形嗎？」

「啊，我想起來了！」

徐仲康恍然大悟，當時「萬人迷」帶他乘電梯來到「樓上樓」，忽然獨自溜回電梯間，結果等他闖進房內時，「萬人迷」却已經比他先進房，並且已經把「老不死」綁了起來，這當然表示還有暗道與這房間相通，於是，在高興之餘，又向「萬人迷」問道：「我們走了以後，妳怎麼辦？」

「不必管我，你們走吧，常言說的好，擒賊要擒王，我覺得你們現在開門拚命沒什麼價值！」

「這——」徐仲康沒想到「萬人迷」會如此慷慨。

「乾脆我們抬你一起走好了，出路在那裏？」

孟南天也覺得丟下「萬人迷」不太好意思。

「做了一輩子的缺德事，也應該偶而積一次德贖罪，免得死後對閻王爺不好交代，快走吧，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萬花樓』四樓的厠所，然後你們再爬窗從防火梯逃下走——」

「萬人迷」說得很輕鬆，然而仍能從她的目光中，看出她內心沉痛，也許她已經對人生覺悟，也許她認爲留下徐孟二人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仔細說明出路以後，便伸手按動了牀下的秘密電鈕，催促徐孟二人速逃——

這是一個很驚人，也很感人的轉變，誰也無法體會「萬人迷」此刻的心情！

牆上的暗門已經開了！

砸門的人已經快要把門砸破！

孟南天靜靜望着徐仲康，不便表示意見！

徐仲康感激地望着「萬人迷」，遲疑片刻，沒有說話，忽然轉身衝進暗門，接受了「萬人迷」的一番好意——

夜，靜悄悄的！

也許是昨夜的風雨太大，今夜顯得特別寂靜！

兩人從「萬花樓」走出「西碼頭」風化區，站在一條冷清的路旁，仍在担心「萬人迷」的安危。

徐仲康吸着香煙，悶了很久，忽然不平地罵道：「杜大坤太張狂了，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如果莎莉不在他手裏，我現在就去找他算帳！」孟南天氣得直揮拳。

「你還是怕他用莎莉控制你？」

「我怕莎莉因爲我而受到連累！」

「孟南天，說句眞心話，你現在還愛不愛莎莉呢？」

徐仲康親切地拍着孟南天的肩膀，希望能先瞭解孟南天對莎莉的情感動態。

孟南天怔了一下，馬上又冷靜地說：「不管愛不愛莎莉，我都覺得我應該對莎莉目前的處境負責，因爲是我約她出來的，如果我不約她，她還是『四醜男』的朋友，杜大坤絕不敢動她一根汗毛，所以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先把她找到！」

「找到以後呢？」

「這——」孟南天似乎還沒想到這一步。

「她對你是一往情深的，你會不會再愛她？」

徐仲康好像很同情莎莉。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孟南天心事重重，慢慢搖着頭，看樣子對往日那段情並沒有完全忘掉。

徐仲康是個重視感情的人，很想知道孟南天和莎莉的過去，然而，孟南天已經表示不願意再談，他只有暫時壓下好奇之心，好言安慰道：「你也不要太憂慮了，這樣吧，我負責去找莎莉，找到以後，把莎莉交給你，你再決定以後你們的悲歡離合，好嗎？」

「找莎莉就要和杜大坤發生衝突，弄不好會沒命的，還是我自己去找吧，何必再連累你呢？」

「我覺得我去找比較方便！」

「爲什麼？」

「因爲杜大坤不認識我，可以避免引起他的注意。」

「不過這樣太麻煩你了！」孟南天早就想到這一點，如果他現在出面去找莎莉，就等於給杜大坤製造用莎莉控制他的機會，事情必定更難成功，所以聽到徐仲康的話以後，先客氣了一句，又忍不住感慨地說：「唉，仲康，事實上我現在確實需要你帮這個忙，我不能讓杜大坤知道我還關心莎莉的死活！」

「我也是考慮到這一點！」

「眞謝謝你對我這樣帮忙！」

「謝什麼？在沒認識以前，我就決心要替莎莉打抱不平的，現在只不過是改變了目標而已，就這樣決定好了。」

徐仲康含笑與孟南天搭肩繼續前進，盡量沖淡孟南天的憂鬱情緒，邊走邊談，終於談妥了找尋莎莉，以及對付杜大坤的計劃。

× × ×

獨自回到「櫻花公寓」時，已經接近凌晨四時了。

躺在牀上，不知爲了什麼，始終無法入睡，心神顯得非常不安！

難道是由於這件瘋狂的謀殺案而連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嗎？

難道是由於莎莉的不幸而連想自己的亡妻艾小蘭嗎？

「哦，小蘭，妳在那裏？」

沉思之中，突然發出一聲悽慘的呼喚，徐仲康翻身伏枕，忍不住偷偷地哭了起來！

艾小蘭是他心愛的妻子，是他不顧生死才得到的妻子！

艾小蘭是爲了救他才和仇人同歸而盡的！

他只看到艾小蘭在驚濤駭浪中浮沉，却始終沒有找到艾小蘭的屍體；因此，每當痛苦難熬時，他經常用一種渺茫的幻想來安慰自己——

也許艾小蘭沒有死！

沒見到屍體怎麼能說她死了呢？

只因爲這一點渺茫的幻想，才增加了他求生的慾望，才堅定了他替天行道的決心！

今夜，他默默地計劃如何找尋莎莉，竟不知不覺地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艾小蘭，使他在過度勞累之中，憑添無限悵惘與哀愁——

第二天，他一直睡到夕陽西下，吃過晚飯便開始逛咖啡廳。

杜大坤是本地的「咖啡大王」！

莎莉在杜大坤手裏！

要找莎莉，打聽杜大坤，非往咖啡廳跑不可！

咖啡廳是色情的溫牀，罪惡的淵藪，也是色狼施展手腳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清白的少女被拐騙，被逼迫，在黑暗中含淚接受摧殘。

徐仲康不想去，又不能不去，心裏感到非常蹩扭！

經過一個禮拜的奔波，浪費了很多時間和鈔票

，他始終沒有得到一點綫索，因爲他不敢明查，只能暗訪，很不容易收到效果。

這一天下午，他正在房間裏發愁，孟南天忽然跑來找他。

見到孟南天，他非常慚愧，忍不住哀聲嘆氣地說：「我太無能了，孟南天，整整一個禮拜，我連莎莉的下落亦都查不出來，還談什麼替莎莉打抱不平呢？」

「你先別洩氣，我已經得到綫索了！」孟南天並沒有不高興的表情。

「什麼綫索？」徐仲康敏感地皺起眉頭。

「剛才杜大坤終於正式開始和我打交道了！」孟南天臉色冷清，氣急敗壞地說：「首先在電話裏向我道謝，感激我的帮忙，接着又說『老不死』死有餘辜，叫我不必在意。」

「還有沒有說別的？」

「當然還有，這些只不過是他的開場白而已，他看我反應冷淡——馬上改口談到莎莉問題了！」

「莎莉怎麼樣？」

「他說，莎莉很不識抬舉，始終不肯答應嫁給他！」

「什麼？原來他是想佔有莎莉？」徐仲康頓時大怒。

「你以爲他還會有什麼好主意嗎？莎莉不嫁，他就要制裁莎莉，叫莎莉到咖啡廳做咖啡女郎，還問我對他的決定有沒有意見！」

「你怎麼說？」

「我說莎莉的事與我無關，他高興怎麼做便怎麼做！」

「混蛋，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徐仲康破口大駡。

「這是他的圈套，如果我替莎莉求情，他馬上就要趁機向我提條件！」孟南天說明苦衷。

「你就隨便敷衍下，先答應他有什麼關係？」

「你根本不清楚他的爲人，對他越强硬，他就越客氣，所以聽說我不管莎莉的事以後，馬上又改變了口氣。」

「他又怎麼說？」

「他說他不相信我會不管莎莉所以決定先讓莎莉做幾天咖啡女郎，直到我想管莎莉的事時，再研究改善莎莉的環境。」

「他把莎莉弄在那一家咖啡廳？」

「在『春風咖啡廳』，今天晚上正式下海，他還歡迎我去替莎莉捧場！」

「是眞的嗎？」

「誰曉得！」

「那你去不去？」

「去了就出不來，不去又不能解決問題！」

孟南天焦頭爛額，矛盾不已，在房內來回不停地走動。

徐仲康覺得孟南天太不够意思，毫不客氣地質問道：「南天，你是不是認爲不值得爲莎莉拚？」

「我担心拚了命還見不到莎莉！」

「你是說杜大坤是不會把莎莉放在『春風咖啡廳』？」

「我判斷這是一個死亡陷阱，他是想引誘我去自投羅網，斬草除根，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他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這麼說你是決定不去囉？」

「如果決定不去，我就不來找你了！」

「什麼意思？」

「今天晚上我去『春風咖啡廳』，如果不幸有個三長兩短，希望你別放棄救莎莉的工作，救出莎莉以後，還希望你能轉達我對她的歉意！」孟南天神色持重，向徐仲康伸出懇求之手，期待着徐仲康的答應。

徐仲康很感動，毫不猶豫地握住孟南天的手說：「我答應你，你放心去吧！」

「還希望你能答應我一件事！」

「沒有問題，你說吧？」

「今天晚上你別去『春風咖啡廳』！」

「爲什麼？」徐仲康不懂。

「萬一我們兩個都落入杜大坤手中，再叫誰去救莎莉？」孟南天說得十分悽慘。

「哦，——」徐仲康猶豫了一下，立刻欣然同意地說：「好吧，今夜我不插手就是了！」

「謝謝你！」

孟南天黯然告辭，匆匆走向門外，決定冒險拚命去了——

時間才下午五點多鐘，太陽還不肯下山！

徐仲康悶坐房中，左思右想：越想越不放心，一直想到華燈初上，突然拿定主意下樓，走出「櫻花公寓」大門便叫住一輛計程車，上了車便對司機吩咐道：「到『春風咖啡廳』！」

他覺得孟南天一個人去太孤單！

他要去看看「春風咖啡廳」的行情！

他不再考慮萬一兩個人都出不來怎麼辦——

春風多情　高級瘪三來接駕

「春風咖啡廳」位於「廸斯路」中段的一條横巷內，規模不算大，名氣也不算大，然而今夜却顯得特別耀眼——

門前地上擺了兩排花籃！

門頂新裝了一盏活動的霓虹燈！

從忽明忽滅的霓虹燈裏，現出十二個大字——

情海名花莎莉小姐進廳候敎！

「情海名花」——這字眼眞够誘惑！

難道杜大坤眞要强迫莎莉今夜在這裏做咖啡女郎嗎？

徐仲康站在巷口遲疑片刻，終於沉着地走進「春風咖啡廳」的小門——

裏面的情形和別的咖啡廳差不多！

一進門是一個半明半暗的房間，左邊是櫃枱，右邊靠牆放了一排半圓形的長沙發，上面擠滿了沒有生意的咖啡女郎——

有的搔首弄姿，有的伸腿扭腰！

有的對鏡狠塗，有的閉目亂哼！

還有的在故作打情駡俏狀，希望能引起一些咖啡客的注意！

更有的頻飛媚眼，暗拉裙擺，恨不得把值錢的地方全部亮出來，施展最下流，最可憐的勾魂術，說起來只不過想賺幾文廉價的小費而已，實在叫人不敢多想——

這就是所謂的音樂咖啡廳的罪惡風光！

徐仲康沒等站穩脚步，就有一個獐頭鼠目，或者說是油頭粉面的高級瘪三走了過來！

鞠了個躬，搓了搓手，生怕徐仲康回頭跑掉似的，嘴裏喊「請裏面坐」，一隻手故意神秘地向牆邊的咖啡女郎們亂指亂點，另外一隻手便把徐仲康推進了裏面的一間大廳——

爲了找莎莉，徐仲康已經有一個禮拜的咖啡廳經歷，對這些怪現象已經見怪不怪，今夜有目的而來，當然不會拒絕這種熱情的歡迎場面。

大廳裏只掛了幾個可憐的聖誕小燈泡，根本看不淸幾個座位更看不淸座位上的人在幹些什麼事！

徐仲康被推到左側牆角的一個座位，只覺得有一種難以忍受的污濁之氣，盪漾着不堪入耳的奇言妙語，使人好像進入了人間地獄。

那瘪三彎腰湊近徐仲康耳旁，低聲諂媚地問道：「有熟悉的小姐嗎？」

「沒有！」

「那我馬上給您選一個好的，保証您滿意，嘿嘿！」

「——。」

徐仲康已經忍受了一個禮拜，今夜也懶得多開口了。

不久，瘪三推着一個咖啡女郎走來，把咖啡女郎往徐仲康身旁座位上一塞，裝腔作勢地介紹道：「這是本廳最熱情，最溫柔的藍萍小姐！」

說完，又湊近徐仲康耳旁低聲補充道：「這是鄉下來的，高中剛畢業，很老實，您別客氣！」

「好了，你可以走了！」徐仲康煩躁地低頭瞪了他一眼，瞪走了下流的瘪三，心裏逐漸開始不安了——

他根本沒有研究藍萍漂不漂亮，也不想調查藍萍是不是高中畢業，因爲他知道這完全是一種生意手法，盡量迎合客人的心理，把每一個咖啡女郎都說得很有吸引力，來提高客人的興趣。

他現在只想到兩個問題！

莎莉在不在？

孟南天何時來？

剛才那瘪三問他有沒有熟悉的小姐時，他很想指名叫莎莉來陪客，看看莎莉究竟在不在這裏，但是他又怕打草驚蛇，被別人懷疑他的身份，所以只有以咖啡客的身份慢慢調查，耐心等待。

藍萍長得眞不錯，穿的是一件白色的洋裝，坐在徐仲康身旁，等了很久，都不見徐仲康有任何動作，便好奇地抬頭望了徐仲康一眼，又試探着拉起徐仲康的手，很正經很有磁性地問道：「貴姓？」

「馬！」徐仲康當然不能說實話。

「馬先生在那裏發財？」藍萍把徐仲康的手背移向自己腮邊。

「在銀行裏做個小職員！」

「那您一定很有錢！」藍萍輕輕在徐仲康的手背上吻了一下。

「不太多！」

「您大概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吧？」

「爲什麼？」徐仲康覺得這藍萍不太簡單。

「我看得出來，因爲您不像別的客人。」

「別的客人怎麼樣？」

「他們不像您這樣冷靜！」

「什麼意思？」

徐仲康故作驚奇，仔細打量了藍萍一眼，雖然看不清楚，却已經斷定藍萍是個很有經驗的咖啡女郎，至少絕不是剛從鄉下來的，因此，心裏便暗有了主意——

黑暗之中，藍萍沉默了一下，忽然把徐仲康的手心往自己胸前一貼，居心叵測地悄聲說道：「他們好像三天沒吃飯，一來了就亂摟亂抱亂摸亂攪，弄得人家透不過氣來，全身都難受！」

這是挑逗！

這是慫恿！

這是鼓勵！

這是一種職業性的無恥！

生活在罪惡的環境裏，使她們養成了可憐的錯

覺，認為客人越下流，她們就越容易得到理想的小費，可惜她們從來不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從來不知道珍惜自己所應該珍惜的。

用肉體換取小費，出賣了靈魂，放棄了自尊，這就是咖啡女郎的可悲之處！

徐仲康聽到這段下流話，把手收了回來，燃上一支香煙，懷着悲天憫人的心腸，盡量溫和地說：「我是和別的客人不同，不過，我們這樣安安靜靜地坐着，聽聽音樂，想想過去，不是也很好嗎？何必一定要亂攪呢？」

「那您一定是不喜歡我！」藍萍忽然發出惶恐的試驗。

「奇怪，我尊重妳，妳反而說我不喜歡妳，妳眞的會賤到這種程度嗎？」徐仲康覺得這批咖啡女郎的思想太可怕，於是趁機訓道：「在這種場合，又是第一次見面，怎麼能談得上喜歡不喜歡？如果妳怕賺不到小費，我現在先把小費給妳，妳看够不够？」

說着，便掏出一張鈔票塞到藍萍手裏，並且轉亮了打火機。

藍萍一看，竟是一張十元票面的美鈔，不由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立刻撲進徐仲康懷裏，緊緊地抱住徐仲康，愛寵若驚地謝道：「您眞是好人，請您不要生氣，我不再向您糾纏了！」

「那麼，妳就坐好吧！」徐仲康趁機把藍萍推開。

「是！」藍萍受到鈔票的壓力，連忙正襟危坐，盡量討徐仲康的歡心，安靜了一會兒，又關心地向徐仲康問道：「先生，您是不是有什麼煩惱？」

「沒有。」

「那您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呢？」

「妳認為我不該來嗎？」

「不，我是說到這裏來的客人，都是來找刺激的，一到來就亂摟亂抱亂吻，花錢唯恐不够本，就拚命折磨我們，可是您——」

藍萍沒有再說下去，很明顯地，她已經看出徐仲康不是一個普通的咖啡客，因而逐漸對徐仲康產生了疑問，想不通徐仲康的來意。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現象！

徐仲康心裏猛然一震，也覺得自己不應該在這種地方太正派，於是心念一轉，馬上改變作風，把藍萍往懷裏一摟，故作風流地吻着藍萍的香腮，輕鬆地笑着說：「別再胡思亂想了，我是因為對咖啡廳好奇才來的，剛才從巷口經過，看到門前擺着那麼多花籃，不知道裏面什麼情形，一時心血來潮，就糊裏糊塗地走進來了，眞沒想到這裏面還有這麼多的幸福！」

「哼，幸福的是你們客人，我們有什麼幸福？」藍萍想發牢騷。

「妳感到幸福嗎？」

「除非是行屍走肉，否則誰也不會有幸福的感覺！」

「既然不幸福，為什麼要到這裏來做事？」

「唉，還是談點兒別的吧！」

藍萍幽怨地嘆了一聲，傷感地提出了請求。

女孩子為什麼要到咖啡廳出賣靈魂，甚至於出賣肉體，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有的說是為了生活——有的說是自甘墮落，也有的說是受到逼迫與誘惑，反正都是悲劇。

徐仲康本來就沒有打算多談這些無聊的問題，他是想慢慢和藍萍談他所需要瞭解的問題，所以一聽藍萍要求談別的，立刻順理成章地說：「好，咱們談別的，門口那些花籃是怎麼回事？」

「您沒有看到新裝的霓虹燈？」

「霓虹燈怎麼樣？」徐仲康故意裝糊塗。

「莎莉今夜第一次上班，老闆特別為她宣傳一下，生意可能會好一點。」藍萍的語氣非常平靜，沉默片刻，又有些悽涼地說：「當初我第一次上班時，也是這樣的！」

「聽說妳是從鄉下來的？」

「鄉下女孩子比較好欺負，所以他們給客人介紹時，都喜歡說我們是鄉下來的，再不然就說是離家逃學來的，好像這種身份很受客人歡迎似的。」

「那麼妳是——」

「我是被押來的，父親欠債還不清，女兒盡孝來賣笑，就是這麼回事！」

藍萍輕鬆地攤攤手，却無法掩飾內心的辛酸。

人間有很多不幸，這只是無數不幸者之中的一個，誰能想到她們在陪客人打情罵俏之時的心情？

徐仲康無力多管閒事，只是趁機改口試探道：

「那個莎莉是從那裏來的？」

「不太清楚，好像也是不得已才來的。」

「已經來了嗎？」

「您想叫她來陪？」

「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已經叫了你，怎麼可以再叫她呢？」徐仲康說得很婉轉。

「這倒沒有關係，您已經給過我小費了，如果您對莎莉有興趣，我可以替您去叫她來。」藍萍好像已經拆穿徐仲康的心意。

「這——」徐仲康很不好意思。

「我馬上就來！」

藍萍很大方，也許她感激徐仲康的慷慨小費，也許她想找機會向別的客人再賺小費，所以沒等徐

仲康說完就離開了座位——

徐仲康很高興，也很憂愁！

能見到莎莉固然很好，見到莎莉以後又怎辦？

孟南天為什麼還不來？

外面為什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看看時間，還不到九點鐘；看看咖啡廳內的情形，不像什麼埋伏，杜大坤究竟想玩什麼把戲呢？

「唉！」徐仲康正在沉思，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嘆息。

抬頭一看，是藍萍回來了，立刻奇怪地問道：

「怎麼？是不是莎莉不肯陪我？」

「不是不肯陪您，是她還沒來上班！」藍萍又依偎着徐仲康坐了下來，並且有些興奮地說：「看樣子今夜只有我陪您了，會不會失望？」

「絕不失望，我很喜歡妳。」徐仲康一邊敷衍着多情的藍萍，一邊疑惑地自言自語道：「奇怪，擺了花籃，亮了霓虹燈，莎莉怎麼會還沒有來？」

「先生，請您相信我，我是親自問經理的，絕不騙您——莎莉眞的還沒來。」藍萍很不安。

「妳別多心，我不是懷疑妳。」

徐仲康握着藍萍的手，相信藍萍的話，心裏却開始為孟南天緊張——

莎莉還沒有來，就表示今夜根本不會來！

杜大坤佈下空城計，孟南天來了怎麼辦？

他心裏急得要命，想通知孟南天不要來，又不知道現在孟南天在什麼地方，急躁之中，忽然靈機一動，又向藍萍問道：「藍萍，妳到這裏已經有多久時間了？」

「一年四個月，還有三年八個月才到期。」

「什麼意思？」

「我要在這裏做五年咖啡女郎，才能替爸爸把債還清。」

「妳爸爸是欠經理的錢嗎？」

「是經理的老闆。」

「老闆？」徐仲康心裏一驚，連忙追問道：「經理的老闆是不是杜大坤？」

「是的，他手下有很多經理替他經營咖啡廳，專門向有女兒的人放高利貸。」

「妳見過杜大坤沒有？」

「當然見過，而且——」藍萍想到往事心頭酸，猶豫片刻，終於忿恨地說：「而且還被他關在家裏糟踏了一個多月，才到這裏來的！」

「啊！」

徐仲康不由驚喜地拍了一下大腿！

他不是高興藍萍被杜大坤糟踏，而是高興今夜有了收穫！

拉住藍萍的手，忽然溫和地問道：「藍萍，我們出去玩玩好不好？」

「出去？」藍萍吃了一驚。

「沒有關係，我可以負担妳今夜陪客的損失，妳能不能向經理請假？」

「請假是可以的，不過——」

「妳怕我不付錢？」徐仲康掏出一把鈔票。

「不，我是說我只能做咖啡女郎，從來不賣身的！」

「哎，妳——」徐仲康沒想到藍萍如此敏感。

「如果您能替我爸爸把債還清，我可以破例陪您一夜。」

「多少錢？」

「五千美金，這是實在數目！」藍萍唯恐徐仲康懷疑她敲竹槓。

「好，我答應妳！」

徐仲康沒有考慮，滿口答了藍萍的要求，心想能幫助藍萍早日脫離苦海也是一件好事。

正想離開時，忽然那癟三的聲音在身旁問道：

「先生，是您要叫莎莉陪客嗎？」

「幹什麼？」

「請跟我來！」

「哦？」

徐仲康沒想到會有這種變化，當時仔細一考慮，便抱住藍萍來了一個最後吻別，趁機暗中向藍萍交代了幾句，才起身對癟三說：「走吧！」

「請！」癟三彎腰讓路，把徐仲康帶進櫃枱旁邊的辦公室——

徐仲康進門一看，辦公室裏只有兩個男人，根本沒有莎莉的影子，心裏就知道事情不妙。

那兩個男人之中，一個戴眼鏡留鬍子，坐在沙發上吸雪茄，很可能是「春風咖啡廳」的經理！

另外一個大漢站在沙發旁，一看到徐仲康就大聲叫道：「經理，就是他，他就是那夜在公園裏和高醜見面的人！」

「嘿嘿嘿，很好，很好！」

經理一聽，馬上狂笑站起身來，好像對徐仲康特別歡迎——

撞懷逃命　摸進金屋尋殘花

徐仲康一直認為不會有人認識他，此刻被揭穿了身份，仔細一瞧，才知道這大漢原是那夜在公園殺害冒充孟南天的人，好像是叫阿牛的。

身份被揭穿，殺機在眼前！

他想掏鎗自衞，後背已經被癟三用鎗頂住，於是只好冷靜下來，向經理質問道：「我是『春風咖

啡廳』的客人，你們這是什麼態度？」

「你就是那個路見不平，妄想拔刀相助的徐仲康嗎？」經理的語氣很够派頭。

「不錯，我就是徐仲康！」

「今夜我們歡迎孟南天來給莎莉捧場，你來幹什麼？」

「我來找刺激，像其他的客人一樣，又不是白喝白玩，有什麼不對？」徐仲康非常强硬。

「如果眞是這樣，當然沒有問題。」經理推了推鼻樑上的近視眼鏡，望着天花板吸了一口雪茄，又裝腔作勢地冷笑道：「聽說你曾經和孟南天同時在『萬花樓』出現過，又一起逃走，能否解釋一下嗎？」

「你不够資格聽我解釋，直接叫杜大坤找我好了！」

徐仲康突然閃身施展擒拿手，抓住癟三持鎗的手腕一甩，把癟三摔倒在經理懷裏，回頭便奪門而逃——

門外是咖啡女郎的「陳列室」，根本無人阻擋他！

徐仲康順利地逃出「春風咖啡廳」，阿牛和癟三在後面緊追，正當這緊要關頭，竟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逃出咖啡廳的大門，徐仲康準備繼續往巷外逃，沒想到剛剛拐彎，就和一個想進咖啡廳的人撞了個滿懷！那個人是個女的，反應很快，却無法躲過徐仲康這一撞之勢，當場被撞倒在地上。

徐仲康正在生死關頭，不敢躭誤時間，只道一聲歉就要走，忽然吃驚地望着地上的少女叫道：「啊？」

原來被他撞倒在地上的是趙如燕！

可是當他伸手想拉趙如燕起來時，趙如燕却自動起身走進咖啡廳，不但沒和他打招呼，而且連看他一眼都不看，使他幾乎呆住。

這時候，阿牛已經追出咖啡廳！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趙如燕竟又跟在阿牛身後走了出來，好像和阿牛很親近的樣子！

徐仲康無法判斷這是怎麼回事，決定再逃出巷口再作道理，可是剛跑了幾步，就看到巷口已經被十幾名大漢封鎖——

這批大漢可能是埋伏在附近，準備捉拿孟南天的，如今竟先派上了用場；個個手中都拿着短刀，一步一步地由巷口往裏進，擋住了徐仲康的去路。

「他媽的，把他押起來！」

這是阿牛在徐仲康身後所發的命令！

徐仲康回頭一看，阿牛攬着趙如燕的纖腰，威風凜凜，派頭十足，手鎗却已經無意間落在趙如燕的手中。

趙如燕依偎在阿牛身旁，舉起阿牛的手鎗，有些狐假虎威的樣子，大聲向徐仲康喊道：「要命的話，趕快把手舉起來！」

「該死的東西！」徐仲康沒想到趙如燕是這種女人，一氣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掏出手鎗向擋路的大漢開了兩鎗，殺出一條血路便衝了出去——

橫巷靠近大路，大路人多，容易驚動警方，本來是不能動鎗的，然而徐仲康一來氣趙如燕低級無恥，二來急於逃命，就這樣冒險成功了。

逃出巷口以後，還聽到趙如燕的聲音在大聲叫道：「哎呀，阿牛，怎麼攪的？怎麼你的鎗打不響呢？」

「唔？」徐仲康聽到這番話，心裏忽然起了疑問。

攔住一輛計程車鑽了進去，回頭看到阿牛和趙如燕率領衆大漢在巷口比手劃脚，忽然又覺得趙如燕並不像他想的那麼壞——

趙如燕是「神偷世家」，如果說不會用鎗，那是騙小孩子的話！

會用鎗而假裝不會，當然是故意放他逃生！

既然如此，趙如燕爲什麼和阿牛勾搭在一起？跟阿牛是什麼關係呢？

那夜公園的約會，趙如燕躲在樹叢中救了徐仲康一命；親眼看到阿牛殺掉了冒充孟南天的伙伴，當時並沒有對徐仲康說什麼，難道她和阿牛早就認識嗎？

「唔，這女孩子很不簡單！」

徐仲康坐在車上頻頻搖頭，對趙如燕充滿了好奇與感激之意。

不管趙如燕是那一種人，總是救過他兩次性命，他覺得這是應該記住的事——

車到「海洋飯店」，他先打了個電話找孟南天，想通知孟南天「春風咖啡廳」是個空城計，結果電話沒有人接，於是便決定進行自己的計劃，向飯店的櫃枱小姐問道：「剛才有一位藍萍小姐住進來，在幾號房間？」

「哦，她在七〇六號房！」

「謝謝妳。」

徐仲康付了小費，乘電梯直上七樓，找到了七〇六號房間——

剛才在「春風咖啡廳」，癟三來叫他時，是他偷偷叫藍萍到這裏來等他的，想不到藍萍還如此守信。

時間已經接近深夜十點鐘！

他輕輕敲了兩下門，馬上聽到藍萍的聲音喊道

：「請進！」

房門沒有拴，他開門走了進去，心裏忽然感到很不自在，和女孩子進旅館，這還是畢生第一次，好像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關上房門，猛吃一驚！

燈光之下，他看到藍萍躺在牀上，更看到牀頭沙發上放着藍萍脫下來的衣褲和乳罩！

藍萍已經裸身等待，腰間覆着一條彩色浴巾，潔白的肌肉和豐滿的胴體固然很吸引人，但是他那裏想過要做這種事呢？

走向牀前，帶着幾分責備的口吻問道：「藍萍，妳這是幹什麼？」

「自從被杜大坤污辱過以後，我從來沒有和任何男人再發生過關係，今夜雖然又要做這種下流事，但是我願意，這是我應該付出的代價。」藍萍的態度非常平靜，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溫和而懇切地望着徐仲康說：「快洗個澡來睡吧，我會盡量不使你掃興的！」

「唉，藍萍，妳想到那裏去了，快把衣服穿起來！」

徐仲康急昏了頭，爲了催促藍萍起牀穿衣，竟冒失地拉開了藍萍小腹上的彩色浴巾，及至發覺不對勁時，又連忙放下浴巾轉過身去——

爲替父親還債而被迫做咖啡女郎，這是一個令人不平的事！

路見不平而趁火打刼，不是正人君子的行爲，他怎麼能做呢？

藍萍看到這種情形，沒有起身穿衣，却悲傷而失望地望着徐仲康問道：「先生，你不願意幫助我了嗎？」

「我說過要幫助妳，當然不會失信，這是五千美金，拿去吧！」

徐仲康眞够義氣，爲了使藍萍放心，馬上掏出五千美金放進藍萍手裏，證明他並沒有別的企圖。

藍萍看到五十張百元的美金，像做夢似的，忘掉自己已經赤身裸體，竟吃驚地坐了起來，望着徐仲康怔了半天，才半信半疑說：「先生，你——」

「不要說了，快穿衣服吧！」

徐仲康走到一邊的沙發上吸烟，很不習慣和一個赤裸的少女談話。

幫忙就是要這樣，如果一定要藍萍陪着睡一夜，那就不叫幫忙了。

可憐的藍萍，望着手裏的美鈔流淚，說不出有多感激，還有三年多的黑暗生活，在徐仲康的幫助之下，從明天就可以恢復自由之身了。

默默地痛苦了一陣，忽然想到徐仲康冷落在一旁，連忙掀開浴巾下牀，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忍不住辛酸湧上心頭，竟跑向徐仲康，跪在徐仲康面前含淚哀訴道：「先生，我從來沒遇到像你這麼仁慈的男人，這叫我怎麼報答你呢？」

徐仲康道：「不必談報答，妳只要也幫我一個忙就行！」

「你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我一定爲你効勞！」

「爲了救另外一個不幸的女孩子，我現在必須馬上到杜大坤家裏去一趟。」徐仲康扶起藍萍，非常誠懇地說：「剛才妳說曾經被杜大坤糟蹋了一個多月，我判斷那個不幸的女孩子，現在一定也被軟禁在從前杜大坤軟禁妳的地方，妳能不能把地址告訴我？」

「我可以帶你去，那地方我永遠忘不了！」

「妳去了又要受連累，只要說給我聽就行！」

「沒有關係，我不怕連累，我——」藍萍非常衝動。

「不，妳去了也幫不上我的忙，還是把地址告訴我吧，我是去找杜大坤拚命的。」

「那我畫一張地圖給你！」

藍萍知恩圖報，義不容辭，馬上找到紙筆，畫出了她最痛苦的記憶——

× × ×

夜深了！

靠海邊的山坡下，有一棟很華麗的別墅，圍牆很高，裏面是二層樓，院子也很大，那就是「咖啡大王」杜大坤的賊窟。

大門緊閉，深不可測，高不可及，很難進去！

徐仲康用五千美金的代價找到這條綫索，送走藍萍就趕來別墅找莎莉。

按照藍萍所畫的地圖，他繞到別墅後面的小門，毫不猶豫地翻了進去——

院子裏沒有人！樓下客廳裏亮着燈！四周冷清清的，看不出有什麼動靜！

他沒有去找杜大坤先爬上後院窗外的一棵樹，然後跳上二樓的陽台，掏出手鎗冷靜了一下，才慢慢走向連接陽台的窗外。

根據藍萍的叙述，一年多以前，藍萍就是被軟禁在這個房間裏，遭受杜大坤的蹂躪，莎莉會不會也被軟禁在這裏呢？

夜深人靜，月色不明，房間裏沒有開燈。

徐仲康伸手輕輕一推，心裏不由一陣欣喜。原來玻璃窗是虛掩的。推開窗戶一看，裏面床上睡着一個人，是女的，背向窗戶，却看不清楚是不是莎莉，這怎麼辦？

遲疑了片刻，心一狠，硬着頭皮從窗口爬了進去，看看那位小姐沒有反應，便躡手躡脚走到床前

，做了一次深呼吸，馬上收鎗展開行動，右手掩住夢中人的櫻桃小口，左手掏出打火機一照。

「啊！沒有錯，是她！」

徐仲康欣喜欲狂，夢中人忽然開始掙扎反抗。

他馬上收起打火機，坐上床邊低聲解釋道：「我是冒險來救妳的，希望妳不要驚動樓下的人，好嗎？」

莎莉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睛，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

黑暗之中，徐仲康鬆開手，首先向莎莉問道：「妳叫莎莉，是因爲去和孟南天見面而綁到這裏來，沒有錯吧？」

「沒有錯，你是誰？」莎莉仍感不安。

「我叫徐仲康。」

「爲什麼對我的事這樣清楚？」

「暴風雨之夜，我正巧在『櫻花公寓』的窗口，看到了妳的不幸遭遇，然後費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冒了性命危險，花了美金五千元，才找到這裏來的，我完全是管閒事，抱打不平。妳不必對我懷疑什麼。」

徐仲康很乾脆，自動說明了自己的立場。

莎莉爲穩定了慌亂的情緒，仍感詫異在望着徐仲康說：「會有這種事？」

「這不是談話的地方。妳要不要跟我走？」、

「到那裏？」

「逃出杜大坤的掌握，然後我再設法回來替妳報仇！」

「你怎麼知道我需要向杜大坤報仇？」莎莉覺得徐仲康過份神秘。

「難道妳願意一輩子在這裏住下去。」徐仲康不大高興。

「不，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莎莉連忙起身下床，懇切地解釋道：「徐先生，我是被孟南天欺負怕了，所以對什麼事情都很敏感。希望你原諒我的失禮。」

「我不會在意的，妳會不會爬樹？」

「爬樹幹什麼？」

「由樓梯下樓恐怕被發現！」

「徐先生既然你還要回來替我報仇，我想留下來看看杜大坤的下場，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影响。」

「這——」

「我要親手殺掉他，這一個禮拜以來，他欺人太甚了，非要出這一口怨氣不可，徐先生，你就答應我吧！」

莎莉咬牙切齒，大概是被杜大坤欺負得不輕，緊緊地拉住徐仲康的手，希望徐仲康給她一個報仇解恨的機會，帮助她完成報仇解恨的心願。

這女孩子在風塵中打過滾，在不幸中掙扎到今天，一切都顯得非常老練；半夜有人來爲她打抱不平，她當然不願意先行離去。

徐仲康考慮了一下，終於同意地說：「那妳先在這裏等一下，我先到樓下看看，讓我先捉住杜大坤，妳再下去報仇！」

「不必下樓去捉，我已經自動上樓來了，哈哈哈哈！」

窗外突然傳來冷語，接着便是一陣狂笑，接着房門開了，電燈也亮了，兩名大漢氣勢洶洶地持鎗闖了進來——

狗熊當關　莎莉哭屍走天涯

功虧一簣，大禍臨頭！

莎莉下意識地躲到徐仲康身後！

徐仲康先向兩名持鎗的大漢掃了一眼，又把視綫移向窗外，見窗外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着睡衣，咬着烟斗，一臉奸詐的冷笑，立刻沉着地問道：「你就是杜大坤嗎？」

「你很有眼光！」杜大坤狂態十足，吸了一口烟斗，便對兩名大漢吩咐道：「給我把這一雙狗男女押下樓去！」

「是！」兩名大漢瞪了徐仲康一眼，閃身持鎗擺頭。

徐仲康望了望莎莉，故作輕鬆地攤了攤手，自動走出臥室下樓。

莎莉身上還穿着睡衣，白高興了一場，也不得不接受命運的擺佈，跟在徐仲康被押到樓下——

客廳裏，杜大坤仰在長沙發上，悠閒地吸着烟斗！

中間的茶几和沙發已經移開！

除了兩名持鎗的大漢以外，又多了一名狗熊似的打手！

那傢伙只穿了一條內褲，手腕上戴着皮套，全身肌肉高低不平，叉腰挺胸分腿而立，兩隻狗眼一直瞪着徐仲康，活像一頭飢餓的狗熊！

杜大坤吸够了烟斗，模仿着徐仲康的語氣問道：「你就是徐仲康嗎？」

「不錯！」

「我很佩服你！」

「不必客氣！」

「聽說你很喜歡替人打抱不平！」

「路見不平，人人想打！」

「好，太好了！」杜大坤陰陽怪氣地喊了兩聲，接着又指着身旁的「狗熊」對徐仲康說：「打抱

不平要够資格，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你能把他打倒，我馬上讓你把莎莉帶走！」

「能守信用嗎？」

「如果失信，我就是你養的，不過——」杜大坤故意拖長聲音，有恃無恐地笑着說：「萬一你打不倒他，就不能怪他心狠手辣了！」

「可以，叫他過來吧！」

徐仲康知道躲不過這一關，不如乾脆大方一點，自動走向中間，主動地向「狗熊」挑戰。

莎莉站在一旁，看看兩名大漢持鎗嚴密監視，不由担心地向徐仲康叫道：「徐大哥，你不能和他打，他是職業打手！」

「沒關係，能有機會見識一下也不錯！」

徐仲康騎虎難下，向莎莉揮了揮手，便轉向「狗熊」招手。

「狗熊」望着杜大坤，直到杜大坤點頭，才慢慢走向徐仲康，並且狂妄陰沉地說：「先讓你三招，免得別人說我欺負後輩，快動手吧！」

「好！」徐仲康當仁不讓，喊了一聲「好」，握緊鐵拳，咬緊牙關，使出平生力氣，一拳便向「狗熊」的肚皮上搗去——

他要一拳結束「狗熊」的狗命，看看杜大坤守不守信！

豈知一拳出手之後，自己心頭猛然一驚，竟然變了臉色！

這是很難相信的事！

「狗熊」的肚皮像裝了彈簧，捱了一記存心奪命的鐵拳，肚皮只是震動了一下，身子連歪都沒歪，依舊穩如泰山似地站在原地。

徐仲康不信邪，退後一步，運足丹田之力，又向「狗熊」狠掃一腿——

「哈哈哈哈！」杜大坤突然仰天狂笑！

莎莉面如土色！

兩名大漢持鎗含笑！

徐仲康但覺小腿奇痛，額頭已經冒了汗！

可是「狗熊」却面不改色地瞪着徐仲康，得意忘形地提醒道：「只剩下最後一招了，要好好把握機會！」

這傢伙很守信！

徐仲康開始担心！

如果再不能把「狗熊」打倒，「狗熊」就要還手了！

看這種情勢，「狗熊」如一還手，他能吃得消嗎？

站在「狗熊」面前，提心吊胆地打量着這個龐木似的怪物，不由感到萬分慚愧——

人家只穿了一條內褲，眞皮實肉讓他打，他都沒有辦法，還有什麼資格來替莎莉抱不平？他繞着「狗熊」四周走了一圈，想找出「狗熊」身上的弱點，能够使他在第三次進攻時達成目的——

這時候，門鈴忽然响了！

在場諸人同時一怔，杜大坤向一名持鎗的大漢使了個眼色，那大漢立刻跑步離開客廳。

徐仲康見狀心喜，不由增加了求生的信心；從杜大坤叫那大漢走去開門這一點來看，可知今夜別墅中只有這麼幾個人，否則絕不會叫負責監視他的大漢去開門。

如果他能把「狗熊」打倒，就只剩下兩名持鎗的大漢，和一個得意忘形的杜大坤了！

這是求生存的時候，尤其是從這一批蛇鼠之徒手中求生存，他忽然覺得不必太注重風度，於是他決定選擇「狗熊」下體的「致命之處」，只要狠踢一脚，即使是鐵打的金剛也要斷氣的。

決心既定，他在「狗熊」的左前方站住脚步，豈知正想突施狠招，孤注一擲時，開門的大漢已經回來，並且還帶回三個男人——

「哈哈哈哈！」杜大坤又笑了，因爲孟南天已經被綁了回來！

孟南天雙手被反綁在背後，顯然是中了「春風咖啡廳」的空城計！

押解孟南天而來的是咖啡廳的經理，和杜大坤的孝子爪牙阿牛！

孟南天見到徐仲康和莎莉在場，當然非常吃驚，他沒想到徐仲康這麼快就會找到杜大坤的賊窟，只是對徐仲康感到抱歉，因爲徐仲康是爲了救莎莉，而莎莉却是由於他一時糊塗才被軟禁的。

莎莉見到孟南天，狠狠地瞪了一眼，馬上把頭轉向一旁，對孟南天已經恨深似海！

三個人見了面都沒有說話，內心都有不同的感觸！

杜大坤左顧右盼，神氣活現，吸了一口烟斗，忽然向阿牛怒吼道：「阿牛，是誰叫你這樣對待孟南天的？」

「這是經理的意思！」阿牛回頭望了經理一眼，聽出杜大坤的話意，立刻又補充道：「經理怕他在路上逃走，所以就叫我把他綁了起來。」

「混蛋，孟南天是我的老朋友，我叫你們請他來談談，你們辦了些什麼事？」杜大坤破口大罵。

「這——」阿牛不知如何是好。

「還不快把繩子解開！」

「是！」阿牛慌慌張張地解開了繩子，低頭退向一旁。

經理一看情形不對，不敢說這是杜大坤的指示

，只好閉口不言。

孟南天活動了一下手脚，馬上向杜大坤攤牌道：「不必演戲了，杜老闆，有話快說吧！」

「首先我應該向你道歉，請你原諒他們對你這樣不禮貌！」杜大坤笑着站了起來。

「然後呢？」孟南天非常强硬。

「然後再以萬分誠懇的心情，像以前一樣，請你正式帮助我發展事業。」

「叫我做你的走狗嗎？」

「做我的心腹大將，我絕不會——」

「好了，不要說了！」孟南天懶聽杜大坤的花言巧語，毫不考慮地說：「把莎莉和徐仲康放走，叫我做什麼都可以！」

「莎莉要留在這裏做人質，你才能安心爲我做事！」杜大坤陰險地掃了莎莉一眼，笑了一下，忽然臉色一沉，又接着說：「至於徐仲康，多管閒事，不知死活，如果把他放走，我很容易失眠，所以今夜就要宰掉他，我這是替黑社會除害，希望你能同意！」

「那就乾脆把我們三個人一起宰掉好了！」

孟南天不顧自己的安全，說完話就和徐仲康站到一起，表示了同生共死的決心。

徐仲康很敬重孟南天的義氣，然而仍覺得這樣不是辦法，當時望了望站在四週持鎗監視的走狗，感慨地向孟南天勸道：「南天，識時務者爲俊傑，答應他算了！」

「我孟南天絕不貪生怕死，你帮我拚命救莎莉，我能答應讓他把你一個人殺掉嗎？」孟南天衝動地叫着，又轉向莎莉沉痛地說：「莎莉，請原諒我，這一次我完全是想使妳擺脫『四醜男』的糾纏，結果又上了他們的當！」

「現在還說這些幹什麼？」

莎莉心裏又開始矛盾，她是愛孟南天的，只因爲環境使她墮落，使她無法自拔，才引起孟南天的誤會，終於和她分手——

後來她曾經恨過孟南天，直到暴風雨之夜，接到孟南天的電話，以爲可以從此破鏡重圓，却又被折磨了一個多禮拜！

孟南天拒絕杜大坤，願意與她同生死，使她非常感動，但是感動又有什麼用呢？

杜大坤很不耐煩，三個人都不怕死，對他等於是一種諷刺，於是他無法忍受地叫道：「孟南天，話已說清，我是誠心誠意要重用你，徐仲康與你剛認識幾天，宰掉他也不會對你有什麼損失，莎莉是你的愛人，我留給你，這種優厚的條件你還是不答應嗎？」

「很簡單，把莎莉和徐仲康都放走，我就答應你！」孟南天仍不屈服。

「這樣好了，我再讓你一步，放走徐仲康，留下莎莉，你幹不幹？」

「不幹！」

「爲什麼？」

「我不願意留莎莉做人質！」

「只要你對我盡忠，留下莎莉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會搶你的愛人！」

「南天，別聽他的，我已經被他欺負了！」

莎莉忽然叫了起來！

孟南天臉色一沉，咬牙走向杜大坤！

杜大坤老羞成惱，一看假面具被揭穿，馬上囂張地冷笑道：「你不在這裏，我怕她寂寞，替你安慰她幾次有什麼關係？」

「他媽的，你——」孟南天揮拳大罵。

「我可以吃定你，你敢動手就是自尋死路！」杜大坤有恃無恐。

「砰！」

「呃——」

「啊？」

「砰！砰砰砰！」

窗外突然傳來鎗聲，打中了杜大坤，打滅了客廳裏的電燈！

黑暗之中，經理大聲叫道：「一個也別讓他們逃掉，殺！」

「砰砰！」

「哇——」

「砰！」「砰砰！」

一陣混亂，一陣鎗聲，一陣慘叫，看不清誰死誰活！

混亂之中，忽聽孟南天吃力地喊道：「仲康，快帶莎莉逃走，我——」

「砰！」

「砰砰砰砰！」

「哇——」又是一陣猛烈的鎗聲，帶來了另一陣慘叫！

客廳裏忽然安靜下來！停了很久，阿牛呻吟了幾聲，又掙扎着喊道：「老闆，經理，狗熊！」

「——。」

「阿鏢！阿三！」阿牛又喊兩名持鎗的大漢。

「——。」

「你們都死了？」阿牛的聲音已經發抖。

「都死了你還叫什麼？」

窗外忽然跳進一個人影，行動非常敏捷，跳進客廳以後，用手電筒向四周照了一下，最後把光綫停在阿牛身上——（以下轉入第一〇六頁）

過關刀

偷渡潛攀探聖城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刀痴」百里發，楚雲彪師徒在黑松林設阱，誘二聖教主率衆下山，然後上山會合抓癢老人等，大破飛狐關，待衆人欲追鬥二聖教主時，黑松林中只留下二聖教主的一頁紙箋，約彼等前往二聖城決鬥。百里發等一衆百餘人在普光禪寺歇宿一宵，次日決定循陸路追往龍宮湖，與二聖教決一死戰，途次一叢林，百里發着衆人在林中歇息，楚雲彪悟出破解二聖教主神奇武功的秘訣，遂把「刀聖」司空淳贈予的五絕刀法交給賈谷蘭，要她依訣熟練，並說明其中道理，兩人聯手憑絕世刀法以除二聖教主——

賈谷蘭豁然道：「不錯，咱們同時使出五絕刀的同一招式，譬如咱們同時發出第一招『一場春夢』，大聖君若認爲應該向左閃避，二聖君也一樣認爲應該向左閃避，那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動彈了！」

楚雲彪含笑道：「於是咱們的刀便可砍入他們的身上！」

賈谷蘭喜得跳了起來，叫道：「妙呀！妙呀！眞虧你想得出來！」

坐在近處歇息的刀癡百里發等人看見她突然雀躍歡呼，頗爲錯愕，齊問道：「何事這般高興？」

賈谷蘭歡笑道：「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有殺死二聖教主的計策啦！」

能够殺死二聖教主，當然是個好消息，故衆人一聽之下，立時圍聚過來，要聽聽她的「計策」。

賈谷蘭便把楚雲彪想到的「計策」說出，笑道：「你們說，這法子不是很妙麼？」

刀癡色然大喜道：「唔，這的確是一種很妙的戰畧！」

白鶴眞人瞪望着楚雲彪，呆然道：「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楚雲彪笑道：「晚輩一直在想，連體人雖有不怕背腹受敵的優點，但他們有兩顆腦袋，有兩個思想，這應該是他們的缺點，所以晚輩想來想去，覺得若想擊敗他們，就得使他們行動無法配合……」

白鶴眞人歎道：「人說英雄出少年，這話果然不錯，貧道也一直在苦思擊敗二聖教主之策，可是就沒有想到要讓他們『自相矛盾』這方面！」

刀癡笑道：「此法雖妙，但能不能如願，尚在未定之數，大家不必太高興。」

白鶴眞人道：「此法絕對可行，因爲他們兄弟練的是同一門的武功，所以當他們要閃避時，必會使出同樣的身法，於是面向北方的大聖君認爲該向東方閃避，而面向南方的二聖君認爲該向西方閃避，兩人背道而馳，除非把連體扯裂，否則非僵在原地不可！」

說至此，轉向賈谷蘭又道：「賈姑娘，妳就開始研練五絕刀法，到了龍宮湖二聖城，就看你們兩人的了。」

賈谷蘭赧然一笑道：「龍宮湖幾天就到，我恐怕無法在幾天之內練成呢。」

白鶴眞人道：「這一點不用發愁，妳可以請楚雲彪教妳，此外我們也可以走慢一些，讓妳多琢磨一兩天，依貧道猜測，妳只須練成一兩招，就可派上用場了。」

賈谷蘭道：「好，我勉力試試看。」

她捧着五絕刀譜走到一邊去了……

這天，大家爲了讓她有較多的時間琢磨五絕刀法，只走了數十里路，才入暮之時，就在一處村鎮停下來。

楚雲彪自然成了她「急時抱佛腿」的佛腿，把自己的心得傳授給她，然後共同勤練五絕刀的每一招式。

五絕刀名雖五招，其實變化無窮，到了這天半

夜，她才把第一招「一場春夢」練成。

皓月當空，夜色恬靜悠美，兩人全無睡意，併肩偎依在一棵老榕樹下。

賈谷蘭凝覩着缺了一小角的月，輕聲道：「但願月圓之時，咱們已攻破二聖城……」

楚雲彪點點頭。

賈谷蘭道：「消滅了二聖敎後你有何打算？」

楚雲彪道：「我……」

賈谷蘭微笑道：「你不知道？」

楚雲彪道：「未來的事情，誰能逆料呢。」

賈谷蘭道：「你難道沒有一點打算？」

楚雲彪道：「打算是有的，就怕是不能如願以償。」

賈谷蘭道：「說說看。」

楚雲彪笑道：「我打算娶個妻子。」

賈谷蘭道：「好呀！但不知你要娶誰爲妻？」

楚雲彪道：「那位姑娘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賈谷蘭臉紅了，嬌嗔的瞪他一眼道：「哼，你以爲我會嫁給你？」

楚雲彪哈哈笑道：「妳問我的打算，這就是我的打算，當然打算不一定能够達到……」

賈谷蘭沉默了半晌，才含羞一笑道：「我爹曾希望……希望他的女婿能接替他的地位，你對『金盾帮主』感不感興趣？」

楚雲彪聽了眉頭一皺，道：「令尊當眞有這個打算？」

賈谷蘭點點螓首道：「不錯。」

楚雲彪沉吟道：「這是一件大事……」

賈谷蘭道：「是的，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能作決定。」

楚雲彪道：「貴帮是個循規蹈矩的帮，帮中兄弟個個富正義感，假如我够資格成爲帮主的話，會感到很榮幸。」

賈谷蘭道：「你不够資格麼？」

楚雲彪道：「不够。」

賈谷蘭道：「誰才够？」

楚雲彪道：「貴帮資深之士。」

賈谷蘭道：「你的意思是說，你年紀太輕？」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作爲一個帮主，除了武功之外，還需要具備各種條件，最重要的是要能使帮中兄弟人人誠服。」

賈谷蘭道：「你自覺沒有具備使人誠服的條件麼？」

楚雲彪道：「是的。」

賈谷蘭道：「這是你自己的想法！」

楚雲彪道：「不。」

賈谷蘭道：「我爹並非打算立刻把帮主一位移交給他的女婿，他的意思是要找一個可靠的青年，等他百年之後，再接替他的位置；這就是說，你如果成了他的女婿，也得等個一二十年之後，才能成爲金盾帮主，所以你大可不必着急。」

楚雲彪聽了心頭才感到舒暢，不禁開心的笑道：「原來如此，妳何不早說呀！」

賈谷蘭微微一笑，道：「你自己沒有聽明白，還怪我！」

楚雲彪吃吃笑道：「我……我想告訴妳……妳一件事……」

賈谷蘭道：「你說吧。」

楚雲彪道：「妳把眼睛閉起來，我才敢說。」

賈谷蘭依言閉上眼睛。

楚雲彪沒有告訴她甚麼，他只輕輕把她摟入懷中，低頭，親着她的玉臉，櫻唇……

× × ×

第七天的中午，衆人在小孤山渡過大江，距離龍宮湖已只有十幾里路了。

因爲還想不出進攻二聖城之策，故幾個老的經過一番商量後，決定暫時停下來。

一行百餘人，藏入一片荒無人烟的楓林中。

大家畧事歇息之後，刀癡百里發把幾位主要人物請到面前，說道：「諸位，龍宮湖已近在眼前，咱們似乎應該作個決定了。」

少林大善禪師道：「二聖城既在龍宮湖中的一座小島上，咱們不去便了，要去，就得首先準備船隻。」

抓癢老人道：「對呀！咱們一百多人最少要兩條船，但那裏去找船呢？」

刀癡道：「龍宮湖四面均是陸地，咱們要找船，只好在龍宮湖上找。」

抓癢老人道：「你是說，搶刼他們二聖敎的船隻？」

刀癡道：「是的。」

抓癢老人道：「但這樣一來，咱們的形跡豈不暴露了？」

刀癡道：「二聖城既在湖中，咱們想攻其不備，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白鶴眞人道：「若不能來一次偸襲，只怕不易攻破該城。」

楚雲彪道：「晚輩有個笨法子，不知道行得通否？」

白鶴眞人道：「你說說看。」

楚雲彪道：「二聖城是個甚麼樣子，咱們尚不知道，晚輩以爲應該先去一兩人，悄悄的把敵人的情形摸清楚，再定破敵之計……」

白鶴眞人道：「對，但要怎樣偸上二聖城才不被敵人發現？」

楚雲彪道：「等天黑了再去。」

白鶴眞人道：「泅水過去？」

楚雲彪道：「不，乘木板過去。」

白鶴眞人道：「乘木板？」

楚雲彪道：「砍樹削兩塊大木板，穿上黑衣，乘夜下水，人俯臥於木板上，用兩臂划水，大概可以避過敵人的耳目。」

抓癢老人笑道：「這主意雖然不錯，但如何避過地心鬼雷而進入二聖城？」

楚雲彪道：「到了島上，就利用木板鋪在地上，踏着木板走過去。」

抓癢老人點點頭道：「這要找兩個深諳水性的人才行……」

葛大寶立刻接口說道：「我的水性最好，由我去！」

玩鈴子道：「你不行！」

葛大寶一怔道：「爲何不行？」

玩鈴子道：「你的水性雖佳，但身子太胖，到了島上，容易觸發地心鬼雷。」

葛大寶道：「胡說，上次進攻飛豹關，我可沒有觸發地心鬼雷呀！」

玩鈴子搖頭道：「但這次靠不住！」

葛大寶道：「依你說，該由誰去才妥？」

玩鈴子道：「由水性好，又身輕如燕之人——這個人就是我！」

衆人聽他說了半天，原來是要搶着去，不禁笑了起來。

玩鈴子却一本正經的道：「眞的，這個任務由小道和楚兄去，最爲理想，保證不出漏子！」

刀癡笑道：「好，就由你和楚雲彪去吧。」

玩鈴子大喜，跳起來道：「那麼，事不宜遲，小道這就去製一塊木板！」

說着，就想動手砍樹去。

刀癡道：「坐下來！」

玩鈴子一呆道：「怎麼啦？」

刀癡道：「砍樹削製木板，由別人去，你和雲彪應該保留體力，應付今夜的行動。」

玩鈴子一聽有理，便坐了下來。

刀癡即命幾位金盾帮兄弟去砍樹削製木板，然後向楚雲彪說道：「你們到了二聖城，須小心行事，千萬不可被敵人發現，把敵人的情形摸清楚之後，就得回來，不可輕舉妄動。」

楚雲彪點頭道：「弟子明白。」

刀癡又叮嚀了一番，接着轉對賈谷蘭道：「賈姑娘，妳派幾個兄弟去四下看風，此處距二聖城太近，恐有敵人的眼綫，不可不防。」

賈谷蘭答道：「好的。」

× × ×

夜色漸臨。

幾個金盾帮兄弟已製成了兩塊木板，它長約一丈，寬約兩尺，兩頭尖尖，很像舢舨。

賈谷蘭悄悄把楚雲彪叫到一邊，低聲道：「你要小心，這次行動十分危險。」

楚雲彪道：「我知道。」

賈谷蘭道：「進入二聖城中，若有機會，不妨做些手脚……」

楚雲彪一怔道：「做甚麼手脚？」

賈谷蘭微笑道：「此番進攻二聖城，不像進攻飛豹，飛虎，飛狐三關那樣容易，不說別的，咱們縱能攻上二聖城，也是不易打贏，因爲該城除二聖教主之外，還有『雪山九魔』九個厲害人物，此外還有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及家父等人須得顧慮，所以不必跟敵人太講究仁義道德，你說是不是？」

楚雲彪笑道：「妳到底要我幹甚麼，何不明白說出來？」

賈谷蘭由懷中掏出一小包東西，遞給他道：「這是我剛才向一位兄弟討來的。」

楚雲彪發呆道：「這是甚麼東西？」

賈谷蘭向他附耳說了一句。

楚雲彪面色一變道：「這個……」

賈谷蘭笑道：「你不敢？」

楚雲彪道：「我覺得太殘酷了。」

賈谷蘭道：「我也知道這樣做太殘忍，但却可以瓦解敵人，救出我們的人。」

楚雲彪道：「我不幹這種事！」

賈谷蘭收回那包東西，道：「好，我也不勉强你，這種事情，原不是我們這種人幹得出來的。」

楚雲彪仰望天空道：「天已黑，我和玩鈴子該走了。」

語畢，舉步向師父走過去。

刀癡笑問道：「賈姑娘跟你說了些甚麼？」

楚雲彪面上一紅，窘笑道：「她要弟子小心行事。」

刀癡道：「爲師好像看見她送給你一樣東西，你沒有接受？」

楚雲彪道：「女人家迷信，她要送給弟子一個護身符，弟子說不要。」

刀癡道：「原來如此。」

這時，玩鈴子已換了一身黑衣，走過來道：「楚兄，咱們該動手了吧？」

楚雲彪也早已換上一套黑布勁衣，聞言點頭道：「好，這就走。」

刀癡道：「最好天亮之前回到此處，如若不能，可在島上躲藏一天，明晚再回來。」

楚雲彪道：「是的，明日午夜之前，弟子兩人如未回來，便表示遭遇意外，回不來了。」

刀癡道：「萬一如此，爲師等將立刻前往龍宮湖，刧持船隻，攻上島去。」

楚雲彪點點頭，隨與玩鈴子辭別了衆人，各抬起一塊木板，乘着黑暗的夜色，往龍宮湖趕去。

玩鈴子此番能與楚雲彪膺選重任，十分得意，笑道：「楚兄，今夜咱們到了二聖城，可得好好弄出一些名堂來才行！」

楚雲彪道：「咱們的使命只是刺探敵人的事情，不是去生事的，你可別亂來。」

玩鈴子道：「你們師徒就是這般謹愼，依小道之見，若有機會，就放他娘的一把火，把二聖城燒個精光，豈不省事得多？」

楚雲彪笑道：「你就只知道放火！」

玩鈴子道：「把二聖城的房子夷爲平地，小道才會覺得舒服。」

楚雲彪道：「今夜你若放火，只會打草驚蛇，千萬使不得。」

玩鈴子道：「要是有機會可以一舉重創敵人，你幹不幹？」

楚雲彪道：「咱們進入二聖城之後，再見機行事吧！」

兩人一邊趕路一邊低聲交談，估計距離龍宮湖已然不遠，兩人不敢再開口，默默的向前飛奔。

約莫半個時辰後，龍宮湖已呈現於眼前了！

龍宮湖是與大宮湖和白湖相連接的一個大湖泊，其形有若一柄如意，長達百餘里，龍宮湖最爲遼闊，碧波萬頃，一望無涯。

此刻，在月夜下的龍宮湖，看來十分明媚醉人，湖波粼粼，恰似疊錦，皓月在銀波上盪漾，璀璨如火樹銀花，美艷絕倫！

湖中看不見一條船，恬靜極了。

兩人彎身潛行到湖邊，蹲下身子，舉目四望，玩鈴子低聲道：「怎麼不見一條船？」

楚雲彪道：「是咱們看不見，不是沒有。」

玩鈴子道：「不知那座小島在何處？」

楚雲彪道：「樊小瓊說在湖中，咱們往湖中划去，大概不難找到。」

玩鈴子道：「下去吧！」

楚雲彪道：「好。」

兩人正要把木板放入湖中之際，驀聞身後傳來了脚步聲，掉頭一看，赫然發現身後站着兩個錦衣大漢！

他們手中各握一柄鋼刀，從衣着上看，分明正是二聖教徒！

楚雲彪不料一到龍宮湖，形踪就被敵人發現，一時爲之呆若木鷄。

那兩個二聖教徒顯然不認識他們，其中之一開口喝道：「幹甚麼的？」

玩鈴子站立起來，笑嘻嘻道：「我們是來捕鯉魚的，聽說這湖中盛產鯉魚，是不是？」

那二聖教徒面呈狐疑的打量他們一番，問道：「你們是誰？」

原來，楚雲彪和玩鈴子身上均未帶着武器，因此使他感到疑惑，還以爲楚雲彪和玩鈴子眞是前來捕魚的。

玩鈴子笑道：「我們是附近的老百姓，聽人說這湖上有許多鯉魚，因此想來捕幾尾回去。」

一面說，一面朝對方走過去。

走到距離對方四五尺處，突然手中木板橫掄而出，攔腰掃去。

那二聖教徒不虞有此，登時被掃個正着，口中「啊呀！」痛叫一聲，倒地不起了。

另一個二聖教徒大驚失色，暴喝一聲，揮刀劈出，直取玩鈴子左肩。

楚雲彪適時趕上，也掄動木板，一下打開他的鋼刀，再一翻木板，正中他的頭部。

只見他兩眼上吊，身形晃了晃，雙膝一屈，跌倒地上。

玩鈴子笑道：「原來是兩個膿包！」

楚雲彪道：「可能是巡湖的衞敎軍，如今怎麼處置他們才好？」

玩鈴子看見他們還活着，便放下木板，說道：「待小道來辦！」

說着，一手抓起一個，向附近的草叢裏奔去。

俄頃，空手而返，笑道：「行了！」

楚雲彪問道：「你怎麼處置他們？」

玩鈴子道：「他們不死，會誤大事，所以小道點了他們的死穴。」

楚雲彪皺眉道：「敵人遲早都會發現他們的屍體……」

玩鈴子道：「事已至此，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

楚雲彪道：「敵人發現了他們的屍體時，就會想到我們可能已潛上島上，這對我們十分不利。」

玩鈴子道：「但也會以爲我們已逃回去了，總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照計劃行事吧！」

說罷，抬起木板，向湖邊行去。

楚雲彪也覺刺探敵情勢在必行，當下抬着木板跳下湖畔，把木板放入湖中。

然後，身子俯臥上木板。

木板的浮力很够，沒有沉下去。

玩鈴子喜歡玩水，臥上木板後，立刻划動雙臂，向前划去，笑道：「走啊！」

楚雲彪也向前划去，輕聲道：「從現在開始不要說話，要知夜間視力無法看遠，說不定附近湖上有敵人的船隻呢！」

玩鈴子道：「是。」

兩人默默的向前划，每划動一次，木板便向前衝出數尺，速度居然不慢！

一路向湖中直進，划了約莫一個更次，眼前所見仍是粼粼湖波，見不到小島的影子。

玩鈴子忍不住開口道：「他媽的，那座小島究竟在那裏呀？」

楚雲彪道：「如果方向不錯，應該快到了。」

玩鈴子道：「你怎知道？」

楚雲彪道：「我問過樊小琼，她說龍宮湖約有五十里寬，小島就在湖的中央，咱們大約已划行了十幾里路，所以應該快到了。」

玩鈴子道：「要是方向錯了呢？」

楚雲彪道：「那就完了。」

玩鈴子道：「天一亮，咱們就成了敵人的網中之魚啦！」

楚雲彪仰頭望望天上的明月，道：「現在還沒有到午夜，咱們還有幾個時辰好行動，我不相信找不到——」

語方至此，突然住口。

因爲，他發現在右前方的湖面上，亮起一盞燈光！

那盞燈光，約在三十丈外，因此看不清是島上的燈，或是船上的燈。

玩鈴子也看見了，大喜叫道：「找到了！找到了！」

楚雲彪忙道：「小聲一點，那可能是船上發出的燈光呢！」

玩鈴子輕「噢」一聲，盡量壓低嗓門道：「划過去看看如何？」

楚雲彪道：「好，但不能靠得太近。」

於是，兩人輕輕划動雙臂，朝那盞燈光駛去。

距離漸近，終於看清楚了。

是一艘大船！

而且，它也正朝他們駛過來！

楚雲彪急道：「快掉頭！」

說着，划動左臂，使木板轉向右方駛去。

玩鈴子也連忙轉向右方，向前疾划。

但是，大船的速度極快，只一眨眼工夫，就駛到了七八丈處！

恰在這時，船上一名衞敎軍走到了船頭上，他似乎發現了湖上有東西，回頭喊道：「老魯，你過來看看！」

另一名衞敎軍立時在船頭上出現，問道：「甚麼事？」

前一名衞敎軍舉手一指湖上道：「你看那是甚麼東西？」

後一名衞敎軍循着同伴的手勢運目細覷，道：「咦，好像是兩塊木板！」

前一名衞敎軍道：「這湖上怎麼會有木板飄浮着？」

後一名衞敎軍道：「是啊！」

前一名衞敎軍道：「要不要報告金堂主？」

後一名衞敎軍道：「我去。」

語畢，身形倏卽消失。

須臾，一位身穿黃衣中年人出現了！

他看了看湖面上的那兩塊木板，隨卽喝令停船，接着道：「毛大春，魯二，你們下去看看！」

發現木板的那兩個衞敎軍應了一聲，立卽脫下衣服，縱身跳入湖中，向已近在咫尺的兩塊木板泅去。

那兩塊木板上，此刻沒有人！

但如果仔細一瞧，就會發現每一塊木板的邊沿，攀着十隻手指！

毛大春和魯二游到近處時，那攀在木板邊沿的手指，才消失不見。

船上的黃衣中年人問道：「是甚麼東西？」

毛大春一手攬住一塊木板，高聲答道：「是兩塊木板！」

黃衣中年人又問道：「甚麼樣的木板？」

魯二答道：「兩頭尖尖，很像是舢舨呢！」

黃衣中年人道：「把它翻過來看看！」

毛大春和魯二應聲將木板翻轉過來，齊聲道：「甚麼也沒有啊！」

黃衣中年人沉聲道：「到附近找找看！」

毛大春和魯二立時分開游去，到附近湖面上搜索起來。

兩人繞船搜索了一陣，沒有任何發現。

黃衣中年人道：「好，上來吧！」

船上的衞敎軍揮下兩條繩子，把毛大春和魯二拉上船，黃衣中年人接着問道：「你們看那兩木板是作何用途的？」

毛大春道：「看它的樣子好像可以載人哩！」

黃衣中年人目中暴射精光，冷笑道：「哼，一

定有敵人進入湖中來了！」

魯二道：「敵人那裏去了呢？」

黃衣中年人不答，反問道：「你們兩人誰最先發現木板的？」

毛大春道：「是屬下先發現的。」

黃衣中年人望定他問道：「你發現它時，上面就沒有人？」

毛大春道：「起初看不清楚是甚麼東西，等到看清清時，只見到兩塊空木板。」

黃衣中年人眉峯緊皺，沉吟道：「奇怪……」

毛大春道：「可能是從大宮湖飄來的兩塊木板，不必太重視。」

黃衣中年人瞪他一眼道：「你懂得甚麼？統領已警告我們這幾天可能有敵人會進犯二聖城，要我們嚴加戒備，如今忽然發現了這兩塊木板，事出有異，豈可不重視！」

毛大春聳聳肩道：「但這兩塊木板若是敵人乘來的，眼下敵人那裏去了呢？」

黃衣中年人沉聲道：「可能已上島去了！」

魯二道：「此處距島上尚有二三里，他們不致於在此放棄木板而泅水過去吧？」

毛大春接口道：「是呀！我看敵人必是划得乏力，沉到湖底溺斃了。」

黃衣中年人想了想，揮手道：「開船，咱們到四下找一找看！」

一聲令下，大船立刻開始緩緩駛動破浪前進。

這時候，楚雲彪和玩鈴子正攀附在船尾的地方，僅露出頭部在呼吸，船一開動，他們便潛入水底，向相反的方向潛去。

兩人水底功夫均極不弱，一直潛出十幾丈遠，才冒出水面來。掉頭一看，大船已在二十幾丈外了。

楚雲彪掠開披在臉上的濕髮，低聲說道：「好險！」

玩鈴子擺頭四望，道：「咱們的木板呢？」

楚雲彪一指大船駛去的方向，說道：「在那邊，還好沒有被他們帶走。」

玩鈴子道：「他們說此處距島上有二三里路，即使沒有木板，小道也游得過去。」

楚雲彪道：「咱們還需要利用木板渡過埋設地心鬼雷的地帶，也還要利用它逃回去，不能沒有它的。」

說話間，那艘大船已駛出數丈，漸看不清了。

楚雲彪道：「咱們去把木板檢回來吧！」右臂一探，向那兩塊木板游過去。

兩人檢回木板，俯臥上去，便順着大船駛來的方向，疾速划進。

玩鈴子輕笑一聲道：「這樣跟他們捉迷藏，眞有意思！」

楚雲彪道：「就怕那個甚麼金堂主向島上報告，那就不妙了。」

玩鈴子道：「不用担心，三更半夜，那金堂主在未確知咱們已進入龍宮湖之前，量他也不敢驚動二聖教主。」

楚雲彪道：「等下他們若轉回來，發現這兩塊木板失踪時，就會斷定咱們已進入湖中了。」

玩鈴子道：「不管怎樣，咱們已不能回頭，好歹總得冒險上島一探。」

楚雲彪自然也沒有退縮之意，當下默默的向前划去。

約半個時辰，一座小島在他們的眼底下出現！那是一座長約一里的小島嶼，聳起湖面十幾丈高，在夜裏看來，像一隻大海鯨橫躺在水上。島上，隱約有燈火射出，如星明滅。

楚雲彪透了一口氣道：「總算找到了！」

玩鈴子道：「瑤池雙姝說島上四面峭壁，只有一條石級可走，咱們當然不能由石級上去，不知那些峭壁好不好攀登？」

楚雲彪道：「到了便知。」

不久，兩人已划到島邊。

果然，島邊峭壁如屛風直立，幾乎沒有一處是可以攀登的！

楚雲彪低聲道：「咱們先四下看看，然後再作攀登之計。」

說着，沿着島邊，向左方划去。

玩鈴子隨後跟着，兩人向左繞島划行了數十丈，就看到了四五艘大小不同的船隻和一條石級。

石級寬約五尺，筆直的斜伸上島，那四五艘船便是停泊在石級下的兩邊湖中，船上燈水通明，照亮一大段石級，可以看見在石級下把守的數名衞教軍。

楚雲彪一看那情形，就知接近不得，立即向玩鈴子一打手勢，撥轉木板，改向右方島邊划去。

玩鈴子輕聲道：「看來守備很嚴呢！」

楚雲彪道：「不錯。」

玩鈴子道：「你打算由何處上去？」

楚雲彪道：「找找看，哪地方最難攀登，就由那裏上去。」

玩鈴子訝道：「怎麼要找最難攀登的地方上去呀？」

楚雲彪道：「容易攀登的地方，敵人必設有暗樁，所以應該找不易攀登的地方上去。」

玩鈴子恍然一哦，輕笑道：「原來如此，有道

理！」

兩人沿島邊輕輕划着，估計離開石級已有四五十丈遠，來到一面大峭壁之下，楚雲彪打量一番，低聲道：「就由這裏上去如何？」

峭壁高約十六丈，有如刀削一般！

玩鈴子道：「好吧。」

楚雲彪划近峭壁下，站上一顆岩石，把木板拖上去，然後檢了一顆碎石，運力向上拋去。

玩鈴子也躍上了岩石，微笑說道：「投石問路麼？」

楚雲彪點點頭，凝神諦聽，只聽到碎石在峭壁上發出「拍！」的一聲輕响，又靜聽一陣，聽不到有敵人察看之聲，便說道：「上面沒有人，咱們上去吧！」

兩人在前來龍宮湖之前，已有充分準備，這時各由腰間解下一條繩子，把木板綁上背部，然後又各由懷中抽出兩柄鋒利七首。

楚雲彪高舉右手，運內家眞力，將七首刺入峭壁，用力扳了扳，覺得可承受全身重量，立時彎臂挺上，再把左手的七首刺入較高的峭壁。

一段一段的刺入，慢慢攀登上去。

玩鈴子等他爬上一丈多高，也如法泡製，利用兩柄七首作爲扳手，爬了上去。

十多丈高的峭壁，他們却費了一刻時之久，才攀登到峭壁頂端。

峭壁上，是一片怪石遍佈，崎嶇不平的地帶，地上還長着許多雜樹。

楚雲彪探頭窺視了一遍，確實附近無人，才一躍而上，返身把玩鈴子拉上去。

兩人迅捷的解下背上的木板，攬在左臂上，又蹲下窺望起來。

天上雖有明月，但眼前盡是鱗峋怪石和矮樹林，故視力無法及遠，看不見五丈外的情景。

玩鈴子注視着近處的地面，低聲道：「不知地下有沒有埋着地心鬼雷？」

楚雲彪道：「最好假定有。」

玩鈴子一指地上的大小岩石，道：「咱們施展輕功，由石上踏過去如何？」

楚雲彪搖頭道：「不行，石下可能埋着地心鬼雷。」

玩鈴子道：「不然，如何過去？」

楚雲彪見左方近處的矮樹林中地面較平，便一指那邊道：「咱們由那林中進去。」

說罷，輕提脚步，沿着峭壁邊緣行去。

走到矮樹林前，便輕輕把木板伸入林中，鋪到地面了，再施展輕功，踏着木板走入。

玩鈴子隨後踏上木板，並把自己的一塊木板遞給楚雲彪，讓他鋪下，接着便拿起後面的一塊，等到兩人都踏上前面一塊木板後，又把後面的一塊拿起，遞向前去……

情形，就像上次夜渡飛豹關一般。

行入約莫七八丈深，眼前豁然開朗，但見對面數丈外一道高約三丈的城牆，城外是一條寬大的濠溝！

此刻，城牆上正有一名衞教軍經過。

楚雲彪掉頭向玩鈴子道：「那條濠溝寬約三丈，你能不能一躍而過？」

玩鈴子點頭道：「大概可以。」

楚雲彪道：「那麼，咱們快把木板藏好，乘那名衞教軍剛剛巡邏過去，混入城中去！」

玩鈴子點點頭，把兩塊木板藏入一片草叢中，便與楚雲彪一齊頓足而起，飛越過了城下的濠溝，竄至城脚下。

看看並未驚動敵人，於是同時施展壁虎功，慢慢的向城牆上爬上去。

剛剛爬到城上的女牆，探頭一看，兩人登時都嚇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又有一名衞教軍走過來，由距離他們兩人一尺外的牆上擦身而過。

兩人趕忙屛住呼吸，身子緊貼於女牆下，動也不敢動一下。還好，那名衞教軍眼睛看遠不看近，竟未發現他們的形藏。

楚雲彪聽那衞教軍的脚步已經遠去，才又探頭窺望，只見城上每隔十丈就有一哨，戒備森嚴，要想越過城牆而不爲敵人發現，顯然是不可能之事，不由眉頭緊皺，向玩鈴子附耳道：「看這情形，咱們是進不了城了。」

玩鈴子低聲道：「可以進去！」

楚雲彪問道：「你有何妙計？」

玩鈴子道：「你抬頭看看天上。」

楚雲彪不解的抬頭一望，只見天上那輪明月附近正有一大片烏雲，正在慢慢向月亮接近，不禁大喜，低聲道：「好，等烏雲遮去了月亮，咱們就飛越過去！」

玩鈴子道：「快看，又有一名衞教軍，走過來了！」

不錯，又有一名衞教軍正由城門那邊緩步巡邏過來！兩人忙縮回頭，雙手扳着女牆的窗眼，不敢稍動。

那名衞教軍走到他們攀附的女牆前，居然停了下來，仰頭眺望天上，喃喃自語道：「他媽的，看樣子今夜又要下雨了……」停了約有盞茶光景，才又移步走開，向右方巡邏過去。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旗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藍小月夜探雲集開封、冀圖奪取牧羊圖的江湖人首腦落居處，爲對方所包圍，對方首腦紫天君自恃功力高强，誇言劉婉蓉若能接下他三招，便放她們離去，劉婉蓉拚力接下兩招，已有力竭聲嘶之狀，最後一招幸能藉師傳秘訣，運用巧力接下了致命一刀，而安然返回督府，劉婉蓉經此一役，自忖難與力敵，向徐督帥建議設阱誘使對方首腦入伏，正商談間，忽報丐帮黃帮主來見，徐督帥爲示尊重，親自出迎，關中岳身負保護徐督帥安全重責，乃隨在徐督帥身後，往府門走去——

紆尊就教驅魔策

鐵夢秋望了劉婉蓉一眼道：「師妹，是否要廻避一下！」

劉婉蓉笑道：「小妹既然一心深入江湖恩怨，似乎也不用廻避人的耳目了。」

鐵夢秋笑一笑道：「這話倒也有理，小兄還担心師妹出身名門官家，不願和江湖中人來往？」

劉婉蓉笑一笑，道：「小妹未决心進入江湖時，確有此念，但我既下了進入江湖的决心，那就不會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了。」

鐵夢秋道：「師妹能這般看得開，小兄就放心多了。」

談話之間，徐督帥已和一個身着灰色長衫，留着黑色長髯的清瘦中年，並肩行了進來。

既是並肩而行來，那灰衣人仍然故意落在徐督帥半步之後。

鐵夢秋目光轉動，打量了這位名聞天下的丐帮帮主一眼，只見他身上灰衫，雖然打有補釘，但却十分乾淨。

徐督帥禮賢下士，拱一拱手，道：「黃帮主請坐。」

灰衣人欠身應道：「大人請坐，草民這裏謝座了。」

徐督帥微微一笑，當先坐下，道：「本座雖然不在江湖中走動，但却是久聞黃帮主的大名。」

灰衣人欠身應道：「大人過獎了，草民當受不起。」

徐督帥道：「咱們隨便聊聊，不用多禮。」

目光轉到關中岳的臉上，道：「這位是虎威鏢局的關總鏢頭。」

關中岳抱一抱拳道：「久仰黃幫主，今日有幸一會。」

灰衣人拱了拱手，道：「虎威鏢局，乃目下江湖上一等一的大鏢局，關兄的威望，黃某早生敬慕了。」

徐督帥笑一笑道：「你們是英雄相惜啊！」

灰衣人道：「草民混跡江湖，一向難登大雅之堂。」

徐督帥道：「俠士出風塵，忠良顯亂世，咱們雖然是各有其位，但用心救世，却是殊途同歸。」

灰衣人笑一笑，道：「草民何許人，怎敢和大人並論。」

徐督帥微微一笑，道：「黃幫主不用謙辭，丐幫中弟子衆多，遍佈天下，其所行的善舉，那就非本座能及萬一了。」

灰衣人道：「江湖上都盛傳你徐大人是一位好官，今日一見，更勝聞名十倍，草民以能見督帥爲榮。」

徐督帥道：「繼宗無德，轄下四省，災旱連年，民不聊生，本座力上三道表章，力辯民間困境，得皇上賜恩，降旨免去四省田賦，各府各州，也都把存粮散盡，但四省民間存粮，更是點滴不存，千萬飢民，急待救濟，本座更爲此事憂苦，如是今年沒有好收成，四省必將造成暴亂之局。」

灰衣人道：「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像你徐督帥這樣身份，能體念下情，關心民間千萬飢乏人的，可算得絕無僅有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那牧羊圖上，指示着一筆龐大的財富，如若是有了那一筆財富，即可購得粮食，以解民困，是麼？」

徐督帥笑一笑，道：「不錯，不但可以購得粮食，以解民困，而且有了那筆財富之後，不論軍民都會生出一種希望，心理上的穩定，尤過於購得存粮！」

灰衣人點點頭，道：「大人這份仁心，天人共欽，丐幫願盡所能，助大人完成心願。」

徐督帥一抱拳，道：「本座代四省千萬飢民，謝過幫主。」

嚇的灰衣人一撩長衫，屈下一膝點地，道：「大人，施不得，折殺草民了。」

徐督帥似是直到此刻，才想起和鐵夢秋等引見。指指鐵夢秋，道：「這一位是鐵大俠，鐵夢秋，那是本座的義女劉婉蓉。」

灰衣人先打量了鐵夢秋一眼，發覺他年紀雖輕，但俊目中隱蘊英華，分明是內家高手，當下一拱手，道：「鐵大俠，常在江湖上走動吧！」

鐵夢秋道：「不常走動。」

灰衣人目光又轉到劉婉蓉的身上，道：「久聞督帥府中，有一位了不起的能人，精通五行奇術，保護着督帥安全，想來必定是你姑娘了。」

劉婉蓉心中明白，這些誤會，都是起自八卦教，在督帥府中的佈置，江湖上，反把那看成保護徐督帥的力量。」

她心中明白，如若解說此事，必得大費一番口舌，而且也不宜在此時此情之下解說，微微一笑，含糊應道：「小女子淺陋的很，以後，還望幫主賜教。」

灰衣人道：「不敢，不敢。」

關中岳突然說道：「黃幫主千里迢迢，趕來此地，都是爲助督帥一臂之力。」

灰衣人道：「不錯。」

關中岳道：「黃幫主武功高强，身份尊崇，應該主持大局……」

灰衣人接道：「這個千萬不可，丐幫中人，願爲先驅，只要督帥吩咐一聲就行了。」

徐督帥道：「江湖中事，我所知有限，必得黃幫主領導才成。」

劉婉蓉道：「我義父已馳函少林本院，邀他們派出高僧相助，據說已有不少少林僧侶，進入了開封，除了你幫主這等身份之外，天下又有幾人能使僧侶聽命。」

徐督帥道：「當仁不讓，黃幫主就不用再行推辭了。」

灰衣人一抱拳，道：「大人吩咐，草民恭敬不如從命了。」

關中岳暗中留心，發覺那黃幫主在答應了接下這千斤重担之後，臉上閃掠過一片茫然之色。

但他究竟是一代幫主之才，略一沉吟，臉上的茫然之色，立時消失，回頭對關中岳一揮手，道：「總鏢頭。」

關中岳道：「帮主有何指教？」

灰衣人道：「一飛既然答允爲徐大人担待下這場大事，自當全力以赴，目下開封府中，集有我丐帮不少的高手，但區區對目下敵勢不明，這一點，還要關兄多多指教。」

關中岳道：「帮主相詢，在下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黃一飛道：「好！咱們先談談目下集中在開封

府內的敵人形勢。」

關中岳道：「帮主只管請問，不過關某所知有限，也許回答不能使帮主滿意。」

丐帮帮主黃一飛道：「但得關兄指點一二，也就是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在下想，目下雲集於開封，覬覦牧羊圖的高手雖多，但他們也應該有一個首領。」

關中岳略一沉吟道：「似乎是他們化成了很多批人手？」

黃一飛道：「這中間應該有一股實力最爲强大的人？」

關中岳道：「就在下所知，龍婆婆自成一路，葛玉郎率領了一批綠林人物，但已和四天王合在一起！」

黃一飛訝然道：「四天王，都來了麼？」

關中岳道：「四天王已經插手，但是否到齊了，目下還很難說。」

黃一飛點點頭，道：「如若單是四天王，丐帮或可和他們抗拒……」

語聲一頓，回望徐督帥一眼，道：「大人請恕草民冒昧。」

徐督帥道：「不用顧慮，有話請說。」

黃一飛道：「據在下所知，死灰復燃的八卦教，就在帥府中生根擴展，不知可有此事？」

徐督帥道：「不錯，我這府中，隱有不少武林中人物，八卦教的大本營，也確在我督帥府中，不過——」

黃一飛接道：「不過什麼？」

徐督帥道：「那八卦教主，已經棄邪歸正。」

黃一飛啊了一聲，道：「八卦教神秘莫測，那教主現在何處？」

徐督帥道：「就在帥府。」

黃一飛心頭一震，道：「定是非常人物，不知草民可否見見？」

徐督帥道：「自然可以……」目光一掠劉婉蓉，想道：「蓉兒，去請藍姑娘來！」

劉婉蓉一笑起身而去。

黃一飛低聲對關中岳說道：「關兄，那位劉姑娘看起來也是位身負絕技的人物。」

關中岳道：「幫主好眼光，劉姑娘深藏不露，一般人瞧不出來。」

黃一飛目光又轉到徐督帥的身上，道：「少林高僧，是否答允了相助大人了。」

徐督帥道：「聽說他們已經遣人到了開封，不過，我還未見過他們。」

黃一飛略一沉吟，道：「少林寺如若能全力相助，他們就會遣派寺中長老下山。」

談話之間，劉婉蓉已然帶着藍小月，緩步而至了。

劉婉蓉一欠身，道：「這位就是八卦教主藍小月藍姑娘。」

黃一飛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在下丐幫黃一飛。」

藍小月躬身福了一福，說道：「小妹見過貴幫主。」

黃一飛微微一笑，道：「八卦教主，威名動江湖，如非在下親眼見到，決難相信，教主又如此年輕。」

藍小月輕輕歎息一聲，道：「八卦教已經解散，小妹也不再是八卦教主，而且從今之後，江湖之上，再也不會有八卦教了。」

黃一飛微微一笑，道：「徐督帥大人，對姑娘倍極讚揚。」

藍小月道：「督帥大人寬宏大量，不記小人之過，小妹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報答厚愛之恩。」

黃一飛道：「貴教中不少高手，不知現在何處了。」

藍小月道：「他們都已隨小妹棄邪歸正，集居於一處候命。」

黃一飛道：「黃某蒙督帥大人錯愛，指命我主持其事……」

藍小月接道：「督帥大人知人善任，以幫主的身份，聲譽，才配主持大局。」

黃一飛道：「還要借重姑娘。」

藍小月道：「小妹和數十位屬下，悉憑帮主調遣。」

黃一飛回顧了徐督帥一眼，抱拳一拱，說道：「草民和藍姑娘研商一下敵勢，大人請歸內堂休息吧了！」

徐督帥徐徐站起身子，道：「也好，你們仔細商量一下，如有需要用官兵之處，告訴我一聲就是了。」

說罷起身入內。

鐵夢秋一直很少說話，靜靜的坐在一側。自和劉婉蓉會面之後，鐵夢秋也開始了很大的轉變，他變的藏鋒斂刄，深隱不露，不知底蘊的人，很難看出他是一位身負絕技的人。

以丐幫黃幫主閱歷之多，也竟然未瞧出來。

關中岳目睹徐督帥離開座位，隨着站起身子，道：「在下要去巡視一下，府中的佈置。」

黃一飛道：「關總鏢頭盡管請便。」

關中岳一抱拳，起身而去。

他分配維護徐督帥的安全，小心任事，兢兢業業，每件事，都要親自查看。

在場之人，黃一飛最爲器重的還是藍小月，在少林僧侶未到達開封之前，黃一飛感覺到唯一能够助他的，就是八卦敎主藍小月。

心中念轉，回顧藍小月一眼，道：「藍姑娘在開封府居住甚久，對於此地的形勢，定然十分瞭解了。」

藍小月道：「黃幫主要問什麼？小妹是知無不言。」

黃一飛道：「目下的敵勢情況如何？」

藍小月答道：「敵勢很强大，但是他們並非是常年住在開封的人，都是由四面八方雲集於此的人手。」

黃一飛道：「他們有好多人手？」

藍小月道：「不知道詳細數字，但他們有很多人，可稱高手的，至少在百人以上。」

黃一飛啊了一聲，道：「姑娘可知曉他們的首腦人物麼？」

藍小月道：「知道。」

黃一飛道：「什麼人？」

藍小月道：「紫天君。」

黃一飛怔了一怔，道：「紫天君，是不是佩帶金刀的紫天君？」

藍小月道：「不錯，正是那位紫天君。」

黃一飛默然沉思了良久，才緩緩說道：「姑娘見過他麼？」

藍小月回顧了劉婉蓉一眼，緩緩說道：「見過了。」

黃一飛道：「聽說金刀紫天君，已經練成了武林中最上乘的刀法？是麼？」

藍小月道：「是的！劍有劍悉，刀有刀氣，紫天君的刀法，大約已到了刀氣殺人的境界。」

黃一飛又道：「除了紫天君之外，還有什麼高人？」

藍小月道：「四天王。」

黃一飛長吁了一口氣，道：「都是一代梟雄的人物，大約天下幾位最厲害的邪門人物，都集中在此了。」

他似是自言自語，也似是說給藍小月聽。

藍小月道：「所以，黃幫主也得謹慎一些，丐幫中人手衆多，實力强大，但如單憑丐幫之力，抗拒紫天君和四天王，只怕也吃力的很。」

黃一飛道：「金刀紫天君其人，在下只是聽人說過，如若江湖的傳言，和姑娘適才所說，都是很眞實的傳說，丐幫無法和人抗拒——」

語聲微微頓了一頓，接道：「但丐幫也不畏縮，爲正義戰死，一向是丐幫的傳統。」

這幾句話，說的大義凛然，聽得在場中人，無不生敬佩之心。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丐幫忠義之名，天下皆知，小女子代義父謝過幫主。」

黃一飛笑道：「那倒不用了。……」

目光一掠藍小月，接道：「在下想借重藍姑娘。審查一下敵勢，不知尊意如何？」

劉婉蓉道：「那自然是好。」

黃一飛抱拳，道：「敎主請吧！」

藍小月先是怔了一怔，道：「幫主，要帶我行向何處？」

黃一飛道：「在下想與姑娘同往開封府城外一行。」

藍小月微微笑了笑，說道：「好！我們幾時動身？」

黃一飛道：「自然是立時動身。」

藍小月回顧了劉婉蓉一眼，道：「姊姊！小妹和黃幫主去一趟，盡快回來。」

劉婉蓉心中雖然覺着有些奇怪，但却不好深問，只好應道：「早去早回。」

藍小月道：「小妹記下了。」

這時，黃一飛已然站起了身子，舉步向廳外行去。

以藍小月見識之廣，一時間也瞧不出來，黃一飛的用心何在。只好跟他行去。

黃一飛離開了督帥府，一直未開口說過話，舉步只向正南行去。

一口氣行出了七八里路，到了一座大廟前面停下。

藍小月抬頭瞧了那大廟一眼，只見廟門內長了不少荒草，似乎是一個香火不盛的老廟。

黃一飛在廟門瞧了一陣，舉步向廟中行去。

藍小月耐性再好，此刻也無法再忍耐下去，低聲說：「幫主要幹什麼？」

黃一飛道：「咱們去見一個人。」

藍小月道：「是貴幫中人麼？」

黃一飛道：「如是敝幫中人，也用不着費這麼大事。」

藍小月道：「那是什麼人？」

黃一飛道：「咱們見他之後，在下自會替姑娘引見。」

藍小月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來，這一位住在廟中的人，在武林中的身份很尊榮了。」

黃一飛道：「就快要見着人了，姑娘請再忍受片刻。」

藍小月一顰柳眉兒，不再多言。

黃一飛輕車熟路，繞過大殿，行到一座小小的跨院之中。高聲說道：「黃一飛特來拜訪，還望能賜見一面。」

藍小月心中暗道：「江湖之上，能受丐幫幫主如此遵重的人，不知是何許身份。」

跨院中一片靜肅，良久聽不到回應之聲。

但那黃一飛仍是肅然而立，神態十分恭謹。

藍小月低聲說道：「黃幫主，人好像不在這裏呢？」

黃一飛道：「他在這裏，藍姑娘耐心的等一會吧！」

藍小月道：「如若他在，爲什麼不答應黃幫主的呼叫。」

黃一飛道：「他也許還在睡覺？」

藍小月不再多言，心中却暗自盤算道：「黃一飛如此肯定，定然有所本據，不知何人，住在一座廟中，還留有記號，他能得丐幫黃幫主如此推崇，那也算得一個怪僻人物了。」

兩人又停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聽到一聲輕咳，緊接傳出來一個沉重的聲音，道：「和你同來的一位姑娘，是什麼人？」

黃一飛道：「八卦敎的敎主。」

藍小月急急接道：「八卦敎已經解散，不存於江湖，晚輩叫藍小月。」

一面留神四顧，發覺那聲音，從跨院中一個緊閉的木門傳了出來，道：「好！你們進來吧！」

黃一飛回顧藍小月一眼，欲言又止，舉步向室中行去。

藍小月很想問明內情，但目下的情形，又無法闖門，只好緊追在黃一飛的身後。

那緊閉着的木門，突然大開，但却不見開門的人。

黃一飛神態恭謹的行入門內。

藍小月也受了黃一飛的影响，緩緩的行入了門內。

那是間不大的房間，房裏面只放着一張床，除了那木床之外，再無任何擺設。

一個滿臉病容的人，擁被半臥。

房中的佈設簡單，一眼之下，即可看的清楚，顯然是那人在床上飛躍而下，開了木門之後，又躍上木床。

黃一飛神態恭敬的一抱拳，說道：「打攪尊駕了。」

那人擺擺手，道：「不要緊，室中沒有椅子，兩位只好站着了。」

藍小月心中暗道：「這不是廢話麼！沒有椅子坐，自然要站着了。」

黃一飛恭聲說道：「在下遇上了一件難題，特來請敎？」

那滿臉病容的大漢，打量着藍小月，藍小月也仔細瞧了那人一眼，這一仔細打量，就瞧出毛病來了。

只見那病人，年齡很奇怪，像三十多歲，也像四十多歲，說他五十歲，也不算錯，但如說他三十歲，也很叫人相信。

病容大漢，瞧過了藍小月之後，目光才轉到黃一飛的身上，道：「黃幫主遇上了什麼難題？」

黃一飛道：「關於紫天君的事情。」

病容大漢沉吟了一陣，道：「你是說，金刀紫天君？」

黃一飛道：「據說此人武功高絕一代，手中金刀能斬人於三丈之外。不知這傳說是眞是假？」

病容大漢道：「不錯，一點也不誇張，據說他已練成了前人未有的刀氣，能够相隔數丈斬人於刀下。」

黃一飛道：「金刀紫天君已經到了開封，眼看就要造成一場大刼，閣下難道坐視不理。」

病容大漢道：「你們的意思是——」

黃一飛接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閣下能够爲着天下武林同道着想。」

病容大漢輕咳一聲，緩緩說道：「你們希望我作些什麼？」

黃一飛道：「希望閣下出面對付紫天君。」

病容大漢搖了搖頭，說道：「金刀紫天君武功絕世，就算我肯出面，也不是那金刀紫天君的敵手啊！」

黃一飛道：「但就在下所知，當今武林之世，只有閣下是唯一可以抗拒那金刀紫天君的人了。」

病容大漢搖搖頭，道：「在下無法答允幫主之求。」

黃一飛並未動怒，反而微微一笑，說道：「閣下既是不能親自出面，那麼就請閣下指示一條明路如何？」

病容大漢沉吟了一陣，道：「可以，不過，我不能立刻答覆幫主。」

黃一飛道：「幾時能够答覆？」

病容大漢道：「兩個時辰之後。」

黃一飛道：「就此一言爲定，兩個時辰之後，在下再來討敎。」

病容大漢揮手，道：「恕我不送了。」

黃一飛回顧了藍小月一眼，道：「藍姑娘，咱們走吧！」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高皐·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赫連達，在芙蕖別院的跛鼈堂中遇到形如軟禁的眞正水蘊玉女兒水汪汪，獲她之助，把被囚的荔夫人、索嫦及黃瑜救出芙蕖別院，返回冷家莊，全體安然歸來，全莊喜氣洋溢，不料晴天霹靂，武威王府以冷瑤光拐殺王妃水汪汪的罪名，派出高手會同洛陽將軍率兵圍困冷家莊，幸得水汪汪挺身而出，暫解危難，冷夫人以燃眉雖解，絕難永全，乃毅然下令全莊移居天殘谷。在離開冷家莊的前夕，雲裳感懷身世，暗對索嫦表示，要離開衆人，返回絕情宮，說至傷心處，淚水似泉般奪眶而出——

滅門奇禍起蕭牆

愛人而不能表達，愛人而不能被愛，這是何等痛苦之事！勿怪以無情魔女馳名江湖的雲裳，也爲之淚洒情懷而無法自已了。

哭是女人的看家本領；比吐口水還要簡單，只要她高興，三把鼻涕，兩把眼淚，隨時隨地都可以當衆表演。

不過在雲裳來說，却是一件十分稀罕之事，她時常看別人哭，甚至瞧到別人傷心，她認爲是一件賞心樂事。

現在，她自己也哭了，如同別的女人一般的軟弱。

不管女人是不是弱者，不管女人有如何的成就，女人終歸是女人，她需要男人的照顧，只有當她倒在異性的懷中，被兩條强勁的手臂擁抱之時，她才會感到幸福，她才會領畧到人生的甜蜜與樂趣。

這些，索嫦自然不會瞭解，因爲她甚麼都有了，單看玉郎那張可愛的小臉，就够她樂個三天沒完了。

因此，她詫異的瞅着雲裳，不知道她何以會如此的傷感。

最後，她恍然大悟，因爲她不笨，終於猜到了這位雲姊姊的心情。

咳了一聲，她再微微一笑道：「姊姊……不要折磨自己，妳爹是漢人，妳自然也是漢人，如果妳認

為妳是元人也不要緊，古往今來，壯士斷腕的事蹟很多，任何力量都拗不過一個理字，武威王他們倒行逆施，一定會失敗的，留下吧，姊姊！咱們冷家歡迎妳，……」

雲裳長長一嘆道：「謝謝妳，嬙妹子！我現在不走，妳讓我靜靜的思攷一會兒。」

索嬙道：「那麼我去給妳準備一點吃的，妳待會就進來。」

雲裳道：「謝謝妳。」

索嬙轉身走向大門，剛剛走到五步，身後忽然響起一陣衣襟破風之聲。

她知道這決不是雲裳，也不是一個人所能造成的音響，當她愕然回顧之時，已作了應敵的準備。

她猜的不錯，果然是來了強敵。

他們是四名勁裝大漢，已在八尺之外立住了身形，他們每人都揹着一柄鬼頭大刀，但却肅然默立，似乎並無動手之意。

索嬙正待喝問，一名身着灰衣，面色冷肅的老者，已緩步向她們立身之處走來。

此人步履從容，看來似乎很慢，實則，數丈距離，舉步即到，敢情他竟用上了縮地成寸的絕頂輕功。

索嬙哼了一聲，道：「你是誰？」

灰衣老者雙眼一翻道：「我是誰，是妳能問的麼？哼，叫司馬婉如出來，她自然認識老夫。」

雲裳撇撇嘴，接道：「一筆撐天楊翼北果然是個頗有份量的人物，不過閣下想在冷家莊撒野，論斤兩還嫌輕了點兒！」

灰衣老者名叫楊翼北，是龍泉派的當代掌門，龍泉是一個沒落的門派，多少年來，一直不為武林同道所重視，至楊翼北接任掌門，竟然招攬人才，苦練武功，終於脫穎而出，使一筆撐天的名號，響徹大江南北，此人如果與冷家莊成了寃家對頭，倒也是一對可怕的對手。

楊翼北微微一怔道：「姑娘也是冷氏子弟？」

雲裳哼了一聲道：「這你就不要管了，如果你衝着冷家莊而來，由我接下來就是。」

楊翼北哈哈一笑道：「好得很，不過與老夫動手之人，必須適合一項條件。」

雲裳道：「什麼條件？」

楊翼北道：「借用姑娘的一句話，必須够得上斤兩。」

雲裳粉頰一寒道：「無情谷來的够不够？」

楊翼北愕然道：「無情魔女雲裳？」

雲裳冷冷道：「你說對了。」

楊翼北道：「各人自掃門前雪，雲姑娘何必管別人的是非？」

雲裳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有什麼不對？」

楊翼北嘿嘿一陣冷笑道：「無情魔女名動武林，這回……嘿嘿，只怕妳是自討苦吃！」

他語音甫落，立即撮口一聲長嘯，但見幢幢人影，由四面八方奔了過來，人數之多，怕不近百。

雲裳心頭暗懍，但並無半點怯懼之色，江湖之中，講的是為朋友兩脇插刀，何況憑她一身所學，她自信還有應付之能。

因而她面色一沉道：「縱然來了千軍萬馬，雲裳也能將你留在這兒，你信是不信？」

楊翼北面色一變，道：「楊某正要領敎無情谷的不傳之秘，姑娘劃下道來吧。」

雲裳撤出肩頭長劍，正要鬥一鬥這位龍泉掌門，身後忽然傳來一聲輕呼道：「雲姑娘且慢動手，待老婆子問個明白。」

雲裳知道是冷夫人來了，她應了一聲，立即收劍退過一邊。

現身的不僅是冷夫人，所有冷家莊之人，已然全部隨着出來。

冷夫人目光若電，向四週瞥了一眼道：「閣下如此勞師動衆，那是為了什麼？」

楊翼北冷聲道：「兄弟奉盟主之命，前來恭迎令郎。」

冷夫人道：「盟主？什麼盟主？」

楊翼北道：「自然是武林盟主了。」

冷夫人道：「是九疑山主水韜玉麼？老婆子聽說他自命為武林盟主，原來竟確有其事！」

楊翼北道：「水盟主俠名久著，主盟武林也是天下所公認！」

冷夫人哼了一聲道：「咱們不談這些，他找犬子作什麼？」

楊翼北道：「令郎所行所為，冷夫人應該十分明白。」

冷夫人冷冷道：「我一點也不明白，你不妨說說看。」

楊翼北道：「可憐天下父母心，兄弟實在替冷夫人難過！」

冷夫人淡淡道：「聽閣下的口吻，又是為了誘殺王妃之事了。」

楊翼北道：「原來冷夫人也有耳聞！不過，這只是原因之一罷。」

冷夫人一怔道：「還有什麼？」

楊翼北道：「令郎，擅闖盟主府第，意圖對盟主有所不利，及行跡敗露之時，竟脅迫水府使女同逃……」

冷瑤光怒叱一聲道：「你竟敢顛倒是非，矇蔽聽聞！少爺先宰了你！」

冷夫人示意冷瑤光不可衝動，仍然神色安詳的道：「那位姑娘呢？水韜玉將她怎樣了？」

楊翼北道：「她犯了協助逃犯之罪，已被盟主關了起來。」

冷夫人道：「閣下相信這是事實？」

楊翼北道：「不必枉費心機了，冷夫人！妳縱然問遍天下之人，只怕沒有一個回答不信。」

冷夫人冷哼一聲道：「看來這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了！」

楊翼北道：「那也並不盡然，只要令郎隨我等參與邙山翠雲峯武林大會，是非曲直，盟主必會秉公處理。」

赫連達忍不住暴喝一聲道：「狐鼠一窩，說甚麼秉公處理！姓楊的，你要帶走冷兄弟，先過赫連達這一關再說。」

楊翼北道：「原來是關東大俠，楊某倒是失敬了，聽說擅闖芙蕖別院之時，閣下也是同謀！」

赫連達仰天一陣狂笑，說道：「何止是同謀，在下就是主犯，只要你能將赫連達擺平，咱們認命就是。」

楊翼北道：「與武林盟主為敵，實在是不智之舉，水盟主沒有追究赫連兄，你何必自趨絕路。」

赫連達哼了一聲道：「水韜玉果然高明，可惜在下是死心眼，廢話少說，單打羣毆，你劃下道來吧。」

楊翼北哼了一聲道：「閣下既然執迷不悟，楊某只好成全你了，上！」

他舉手一揮，兩名勁裝大漢已挺刀挺了上來，赫連達鐵拳疾吐，一股剛勁無比的拳風，呼嘯着向一名大漢奔去，另一名大漢被耿橋接了下來。

這兩名大漢在刀法上都有極深的造詣，一刀劈出，刀光便繞體而生，手法與內力，都已達到極高的境界。

赫連達譽滿關東，名馳宇內，一雙鐵拳會過不少身負絕學之士，勁裝大漢刀法雖高，他還不致放在心上。

當刀光逼近之時，他左拳一豎，勁風橫溢，硬生生將刀擋了回去，右拳同時迎胸猛搗，但見拳風怒吼，疾如勁矢，克察一聲脆響，使刀大漢左肩盡碎，身軀也像斷了綫的風箏，向丈外跌了出去。

他一拳傷敵，耿橋與另一大漢的搏鬥也接近了尾聲。

別看耿橋只剩了一條左臂，但經瘋大師刻意栽培，功力之高，與當代一流高手相較，決無絲毫遜色之處。

他依然用劍，却是一套獨步武林的左手劍法，尤以最後三招可當得曠代絕响，威力之強，很少劍法能够與他匹敵。

因此，那位用刀的高手，算是遇到了尅星，出手一招，便被耿橋封了回去。

跟着一連三劍，那名勁裝大漢的身上已多了三條血槽，第五劍傳出一聲哀嘷，一條執刀的右臂，被耿橋活生生的劈了下來。

這場搏鬥結束得十分之快，楊翼北的同黨竟然兩戰皆北，這位龍泉掌門被激起眞火，他厲聲怒喝道：「拒捕傷人，罪在不赦，各位上，手底下不必顧慮。」

一場駭人聽聞的血戰，在楊翼北的叱聲下展了開來，他們以十倍的人力，向冷家莊留守之人展開瘋狂的圍攻。

這般人都是當今武林各派的門下，也就是一般龐大的民間潛力，他們懾於盟主之威，參加了殲滅冷家莊的行動。

冷家莊掀起了空前的戰火，喊殺之聲响成一片，只有冷夫人及瘋大師仍卓立原地，他們沒有攻擊別人，也沒有人能迫近他們五尺以內。

冷夫人向鬥場瞥了一眼，道：「大師！這不是殷天鑑父子所希望的麼？咱們又怎能讓他們這般殘殺！」

瘋大師宣聲佛號道：「老夫人雖具菩薩心腸，只怕咱們難以動搖他們對水韞玉的信心。」

冷夫人輕吁道：「雖然如此，咱們仍須試上一試。」

瘋大師道：「老夫人說的是。」

這位瘋大師的一身修為，實在已達天人之境，他只是微一提氣，一聲佛門獅子吼已振吭發出。

場中那拚死忘生的拚鬥者，每人都如同焦雷轟頂，心弦一陣震動，便身不由己的停了下來。

冷夫人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以先天眞氣逼出一股內力，道：「各位可否暫時罷手，聽老婆子一點意見？」

一頓接道：「各位前來敝莊，是認為犬子殺殘王妃，及擅闖芙蕖別院之事了，但各位既不是公門中人，也沒有明瞭事實的眞象，單憑一面之詞，怎能糾衆行兇！」

冷夫人說的不錯，這般參與襲擊冷家莊的各派門下，沒有一個是明瞭眞象之人，但他們信任水韞玉，認為這位武林盟主俠譽素著，應該相信得過。

大地之間，只有一個理字才是顚撲不破的，冷夫人與他們講理，有些人也就不願再施暴力。

這是一個轉機，但這個轉機却像天際的流星一

般，一霎眼便消逝得踪影全無。

因爲人叢之中有了反應，那反應又挑起了較適才更爲激烈的戰火。

他是一個面色焦黃，身材高大的中年大漢，當冷夫人語音一落之後，他那聳人聽聞的冷笑之聲也跟着發了出來。

錢塘病夫郭壘，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大大有名之人，他的笑聲，很自然的就將人們的目光拉了過來。

接着，他哼了一聲道：「水盟主譽滿湖海，口碑載道，如果他的話不可信，世間還能再有可信之人？何況，冷氏子弟兇殘成性，眼前被殺的武林同道，就是鐵的事實，咱們不要中了她的緩兵之計，上！」

冷氏子弟此時退到冷夫人的附近，他們排成了一個圓陣，以應付四面八方的攻擊。

戰火重新點燃，敵人像怒潮一般的亡命衝殺，潮水，是不會停止的，一波未平，另一波又接踵而至。

按說，武林各派，與冷家莊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他們何以會如此奮不顧身，就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了。

因此，冷夫人眉頭一皺道：「大師！這般人竟如此爲水韞玉賣命麼？」

瘋大師道：「他們之中可能有水韞玉的死黨在內，看來咱們不能再拚鬥下去了。」

冷夫人道：「好的，咱們向香山撤退，瑤光夫婦當先開路，我與瘋大師負責斷後。」

冷瑤光正與索嫦雙劍聯璧，守着他們的陣脚，此時身形一轉，便向人羣猛衝。

黃瑜也奔到冷瑤光的身側，雙劍一刀，殺開一條血路。

二暉玄紫劍法，是當代武林絕响，黃瑜的刀法更是刀刀見血，無人敢攖其鋒。

他們以破竹之勢衝出人羣，直待越過香山，進入嵩山山脈，冷夫人才招呼停歇下來。

夜色凄迷，草木蕭蕭，這一羣失去家園之人，難免有一份落寞之感。

良久，冷夫人長長一嘆道：「冷氏家門不幸，還連累了許多朋友，老身實在過意不去。」

赫連達哈哈一笑道：「爲江湖正義，咱們也該盡上一份心力，伯母如此說法，不太見外了麼？」

崔六三也道：「赫連兄說的是，伯母今後如何打算？」

冷夫人道：「武威王權傾朝野，水韞玉稱霸武林，咱們碰上了這麼兩個强敵，前途的艱險可想而知，今後如何，目前還難作定論。」

崔六三道：「水韞玉縱然浪得虛名，但他未經推選，就以武林盟主自命，這是他的一項大大的失策，咱們如能聯合一些武林同道，也可能扭轉不利的局面。」

冷夫人道：「此人氣焰方張，只怕很難找到敢於反抗之人。」

崔六三道：「牡丹堡惜花帝君，與家師私誼極厚，小侄想去牡丹堡試試，縱然說他不動，總可以讓他不與咱們爲敵。」

冷夫人道：「也好，你一人去麼？」

蒙驁道：「我與大師兄同去，惜花帝君與小侄也有一點交情。」

冷夫人道：「那就偏勞兩位了。」

崔六三道：「伯母不必客套，咱們兄弟就此告辭。」

他們向冷夫人抱拳一禮，再回頭向黃瑜道：「師妹今後行經之處，請留下本門的暗號，咱們不管此行成敗如何，一定要趕回來帮你。」

黃瑜咳了一聲道：「謝謝兩位師兄，不過依小妹之見，你們去牡丹堡之後，還是回山去吧，否則，爹對咱們一去不返，會感到不安的。」

崔六三輕吁一口氣，道：「師妹，妳放心吧，我會帶信給師父的，如果要咱們看着妳不管，咱們同樣也難以心安。」

血刀門下，雖然刀法狠毒，這師兄妹三人，可是同門情深的性情中人。

黃瑜含着眼淚，目送她兩位師兄離去，她若不是怕冷夫人不悅，她幾乎想痛哭一塲。

她正要找索嫦說幾句體己話兒，却不道索嫦忽然大叫起來，道：「大哥！雲姊姊呢？她怎麼不見了？」

冷瑤光一驚道：「糟了，她該不會失陷吧？娘！我想回去瞧瞧。」

冷夫人與瘋大師斷後，只顧應付追來的敵人，至於雲裳如何失散，他們毫無所知。

但如果她當眞落入敵手，回頭去找也是白廢，可是別人是替姓冷的賣命，置之不理麼？又有點說不過去。正在左右爲難之際，冷楓忽然向遠處一指道：「瑤兄弟！那不是雲姑娘來了？」

冷瑤光向冷楓所指之處一瞥，果見一條人影，向他們歇息之處急馳而來。

她果然就是雲裳，她的左脅之下，還挾着一個長長的物體。

眨眼之間，她已奔到他們歇息之處，將脅下的物體向地上一擲道：「冷兄弟問問他，也好知道水韞玉打的什麼鬼主意。」

冷瑤光向地上一瞧，原來是龍泉掌門一筆撑天楊冀北被雲裳生擒了來。

明瞭敵情，確屬事實需要，因而他謝了一聲道：「謝謝姊姊？」再向楊冀北哼了一聲道：「對不起，楊掌門，希望閣下能跟咱們合作。」

楊冀北怒道：「你要怎樣？」

冷瑤光說道：「希望閣下，能够回答咱們幾項問題。」

楊冀北道：「你認爲老夫聽你的？哼。」

赫連達哈哈一笑道：「冷兄弟！讓我來吧，咱們關東出髯子，你知道髯子是什麼？殺人放火的强盜，骨頭却硬得很，老哥哥別的不行，對整治髯子却有幾招拿手的絕活，楊老頭你信是不信？」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楊冀北怎敢不信。

而且他好歹也是一個掌門，如果讓別人像整治髯子般的來上一手，他今生，就不必再到江湖上混了。

人到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他認了，也發出一聲落寞的嘆息。

索嫦看到大是不忍，咳了一聲道：「楊大俠！回答我大哥的問題吧，只要你肯，我請大哥放你回去，好麼？」

楊冀北向她投下感激的一瞥道：「你們要知道甚麼？」

冷瑤光輕嘆一聲，道：「請問閣下，水韜玉要怎樣對付咱們？」

楊冀北道：「老夫所知不多，但就一般情形看來，水盟主志在天下，並非只是針對你們。」

冷瑤光道：「怎麼說？」

楊冀北道：「八月十五日，水盟主在邙山翠雲峯召開武林大會，天下所有的門派，掌門必須親臨會塲……」

冷瑤光道：「如果不到呢？」

楊冀北道：「聯合與會的門派大興討伐，廢除掌門，解散門派。」

冷瑤光啊了一聲道：「勿怪閣下要替水韞玉賣命了，八月十五日倒是難得一見的武林盛會。」

楊冀北一嘆道：「是的，但……」

冷瑤光一怔道：「怎麼，還有下文？」

楊冀北道：「除了對冷家莊判以滅門之罪，武林中將掀起驚人的血腥……」

冷瑤光愕然道：「那是說還有敢公然抗命的人了！」

楊冀北道：「據老夫所知，少林，泰山，及天殘派均已拒絕參與。」

冷瑤光心中一動，伸手拍開楊冀北的穴道，面色一正，道：「對不起，楊大俠，讓你背叛將韞玉，在下十分不安。」

楊冀北一呆道：「老夫怎樣背叛水盟主了？」

冷瑤光道：「就是剛才。」

楊冀北恍然道：「原來如此，謝謝你對老夫的關心。」

冷瑤光道：「你是不信？」

楊冀北道：「水盟主知道老夫被暴力挾持，他不會追究的。」

冷瑤光哼一聲道：「可惜你說的太多了，有些話還沒有等到我問，你就說了出來，你想水韞玉還會饒過你麼？」

楊冀北神色一楞，旋又哈哈一笑道：「好在你們無法前往告密，老夫怕些甚麼？」

雲裳冷冷接道：「你太小看水韞玉了，錢塘病夫郭壘，離開此地不到半盞熱茶。」

楊冀北身形一震，道：「你們爲什麼要讓他離開？」

雲裳道：「爲什麼不呢？水韞玉知道不參與的門派已有準備，他的部屬之內，也有變節之人，那驚人的血腥，豈不消滅於無形？」

楊冀北跺跺脚道：「錯了，你們害了老夫，並不能解救各門派滅門之危，唉……」

冷瑤光淡淡道：「你請吧，楊大俠，你不必担心各派的安危，還是打點精神逃命去吧。」

楊冀北向四週掠了一眼，面頰之上，流露出一片惶惑之色，山風蕭蕭，他難免有着草木皆兵的感覺。

一個人在一生之中，難免會做出錯誤之事，但那輕微的錯誤，就可能毀掉他的一生，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看到這位龍泉掌門的處境，不能不令人生出警惕之心。

最後，楊冀北終於悄然走了，他却失去了一代掌門的威嚴，像一個失魂落魄的逃犯一般。

瘋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道：「老夫人……」

冷夫人道：「大師是要到少林一行麼？」

瘋大師道：「是的，事關師門安危，貧僧不能不管。」

冷夫人道：「大師說的是，待武林大會之後，妾身母子如果還留得命在，再派小兒瑤光親到貴寺問候大師。」

冷瑤光母子的處境，確是比喪家之犬還要不如，他們不僅沒有了家，還要躲躲藏藏的，逃避官府及武林盟主的緝拿，這是何等傷心之事！

當瘋大師離去之後，冷夫人作了一個痛苦的决定，她咳了聲，道：「瑤兒……」

冷瑤光道：「娘有什麼吩咐？」

冷夫人沉聲道：「四海雖大，沒有咱們容身之地了。」

冷瑤光道：「娘不要灰心，上蒼不會讓咱們無路可走的。」

冷夫人輕輕一嘆，說道：「也許咱們娘兒要應這一刼，但不管怎樣，咱們總不能够束手就縛，任人宰割呀！」

冷瑤光道：「是的，娘，但咱們……」

冷夫人道：「我知道，咱們人單勢孤，遍地仇敵。」

她語音一頓，忽地眉峯一揚，以無比堅毅的口吻道：「八月十五日，咱們去參加翠雲峯的武林大會！」

冷瑤光錯愕良久，說道：「娘！你決定的對，咱們縱然是血洒翠雲峯，也要使天下武林同道，知道是非曲直。」

冷夫人伸手抱過玉郎，撫摸着他的頭頂道：「赫連大俠！」

赫連達道：「小侄在，伯母有什麼指示？」

冷夫人道：「老身無德，爲冷氏門中招來滅門之禍——」

赫連達道：「不，伯母，那是因爲冷家莊有一股領袖中原武林的力量，才被他們選作挑動紛爭，並首先翦滅的對象，伯母千萬不要自責。」

冷夫人道：「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咱們却已水盡山窮，因此，老身有一點請求——」

赫連達道：「請求不敢當，伯母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冷夫人肅聲道：「咱們母子已經準備參加武林大會……」

赫連達道：「伯母放心，上刀山，下油鍋，小姪決不會皺一下眉頭。」

冷夫人道：「不，老身不能讓你參加。」

赫連達道：「伯母是看不起小姪了？」

冷夫人道：「你不要誤會，老身有更重要的事拜託。」

赫連達道：「只要小侄還有三寸氣在，決不辜負伯母所託。」

冷夫人將懷中的玉郎遞給赫連達道：「這是咱們的一條根，老身想託付你，希望你將他帶到關外，隱姓埋名……瑤兒！替我謝謝赫連大俠……」

冷夫人臨危托孤，想爲冷氏門中保留一條根苗，她雖是神情平淡，面色自如，但那荒山野嶺間的空氣，却陡然凝重起來。

沒有人吐露片語隻言，却隱隱聽到抽泣之聲，那是索嫦！

母子連心，她怎能捨得她的愛子！

不過，對婆婆的決定，她不敢違拗，雖然心痛如絞，却不能哭出聲來。

人間還有什麼比生離死別更爲痛苦？還有什麼比幼子遠離更爲牽腸掛肚呢？

這位來自天殘谷的美麗少婦，經過一段多采多姿的人生，也遭受到人所難忍的痛苦，冷瑤光還沒有向赫連達拜謝，她已噗的跪了下去。

「赫連大哥！索嫦跟你叩頭，請你照顧我的孩子……」

赫連達飄身後退，沉聲大吼道：「快起來，弟妹！妳如果眞了解我這位大哥，就不要來這一套俗禮。」

嫦索道：「赫連大哥不要生氣，我遵命起來就是。」

冷瑤光咳了一聲道：「大哥！你就將玉郎認作義子吧，小弟不再說什麼了。」

關東大俠赫連達，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挖他的心，拆他的骨，也不用想擠出他一滴眼淚。

此時，他却忍不住了，所謂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但他依然倔强的大吼道：「大哥聽你的，不准哭，不准哭。」

不准哭，却哭成一片，連呀呀學語的玉郎，也喊着「我要媽媽」的哭了起來。

雲愁霧慘，草木含悲，這片荒山，籠罩着一片悲憤，似乎冷氏一門，已當眞走到了人生的絕路一般。

也許這一悲慘場面太過感人，也許哭有着感染的力道，在三丈外的一株大樹之後，也响起一股幽幽的悲泣之聲。

在場的無一不是身負絕學之人，那悲聲纔起，他們也立即有了警覺。

雲裳第一個一聲嬌叱，縱身撲了過去。

冷瑤光，索嫦，黃瑜，也跟着向那大樹，彈身疾撲。

但他們還是遲了一步，人走了，却留下了一紙簪花便箋。

雲裳由樹身之上取下便箋，畧畧一瞥，便交給冷瑤光道：「是給你的。」

冷瑤光接過便箋，只見上面寫着：「綠窗初曉，枕上聞啼鳥。不恨王孫歸不早，只恨天涯芳草。錦書紅淚千行，一春無限思量，折得垂楊寄與，絲絲都是愁腸。」

這是一首清平樂，寫盡了離情別恨，與無限相思，而字裏行間，還寓有一絲怨尤之意。

它沒有上下欵，但字蹟清秀，使人一目之下就可以斷定是出於女子手筆。

更重要的，是便箋之上，釘着一面雙龍令牌，那麼這留字之人，必然是王妃孟雙虹了。

但冷瑤光冷哼一聲，將那張便箋震得粉碎，身形一轉，逕向冷夫人坐息之處走去。

雲裳一遲疑，追上前去道：「瑤兄弟！你聽我說。」

冷瑤光立定脚步，回首道：「雲姊姊，有什麼指教？」

雲裳道：「據我所知，由此往南三十里，有一坐山峯名叫垂楊峯……」

冷瑤光一怔道：「雲姊是說她約我在垂楊峯相見？」

雲裳道：「我想是的。」

冷瑤光道：「我不去。」

雲裳道：「你必須去，因爲她可以告訴你希望知道而並不瞭解之事，甚至對咱們目前的窘困處大有裨益。」

雲裳說的對，自從他遠赴塞外之日起，就一直被一些怪誕之事所困惑，如果孟雙虹能使他有所瞭解，他倒願意去見見這位舊時的伴侶。

他請示冷夫人，冷夫人也認爲頗有必要，因此，他雖是不願，却不得不往垂楊峯一行。（未完）

絕處逢生（下）

・以上承自第85頁・

阿牛倒在地上，已經奄奄一息，仔細一看，不由驚呼道：「啊？是妳？」

「你以爲是誰？」

「妳不是說不會放鎗嗎？」

「不會放鎗怎麼能殺掉你們這批壞蛋？」

「趙小姐，我以爲妳是眞的喜歡我！」

「你照過鏡子嗎？」

趙如燕一點都不同情阿牛，那夜在公園後門內，她看到阿牛去殺冒充孟南天的人，經過幾天的明查暗訪，終於在「春風咖啡廳」的巷口遇到了阿牛，於是她便開始和阿牛做「朋友」——

今夜她到「櫻花公寓」去找徐仲康，發覺徐仲康已經外出，她便去找阿牛打聽消息，結果在咖啡廳門口被徐仲康撞倒，趁機救了徐仲康一命。

後來，她從阿牛口中知道孟南天今夜要去咖啡廳，靈機一動，往阿牛懷裏一倒，便打聽到了杜大坤的別墅地址——

阿牛想吃天鵝肉，陪上一條異想天開的性命，又連累到杜大坤和爪牙早死，也許這就是報應！

看看阿牛不再說話，趙如燕又不安地用手電筒照着地上的屍體，忽然欣喜若狂地喊道：「仲康，仲康！」

「謝謝妳，如燕，這是妳第三次救我了！」

徐仲康帶着莎莉從沙發後面走了出來，感激地握住了趙如燕的手。

莎莉來不及向趙如燕道謝，便悽厲地喊道：「南天，南天？」

「——。」

孟南天倒在血泊中，早已斷氣！

莎莉緊緊地抱着孟南天屍體，哭得死去活來！

如果孟南天不死，也許她可以重拾舊愛，獲得新生的勇氣，不幸孟南天死了，糾纏她的「四醜男」也死了，欺負她的杜大坤也死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快走吧，莎莉，這地方不安全！」

徐仲康用力拉起莎莉，在趙如燕的幫忙安慰之下，帶着莎莉走出了別墅的大門，並且也帶走了孟南天的屍體——夜正深，四周靜得要命！

今夜沒有狂風暴雨，可是莎莉……。　（完）



俠怒風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呂柏年偕楊雲峯往救黑衣仙子，楊府中突來楊老太太昔年惡友「絕戶陰刀」郝一雄，原想勸說早已棄邪歸正的楊老太太加入魔帮，楊老太太洞悉他的來意，虛與應酬，待得郝一雄認爲事有可爲，不惜以成名暗器及使用手法傳與楊雲英後，楊老太太立卽翻臉逐客，郝一雄自忖不敵，乃悻悻而去。此際甘瘋子也來到楊府，報告武當押解羅大昌的人已快到赤眉，但魔方高手衆多，少林與丐帮及各方俠義之士全大力馳援，要解九如速卽前往調度，解九如立卽告辭，並囑辣手夫人候呂柏年回來後卽速往助——

指風傷鬼手　石洞困蛟龍

辣手夫人道：「小妹知道，你放心先走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回身向楊老太太抱拳一禮，道：「有擾老前輩，晚輩就此告辭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和甘瘋子出得楊府。這時已是夜幕初垂，旁晚時分了，兩人出得南陽城，便取道向赤眉去。

他們利用夜色展開身形，快逾追風，不到三更時分，便趕了一百多里地。離赤眉不過數十里地了。

忽然，前面樹影中，閃出一人，道：「兩位是做什麼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打量那人，年約三十多歲，方巾包頭，濃眉環目，背插魚鱗砍山刀，極是威猛……

甘瘋子接口答道：「我們是看風水的。」

那人身形一閃，抱拳道：「兩位請！」讓出路來。

甘瘋子帶着橫山進士解九如越過那人，向一座竹山之內奔去，一路上又有三四處攔路相問，戒備得非常嚴密。

進入竹山之後，又轉了兩道山彎，迎面有一座大山莊。山莊內外，一片黑沉沉，不見半點燈光，但四週蟲聲唧唧，充滿了生氣活力。

甘瘋子也忽然口中發出一種鳴聲，邊叫邊走，直奔那山莊，一直到了莊前，只見莊門一開，黑影中閃出了一人，抱拳道：「老花子有候先生多時了。」

那人正是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這裏一切，都是他丐幫出人出力所佈置。

橫山進士解九如回禮笑道：「一切有勞幫主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先生太客氣了……呂少俠呢？他爲什麼沒有一同前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了搖頭，輕嘆一聲，道：「我看，他恐怕來不及趕回來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怔道：「他出了什麼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想可能是有人故意把他調了出去，但事實上，又無法不叫他去，唯願一切順利，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趕回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他要趕不回來，這次的事情，只怕不妙，想不到早年兇名卓著的飛天九怪竟是他們的主持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已遇見過飛天九怪中的老九了。其實他們還不是正主，眞正的首腦是比他們更兇更惡的人寰五絕。」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震道：「原來是他們！這可……」他眞有點提心吊胆了。

甘瘋子帶笑的插上一句話道：「老花子，你有點怕了，是不是？」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雙目一瞪道：「誰說我老花子怕了他們，就是天王老子，我老花子又何怕之有，大不了一死而已。」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大義當前，視死如歸，連死都不怕，又怕他人寰五絕何來……不過，這是對正氣磅礴之人之言，但人有胆識不同，他的兇名，確能對我方發生不良影響。所以，事非得已，如能不提他們姓名，最好不讓大家知道。」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應口道：「先生說得是，我老花子理會得。」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朋友們知道飛天九怪的事？」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老花子未敢告訴他們。」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這樣很好，我們進內去談吧！」

這時已是三更過後，沒有執事的人，差不多已入了睡。橫山進士解九如的來到，只有有限數人知道。

那是鐵胆震九州萬耀宗、撼山拳王猛、金劍書生卓一凡、火王爺趙天君祖孫和姜文宏等人。

本來，火王爺趙天君祖孫和姜文宏三人，是準備趕到武當山去與呂柏年會合。火王爺趙天君自認與武當掌門人頗有交情，萬一呂柏年和武當派弄僵，他還打算從中化解。

他們一路上的速度，當然沒有呂柏年快，他們還沒有趕到武當，遇見了從武當出來的甘瘋子。於是就留下來和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會合在一起。

橫山進士解九如剛到老花子隻手撐天爲他專備的房中坐下。火王爺趙天君他們也都聞風而來了。

大家見面之下，畧一寒暄，趙凱便心急着，道：「解老前輩，我們三弟呢？又到那裏去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一時只怕來不了。」

接着，又把呂柏年的事，簡要的告訴了他們。

姜文宏聽了後，雙眉一皺道：「解老前輩，不覺得我們三弟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老夫當時就看出來了，他的爲人，你們是知道的，他不能不去打救那黑衣仙姑。」

姜文宏道：「我們三弟，確是這樣一個人，只是目前的情形，對方似是非常重視那假悟靜禪師，大有非將他截刦到手不可。魔影幢幢，只怕要傾力來犯。」

金劍書生卓一凡接口道：「據小弟個人看法，他們顯然有心把少林武當和來助拳的朋友們一網打盡，樹立兇威，然後，挾勢進軍，橫掃武林。這次一戰，等於是正邪之間的前哨戰。關係今後雙方人心士氣極大，不知解兄以爲然否？」

金劍書生卓一凡也是武林中才智之士，幾句話說來，中肯中節，極有分量。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金兄與姜少俠所見，正是小弟心中隱憂，小弟在事前雖料中一部份，却沒想到他們竟利用這機會，要大幹起來，更想不到的是飛天九怪的出現，不知二位有何卓見賜教？」

金劍書生卓一凡道：「小弟不是長他人志氣，就小弟所知，我們所有人手之中，恐怕無人擋得住飛天九怪。」

火王爺趙天君道：「飛天九怪誠然厲害。不過，他們再厲害也只有五個人，我們挑出十幾二十個人，專門將付他們如何？此法如果可行，我趙某人願率先參加。」

姜文宏皺了一皺劍眉道：「老前輩的着想很好，只是我們還犯不着和他們硬拚。」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老夫說的是笨主意，文宏，你一定有最好的主意了。」

姜文宏道：「晚輩也沒有什麼好主意。不過晚輩得一位老前輩傳授一種奇門陣法，我想如能誘他們進入陣內，他們縱能脫陣而出，也必大傷腦筋。那時，我們早已遠出百里之外了。」

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笑道：「你有這一手，爲什麼不早說，解先生，你也可放開寬心了。」

火王爺趙天君是一個豪放重情的人，他一向看重姜文宏，他對姜文宏的話，是絕對的相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姜少俠有此奇學，眞是太好不過了。我們是說做就做，就請少俠選定一個地點，立時準備如何？」

接着轉頭向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鎭和兄，你派一個人陪姜少俠……」

一語未了，姜文宏含笑截口道：「晚輩已經準備好了，只待老前輩裁決。」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啊！」了一聲，目光一凝，望着姜文宏笑道：「少俠眞是有心人，老夫失敬了。」

姜文宏起身一揖，笑謝道：「晚輩何敢當老前輩如此謬獎！」

忽然，門外有人揚聲道：「莊外來了一人，聲言要見解先生。有請定奪！」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口問道：「是什麼人？」

門外那人道：「據晚輩所看，那人可能就是對方的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帶他大廳去，我們在大廳中見他。」

門外那人應了一聲，翻身急步而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站起身來道：「我們一同到大廳去，看看那人所爲何來。」

大家到得大廳之中，橫山進士解九如當仁不讓，坐了正中首位，不久，一位丐帮弟子帶着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中年人，進入廳中。

來人一身勁裝，氣度沉穩，一臉精悍之色，目光環掠大廳一週之後，直向橫山進士解九如座前走去，相距五步左右，停身抱拳道：「座上可是橫山進士解先生？」

橫山進士解九如抱拳還禮道：「老夫正是解某人，尊駕有何見教？」

那人道：「在下張振海，奉了家師之命，特來向解先生送一個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令師是誰？」

張振海道：「家師人稱鬼手天王的就是。」言下一挺胸，臉上現出一片傲然之色。

橫山進士解九如冷然一笑道：「令師有什麼信送來？」

張振海道：「有關一位申公昌的消息，不知解先生要不要聽。」

橫山進士解九如暗中一皺眉頭，道：「你不是來送信的麼？『要不要聽』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張振海道：「在下信雖已帶來，却不知你們有沒有本事接受。」

橫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狂得很。」

張振海道：「那是看對什麼人說話。」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站起了身子，金劍書生卓一凡搶身而出，道：「在下卓一凡，倒要看看你朋友，有什麼驚人絕技，如此目中無人。」

張振海神色鎭靜的微微一笑道：「朋友的金劍，在下久仰，那麼你就請亮劍吧！」

金劍書生卓一凡武林聲望雖不如橫山進士解九如天下皆知，却也不是無名之輩，當得起名家之稱，他雖自認難是飛天九怪之敵，但不見得就會怕了飛天九怪的弟子，這時張振海空着一雙手，只叫他用劍，他心中可是惱怒已極，暗忖道：「我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你也不知我掌中金劍的厲害。」

他心念一定，口中却少不得客氣一句道：「朋友，你請取兵器。」

張振海一伸雙手道：「在下練的是手上功夫，卓大俠儘管出手，在下就以雙手奉陪。」

金劍書生卓一凡哈哈一笑道：「令師鬼手天王，以一雙鬼手成名，朋友手上功夫自是不弱，那在下就是用劍戰你一雙鬼手，也不算是不公平了。」

張振海冷冷的道：「朋友，在下既然來了，莫說你只一人一劍，就是在座衆人一哄而上，在下也不會說你們以多爲勝。你要動手，就請吧！」

金劍書生卓一凡被他說得面色一紅，反手拔劍在手，冷然一笑道：「朋友看劍！」雙肩一晃，欺身而上，舉手一劍，向張振海當胸點去。

張振海暗中一提丹田眞氣，突然向右讓開三尺，不但沒有還手，而且還搖手道：「卓大俠，在下不願佔你便宜，你此刻心浮氣動，還是靜一靜心再出劍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暗中一皺眉頭，忖道：「這人眞是陰險，又損又激，還故示大方……。」不由出口叫了一聲：「卓兄！」

金劍書生卓一凡其實不待橫山進士解九如出聲，他心中已是警覺，知道了張振海的用心，心氣一平，人已靜了下來，冷笑一聲，道：「盛情心領，請接我第二劍。」

劍勢再動，右腕揮舞之間，手中長劍幻起一片金光把張振海圈在劍光之中。

張振海點頭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像個樣子了。」餘音未絕，人已穿入金劍書生劍光之中，雙手屈指如鈎，伸縮不定。

兩人這一搭上手，金劍書生卓一凡心中已自有數，這鬼手天王的傳人，指掌上功夫，確有過人之處，怪不得他如此狂傲，當下心中打定主意，改攻爲守，準備先摸清他招式路數，再想破敵之計，劍式一變，把門戶封得甚是嚴謹。

張振海這時反而着着進逼，招招煞手，攻勢銳猛至極。

金劍書生弄巧成拙，原想先用遊鬥之法，消耗對方眞力，再展開反擊，那知强敵內力，有如長江大河一般，綿綿不絕，愈攻愈猛。

自己在防守被動之下，反而失去先機，一時間要想扳回劣勢，談何容易，二十招過去，竟無法還

斃他一招一式。

金劍書生卓一凡正在心中着急時，張振海忽然大喝一聲，手法忽變，時指時掌，詭異絕倫，身法飄忽，不可捉摸，登時把個金劍書生卓一凡迫得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廳中衆人都看出金劍書生形勢極爲不利，再打下去，勢必傷在對方手中不可，橫山進士解九如更是關心異常，運功蓄勢，只要金劍書生一遇險，立時出手相救。

金劍書生卓一凡在險象叢生中又支撑了二十多招，才找出張振海一着破綻，大喝一聲，全力攻出兩招，把張振海迫退半步，縱身斜向一側躍了出去，脫出張振海掌指籠罩之下。

張振海也不追擊，哈哈一笑道：「還有那一位敢下來試試在下的索命鬼手？」

座上橫山進士解九如乃是三軍之主，身份攸關，豈能和他動手，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也是一帮之主，他手下還有的是高手，自己也不宜妄自出手，他正待命把自己手下招來，只聽廳外有人大喝一聲，道：「那裏來的野小子，半夜三更前來惹人討厭，先吃我一拳。」

話聲中跳進一個黑塔般的粗壯大漢，直向張振海奔去，出手一拳，便向張振海當心搗去。

來人身高體長，伸出的一隻拳頭，比張振海的頭還大，來得又猛又沉，一股强勁的拳風，如同山崩海嘯一般。

張振海見他拳來，不避不讓，嘴角間泛起一絲冷冷笑意道：「笨牛，你好不自量！」

說話間，右臂向上一翻一搭，指力已落到了來人手臂之上，但聽「哇呀」一聲大叫，那人已陡然向外一跳，左手托着右臂，翻着一雙虎目，怒視着張振海道：「你暗算傷人，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這人姓王叫大牛，有牛一般的力量，但頭腦也是和牛一樣簡單，他根本就沒看清張振海是如何出手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目向王大牛手臂望去，只見就這瞬刻之間，已然紅腫起來，不禁心頭大駭，暗道：「一個人縱然內力深厚，內勁强猛，也不能在指力一掃之下，把一個身具橫練功夫的人，傷得這等厲害，不知此人練的是什麼陰毒功夫。」

心念一轉，疑慮大生，當下低聲喝道：「大牛，快把手臂伸屈幾下，看看筋骨是否受了傷？」

王大牛道：「先生放心，咱老王還受得住。」

他口中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却也覺得有點不對，依言把手臂伸屈了幾下。

這時，又有人輕輕的哼了一聲，從廳外閃身進來，道：「是什麼人傷了我們王兄弟？」

來人的身形正和王大牛相反，是個瘦小的矮個子，但雙目精光暴射，內功修爲，至爲深厚。

王大牛一見來人，大叫一聲道：「大哥來得好，就是當中那小子，打不過人，用暗算傷了我。」

原來此人名叫褚標，與王大牛兩人一高一矮，一大一小，一粗一細，武林中合稱他們爲春嶺雙雄，也頗有聲名。

褚標一眼瞧到王大牛手臂，臉色一變，雙肩一晃動，人已轉向王大牛走去，沉聲說道：「快把右手伸出來給我瞧瞧。」

王大牛伸出手臂，只見他手臂之上，有一道極細的血痕，細若遊絲，不留心細看不易看得出來。

褚標緩緩轉過臉去，目射怒火，望着張振海冷冷的道：「對一個心地渾厚的人，暗下這種毒手，你不覺着慚愧麼？」

張振海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知不知道在下的名號？」

褚標道：「在下不用知道你的名號，就知你是一個心黑手辣的人。」

張振海陰陰的一笑道：「在下號稱鬼手無常，要不心黑手辣，在下這綽號，豈不被人白叫了。」

褚標一探腰，取出一條軟鞭，振臂一甩，鞭梢發出一聲脆响，緩緩朝着張振海走了過去，神威凛凛，氣度懾人，他個子雖小，但却比大個子的王大牛，叫人心目中產生不同的份量。

張振海也不覺爲他威武之氣所奪，皺了一下眉頭，暗中提氣戒備。

褚標冷喝一聲，道：「亮出你的兵器來！」

這時，姜文宏忽然站起身來，走到褚標身側，低聲道：「褚兄，你還是看顧王兄的傷勢吧，這一場小弟替你代勞了。」

說着，伸手遞給他一包藥末道：「小弟這包藥，不知有沒有效，褚兄可先替王兄敷敷看。」

褚標滿肚子怒火，却也担心王大牛的臂傷，聞言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多謝姜兄。」接過姜文宏遞給他的藥末，退過一邊去照料王大牛。

姜文宏這時面對張振海，星目神光如電，投注在張振海臉上，緩緩的道：「你用毒手傷人，大失信使身份，在下容不得你再猖狂了。」

張振海嘿嘿一笑道：「報上你的姓名來，我回去之後，好請功領賞。」

姜文宏道：「在下號稱捉鬼書生姜文宏，專門對付你們這批鬼手傷人的人。」

張振海笑道：「朋友，你很會說大話。」

姜文宏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張振海道：「在下又不是來耍嘴皮子的，自是

要看看你有沒有眞才實學。」

姜文宏雙肩一聳，神志陡然一盛，道：「那你出手吧！」

張振海見姜文宏目中神光極是耀眼，不敢大意，也不叫他亮兵器了，一聲：「看掌！」雙肩一晃，欺身而上，左手握拳，「直叩天門」當頭擊下。

姜文宏左手疾起，「四兩撥千斤」反向張振海脈門敲去。

張振海下落拳勢忽然一偏，拳臂出肘，右脚同時向前踏進一步，猛向姜文宏「笑腰穴」點去。

姜文宏輕笑一聲，道：「朋友，你還差得遠啦！」雙手一併而出，一上一下，又攻又守，相迎而下。

兩人這一搭上手，就是六七招，突然，姜文宏大喝一聲，欺身而進，着着進逼，指掌併用，倏然之間，攻出七指十三掌，把張振海迫退了八九步。

張振海被姜文宏奇奧迅快的招術，迫得連連倒退，不由殺機陡生，雙眉軒動，目射兇光，大喝一聲，道：「姓姜的，你小心了。」右掌突然一變，倏然迅快絕倫的反擊過來，眨眼之間，連攻了九掌，把姜文宏逼退了三步。

接着，只見張振海面現獰厲之色，雙手前伸，十指箕張，形同餓狼撲食，躍身向姜文宏撲來。

但見一片黑霧，挾着腥風，幻化出一團勁氣，把姜文宏團團圍在當中，旋轉不已。

這時，羣雄都已被驚起，紛紛起床，趕來觀戰，只覺陣陣腥臭之氣，撲鼻欲嘔，不由替姜文宏揑了一把冷汗。

姜文宏站立當場，暗中把勁力提到十成，表面上保持着鎭靜，心中却也有點緊張，蓄勢戒備，伺機出手。

張振海所發毒掌，在姜文宏四週，越轉越快，同時，威力也每轉一圈，就增加甚多……。

張振海盡量運集鬼手毒功，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張振海忽然大喝一聲，猛然向姜文宏迎面劈落。

只見兩條人影乍合卽分，張振海悶哼一聲，向後連退了五六步，才拿樁站住，姜文宏也往後退了一步。

張振海低頭垂手，臉上隱隱現出一股黑氣，似是受了自己毒掌毒氣反噬之害，他一言不發，大約過了一刻時光，他臉上黑氣才漸漸收歛，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睜開眼來，望着姜文宏道：「姓姜的，在下領敎過你的『三光指』了，咱們異日有緣再見之時，當再領敎高招。」說罷，扭頭轉身，便打算向外走去。

「三光指」是一種純陽指力，有無堅不摧之威，這一被張振海叫了出來，大家都對姜文宏有着改觀的看法，不由得聳然動容。

這時，姜文宏忽然沉聲喝道：「站住！」

張振海旋身而回，獰笑一聲，道：「姓姜的，你不要以爲一時得手，就自以爲了不起，將在下呼來喝去。」

姜文宏冷然道：「你就想這樣一走了之麼？」

張振海翻眼道：「你要把老子怎樣？」

姜文宏冷然道：「你所爲何來？……」

張振海因爲被姜文宏「三光指」反震之力，傷了內腑，亟想離開，心急之下，一時忘了自己的來意，經姜文宏這樣一問，不由「啊！」了一聲，伸手懷中，取出一封信函，甩手抛給姜文宏。

姜文宏伸手接住信函，只見上面寫着「送陳解九如大俠 台啓」。

姜文宏轉將那封信函，凌空送給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請老前輩過目。」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過信函，抽出信箋，只見信箋上寫道：「中公昌已落入老夫手中，限汝立卽來談，否則，莫怪老夫不留餘地。」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皺劍眉，道：「令師現在那裏？」

張振海道：「未便奉告，解先生可以隨在下一同前往。」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好！老夫隨你往與令師一談。」

姜文宏接口道：「晚輩隨老前輩前往一行。」

火王爺趙天君道：「信中寫的是什麼，也有老夫一個。」

橫山進士解九如未將信函內容公開，自有其道理，姜文宏想到了這一點，所以，並未追問，火王爺趙天君却見不及此，直口問了出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自然不便說出呂柏年被擒之事，徒然影响自己這一方面的鬥志，一面將來信雙掌一闔，震得粉碎，一面轉念想出了一套說法道：「鬼手天王只是來信要九如前往一談，究竟何事？尚不得而知。」

火王爺趙天君道：「他自己就不能來麼？」

張振海冷笑一聲，道：「他老人家要親自來了，只怕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笑道：「你不是又在說大話吧？老夫這就與解先生一同去會會他，看他又有甚麼了不起。」此老見姜文宏身具「三光指」絕學，暗想加以本身的一身火器，鬼手天王雖兇名卓著，也不見得就眞的敵不過他，所以胆氣又壯了。

接着，金劍書生卓一凡與丐帮帮主老花子隻手

撐天陳鎭和也紛紛出言，要跟同前去，會一會鬼手天王。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頭道：「你們兩位都不能去，九如走後，這裏一切，都有仗兩位主持，否則，羣龍無首，就給了他們可乘之機。」

橫山進士解九如當着張振海的面說出這種話來，亦頗有弦外之音，告訴張振海少打如意算盤。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與金劍書生卓一凡聽橫山進士解九如這樣一說，也都一一點頭道：「不過先生可要小心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據本人所知的鬼手天王往年作風，當不會做出自損英名之事，兩位儘可放心。」

頭一轉，向張振海道：「朋友，我們可以走了。」張振海一言不發，舉步前行，橫山進士解九如火王爺趙天君姜文宏隨後而行。

這時，趙凱忽然道：「爺爺，我也要去。」於是，又多了一個他。

× × ×

橫山進士解九如，火王爺趙天君，姜文宏與趙凱等四人，緊隨着張振海行了個多時辰，來到一處山谷之中。

夜色濛濛，只見谷口一側暗影中，有人暴喝一聲，道：「什麼人，站住！」

張振海應聲道：「是我，爐中一枝香，你是老四嗎？」

話聲並落，只覺喉頭發癢。「咯！咯！咯！……」一陣急咳，吐出了二口鮮血。

敢情，他受傷原重，爲了面子問題，不肯當着橫山進士解九如等人的面調息，強用功力，壓住傷勢，急行之下，這一開口的說話，他就再也忍不住了。

黑暗中人影一閃，現出一人，奔了出來，落到張振海身前道：「大哥，你受了傷！」目光含怒，掃向橫山進士解九如等人臉上。

張振海一揮手道：「帶他們進去。」人便原地坐了下去，運功調息起來。

那人鼻子像生了虫似的「嗯！」了一聲，冷冷的道：「你們的胆子倒不小……走吧！」

轉身向山谷之內奔去，大家隨在那人身後，行約四五里路，到了一座突岩之下，那人伸手在岩石拍了三掌，一塊岩石漸漸移開，現出了一個洞口，洞內透出一綫燈光。

一聲陰沉的話聲，傳了出來道：「恕老夫不出迎了，你們請自己進來吧！」好「妄自尊大」的口氣。

火王爺趙天君聽得直冒火氣，就要出語相識，橫山進士解九如暗中搖手止住他，當先舉步向洞內走去。

洞內沒有桌椅，只擺了些石頭，當面石頭上坐了四個老人，楊家見過的那位絕戶陰刀郝一雄並不在內。

橫山進士解九如以禮相見，抱拳道：「四位想必是聞名已久的飛天前輩們了，在下解九如，這裏有禮了。」

當中一個上身奇長，坐在石頭上比另外三人高出一個頭的人，身不動手不招，舉目望了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眼，道：「你就是橫山進士解九如，很好，你們坐下，老夫有話和你們說。」

橫山進士解九如只微微的笑了一笑，招呼火王爺趙天君等人，就坐在一旁石頭上，也不再替火王爺他們個別通名。

座上四個老人，也沒表明身份誰是誰，不過憑他們的長像，橫山進士解九如，也看得出他們誰是誰。

當中那位上身奇長的老人，就是九怪中的老二鬼手天王鄭奎。

他的左手邊是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右手邊第一位是老六獨眼瘟神簡捷，再過去是老七索命無常郭震天。

他們四人之中，以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長得一表人才，修眉朗目，面如蒼松古月，項下五綹長鬚，白如銀絲。

其他三人，是一個長得比一個怪，四肢五官，就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怎樣也不相稱。

橫山進士解九如等大家坐好後，微一欠身道：「在下已領命而來，各位前輩有何吩咐？」

鬼手天王鄭奎道：「老夫先問你一句話，你是要死的還是活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當然是要活的，前輩有什麼條件，你就開出來吧！」

鬼手天王鄭奎道：「條件很簡單，只要你們不再過問少林與武當的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少林武當大門派，其實我們就是過問也不過搖旗吶喊而已，幫不了什麼大忙，前輩這條件不苛，在下可以攷慮答應，不過不能就憑前輩一句話，答應前輩的條件。」

鬼手天王鄭奎道：「這個當然，老夫可以給你們先看看人。」

接着轉頭向後輕喝一聲，道：「開門！」

這個洞府之內，除了他們數人外，別無他人，鬼手天王喝聲出口，只聽洞壁一邊，發出一陣陣「隆！隆！……」之聲，移開一方石板，現出了一道門

來。

門內有一個鐵籠子，鐵籠子裏蜷臥着一個人，他頭臉縮在自己懷中，看不見他的面貌。

火王爺趙天君他們，因不知書信內容，所以也沒朝呂柏年身上着想，橫山進士解九如看那人一身穿裝打扮。倒正是呂柏年離開時的穿着，皺一皺眉頭道：「我們能不能看他的面貌？」

鬼手天王一笑道：「當然可以……把申少俠的頭支起來。」

此語一出，火王爺趙天君與姜文宏趙凱三人齊皆猛然大震，臉色一變，從座位上跳了起來，異口同聲，驚叫道：「什麼？他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鎭靜如恒的搖手截口說道：「各位不要驚亂，反正事情已至此，總有解決的途徑。」

火王爺趙天君心猶未釋的嘆道：「先生，你爲什麼不早說。」

橫山進士解九如歉然地道：「人多口雜，說了徒亂人意，何況，鄭前輩既派人來約，自然有解決的門徑，又何必小題大做。」

火王爺趙天君搖頭嘆了一口氣，未再說什麼，這時，已有人用一根竹竿伸入鐵籠之內，把呂柏年的頭支了起來。

大家凝目望去，只見呂柏年神情呆滯，雙目無神，分明中了什麼迷魂藥物，才落得這般光景。

大家只覺心頭一慘，趙凱則更爲激動，大叫一聲：「三弟！」人便猛撲了過去。

姜文宏伸手去拉住他，沒有拉住，趙凱人已射到了門口，忽然，一聲輕笑，道：「娃娃，你回去吧！」

只見趙凱衝到籠邊的身子，走勢一頓，接着人便倒飛回來，回到原位之上，分毫不爽。

鬼手天王鄭奎露了一手「鬼手陰功」，用淩空勁力硬把趙凱抓了回來，頗爲自得的一笑道：「現在人已經給你們看到了，你們隨時都可把他帶回去，現在就看你們自己想不想把他帶回去了。」

火王爺趙天君道：「解先生，我看沒有什麼可攷慮的了，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就答應了他們的條件。算了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沉吟了一下道：「在下如答應了前輩的條件，不知前輩能不能還給我們一個淸淸醒醒的人？」

鬼手天王鄭奎搖頭道：「不能，但老夫可以担保，三個月之後，他的一切都可恢復正常。」

火王爺趙天君接口道：「好，三個月就三個月吧，我們算是認了，現在請你們把人交出來。」

此老是火爆脾氣，又怕夜長夢多，飛天九怪反悔，所以搶着就答應了。

鬼手天王鄭奎轉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解進士，趙天君可是都答應了，你不會不顧申公昌的生死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我們是裏外一致，鄭前輩也不用在言語上用心機了。」

鬼手天王鄭奎道：「那你也完全答應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事情原就沒有選擇餘地，我們能不答應麼？」

鬼手天王鄭奎點頭道：「老夫久聞你橫山進士知時識務，今日一會果然不錯，老夫交上你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抱拳道：「多蒙過獎，現在請鄭前輩放人吧。」

鬼手天王鄭奎道：「可以，可以，不過還有一點手續請你先完成。」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什麼手續？」

鬼手天王鄭奎從懷中取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文件，揚手送給橫山進士道：「我們是口說無憑，請你在這上面劃個花押吧，同時也表示我們將人交還給你們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過那份文件，只見那文件上寫道：「本人與申少俠某日道經王屋，申少俠失愼，被一絕世毒物所傷，幸經鬼手天王鄭奎大俠義伸援手，慷慨將千辛萬苦得來之烏風草相賜，因此申少俠得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本人與申少俠心感鄭大俠高義，從今以後，誓不與鄭大俠對立爲敵，特立此書，以申謝忱。」

橫山進士解九如看完之後，一笑道：「鄭前輩眞高明，這樣一來，我們要稍有不滿，便是人人背棄的妄恩負義之徒了。」

鬼手天王鄭奎哈哈一笑道：「解進士好說，你們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所以這份文書有了也等於沒有。」

橫山進士解九如猶豫了一下道：「好，在下謹遵台命，請叫人送上筆硯來！」

鬼手天王鄭奎一聲吩咐，現成的筆硯就送上來了，橫山進士解九如提筆如飛，在那文件上寫了行字，合起文件，將那文件雙手送給鬼手天王鄭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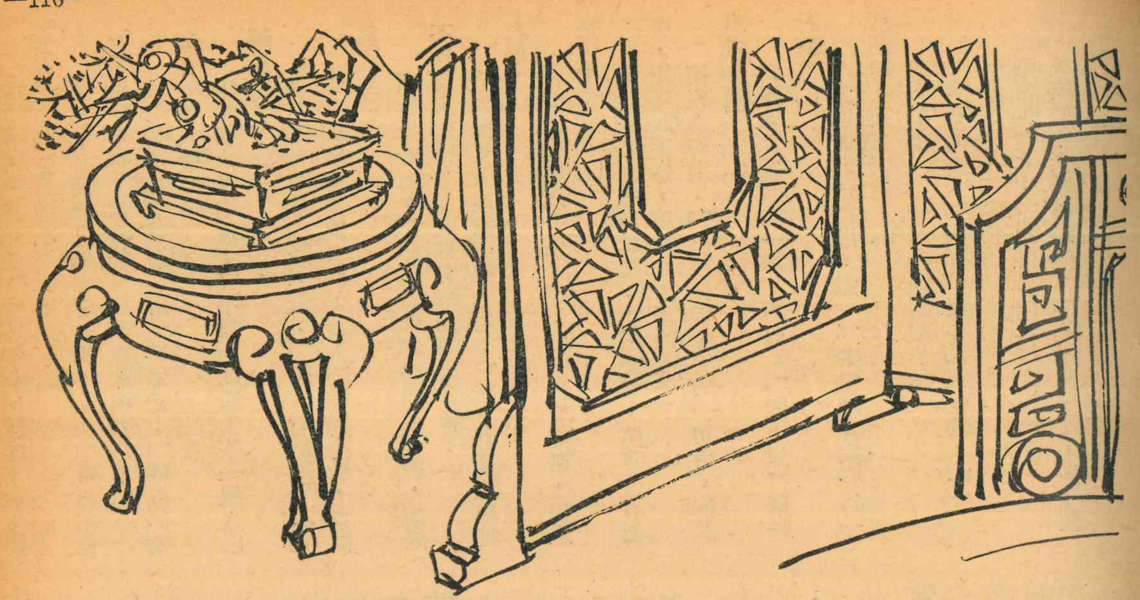
鬼手天王鄭奎打開那文件看了一眼，忽然間臉色一變，接着哈哈一笑，說道：「兄弟們，我們送客！」

橫山進士解九如起座抱拳道：「不敢有勞相送，在下就告退。」

說罷，招呼大家，便向洞外走去。

火王爺趙天君大叫一聲道：「且慢，我們要帶人走呀！」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關外玉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僞扮「金笛先生」易從哲，與何瑤卿返回逍遙莊，爲何沛宇從他眼神有異而看出他的僞裝，就在何沛宇私下向何瑤卿詰問之際，南宮逸奇已竊聽得何沛宇的話語的邃闊將進去，自承此來要向何沛宇追回青霜劍，時適逍遙莊總管「血手追魂」宋至勤前來向易從哲請示，要往涼州探聽南宮逸奇動靜，何沛宇竟斥宋至勤身爲總管，遇事有權主理，何需請示外人，他這話不禁使得宋至勤愣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接着，何沛宇又向宋至勤道，你看看他可是易叔叔麼——

剝繭抽絲查禍首

宋至勤神情不禁一愣，目光轉向南宮逸奇。畢竟是武林稱奇稱最的蓋代奇豪，其沉着冷靜，實在令人心折嘆服，宋至勤目光灼灼如電般地望着他，他竟是神色絲毫不變，從容鎮定如常。

「血手斷魂」宋至勤雖然是個老江湖，經閱甚廣的精明之人，但是，却不如何沛宇心細，在智慧上也比何沛宇差遜了一籌。

因此，他目光灼灼地注視了南宮逸奇良久良久，根本沒有看出什麼。

因此，他臉現迷惑之色地，目光從南宮逸奇的身上移向了何沛宇。

何沛宇一見宋至勤目光移向自己，從宋至勤那迷惑的臉色神情上，已知宋至勤沒有看出對方不同於易從哲的差異之處，於是乃即開口說道：「你再注意看看他的眼神就明白了。」

南宮逸奇化裝「金笛先生」易從哲，不僅容貌維妙維肖，即連談吐舉止，均皆模仿得可說毫無破綻。

然而，何沛宇是如何看出來的呢？這問題，南宮逸奇曾暗自檢討過，但却始終未能檢討出「破綻」出在什麼地方。

直到此刻，何沛宇說出「眼神」兩字，南宮逸奇心中這才恍然明白，「破綻」原來竟是出在自己的「眼神」上。

依據星相理論言，「眼神」足以代表一個人的個性與氣質，智慧的聰穎與笨拙，心情的開朗與沉鬱，每一個人的「眼神」都有其獨特與不同之點。

任何人模仿冒充一個人，不論其化裝易容術如何的高明，雖能作眼部的化裝，却無法爲「眼神」化裝。

「血手斷魂」宋至勤一聽何沛宇要他注意看看南宮逸奇的眼神，目光立即再次轉向南宮逸奇，凝目直視着南宮逸奇的雙眼「眼神」。

這回，宋至勤看出來了，「眼神」果然不是他所熟悉的「眼神」，也顯然不是易從哲，臉色不禁倏然一變！瞪目喝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而從容地道：「我就是我，可能是你宋總管的救星，也可能是你宋總管的要命無常！」

宋至勤臉色倏又一變，沉聲道：「閣下，你要不報出姓名，可就別怪

宋某要對你不客氣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不客氣便怎樣？你宋總管難道還能生吞活吃了我不成！」

宋至勤目閃寒芒地嘿嘿一笑，道：「雖然不會生吞活吃了你，但却能令你流血斷魂頃刻！」

南宮逸奇語音依舊平靜從容地道：「就憑你宋總管一個人麼？」

宋至勤冷冷地道：「不錯，就憑宋某一個人已經足够了！」

南宮逸奇淡然一哂，道：「如果不够呢？」

宋至勤雙眉倏地一軒，道：「够與不够，你試試就知道了。」

南宮逸奇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不過，如果不够便又怎樣？你宋總管敢先作决言麼？」

宋至勤雙目暗暗一轉，道：「閣下可是想和我打賭？」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宋總管高明，我正是這個意思。」

宋至勤心念電轉地道：「這麼說，閣下是有把握，認爲我不够，不是你閣下的敵手了！」

南宮逸奇道：「借用你宋總管的一句話，你試試就知道了。」

宋總管目光倏地一凝，問道：「閣下想打賭點什麼？」

南宮逸奇略一沉思，道：「請宋總管實答我一些問題，聽我安排！」

宋至勤道：「一些什麼問題？」

南宮逸奇道：「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宋至勤道：「聽你的什麼安排？」

南宮逸奇道：「對你有益而無害的安排。」

宋至勤目光眨動地道：「如果我够了，閣下便又如何呢？」

南宮逸奇道：「那很簡單，人一個命一條，你宋總管愛如何便如何，悉由尊便！」

這話，聽得心頭不禁暗暗一震！很明顯地，這位冒牌「金笛先生」的武學功力，必然高過於他，有十分之十的把握，否則，焉敢以生命作賭注？

因此，他心念立時有如電閃般地暗忖道：「此人究竟是誰？是何來路？……」

他暗忖間，南宮逸奇却目光如電般逼注着問道：「宋總管對我這賭注認爲如何？還滿意不？」

宋至勤點頭道：「滿意極了，不過……」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接道：「如此，閣下不覺得太吃虧了些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在表面上看來，我似乎確實是太吃虧了些，然而，事實上因爲這場賭的贏家必定是我，所以，我賭注縱然下得再大一點也無關緊要！」

下期預告

一期完巨型遊俠呂奇故事

遊俠雙雄

龍驤·著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機構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呂奇是個傳奇性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性故事發生在他的身上。本故事只兩雄相遇精采情節已值同書價。下期刊出，敬請垂意。

宋至勤心頭不由又是暗暗一震！道：「閣下，你不後悔？」

南宮逸奇語音淡漠地道：「在我生平的字彙中，尚未有過『後悔』兩字。」

宋至勤雙目倏睜，精光如電地道：「閣下，男子漢，大丈夫，可是一言……」

南宮逸奇揚眉接口振聲道：「我向來言出如山不移！」

宋至勤點頭嘿嘿一笑，道：「好，如此我們到外面院子試試去吧！」

說着，便待移步轉身向外面走去。

南宮逸奇却抬手一搖，道：「不必了，就在這屋裏試也是一樣。」

宋至勤雙目眨動地道：「在屋子裏能够施展得開手脚麼？」

南宮逸奇道：「我認爲這間屋子已經很寬敞，很够了。」

宋至勤心中突然閃過一個意念，道：「閣下，在未試之前，閣下可以答我數問不？」

南宮逸奇道：「能答當答。」

宋至勤問道：「易先生現在何處？」

南宮逸奇道：「涼州。」

宋至勤道：「涼州甚麼地方？」

南宮逸奇道：「這你就不必問了。」

宋至勤道：「閣下不敢說麼？」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宋總管，『激』字對我無用，我從來不吃這一套。」

宋至勤心念電閃地暗轉了轉，又問道：「你將易先生怎樣了？」

南宮逸奇搖了搖頭道：「我幷未將他怎樣，他很好。」

宋至勤話鋒忽地一變，道：「閣下化裝進入本莊有何意圖？」

南宮逸奇道：「我此來共有三件事情。」

宋至勤道：「那三件事情？」

南宮逸奇道：「一是討取『青霜劍』，二是拜訪貴莊主，三是找一個人。」

宋至勤雙目眨動地問道：「閣下要找的人是本莊屬下？」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不是。」

宋至勤道：「他在本莊？」

南宮逸奇道：「不錯，目下他正在貴莊內。」

宋至勤目光一凝，道：「他叫什麼名字？」

南宮逸奇道：「其人姓名我必須暫作保留。」

宋至勤道：「不便說麼？」

南宮逸奇淡然點頭道：「不然，我就不會有『暫作保留』之說了。」

宋至勤道：「這話可有道理？」

南宮逸奇道：「當然有道理，如果先說出其人的姓名，可能會找不到他。」

宋至勤道：「閣下可是怕他會聞風逃遁，躲起來。」

南宮逸奇道：「實情正是如此。」

宋至勤話鋒一轉，倏又凝目問道：「閣下要見莊主何事？」

南宮逸奇道：「有很重要的事情。」

宋至勤道：「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這問題，我必須和貴莊主面談。」

宋至勤道：「不能先告訴我麼？」

南宮逸奇道：「不能，事情非常重大，你做不了主，告訴你也無用！」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總管閣下，你還有什麼要問的沒有？」

宋至勤想了想，道：「沒有了。」

南宮逸奇道：「如此，你該試一試你够是不够了。」

宋至勤雙目寒電倏地一閃，沒有開口說話，嘿嘿冷笑了笑，暗暗提氣凝勁，抬起了一隻右手，五指箕張，突發如電般地直朝南宮逸奇左肩抓去！

南宮逸奇一聲冷笑，道：「總管閣下，你這一式『大力鷹爪』，火候造詣威力雖都不差，只是，可惜你遇上了我……」

他口說手不閒，話聲中，坐勢不變，身軀微仰，右手倏抬，已奇快絕倫地攫住了宋至勤的右腕脈門！

宋至勤心神不禁猛地一顫，臉色頓然變成一片蒼煞！

何沛宇見狀，立時長身欲動……

但是南宮逸奇却目射威稜地沉聲低喝道：「何沛宇，你坐着別動，我對你們絕無惡意！」

何沛宇似乎已被他星目暴射的威稜所震懾，神情微微一怔！竟然聽話的坐着未動。

宋至勤一招出手卽已被制，心中雖然驚凛無比，但是，由於南宮逸奇的一句「我對你們絕無惡意」，他震顫的心神這才逐漸地鎭定了下來，目閃奇詫之色地望着南宮逸奇說道：「閣下對我們既無惡意，便請先放開手說話如何。」

南宮逸奇對他微微一笑，鬆手放開了宋至勤的右腕。

宋至勤脚下後退了一步，肅容注目問道：「閣下究竟是當代武林那位高人？」

南宮逸奇道：「我是誰，少時自當奉告，現在先請宋總管實答我一問，可以麼？」

宋至勤點頭道：「老朽既已賭負，當是知無不答，閣下儘管發問就是。」

南宮逸奇星目微微一凝，道：「我請問，昔年隱居浙東的『四明老人』和總管是何淵源？」

宋至勤神情微微一怔，道：「閣下認識他老人家？」

南宮逸奇微點了點頭，但却沒有開口。

宋至勤目光眨動地遲疑了一下，說道：「他老人家是先師。」

南宮逸奇星目異彩一閃，又問道：「如此，我再請問，令師有一位知交拜弟，宋兄知道麼？」

一句「宋兄」聽得宋至勤心中楞了楞，點頭說道：「聽說過，但却從未見過。」

南宮逸奇道：「宋兄知道令師那位知交拜弟的名號麼？」

「知道。」宋至勤道：「他老人家別號武林人稱『西湖隱士』。」

語聲一頓，目光眨動地問道：「閣下問及此事是……」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說道：「他老人家乃是先父。」

「啊……」宋至勤雙目突射異采，驚喜地道：「如此說來，我們該不是外人了！」

南宮逸奇點首含笑說道：「我確不是外人，不過……」

語鋒微頓了頓，接道：「因爲你我的立場不同，少時之後，我們也許會成爲生死之敵！」

「爲什麼？」宋至勤詫異地問，心念倏地一動，雙目猛睜，凝注着南宮逸奇接問道：「難道你便是那位威震當今武林，稱奇稱……」

他話才出一半，下面的一個「最」字尚未出口，南宮逸奇已頷首接口道：「不錯，我正是！」

宋至勤心中不由暗暗一震！現在他是完全明白了南宮逸奇此來的目的意圖了。

這時，何沛宇也明白了。不過，他心中還有點不相信，眼前的這位冒牌「金笛先生」，眞是那傲誇當世第一，稱奇稱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因此，他雙目電轉了轉，突然凝注地問道：「閣下，我們見過面麼？」

他此問是有其道理用意的，因爲對方如果眞是南宮逸奇，所答自能合他意料，否則則否。

只見南宮逸奇點頭微微一笑，道：「我們見過面。」

何沛宇道：「在什麼地方？」

南宮逸奇道：「江北樓上。」

何沛宇星目電轉了轉，道：「這麼說，我妹妹她一定早知道你的眞正身份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我早說過了，這問題，你應該問令妹，由令妹自已回答你！」

何沛宇倏然揚首朝屋外喊道：「妹妹，妳進來一下。」

南宮逸奇接口笑說道：「你不必喊她了，沒有我的招呼，她是絕不會進來的。」

何沛宇雙眉方自微微一揚，南宮逸奇却已抬手一搖，又道：「你且稍安毋躁，冷靜的聽聽我和宋兄的談話之後再說好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向宋至勤說道：「如今我已經說明了我的眞實身份，宋兄想必也會明白了我此來關外的眞正意圖，尚望宋兄能衷誠地與我合作，實答我所問，如此，對彼此都有益而無害！」

宋至勤默然沉思了剎那，道：「南宮兄弟，彼此既然不是外人，可否容我先請問兩事？」

「可以。」南宮逸奇毫不攷慮地微微一點頭道：「宋兄想問什麼，便請直問好了。」

宋至勤眨眨眼睛問：「現在涼州城內所出現的一批武林人物，南宮兄弟知道他是那路的人麼？」

「知道。」南宮逸奇道：「他們是少林、峨嵋兩派掌教和其派中高手，丐幫幫主與其幫中八大護法，南京『金陵王』府的『紫衣侍衞』和『蘭陽郡主』。」

宋至勤道：「他們都是追隨你來的麼？」

南宮逸奇道：「不是『追隨』我，他們是爲武林正義，爲消弭武林刦難而來。」

語鋒一頓，話題一變，問道：「宋兄任職莊中總管多久了？」

宋至勤道：「七年多。」

南宮逸奇道：「宋兄和何莊主，是原來就認識的麼？」

宋至勤道：「原是朋友。」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來，宋兄和何莊主定然交非泛泛了，而認識的時間，最少也在十多年以上了！」

宋至勤點頭道：「是的，遠在十八年前，尚未創下這爿基業之前，我們已認識訂交了。」

南宮逸奇道：「如此，宋兄對於何莊主生平的爲人、心性，也定然是十分淸楚了解的，是麼？」

宋至勤又點頭道：「十八年相交，情勝手足，彼此間的心性、爲人，可說全都非常了解淸楚。」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一凝，道：「那麼我請問，宋兄對於何莊主近幾年來的心性爲人，有何感覺沒有？」

他雖然搖頭回說「沒有」，但，南宮逸奇是何等聰智之人，從他目光瞥視何沛宇的那一眼和神情上，已看出了異狀，心中已明白了他可能是有着什麼顧忌。

因此，南宮逸奇立卽正容說道：「宋兄，這屋裏只有你我和少莊主三人，你還有什麼顧忌的。」

宋至勤默然地垂下了頭，沒有開口。

南宮逸奇雙眉微揚了揚，又道：「宋兄，隱忍諱言，並不是個長久的辦法，世間事，只能矇得人一時，絕對無法瞞得了永久，事實怎樣，你只管直說好了，一切問題，自有我替你担當。」

宋至勤頭一抬，說道：「南宮兄弟，事情的關鍵並不在你担不担當的問題，而是在……」

語鋒倏然一頓，喟然地輕嘆了口氣，搖搖頭，住口不言。

南宮逸奇雙眉再次微揚，星目神光湛湛地道：「宋兄，不管關鍵問題怎樣，你都不該再隱忍下去，再說何姑娘和少莊主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你應該實說出來，讓他們兄妹明白，免得他們還矇在鼓裏，認賊……」

他話未說完，「賊」以下之「作父」兩字尚未出口，宋至勤已聽得心頭不住遠遠震動地雙目倏然一睜接道：「南宮兄弟，難道你已經知道……」

南宮逸奇點頭說道：「我若是不知，就不會得這麼說，也不會得易容喬裝爲易先生冒險前來莊中了！」

宋至勤目光凝注地問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麼？」

南宮逸奇道：「我此次冒險入莊的眞正目的，便是想弄淸楚他的眞實身份！」

宋至勤道：「南宮兄弟可是以爲我可能知道他的眞實身份？」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宋兄職司莊中總管重任，與老賊接近定然頻密，所以我認爲宋兄可能知道老賊的眞實身份。」

宋至勤眨眨眼睛道：「如果我說我也不知道，你相信麼？」

南宮逸奇道：「這雖然令人頗有點不相信，但是……」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宋兄並非武林無名之輩，以『血掌斷魂』在當世武林中的身份聲譽，我自無不信之理。」

宋至勤笑了笑道：「我謝謝南宮兄弟對我的信任。」

神色倏地一正，接着說道：「南宮兄弟說的一點不錯，我身膺本莊總管重任，與老賊接近確是頗爲頻密，在表面上，老賊也似是視我爲心腹之人。可是，事實上老賊心中根本不信任我，對我防範甚嚴，任憑我表現得如何忠誠，費盡心機，結果總是徒然，並且至今連老賊的眞面目都未能見過。」

南宮逸奇劍眉微皺地沉思了剎那，星目凝注地問道：「那麼，以宋兄看，莊中所有屬下人衆中，有誰可能知道老賊麼？」

宋至勤搖頭道：「這……我就不敢亂說了。」

南宮逸奇道：「宋兄認爲『雙煞』兄弟兩人如何？」

宋至勤道：「鄧斌鄧浩兄弟都是莊中十年以上的老人，可能性似乎不大。」

何沛宇在旁聽至此處，心中不禁震駭無比的突然接口問道：「宋叔，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爹他老人家？……」

宋至勤喟然低聲輕嘆了口氣道：「你爹早在五年以前就已經受人挾制，失去了自由了。」

何沛宇雙目倏地一睜，道：「這麼說，現在去了『古關牧塲』的他不是我爹了！」

宋至勤搖頭道：「不是，他就是挾制你爹的惡賊！」

何沛宇道：「宋叔知道我爹他老人家現在什麼地方麼？」

宋至勤又搖搖頭，道：「你易叔可能知道。」

何沛宇目光倏然轉向南宮逸奇，問道：「我易叔現在涼州何處？」

南宮逸奇道：「城外羅剎寺內。」

何沛宇身軀立卽一長，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舉步向屋外走去。

南宮逸奇連忙抬手一攔，道：「你可是要去羅剎寺？」

何沛宇一點頭道：「不錯，我要去羅剎寺向易叔查問我爹的下落。」

南宮逸奇搖搖頭道：「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何沛宇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易大俠也不知道令尊被囚禁的確實地點所在！」

何沛宇星目一眨，道：「你怎知道我易叔他也不知？」

南宮逸奇道：「我已經問過他。」

何沛宇冷聲一笑，道：「但是我仍要去當面問問他！」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我勸你最好還是別去，你去於事只有害而無益，再說以羅剎寺眼下的情勢言，你也進不去！」

何沛宇劍眉微微一揚，道：「羅剎寺眼下的情勢怎樣？是龍潭還是虎穴？」

南宮逸奇道：「眼下的羅剎寺雖然不是龍潭，也不是虎穴，但是，負責寺外週圍的警戒之人，却是少林當代掌教和『十誡十僧』，峨嵋掌教和『四尊者』，丐幫幫主和『八大護法』等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高手！」

何沛宇聽得心頭不禁大爲震動地道：「寺內住的是些什麼人，竟然……」

南宮逸奇接口道：「易大俠，『地府秀士』宇文大俠，『妙手醫儒』諸葛大俠，『蘭陽郡主』，尉遲如蘭，閼人解語姑娘等。」

何沛宇雙目倏射異采地道：「尉遲如蘭和閼人解語她們也在寺中？」

南宮逸奇淡然一點頭，道：「還有田秀秀和巫山總宮總管施漢元等人。」

語聲一頓卽起，接道：「只是，田秀秀和施漢元等和易大俠與閼人尉遲兩位姑娘的遭遇不同。」

何沛宇道：「怎樣不同法？」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易大俠和閼人、尉遲姑娘的起居行動是自由，田秀秀和施漢元等的行動則有人照顧着他們。」

何沛宇不是傻子，南宮逸奇這所謂「照顧」的意思是什麼，他自然懂得，他心念電轉了轉，道：「這兩種不同的遭遇都是你的安排吧！」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不錯，那的確都是我的安排！」

何沛宇星目倏地一凝，又問道：「這些事情，我妹妹都知道麼？」

南宮逸奇道：「事情從開始到結束，令妹都是親見親閱經過者之一。」

何沛宇微一沉思道：「如此說來，我妹妹她已知道我爹的事情了！」

南宮逸奇道：「令妹若是不知，她就不會同意我易容化裝易大俠和我一起回莊來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事情一切都已明白的告訴了你，現在你可以安靜地坐下了！」

「不！」何沛宇突然一搖頭，道：「不管事情怎樣，我仍要立刻去羅刹寺一趟！」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道：「你一定是要去？」

何沛宇道：「不錯，我非得去當面問問易叔不可！」

南宮逸奇語調突地一冷道：「但是我不許！」

何沛宇雙目一瞪道：「你憑什麼資格不許？」

南宮逸奇語音冷凝地道：「這不需要憑什麼資格，我說不許就是不許！」

何沛宇冷聲一笑道：「南宮閣下！我去羅刹寺找我易叔，這關你什麼事，你要不許！」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雖然不關我的事，但却關係着很多人的安危！」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勸你最好安安靜靜的坐下來，聽我的話，否則……」

「否則」怎樣，倏然頓住，沒有接說下去。

但是，何沛宇却雙眉微揚地接口道：「否則便要對我不客氣了，是不是？」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明白就好。」

何沛宇方自冷聲一笑，宋至勤却突然輕咳了一聲，接口道：「少莊主可否請聽屬下一言。」

何沛宇目光一凝，道：「宋叔可是要我聽他的話，別去羅刹寺？」

宋至勤點點頭道：「爲顧全大局，屬下認爲少莊主應該聽南宮大俠的，不可意氣用事！」

何沛宇冷冷地道：「宋叔認爲我這是意氣用事麼？」

宋至勤道：「不是，那就應該聽南宮大俠的，共謀解救你爹之策才對。」

何沛宇目光眨動地道：「這麼說，宋叔認爲我去找易叔查問我爹的下落所在，是不對的了！」

宋至勤搖搖頭道：「這雖然不能說是不對，可是……」

何沛宇截口道：「宋叔不必多說了，我的性情你應該了解，一經決定，就休想阻止我！」

南宮逸奇心頭忽然閃過了一絲奇特的意念，暗忖道：「此子怎的如此不識好歹，難道……」

心底意念電閃暗忖間，立即接口道：「何兄弟，你堅決要去麼？」

何沛宇冷然一點頭道：「除非你南宮閣下把我擺平在這裏，不然，我自是非去不可！」

南宮逸奇星目寒電一閃，道：「這麼說，你是要逼我出手讓你躺在屋裏了！」

何沛宇冷聲一笑，道：「但是，我却不以爲你眞敢那麼做！」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何沛宇，你應該明白，我既敢隻身前來莊上，就沒有什麼……」

何沛宇飛快地接口道：「南宮閣下，你單身前來本莊，雖然是够胆大的，但是，對我，我認爲你大概還沒有那個胆量敢動我！」

南宮逸奇雙目一眨，道：「你這認爲是什麼，有道理麼？」

何沛宇道：「我當然有道理。」

南宮逸奇道：「如此，請說來聽聽。」

何沛宇淡淡地道：「顧忌。」

南宮逸奇目光倏地一凝道：「什麼的顧忌？」

何沛宇冷哼一聲，道：「這還用問，只要你一動我，你此來一切企圖，立將因而功虧一簣，因而落空無成，說不定還得……」

「還得」怎樣？說至此，語音竟突地一頓，倏然一笑而止。

南宮逸奇譽稱「奇才」當代第一，何沛宇這「還得」以下的意思是什麼，雖然沒有說出，但是，南宮逸奇的心中已有所解，不過，他却故作不解地注目接問道：「還得怎樣？請接說下去！」

何沛宇冷冷地道：「單是那功虧一簣，企圖落空無成的『顧忌』道理已經很够了，『還得』怎樣，何必還要我接說下去，再說……」

論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此去羅刹寺，乃是對你有益而無害之事，只要我易叔証實了我爹確是被困在某處地方，我們便將是友非敵！」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說道：「照此說來，我倒是果眞不便攔阻你去羅刹寺，向易大俠問個究竟的了！」

何沛宇點頭道：「事實必須如此！」

南宮逸奇故作地沉思了刹那，神情顯得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說道：「好吧，你既然堅決要去，我就讓你去好了，不過，我却有個條件！」

何沛宇心中暗喜，但表面却聲色不露地道：「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道：「你必須單獨前往，不得隨帶一名屬下，這條件你答應麼？」

這條件正合何沛宇的心意，焉有不答應之理，因是，他立時一點頭，道：「我答應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如此，你就去吧。」

何沛宇沒有再開口說話，輕哼了一聲，舉步往屋外走了出去。

屋外，何瑤卿姑娘對屋內的談話，雖然全都聽得十分清楚，但是，當何沛宇走出來時，她却故作

不知的問道：「哥哥，你要去那裏？」

何沛宇冷冷地道：「羅刹寺。」

口裏說着，脚下已毫不停留地朝後院門外走了出去。

何瑤卿美目注視着何沛宇的背影，黛眉微蹙地搖搖螓首，輕吁了口氣，移步走進屋內，望着南宮逸奇說道：「大哥，你實在不該讓他去的。」

南宮逸奇含笑問道：「爲什麼？」

何瑤卿說道：「他個性狂傲，此去定然會得罪人！」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他此去如果眞得罪人那就好了，怕只怕他根本不是去羅刹寺。」

何瑤卿一怔！眨眨美目道：「大哥以爲他此去何處？」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這我就不敢隨便斷言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姑娘願意和我一起跟下去看看麼？」

何瑤卿沉思地點了點螓首。

於是，南宮逸奇立即轉向宋至勤說道：「宋兄請在此處暫息，待我和姑娘回來之後再爲商談其他，如何。」

宋至勤點頭道：「在下遵命。」

× × ×

寒風刺骨，月色迷濛中，南宮逸奇和何瑤卿姑娘飛身掠出了莊外。

這時，何沛宇早已去遠，走得不見了影子了。

何瑤卿身形忽地一停，揚聲喝問道：「今晚巡莊領班何人？」

隨着話聲，十丈以外的暗影中，現身掠出一名黑衣勁裝漢子，朝何瑤卿姑娘和南宮逸奇躬身說道：「屬下夏瑞參見姑娘和易先生。」

何瑤卿問道：「你看見少莊主了麼？」

夏瑞恭敬地答道：「少莊主適才出莊去了。」

何瑤卿道：「就是他一個人麼？」

夏瑞點頭道：「是的。」

何瑤卿道：「他往那個方向去的？」

夏瑞道：「西北方。」

涼州，在逍遙莊之東南方，往涼州，應該取道往東南去才對，可是，何沛宇他竟然反道而行的去了西北方，這是什麼原因？往西北，又是去什麼地方？……

這問題，立刻困擾了何瑤卿姑娘，黛眉雙蹙地深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旋即轉朝夏瑞微一揮手，道：「好了，沒有你的事了。」

夏瑞躬身一禮，返身退回暗影中。

從逍遙莊往西北方行四百餘丈是「龍首山」，南宮逸奇和何瑤卿姑娘身形飛掠，刹那，已離莊遠在百丈以外，南宮逸奇脚步突然一停，道：「何姑娘，妳且等一等！」

何瑤卿一怔，問道：「你要去那裏？」

南宮逸奇抬手一指三丈開外的一顆五丈來高的大樹，道：「我到上面看看去。」

看什麼？何瑤卿當然明白，是查看何沛宇的踪跡。

南宮逸奇話聲一落，身形已電射騰空，掠上了大樹頂端，凝運禪功目力，朝「龍首山」的方向望去。

倏地，他暗自點頭地浮起了笑意，接着，他身形飄然落了地。

他身形才一落地，何瑤卿已凝目急問道：「有發現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點頭，說道：「他正往山裏去了。」

語聲一頓，倏然凝目問道：「姑娘知道山中有什麼地方可去麼？」

何瑤卿搖搖螓首，黛眉微蹙地道：「我正感覺奇怪十分不解呢！」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道：「如此，我們就快些追上去吧，再遲可能便要不及了！」

話落，突地一伸手，一把挽住何瑤卿姑娘的一隻胳臂，道：「姑娘請提氣！」

事出突然，何瑤卿芳心方自一怔，嬌軀却已身不由己的騰空而起。

她明白是怎麼回事，連忙猛提一口丹田眞氣，儘量使身軀放輕，任由南宮逸奇挽着她向前飛掠。

飛掠中，何瑤卿芳心裏湧起了一股莫可言喩的感覺，是驚喜，也是震駭！

因爲南宮逸奇雖然挽着她同行，而起落之間，竟然仍能遠達三十多丈。

這情形很是明顯，南宮逸奇如果不是挽着她，如果是單獨一個人，全力展開身法時，其起落之間，當在四五十丈以上無疑！

至此，何瑤卿這才眞正的明白了南宮逸奇的一身功力所學之深，實是浩瀚如海，高不可測！

眨眼工夫，南宮逸奇和何瑤卿已到達「龍首山」下，登上了一座小峯頭上。

然而，南宮逸奇星目畧一掃視之下，他皺起了兩道劍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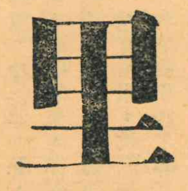
原因是他此刻站立之處，正是他適才之前在大樹頂上發現何沛宇身形掠落之處，可是，如今他身臨斯地，橫在他眼前的却是一處寬有三十五六丈，深約五六十丈的削壁深壑！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倪匡‧著
培新‧圖




萬里雄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不悉自身身世，反怪血猿神君揑詞恐嚇強月寒，心中不値血猿神君所爲，乃留書出走，擬翻越山嶺回到烈火神駝處去，途遇凃雪紅與嫦娥，凃雪紅要嫦娥用內力爲東方白療傷，東方白得嫦娥內力渡入體內，不特傷勢已好，且功力大增，但嫦娥却因不明運用之道，一時眞氣岔住，東方白誤其已死，乃將之下葬，東方白與凃雪紅正要離去之際，血猿神君已追踪來到，而嫦娥也在這時復甦，掙出土穴。血猿神君不欲東方白與凃雪紅在一起，欲撲擊凃雪紅，剛出掌，嫦娥已向他背後撲到，血猿神君乃思借刀殺人——



父子會　正邪不併立

是以，血猿神君暗自運氣，在電光石火間，只覺出那股强大的力道，已然迅速地逼開，力道之强，眞是石破天驚，若再遲上片刻，那定然被這股力道罩住，再也避不開去的了！也就在此際，血猿神君立時身形一閃，向旁掠開了五六尺！

他只當自已一掠開，便一定可以聽到凃雪紅的慘叫之聲了。

却不料他才一掠開，只見嫦娥的身子，已陡地在凃雪紅身前站定，叫道：「女兒！」

在那片刻之間，血猿神君心中的吃驚，實在是難以形容！看來，血猿神君好像不値得吃驚，因爲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但是，只有像血猿神君那樣，本身功力已到了極高境界的人，才會感到吃驚！

因爲剛才，嫦娥撲向前來，所帶起的那股勁風，如此之强，令得血猿神君追上一步，似乎避不開去，可知她撲向前來的勢子是何等凌厲。可是在突然之間，她却若無其事地停住了！

如果不是她的內力，已到了隨意念之所至，收發自如的境界，怎能做到這一點？

而內力收發，可以隨意念所至，那又是何等高不可攀的造詣！血猿神君的武功造詣已然極高，但是他却也知道，自己這一生，除非有甚麼特殊的際遇，否則是再也不能達到這一地步的了！

是以在刹那間，他除了怔怔地站着發呆之外，實是一句話也講不上來。

而凃雪紅此際，死裏逃生，一看到嫦娥停在自己的面前，也連忙叫道：「媽！」

她這一下叫喚，令得嫦娥心中大樂，嘻大了嘴，轉過身來，伸手向血猿神君一指，道：「你！」

她這一指，自然並沒有發出甚麼力，可是血猿神君的身子，已不由自主地一震。

嫦娥又道：「你剛才在我女兒身前作甚？可是想害我的女兒麼？」

血猿神君心中，對嫦娥雖然有了怯意，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十分剛强的人，聞言「哼」地一聲，道：「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兒。」

這一句話，令得嫦娥陡地一呆，而涂雪紅也在刹那之間，面色爲之一變！她忙想說幾句話，令嫦娥可以不信血猿神君之語。

但是涂雪紅的担心，却是多餘的，嫦娥根本是瘋瘋癲癲的人，她認定了涂雪紅是她的女兒，誰能改變她的觀念？是以，涂雪紅還未曾開口，嫦娥已然大怒，道：「你胡說，你敢再說！」

血猿神君眞氣一提，道：「她不是你的女兒，你的女兒差點給她害死，你女兒是一個十分好的女孩子，她叫做玉琴！」

血猿神君話一講完，嫦娥突然怪叫一聲，向他直撲了過來！但血猿神君也早有準備，身形陡地向上，拔了起來，落在丈許之外。

嫦娥一撲不中，又立時身形凝立，回頭道：「女兒，我們走，回苗疆去！」

涂雪紅聽得血猿神君叫出了嫦娥女兒的秘密，心頭也不免怦怦亂跳，她倒不是怕嫦娥聽了血猿神君的話之後會怎樣，他怕的是東方白！

這時，她偷偷地向東方白望去，只見東方白也正望着她，而且，眼中充滿了疑問。

涂雪紅不敢和他的目光相接觸，連忙偏過頭去，道：「東方大哥，我們該去看烈火前輩了！」

東方白忙道：「是，可是涂姑娘，那——」

涂雪紅自然知道他要問的是甚麼，忙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東方大哥，你別信他胡言亂語，其中另有曲折，我自會講給你聽的。」

東方白「哦」地一聲，向涂雪紅走了過去，血猿神君厲聲叫道：「東方白！」

東方白站定了身子，血猿神君道：「你是跟她走，還是跟我來？」

東方白對血猿神君，却也是絕無好感，他只感到十分不耐煩。

只見他雙眉緊蹙，道：「血猿前輩，我要去看我師父師娘，你若是不讓我去的話——」

血猿神君怒吼道：「你師父不讓你去見他，你硬要去的話，便是與你師父作對，你師父將你交給我時，却是你也聽到的。」

東方白不願意使得血猿神君太難堪，是以他只是嘆了一聲，道：「神君，師父雖然那麼說，那是爲我着想，而且當時我身負重傷，如今我不但傷勢已愈，而且功力也已大進——」

血猿神君「呸」地一聲，道：「以你這點功力而論，在人家眼中看來，你還不如一隻螞蟻！」

東方白苦笑了一下，道：「或者是如此，但是有涂姑娘，還有嫦娥，我們去了，多一個人，總壯一分聲勢，有甚麼不好？」

血猿神君向嫦娥看了一眼，心中也不禁陡地一動。要知道血猿神君和烈火神駝兩人的交誼，十分之深，烈火神駝命他帶着東方白逃走，他並不是願意的，但是他也知道，東方霸主正在找烈火神駝的麻煩，烈火神駝實是已凶多吉少，所以他不忍違好友之托！

而實際上，他却是心如刀割，十分之難過，這時，他聽得東方白這樣說，心中便想道：是啊，多一個人去，便壯一分聲勢，雖然，東方霸主的武功如是之高，實是去得人再多，也是沒有什麼用的。然而嫦娥的武功却也極之怪異，如果眞要動手的話，讓她去和東方霸主動手，不知情形如何？

他一面斜睨着嫦娥，一面冷笑道：「你倒說得好，多一個人去，多一分聲勢，當日天一堡中，人還少麼？何以一聽說我要來，便走得一個不剩？」

一聽得他提起天一堡來，涂雪紅的面色，又變得難看之極，東方白忙道：「我想，我是不會怕强敵的，涂姑娘自也不會怕，是麼？」

東方白最後「是麼」兩字，是在問涂雪紅的。涂雪紅其實最是害怕，但是如今，在那樣的情形下，她却也硬着頭皮道：「我當然不怕。」

東方白道：「至於嫦娥，她和涂姑娘母女相稱，自然不會臨陣走脫的，神君，我看——」

血猿神君不等他講完，便「哼」地一聲，道：「你不必多說，我已知你的意思了，你不叫我，我也一定要和你們一起的。」

涂雪紅驚叫了起來，道：「你和我們一齊？」

血猿神君冷冷地道：「對了，我和你們一齊，去見烈火神駝，有我在，你可是心中害怕麼？」

涂雪紅自然怕和血猿神君在一起，要不然她剛才也不會突然尖叫起來的了，但是她却不肯認，反倒道：「我怕你作甚？」

血猿神君陰森森地道：「你怕我將你的作爲全講了出來，那你便再也騙不倒東方白了！」

涂雪紅的面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東方白忙爲她分辯，道：「神君，你不知道，我此番得救，全是靠她間關萬里，前來報信的。」

血猿神君冷笑了幾聲，不再說甚麼，只是道：「既然我們要去，那就事不宜遲！」

嫦娥一直不出聲，直到此際，才翻着眼，道：「我們上那兒去？」

血猿神君道：「自然去找烈火神駝。」

嫦娥厲聲道：「什麼烈火神駝，我不去，我要回苗疆去，女兒，我們走！」

東方白苦笑着道：「涂姑娘——」

涂雪紅道：「你放心，我自有分數！」她附耳向嫦娥講了幾句，只見嫦娥不住點頭。

過了半晌，只聽得嫦娥大聲叫道：「好，就這樣！」

東方白和血猿神君兩人，都未曾聽到涂雪紅對嫦娥究竟說了些什麼，自然也不知道嫦娥那一下怪叫，究竟是甚麼意思。

涂雪紅轉過身來，向東方白招招手，東方白身形一閃，來到了涂雪紅的身邊。

涂雪紅低聲道：「東方大哥，我們去見烈火前輩，可是這……血猿神君，他……」

東方白忙也低聲道：「涂姑娘，血猿神君和我師父交情十分好，他去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涂雪紅又低聲道：「東方大哥，你師父所遇到的麻煩，只怕一言難盡，絕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東方白已是第二次聽得涂雪紅那樣講了，他忙道：「雪紅，你究竟知道些什麼？」

涂雪紅仍是覺得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實在是十分難以啓齒，是以她又猶疑了一下。而就在那一刹間，血猿神君已然大不耐煩，叫道：「東方白，走是不走？」

東方白也急於要趕路，是以他也不再問什麼，拉住了涂雪紅的手，道：「我們走！」

他們兩人身形一齊向前掠起，嫦娥立時緊緊地跟在他們的後面，血猿神君也跟了上去。

一行四人，向前翻山越嶺而去，東方白對於六盤山中的地形，十分熟悉，專抄小路而行，雖然崎嶇難行，但在他們四人而言，也不算甚麼。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時分，他們才歇了一歇，那是在一個山谷的入口處，一股清溪，自山谷中流了出來，溪水潺潺，十分清澈。

他們一齊以手掬了溪水，大口飲着，東方白向前指着，道：「再翻過一個山頭，前面就是了，天黑之前，定然可以趕到的。」

他在講話之際，焦急之情，溢於眉宇。因爲他知道，他師父遇到的麻煩，實在是非同小可。如果有甚麼不幸事情發生的話，那早已發生了，他拚命趕去，只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

血猿神君的心情，也與他相仿，是以聽得他那樣講，也不禁嘆了一口氣。

東方白忍不住道：「神君，你和我師父交情極深，應該知道我師父和東方霸主之間，有什麼糾葛的，何以他要來找我師父？」

血猿神君對其中的糾葛，自然是知道一清二楚，可是這件事，却還夾雜着烈火夫人的清白，和東方白的身世在內，叫他如何說法？

是以他聽了，只是苦笑了一下，並不出聲。而涂雪紅則在一旁道：「東方大哥，那魔頭不是找你師父，是來找你師娘的。」

東方白一聽，突然一呆，道：「我……我……師娘？」

他對於涂雪紅的這句話，實在是難以相信，是以他的話，聽來十分遲疑。

血猿神君一聽得涂雪紅那樣講法，也吃了一驚，忙叱道：「你知道什麼？」

涂雪紅忙道：「我怎麼不知道？在那大魔頭來的時候，我正和烈火夫人在一起，他是來找她的，他還叫着她的名字！」

東方白一怔，道：「叫着誰的名字？」

涂雪紅道：「叫你師娘的名字。」

東方白心中更是大奇，他從小在師娘撫養下長大，他並不知道自己的師娘，就是親娘，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個孤兒。

但是，他對師娘的感情之深，却是深逾母子，但即使如此，他也不知道師娘叫什麼名字。

而且，他也從來未曾聽到過師父叫他師娘的名字，那麼，像東方霸主這樣的大魔頭，如何會叫起自己師娘的名字來呢？

東方白的心中，實是疑惑之極，他本待不信涂雪紅的話，但是涂雪紅的神態，十分嚴肅，也絕不像是在編謊騙他！東方白又問道：「我師娘……叫什麼名字？」

涂雪紅道：「我只聽得那大魔頭叫她月芬。」

東方白還想再問下去，但是血猿神君在一旁，却越聽越不是味，他忙道：「別在這裏多廢話了，我們到底還去不去？」

東方白緩緩地轉過身來，道：「神君，你是知道那大魔頭爲什麼來找我師父的，對不？但是你却不肯告訴我。你非但不肯告訴我，而且還不肯讓我去見師父！」

血猿神君被東方白說得十分狼狽，忙道：「不讓你去，那可是你師父的主意。」

東方白踏前一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

血猿神君忽然勃然大怒，道：「你問我作甚麼？不會見了你師父去問他麼？」

東方白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轉身向前，便疾掠了出去，涂雪紅等三人，跟在後面。

這一次，他們四人向前的去勢更快，太陽還未下山，他們已然翻過了那山頭，一翻過了山頭，遠

遠地已然可以望到一片青葱，正是那片竹林了。

一見到了那片竹林，東方白的心中，更是焦急，眞氣連提，向前飛掠而出。

也直到了此際，他才知道嫦娥度入他體內眞氣之强，實是無以復加，使他的功力，遠比以前爲高。這時他起伏不已，向前竄出，一個起落，少說也在兩三丈開外，可是眞氣運行，却是毫不阻滯，而且內力像是無窮無盡一樣，流暢無比。

如果不是掛念着師父，師娘的話，東方白這時，一定會忍不住長嘯起來的了。

東方白一向前快掠而出，血猿神君和嫦娥兩人，自然追得上的，但是涂雪紅却漸漸落了後。好在嫦娥眞將她當了女兒，是以一直帶着她，四人轉眼之間，又奔出了五六里，已來到那片竹林之前了。

東方白奔在最前面，他在離那片竹林，還有十來丈之際，便看到有一個人，自竹林之中，緩緩地走了出來。

乍一看到那人，東方白不禁嚇了老大一跳！

因爲那人身形又矮，又臃腫，看來實在像是一團肉球也似的怪物，而不像是一個人！

但是東方白在一呆之後，却立時看清，那的確是一個人，非但是人，而且正是他的師父烈火神駝。他自小就和烈火神駝在一起，本來是絕沒有認不出他師父之理的，但這時烈火神駝的神氣，却有點不同。

烈火神駝自然是一個駝子，但他雖是駝子，平日却絕不給人以萎瑣之感，他性子剛烈無比，昂首闊步，還給人以十分懾人之概。

但這時，他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從竹林之中，乃是低着頭，慢慢地走出來的，他頭一低下，背上的駝峯就聳了起來，是以看來十分異樣，連得東方白一時間也認不出他來了！

東方白一看到自林中走出來的正是自己的師父，不禁大喜，忙叫道：「師父！」

他一面叫，一面兩個起伏，已然來到了烈火神駝的身前，烈火神駝像是在做夢一樣，祇見他雖然站定了身子，但是臉上仍然帶着一股迷濛的，深切的苦痛，而且像是看不到東方白在他身前一樣，連頭也不抬起來。

東方白從來也未曾看到自己的師父有那樣的神情過，他心中駭然之極，忙又大聲叫道：「師父，你怎麼了？師娘可好麼？」

東方白在那樣問的時候，心中也是惶急之極，因爲他料到，若不是師父受了極其重大的打擊，是斷然不會如此喪神落魄的！

直到東方白這一聲大喝，烈火神駝才緩緩抬起頭來。他在剛一抬起頭來時，當然是應該看到東方白的了，可是他臉上的神情，却像是完全不認識東方白一樣。

東方白的心中，大是駭然，又高聲叫道：「師父！」

這一下叫喚之聲，才令得烈火神駝的身子，陡地一震，啊地一聲，突然一伸手，抓住了東方白的肩頭，道：「你怎麼來了？我不是曾吩咐血猿神君，將你遠遠地帶離六盤山去的麼？」

東方白道：「是的，可是師父，我知你有煩惱，我怎能遠離——」

東方白的話還未曾講完，只見烈火神駝的面色，已變得比紙還白，他一開口，聲音也尖厲得駭人之極，只聽得他厲聲叫道：「好！好！我叫你遠離六盤山，你却來違我之命，好！好！」他的心中，顯然是怒到了極點，是以一面說，一面在不住地發抖！

而且，他抓住東方白肩頭的五指，也不住用力，令得東方白的肩頭，好生疼痛。

這時，烈火神駝的動作，可以說是大失常態，令得東方白的心中，也是駭然之極，東方白忙道：「師父，血猿神君也來了，且還有一個幫手——」

烈火神駝一抬頭，已然看到血猿神君，嫦娥和涂雪紅三人，相繼趕到。

烈火神駝大喝一聲，道：「血猿，你負我所托，看我放過你！」

血猿神君一個箭步，掠向前來，道：「烈火，你聽我說，我替你找了一個幫手來，或者可以和那大魔頭較量一下，也未可知！」

烈火神駝陡地一呆，苦笑了起來，他的笑聲，聽來苦澀無比，只聽得令人心中發酸，他笑了好一會，道：「你請來了什麼？是席大先生麼？」

他不等別人回答，便又道：「就算是席大先生，能不能敵得過他，也大成疑問！」

血猿神君吸了一口氣，向嫦娥指了一指，道：「不是席大先生，而是這位。」

烈火神駝本來連正眼也未曾向她們兩人瞧上一眼的，這時，血猿神君向嫦娥一指，他才循指看去，一看到了嫦娥，他便是一震。

任何人見到了嫦娥，都是難免一震的，但震驚的原因，却全是爲了嫦娥的樣子，實在太以恐怖之故，但烈火神駝這時吃驚，却不是爲了嫦娥的樣子可怖。而是，他一眼便看到，嫦娥的雙眼之中，精光內蘊，太陽穴高高鼓起，分明是內功深不可測！

血猿神君道：「她是天一堡中的嫦娥。」

烈火神駝向涂雪紅望了一眼，涂雪紅是從天一堡來，烈火神駝是知道的，天一堡的名頭，在國內的武林中人，也畧有所聞，然而在烈火神駝那樣的高手眼中，天一堡却絕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何以在天一堡之中，會有這樣一位高手？

烈火神駝的心中，驚疑不定，道：「是天一堡的？可是她的功力，看來——」

血猿神君連忙道：「是的，她來歷十分之奇妙，她像是從苗疆來的，她這一身武功，究竟是從何學來，也無人得知，而且，她還是一個失心瘋的瘋子。」

烈火神駝又苦笑了起來，道：「那麼……她能够敵得過那大魔頭？嘿嘿，我看，咱們還是別自討沒趣了，唉，還是……」

他講到這裏，便住口不言，像這等遲疑不語的情形，也決不是平日的烈火神駝。血猿神君忙問道：「烈火，看你剛才的情形，垂頭喪氣，那大魔頭走了沒有，他來，是爲了甚麼？」

他們在提及東方霸主之際，都是竭力避免提及他的名字，而以「那大魔頭」來代替，那實是他們的心中，都實在不願意想起這個人之故。

烈火神駝苦笑了一下，那一下苦笑聲，聽了更是令人心直向下沉，只聽得他道：「別問了，還是快走吧，多問又有何用？」

血猿神君道：「烈火，嫦娥的武功，確然非同小可，你何不讓她去試試？」

烈火神駝像是對世上任何事情都灰了心，闊言只是搖頭，道：「不必試了，你們自己去自討沒趣好了，我可不……想甚麼了。」

東方白看到烈火神駝這等模樣，心中實是難過之極，他嘆着，道：「師父，你何以……何以忽然變成了第二個人一樣，你以前從來不是那樣的！」

烈火神駝厲聲道：「我叫你不要前來見我，何以你又要來——」

他嚷了一句，喘了一口氣，語音又柔和了下來，道：「你，你的傷勢如此沉重，何以不但好得如此之快，而且還好像大有進步了？」

東方白聽得烈火神駝這樣問他，心知師父對自已的關切，仍和以前一樣，心中一陣發熱，已是熱淚盈眶，但是他却忍住了不流淚，只是道：「我一路之上，承神君照拂，服了不少靈丹妙藥——」

烈火神駝心急的脾氣，究竟難改，忙又道：「那你的內功，也不會陡進的啊。」

東方白道：「那是有人以本身內力，度入我體內之故，是以我功力陡進了。」

烈火神駝又驚又喜，道：「這人却是誰？當世之間，除了席大先生，和幾個向來不露面的佛道高手之外，誰還有這樣的本領。」

東方白道：「師父，她就是嫦娥。」

烈火神駝「啊」地一聲，又向嫦娥望去，道：「她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麼？」

東方白道：「師父，你不信，可以試試。」

烈火神駝唔地一聲，一揚頭，對嫦娥道：「好，那你接我一掌！」

嫦娥也根本不知道「接我一掌」是甚麼意思，她只知道烈火神駝是對自己在講話，她翻了翻眼，也不回答，更不擺出接掌的姿勢來。

在嫦娥而言，她那樣子，是因爲她根本未曾聽懂烈火神駝的話，但在烈火神駝看來，却十足是嫦娥根本不屑理睬他一樣！

烈火神駝不禁勃然大怒，悶哼一聲，「呼」地一聲響，手掌已然向前，疾拍而出！

他那一掌拍出之際，眞氣疾運，已將內家眞力，一齊逼到了掌心之中！

他那一掌的去勢，何等快疾，轉眼間一掌已壓到了嫦娥的身前，在這時候，他又是一聲大喝，他爲人光明磊落，那一下大喝，是催嫦娥快些回掌！

可是嫦娥却仍然兀立不動，烈火神駝那一掌，去勢如此之猛，急切間想要收住勢子，却已是在所不能了，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一掌結結實實，擊在嫦娥的肩頭之上。

烈火神駝的那一掌，運足了八成以上的功力，他一見擊中了對方祇當嫦娥必然受些傷害，心中還在十分過意不去。

可是在那一剎間，他的手掌，還未及離開嫦娥的肩頭，只見嫦娥的身子，幌了一幌，在她的肩頭上，也隨着她那一幌，生出了一股極强的反震之力來。

那股反震之力，强大無匹，烈火神駝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眞氣再向前逼了一逼，又生出一股大力，向前撞去。

可是，他那一股大力不發出去還好，一發出去，嫦娥的那股反震之力，更是大得驚人，烈火神駝祇覺得一股極大的力道，兜頭反擊了回來，令得他身不由主，向後連退了五六步！

他每退出一步，便竭力想立住身子，可是却總是在所不能。等到退出了五六步之後，他感到力道已弱了許多，想要站定身子。

可是，在他身形剛一凝間，那一股大力仍是餘勢未竭，他一個站不穩，身子便向後翻去，他是個駝子，那股力道又一直在湧着他，以致令得他的身子，滾球也似，連滾出了七八尺，方始停了下來。

烈火神駝一縱而起，向前望去，祇見嫦娥仍是怔怔地站着，像是根本沒有甚麼事發生過一樣！

烈火神駝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他有很多話要

說，但是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那是他的心中，實在太以吃驚的原故。

血猿神君道：「烈火，你看她武功如何？」

烈火神駝直到此際，才緩過一口氣來，道：「血猿，此人武功，深不可測！」

血猿神君道：「比那魔頭如何？」

烈火神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這……這……這……」

這件事情，實是非同小可，是以他心中，也實在決定不下，遲遲疑疑。

東方白大聲道：「師父，你何不讓她去試試？她內功之高，已到了內力無窮無盡之境，我看，東方霸主的武功，未必及她。」

烈火神駝又呆了半晌，才道：「好，我們去試試，你們隨我來！」

他說着，便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四人一齊跟在他的後面。

不一會，五人便走進了竹林之中，到了竹林之中，烈火神駝又猶豫了一下，才一頓足，繼續向前走去，不一會，已穿出了竹林。

一穿出了竹林，祇見淸溪長流，那幾間茅屋，也已然在望，祇見屋前悄悄地，並沒有甚麼動靜。

一出了竹林，烈火神駝便站定了身子，道：「我……我還是……不……」

東方白看了這等情形，心中難過之極，他忙道：「師父，你究竟吃了甚麼虧，何以怕成那樣？」

烈火神駝伸手拉住了東方白，道：「你也別前去，你不知道，你……師娘正在他的手中……，我們若是觸怒了他，那他——」

烈火神駝才講到這裏，東方白已然大吃了一驚，道：「師娘在他手中，我們怎能坐看？」

烈火神駝道：「不能坐視，又有甚麼辦法，我們誰能打得過他？」

東方白吸了一口氣，轉頭向凃雪紅望去，凃雪紅乃是何等聰明之人，立時明白東方白的心意，她附耳向嫦娥講了幾句話，只見嫦娥不住點頭。

東方白道：「師父，你看我們是一齊前去好，還是我們先在這兒，暫時躲起來，讓嫦娥一個人前去，引東方霸主出來的好？」

烈火神駝遲疑了一下，他心中對東方霸主十分忌憚，使嫦娥一人前去，本來是最好的。但是他究竟是俠義中人，嫦娥是不是東方霸主的敵手，誰也不知，若是嫦娥一人前去，她若不是東方霸主之敵，死在東方霸主的手中，那豈不是指使她前去送死了？

那樣的事，却是烈火神駝這樣的人，做不出來的。而且，這時令得他左右爲難的，還不止是這件事，而另有一件事，使他更加爲難！

那件事，便是東方霸主如果一出來，知道了誰是東方白之後，必然要向東方白道明他的身世，那才是烈火神駝最最不願之事！

他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法子，可以預防這件事，那便是叫東方白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出聲！

要知東方霸主和東方白，雖然是父子，但是當年，東方霸主遺棄他們母子兩人，如棄敝履，以後多少年未曾相會，其時東方白只不過是一個嬰兒，東方霸主自然是認不出他來的！

而烈火夫人則雙目已盲，若是東方白不出聲的話，她也無法知道東方白是不是在的。

是以烈火神駝考慮了片刻，才道：「白兒，有一件事，你非聽我的話不可！」

烈火神駝在講這一句話之際，神情十分之嚴肅，東方白的心中，也不禁震了一震，忙道：「師父只管說，我無不遵從。」

烈火神駝緩緩地道：「等一會，我們當然是一齊前去，自無要……嫦娥一人去送死之理，但是，你却要依我一件事。」

東方白忙道：「我不會妄爲的。」

烈火神駝搖頭：「我不是怕你會胡來，我是要你，不可發出任何聲音來！」

東方白心中大奇，道：「這……是爲麼？」

烈火神駝面色一沉，道：「你別問我爲甚麼，我問你，你肯不肯聽我的話，這又不是甚麼難事，難道你也要違我之命麼？」

東方白心知師父不准自己出聲，其中一定有極其重大的原因的。但這時東方白，却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是爲了什麼來。

他看到烈火神駝的神情如此嚴重，也只得勉强道：「好，我不出聲便是。」

烈火神駝又道：「你非但不能出聲，也不能講任何話，若是你師娘向我問起你，你也絕不可出聲，凃姑娘，血猿，你們兩人，也絕不能表示東方白在你們的身邊，切切記得了！」

血猿神君自然知道烈火神駝那樣做，是爲了什麼，但是凃雪紅却不知道。

凃雪紅想問，可是東方白已知其中曲折，師父是必然不肯講出來的，問也是白問，是以便連忙向凃雪紅搖了搖手，道：「凃姑娘，聽我師父的話就是。」

凃雪紅也忍住了心中的疑惑，不再出聲。

烈火神駝嘆了一聲，踏前一步，伸手在東方白的肩頭之上，輕輕拍了兩下，道：「你在我門下多

年，覺得我待你如何？」

東方白忽然聽得師父這樣問自己，心中不禁駭然之極，忙道：「師父，我蒙你扶養成人，你若是這樣問，叫我如何回答才好？」

烈火神駝道：「你不必緊張，我只是想你知道，我叫你做的事，不論多麼古怪，但全是爲了你好，這就已經够了，你可明白麼？」

東方白道：「師父只管放心，這一點，我從來也不曾懷疑過。」

烈火神駝道：「可是我命血猿神君帶你遠離六盤山，你却闖回來！」

東方白苦笑道：「師父，徒兒若知師門有難，竟爾貪生怕死，遠走他方，還能算人麼？」

烈火神駝又嘆了幾聲，才說道：「好，我們前去！」

他們幾個人，本來是疾掠向前的，但這時，當他們一想到要和東方霸主這樣的大魔頭對面時，他們的脚步，都不由自主，變得緩慢而沉重了。

只有嫦娥，仍然若無其事，左顧右望，像是對四面的叢叢翠竹，感到十分有興趣。

不一會，他們來到了離茅屋只有兩三丈處了，他們幾個人，根本沒有一個人出聲，但是，茅屋之中，突然傳來了一個十分淸楚的聲音，道：「甚麼人？」

那三個字，雖然極之平常，但是聽來，却自然而然，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威嚴！

他們幾個人，不由自主，一齊停了下來，只聽得那聲音哈哈一笑，道：「駝子，可是你去而復轉麼？你還來自討沒趣作甚？」

烈火神駝雖然是駝子，但最恨人家那樣稱呼他，這一點東方白是素知的，是以那一句話才傳出，東方白首先沉不住氣。

可是他想到師父的吩咐，却是不敢出聲。

烈火神駝苦笑了一下，道：「東方先生，我去而復轉，是因爲……因爲……」他遲遲疑疑，顯然他是不知該講些什麼才好，而就在這時，只聽得那極其淸越的聲音，「哈哈」一笑，道：「是因爲什麼？」

隨着那四個字，只聽得「呀」地一聲响，一個人推開了門，向外走了出來，東方白聽得東方霸主之名，也不知有多久了，但是從來未曾見過他。是以此際，連忙抬頭，向前看去。

一看之下，他不禁呆了半晌。東方霸主這時正從茅屋之中，緩緩踱了出來。在東方白的想像之中，這個大魔頭，縱使不是三頭六臂，也一定是窮凶極惡的人，因爲他的惡名如此之甚。

可是此際他看到從茅屋之中踱出來的，却是一個長身玉立的中年人，不但貌相淸雅，而且氣度雍容，面帶微笑。看他的樣子，分明是一個博雅君子，又那有半分像是大奸大惡之人？

他心中陡地一怔，在刹那間，他想到的只是一件事。他想，那不是東方霸主，東方霸主怎會是那樣子？這分明是一個世外高人！

他的心中雖然驚詫之極，但是師父的吩咐，他倒是不敢忘記的，是以他仍然忍住了未曾出聲。但是他立時轉頭向衆人望去。

他本來是想在望向衆人之後，向師父或是血猿神君，打手勢問一問，那人是不是東方霸主的。

但是，在他一轉過身去之後，他根本不必再打什麼手勢，便已然可以明白那人是誰了！

因爲，當他轉過頭去之際，只見他師父烈火神駝，血猿神君兩人，面色蒼白，兩人站在一齊，眼光緊盯着前面，神色實是緊張之極！

而凃雪紅則緊靠在嫦娥的身邊，面上一樣充滿了害怕的神色。

他們幾個人，全是見過東方霸主的，這時候，他們臉上的神情如此駭然，那自然不問可知，自茅屋中踱出來的一定是東方霸主了！

一想及這一點，東方白的心中也不由自主生出了一聲寒意來。

他忙又轉過頭向東方霸主望去，只見東方霸主已站定了身子，臉上仍然帶着那種看來極之淸雅的笑容，道：「駝子，怪不得你敢去而復轉，原來帶了幫手來壯胆，好，這兩位是誰啊？」

他說着，目光轉向嫦娥和東方白兩人，掃了一掃。

東方白祇覺得當他的眼光向自己掃來之際，簡直就像是在黑暗之中，突然射向身上的兩股光芒一樣，令得他身子地陡一震，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

顯然，當東方霸主望向嫦娥的時候，嫦娥也一樣有異樣的感覺，是以東方白後退一步時，嫦娥已大聲叫道：「你是什麼人？」

東方霸主笑了起來，道：「是了，自然是你了，你可是斑后門下？」

東方霸主這一句話一出口，却令得所有的人，盡皆一呆。因爲血猿神君，烈火神駝兩人，本身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足跡遍天下，見多識廣，但他們却不知道，這時東方霸主問出來的「斑后」是甚麼人！

而東方霸主那樣問，當然是他一眼已看出幾個人中，是嫦娥的武功最高。他也立時知道，衆人前來，全是因爲有嫦娥壯胆之故，是以他才問嫦娥是

不是「斑后」門下的，因此可知，那「斑后」實是非同小可的高人！

但以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的見識而論，他們却從來也未曾聽說過有一位高手是叫着「斑后」的！

嫦娥見問，也呆了一呆，道：「什麼斑后？我叫作嫦娥！」

在東方霸主的臉上，也閃過了一絲奇怪的神色，那自然是因爲他一方面看出嫦娥的武功極高，但同時也不認出嫦娥的來歷之故。

要知道以東方霸主的武功見識而論，那簡直是沒可能的事，是以他的心中，也免不了驚訝。但是嫦娥本來是一個一點武功也不會的苗家女子，祇不過她得了「三寶眞經」，而且又被長期囚在鐵塔之上，是以才在無意之中，練成了絕頂武功的。

普天之下，祇怕除了雷三一個人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得知她的武功來歷的！

東方霸主臉上那一絲惶惑驚疑之色，一閃即逝，隨即聽得他「呵呵」笑了起來。

他的笑聲，十分驚人，每一下都像是有一股極大的力量，向人當胸口壓了過來一樣，令得人覺得說不出來的不舒服，就像是置身在悶熱之極的天氣中一樣。

他不住地笑着，幾個人中，以凃雪紅的武功爲最低，她已在不知不覺間，喘起氣來。

而嫦娥也在這時，大聲喝道：「喂！你在作什麼，你是在哭，還是在笑？怎地發出來的聲音，那麼難聽，快快停止！」

東方霸主此際在笑，是以絕頂內功將笑聲逼了出來的。那實是一門十分深奧的功夫，和邪派的「呼神攝魂大法」以及佛門中的「獅子吼」、「梵音三唱」等功夫相類的。

若是他繼續笑下去，功力差的人，一定會覺得胸口壓力越來越甚，不舒服的感覺也必然漸漸加劇。到最後，一定口噴鮮血而亡！

他這時運的功力也不少，他滿擬自己根本不必動手，就那樣笑上半盞茶時，對方幾個人，就算不吐血受傷，也必定忍受不住，抱頭鼠竄而逃了。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才笑了十來下，嫦娥却突然大聲呼喝了起來！

那實是令得他十分吃驚的事！

因爲他知道，自己這種笑聲一發出來，聽到的人，都會立即感到不舒服，就必然運轉眞氣，以全副精神去和笑聲對抗，就算想講話，也必然沒有能力出聲的！可是嫦娥却若無其事地叫嚷了起來！

而且，嫦娥一叫，她的話聲，已將笑聲打亂，令得衆人心頭上爲之一鬆。東方霸主本來自然是還可以笑下去的。

但是，他自視極高，他已覺得對方一出聲，自己的攻勢已然受挫，若再硬笑下去，那就跡近無賴糾纏，而不是高手比試了。

是以，他一方面心中吃驚，一方面又笑了一下，便立時止住了笑聲，望定了嫦娥。

在東方霸主而言，剛才他一笑，嫦娥一叫嚷之際，他已然受了這三十年未有之挫折。但是在嫦娥而言，她却根本不知道剛才在無意之中，已然和東方霸主在內力上，較量了一下。

她見東方霸主止住了笑聲，還在咕嚕着道：「笑得那麼難聽，你以後再也別笑了！」

嫦娥這一句話，也是全然無心的，但是東方霸主聽來，却也大大不是味兒，那好像就是嫦娥在得了便宜之後，還在賣乖一樣！

他「哼」地一聲，道：「天下之人，能人異士之多，當眞是數不勝數，尊駕不是斑后門下，究竟是何來歷，尚祈賜知。」

嫦娥却聽不懂東方霸主那一連串的話，只是翻着眼，道：「你在說甚麼？」

東方霸主慢慢向前走來。

本來，烈火神駝等四人，是和嫦娥站在一起的。但此際，東方霸主一向前走來，他們四人，立時不約而同，一齊向後退開了幾步，變成只有嫦娥一個人，仍站在原地，未曾移動。

而烈火神駝、血猿神君、凃雪紅和東方白四人心中，這時也極其緊張。因爲他們全都知道，東方霸主走向前來要和嫦娥動手了。

嫦娥是不是能勝過東方霸主呢？嫦娥的武功究竟從何而來，連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嫦娥的武功極高而已。但嫦娥的武功，是不是可以和三十年來稱雄江湖的東方霸主相比呢？

可是現在情形已然那樣，想帶着嫦娥一齊離開，也已然在所不能了！

東方霸主一步步向前走來，但是嫦娥却始終站在原來的地方，瞪住了東方霸主，並不後退。

這一點，也令得東方霸主的心中，大是詫異，因爲多少年來，不要說見到他的人無不戰戰兢兢，就是聽到他的名字，也不免心頭生寒。

而他自己也記不清，他向一個人走去，那個人竟然能無動於衷，站立不動的。這種事已有多少日子未曾發生過了！他心中也十分好奇，心忖難道對方竟不知自己是什麼人？

只要是武林中人，怎有可能不知自己是什麼人？而她竟然如此鎭定，那可知是有備而來的，自己倒要加陪小心才好，不要數十年聲名毀於一旦。

他本來是想直逼到嫦娥的身前去的，但是心中一想到了這一點，他便站定了身子。

那時，他離嫦娥只有五六尺了。他臉上仍然帶着微笑，道：「尊駕大名，喚做嫦娥，是麼？在下覆姓東方，雙名霸主。」

東方霸主這四個字對任何人來說，都會引起極大的震動的，但只有嫦娥是例外。

而東方霸主偏偏就遇到這個例外！

他報出了姓名之後，嫦娥仍然動於衷，道：「噢！原來你叫做東方霸主。唔，你要難爲我女兒好友的師父，是也不是？」

嫦娥此際和東方霸主講的幾句話，全是剛才凃雪紅附耳向她說的。凃雪紅告訴她，有一個人叫東方霸主要與烈火神駝爲難，而烈火神駝是東方白的師父。東方白則是自己的好朋友，所以，她一定得設法，將這個東方霸主遠遠趕走。

這一番話，因爲是凃雪紅對她說的，是以她牢牢記在心頭。但是那許多人名字，她却記不清楚，她只記住了東方霸主一個名字。所以這時，她講起來，便變成了那樣子語無倫次了。

東方霸主乃是聰明絕頂之人，可是他乍一聽得嫦娥那樣說法，却也不知是什麼意思。

他呆了一呆，還未及說話時，嫦娥已揮着手，道：「看你樣子，倒也不像是甚麼壞人，但是我女兒既然說你不是好東西，自然不會錯的，你快快走吧！」

東方霸主此際，心中又是發怒，又是好笑。他自藝成以來，數十年之中，什麼人曾用那樣的語氣來和他講過話？他仰天一聲長笑，說道：「你要我走？」

嫦娥却不知道東方霸主那一下反問的意思，立時道：「咦！你是聾子不成？我說了，你還聽不到麼？」

東方霸主這時怒極反笑，道：「那麼，我要是不肯走呢？」

嫦娥怒道：「你要是不走，我就趕走你。」

東方霸主「哈哈」一笑，道：「好啊！我就是不走，看你怎樣趕？」

他雙手一叉，站立不動，嫦娥伸手便向東方霸主的肩頭推了下去，一面推，一面還大聲叫道：「走！」

嫦娥那一推，如果不是推向東方霸主的肩頭，而是推向別處要害的話，那麼，東方霸主一定另外有別的對付之法的。

但此際，既然是推向他的肩頭，東方霸主的心中一聲冷笑，決定讓嫦娥吃些苦頭。是以他只是屹立不動，既不退讓，也不還手。

然而東方霸主却又不是全然對嫦娥的那一推不加理會，他早已運轉眞氣，聚於肩頭。他的內力，何等深湛，這一運氣，不但將肩頭上所有的穴道，一齊封住，令得他整個肩頭，堅如鐵石。而且，一有外力來襲，還會生出極大的反震之力。

東方霸主是準備嫦娥一推了上來，立時便以那股極大的反震之力，震得嫦娥向外跌翻出去的！

他這樣準備着，當然是以爲嫦娥對他那一推，是十分大力的了。

可是，嫦娥雖然伸手向他推去，要將他趕走，但是那却祇是隨隨便便的一推，根本沒有用什麼力道。

內家眞氣的反擊，一定是來襲的力量越大，反震力也越强。如今，嫦娥那一推，根本沒有用甚麼力道，自然也難以激發東方霸主早已蓄定了强大反震之力！

是以，嫦娥一推間，東方白的身子雖然未被推動，但是嫦娥的身子，也絕未反震出去。

在那一剎間，東方霸主覺得自己聚於肩頭上的力道，竟然發不出去，他雖是武功高絕，但也正因爲他武功高絕，所以一時之間，更萬萬想不到那是因爲對方根本未曾用力之故！

是以他的心中陡地一震，還以爲那是對方有着甚麼超特之極的武功，將他的內力一齊封住，令得他的內力難以發得出去！

在那一剎間，東方霸主的心中，的確是十分之吃驚，莫明所以的。

如果嫦娥在推了那一推之後，立時住手不推的話，那麼，東方霸主不知對方的深淺，雖不致於不敢和嫦娥動手，但也必然加倍地小心！

祇可惜嫦娥根本不知道剛才自己毫不用力地那一推，已然令得對方心中，驚疑不定。她祇覺得一推未曾推動對方，那自然是用的力道不够大，是以她又用了幾分力道，再是一推。

這一推，她既然用了力道，聚於東方霸主肩頭的大力，自然也立時反震了出來。

東方霸主的心中，本來着實疑惑自己的內力何以發不出去的。

但此際，嫦娥第二下又已推到，那力已然反震而出。他是何等樣人，自然立時明白剛才內力何以竟未曾反震出去的原因了！

他心中的驚疑，一掃而空，不禁大喜，「哈哈」一聲長笑！

而在此時，嫦娥伸手推了上去，祇覺得對方的肩頭之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道，反震了出來。嫦娥本不知如何主動攻人，這一遇有强大的力道襲來，

她却會生出自然而然的反禦之力來的。

這時，她掌心之上，被對方的大力湧來，自然而然間，她一推之力，也大大加强。

她的掌力一强，東方霸主肩頭上的反震之力，也突然增加，反震之力一加，掌力又强。如此互相影响，轉眼之間，掌力和反震力都已强到了極點。東方霸主原來聚於肩頭的那些內力，已不足以應付了。

東方霸主的心中，大是吃驚，他眞氣連運，又將內力，聚於肩頭。

這時，他們兩人看來，相隔兩三尺站着，嫦娥的右手，按在東方霸主的肩頭之上。兩人的身形，都凝立不動，似乎看不出什麼出奇之處來。

但是事實上，兩人此際，却在進行着驚心動魄的內力拚鬥！

東方霸主在不到一盞茶時之間，連運了三次眞氣，祇見他頭頂之上，已經隱隱有白氣冒了出來。

此際，聚在他肩頭上的力道，實在已强大之極，若是有什麼人，在這時捧起了一塊大石，向他的肩頭上砸去，大石也必然會被反震出來，成爲碎塊的！

然而即使如此，嫦娥的手，却仍然按在他的肩頭之上，而不論東方霸主如何增强內力，都難以將嫦娥的手震離開去！

東方霸主的心中，本就十分吃驚，而當他四次運轉眞氣，再加强一次內力，而嫦娥却仍然若無其事地站着之際，他心中的吃驚，也到了極點！

他知道自己已遇到了數十年來未遇的勁敵，看來，對方的內力，似乎無窮無盡的一樣，如果只和她內力上拚鬥，定然不是敵手！

內力上既然不是對方之敵，那自然只好在招式上補救一二了！

東方霸主一想及此，立時身形向下一沉。

嫦娥的手掌，正按在他的肩頭之上，他身形向下一沉間，嫦娥的手掌，便突然向下壓來。

在那一剎之間，東方霸主眞氣陡地向上一衝，在他肩頭上所生出的那股力道，實是如同驚濤裂岸一樣，强大到了極點！

然而那股力道雖然大，却仍是未能將嫦娥的手掌震開去，而只不過是將嫦娥掌心所發的壓力，畧爲阻了一阻而已。

然而，東方霸主所要的，就是那電光石火間的一阻，那一阻，已給他有了脫身的機會，祇見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一閃！

若是換了普通的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身子向後一閃，能够一個筋斗翻了出去，已是難能可貴了！

但東方霸主究竟是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高手，他在向後一閃之後，並不是向後一個筋斗翻了出去，而是在脚下硬生生打横，移出了兩尺！

而他一移開兩尺之後，左掌一翻，一掌已然向前，疾拍而出！

東方霸主算得十分好，他是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閃身而出的，而對方掌上的壓力，既然如此之强，在自己一閃而出之後，她必然以在剎那間收住勢子，那麼，自己這一掌拍出，對方身形下跌，一定湊個止着，定然可操勝劵了。

東方霸主的確算得十分好，但是，他却未曾算到，嫦娥的掌中，根本是沒有什麼力道的，其所以會給他的力道如此之强的感覺，全然是因爲他自己肩上所發的內力太强之故。

在他身子閃開之後，反震之力消失，嫦娥的掌心，自然也立時沒有力道。

所以，嫦娥的身子，並未曾向前仆下，而是仍然呆立着不動！

東方霸主那一掌發出，本來是可以擊中嫦娥的胸口的，可是嫦娥的身形，凝立不動，不避也不返擊，這令得東方霸主，陡地一呆！

要知道武學之道，有攻有守，或是以攻爲守，都有一定的法度，而高手過招，在一招發出之後，也早已料定了對方會有怎樣的反應，在第一招之中，已然隱含着第二招的攻勢了。

東方霸主的武功何等之高，他那一抓抓出，嫦娥若是要避的話，那麼，不論她避向何方，東方霸主必然如影附形，跟踪而上，仍可以將她抓中的。

而如果嫦娥不是躲避，而是反掌相迎的話，那麼，東方霸主也立時可以變招，他第二招的殺着，乃是一掌喚着「長江三叠浪」的掌法，連內力也已蓄定了。

可是，嫦娥却既不躲避，又不還手！

這實在是東方霸主在和任何人動手之際，都未曾有過的事情，剎那之間，他陡地一呆，也硬生生將那一抓之勢收住。

而他在收住了那一抓之勢之後，厲聲喝道：「你何以不還手？」

他那一聲斷喝，字字如同霹靂一樣，駭人之極，震人心弦，令得血猿神君，烈火神駝等一干人，不由自主，向後退出兩步。

而東方霸主也是故意在喝問之間，運內力將聲音直逼了出去的。他呼喝方畢，看到遠在兩三丈開外的血猿神君等人，尚且不免要後退兩步，他心中也不禁躊躇滿志，但當他再向嫦娥看去時，仍是若無其事地站着！

在那一剎之間，東方霸主心中的驚愕，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適才那一聲斷喝，足運了八成以上功力，首當其衝的人，竟能若無其事，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他正在發怔間，只見嫦娥伸指在耳朶中挖了一挖，道：「喂，你講話何必如此大聲，震得我耳朶發癢，我又不是聾子！」

東方霸主聽了，實是不禁啼笑皆非！

要知道嫦娥確然是因爲耳朶發癢，是以才那樣說的，嫦娥也不知道東方霸主在剛才的那一下大喝之中，已蘊上了絕高深的內力！

可是她的話，在東方霸主聽來，却變成了有意取笑！

東方霸主剛才那一拍，陡地收住了勢子，但並未曾撤回招來，手離嫦娥仍然極近，這時心中盛怒，手腕一翻，已改抓爲拍，「拍」地一掌，向着嫦娥當胸便擊了出去，正是那一招「長江三叠浪」！

那一招，在一掌之中，一共有三股力道，那三股力道，一道比一道强，只要一被擊中，便次第發作，確然是厲害無比。

嫦娥一見到對方的手掌，當胸壓了過來，發出了一聲尖叫，倏地側了側身子！

如果這時，出手進攻的人，不是東方霸主，而是第二個人的話，那麼，嫦娥身子這一側，一定可以避開對方的進攻了。

但是，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之人，嫦娥那一避雖然避得巧妙，但是東方霸主怎會讓她避開去？嫦娥的身子才一側，東方霸主的手臂，便突然一圈，手掌一反，仍然擊向嫦娥的胸口！

嫦娥趕緊將身子一沉，可是東方霸主的掌已壓到，嫦娥未能避得開去，「砰」地一聲响，一掌已被擊中！只不過東方霸主那一掌，本來是擊在她胸口的，因爲她的身形矮了一矮，是以擊在她肩頭之上。

那一掌一擊中，發出了「砰」地一聲响來，那種聲响，聽來就是有一隻老大鐵鎚，擊中了一塊十分堅硬的岩石一樣！

而在那一剎間，血猿神君，烈火神駝，東方白和涂雪紅四人的心中，也緊張到了極點！

因爲嫦娥是不是東方霸主的敵手，就在這一掌之中，便可見到分曉了！

他們也實在不敢想像，如果嫦娥根本不是東方霸主敵手的話，那他們會有什麼結果！一時之間，他們似乎沒有勇氣向前望去！

而嫦娥在被東方霸主一掌擊中之後，大叫了一聲，身子一幌，她身形又高又瘦，一幌之下，像是一株隨時可以斷折的拮竹一樣！

隨着這一幌，她又大叫了一聲，身子站立不穩，突然「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她顯然是不願意退出了這一步，但是却被東方霸主的力道硬生生逼退的，是以退出之際，脚步沉重之極，「蓬」地一聲，踏在地上，連大地都在震動。

一步退出之後，且見她雙臂揮舞起來，在她雙臂揮舞之際，一股股呼呼的勁風，橫掃而出，但是却又毫無掌風，凌厲的勁風，只是四下亂掃。

然後，又聽得她的一聲怪叫，再退出了一步！

那一招「長江三叠浪」擊中了她，有一股力量，令得她的身子，幌了一幌；第二股的力道，令得她退出了一步。而那一招中最强的一股力道，却是最後的一股。她第二步一退出了，哇呀大叫一聲，只見她的身子陡地一矮，「蓬」地一聲，坐倒在地上！

嫦娥坐倒在地上，也不立時站起來，只是抬起頭來，望定了東方霸主，道：「你的力道，眞不小啊！」

而東方霸主在擊出了那一掌之後，身形始終凝立不動，可是他面上的神色，却是一陣青，一陣紅，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這時，任何人看來，都是東方霸主佔了上風！因爲東方霸主一掌擊出，嫦娥便向後退去，最後，仍不免跌倒在地上起不來。

但是東方霸主却是心中明白了，自己絕未佔到上風！那倒不是因爲他見到自己一掌擊中對方之際，對方體內生出的反擊的力量十分之大，要盡力相抗，才能使他自己的身子凝立不動！而是他知道，剛才的一掌，對方雖然未曾還手，而且將他那一掌之力，硬接了下來！

他的一掌，是足有開碑裂石之力的！

可是，對方在硬接了來之後，却只不過退後了兩步，坐倒在地，在剎那之間，便將自己那一掌之中，所蘊的三股如此深厚的大力，一齊化去，立時若無其事講起話來，分明一點也未曾受傷！

這份功力之高，却着實有些不可思議！

東方霸主也立時想到，如果有人用這樣大力的一掌，擊向自己，自己是不是有如此從容地將這一掌硬接了下來，在剎那間將對方的掌力化去，還大成疑問啦！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頭實是沒有法子不吃驚！

而此際，嫦娥已一骨碌翻起身來，道：「好，你這樣大力，也讓我打你一下試試！」

嫦娥的話，是鬥氣居多，因爲在近二十年來，

也根本沒有什麼人能將她一掌打得坐倒在地，是以她便也要打還對方一掌。

而東方霸主一聽得嫦娥那樣講，心中不禁陡然地一凜，一時之間，也難以回答！

他剛才打了人家一掌，這時人家說也要打還他一掌，當然他可以不答應。

但是，如果他想維持一流高手的身份，那却非答應不可！

在刹那之間，他全身眞氣運轉，將身上七十二處要穴，一齊封住，然後，才淡然一笑，說道：「我打了你一掌，你要打還我一掌，那是理所當然，請！」

嫦娥聽了，心中十分高興，道：「不錯，你這人，倒還算是講理！」

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了過來，揚起了手掌，「叭」地一掌，擊在東方霸主的肩頭。當嫦娥那一掌擊下之際，東方霸主心頭的緊張，實在是空前未有！

可是，等到「叭」地一聲響，嫦娥那一掌擊中了他的肩頭之後，他却不禁陡地一呆！

因爲他的肩頭上，根本一點感覺也沒有！那也就是說，嫦娥的那一掌之上，根本未曾蘊有什麼力道！

這實在是大大出乎東方霸主意料之外的事情！嫦娥怎可能不在這一掌之上蘊有力道呢？她爲什麼要那樣呢？刹那之間，東方霸主的心中，驚異不定，他身子向後退出了一步，望定了嫦娥，莫明所以。

他自然不知道，嫦娥的武功，是在無意之中學回來的，她內力之强，舉世罕有其匹，但是她却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若是有人攻擊她，她內力反震，攻她的人，力道越强，吃的虧也越是大。

而若是叫她出手打人，她事先不懂得運轉眞氣，不懂得蓄力運掌，她一掌拍出，自然也沒有半分之力！

東方霸主本來是絕頂聰明之人，但是既然想不通這一點，那當然是莫名其妙！

他後退了一步之後，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嫦娥却已道：「好了，你打了我一掌，我也打了你一掌，你可以走了！」

東方霸主「哼」地一聲，說道：「我爲什麼要走？」

嫦娥也是一呆，道：「是啊，你爲什麼要走？」她陡地提高了聲音，說道：「女兒，爲什麼要他走？」

凃雪紅道：「他……他是個大壞人！」

凃雪紅唯恐自己這句話一出口，東方霸主便突然來襲，是以一面說，一面立時躲到了血猿神君和烈火神駝兩人的背後！

嫦娥立時道：「是啊，你是個大壞人？」

東方霸主此際，是在考慮對方剛才那一掌，何以一點力道也不用，難道竟是給自己留下一個退步麼？

可是東方霸主總是不肯信還有人功力高過自己，是以他道：「你要我走，倒也不難。」

嫦娥瞪着眼道：「怎麼樣。」

東方霸主道：「我們對上一掌，看看是誰佔了上風，我立時就走。」

嫦娥眨着眼，道：「什麼叫對上一掌？」

東方霸主實在忍不住，大怒道：「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若是你不敢和我對掌，那趁早快滾！」

嫦娥也怒道：「什麼叫對掌，你不講明白，我又如何知道？」

東方霸主本來，心中實是怒不可遏的，但是，他究竟是絕世聰明之人，一聽得嫦娥也那樣氣勢洶洶地反問他，他陡地一呆，想起了自見嫦娥之後的種種情形，心地已陡地一動！

在那刹那間，他已然想到，對方的內力雖强，但是對於武功之道，可能一竅不通！

東方霸主一想到這一點，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因爲，如果事情正如他所想那樣的話，那麼，他取勝之道實在太多了！

他立時平息了怒意，面帶笑容，道：「原來你不知什麼叫對掌麼？」

嫦娥道：「是啊！」

東方霸主道：「好，我來教你。你先伸出手掌來。」

嫦娥渾渾噩噩，也根本不知道人間的險詐，一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講，便立時伸出了手來。

這時，烈火神駝，血猿神君等幾個人，離開東方霸主和嫦娥，足有兩丈開外，那是他們心中對東方霸主十分害怕，是以不敢接近。

但這時，一看到嫦娥居然依着東方霸主所說，伸出了手來，他們却立時可以知道，其中有詐！各人之中，是東方白最先張大了口。

但東方白一張開了口，便立時想起，師父曾千叮萬囑，不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准出聲，是以將要叫出來的話，硬生生忍住。

但是就在此際，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却已齊聲喝道：「嫦娥，別聽他的話！」

他們兩人一喝，也算喝得十分及時，可是嫦娥的應變却沒有那麼快，嫦娥一聽，先是呆了一呆，

而東方霸主的出手何等之快，嫦娥就算立時縮回手，也未必避得開去，何況她還呆了一呆。

就在嫦娥一伸出手來之際，電光石火的一刹間，東方霸主五指如鈎，已向嫦娥的脈門，疾抓了下去！

那一抓，乃是外擒拿手中的一招「天鷹覓食」，勢子又快，出手又準，當世一流高手，都是難以避得過去，何況嫦娥只是呆呆地站着！

就在兩人齊聲呼叫間，東方霸主五指一緊，已然將嫦娥的脈門，牢牢扣住！

東方霸主已然知道嫦娥的內力之强，非同小可，是以他在那一招使出之際，在指上足蘊了九成功力，若是換了常人，被他運那麼大的力道，一把抓住，腕骨早已斷裂了！

但嫦娥的脈門一被扣住，體內的眞力，便自然而然，起而相禦，自然不至於骨折。但這時，東方霸主一出手，便已制住了嫦娥的脈門！那脈門乃是奇經八脈的總樞，一經東方霸主大力制住，嫦娥體內的眞力，便已然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

在那樣的情形下，雖然仍有一股大力，反震而出，但是却已不足以將東方霸主的五指震開！東方霸主心中，更是大喜！

這時，只聽得血猿神君叫道：「你是第一高手，却用這種欺詐手段，不嫌丟臉麼？」

但東方霸主恍若未聞，只是發出了一下長嘯聲來。

事實上，他早已打定了主意，一等對付了嫦娥之後，將眼前所有的人，盡皆殺了，那還有什麼人知道他曾用什麼樣的手段？

是以，他一聲長嘯，將血猿神君的怒喝聲，蓋了下去，同時，左手一翻，「叭」地一掌，已印向嫦娥的胸前，嫦娥的脈門被制，內力至少打了一個對折，東方霸主那一掌拍了上去，出招十分之歹毒，掌心正壓在她胸前的「華蓋穴」上！

那「華蓋穴」乃是五臟之華蓋，和頭頂的「百會穴」，和雙手的脈門，乃是人身的三大要害之處，一掌被擊中，雖然立時內力反震，但却已難和東方霸主銳不可當的掌力相抗！

隨着那「叭」地一下響，只聽得嫦娥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猛地一掙！

嫦娥的內功底子，究竟非同小可，她在受了如此沉重的一擊之後，那一掙之力，實在大得不可思議，東方霸主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過來，五指不由自主一鬆，竟被嫦娥掙了開去！

隨着那「叭」地一下響，只聽得嫦娥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猛地一掙！

東方霸主在那刹間，心中的吃驚，實在是難以形容，因爲他只當嫦娥既然掙脫了他扣住脈門的五指，那麼他自然是枉作小人了！

但他却又不甘心就此給嫦娥逃走，是以嫦娥一向後退去，他立時雙掌一錯，「呼呼」兩掌，向前疾拍而出！

那兩掌掌風之强烈，更是令人心悸，嫦娥勉力掙脫，已是天旋地轉，站立不穩，那兩股掌風又立時掃到，她實是沒有抵抗的餘地！

刹那之間，只見她的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也似，突然向上，飛了起來。

嫦娥的身子向外飛出之勢，十分快疾，轉眼之間，已飛出了三四丈，而此時，東方霸主，才收回剛才所發的那兩掌來。

他看到嫦娥正被自己的兩掌之力，湧得向外飛了出去，那分明是自己已然大獲全勝了，心中不禁大喜，又是一聲長嘯！

只見嫦娥的身子，直跌進了竹林之中。她身子在跌進竹林中時，是離地足有一丈五六高下的，是以她的身子撞進了竹林，將好幾株竹子，壓得一齊彎了下來。

等到她的身子壓彎了竹子之後，勁力已失，那幾株竹子彈了起來，「呼」地一聲，將嫦娥的身子，又疾彈了回來，飛向東方霸主！

東方霸主的武功再高，也絕想不到嫦娥的身子，在飛了出去之後，會突然被竹子反彈了回來的！而且，嫦娥在跌出去之際，壓倒了三株碗口粗細的竹子，那三根竹子並未被壓斷，反彈回來的力道，何等之强，嫦娥身子飛向前來之勢，也是快絕！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嫦娥怪叫着，整個人已像箭一樣，向東方霸主疾撞了過來！

東方霸主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身形陡地一沉，眞氣運至腳底，已然陡地打橫，移開了三四尺，避開了嫦娥撞過來的勢子。

本來，他人一避開，嫦娥撞不中他，他自然也可以沒有事情了。

可是，偏偏他一避了開去之後，便看出嫦娥的身子向他撞來，並不是什麼武功招式，而是被竹子反彈了回來的！

竹子的彈力如此之强，嫦娥身不由主，這却是揀便宜的好機會！

他認定了那是揀便宜的好機會，那自然便不肯在一避了開去之後，便放過嫦娥，是以立時伸手，五指如鈎，向嫦娥的足踝疾抓而下！

嫦娥的身子在他的身邊掠過，而且她也不知什麼躲避的招式，東方霸主的那一抓，又準又狠，五指一緊間，已將嫦娥的右足足踝緊緊抓住！

而也就在此際，嫦娥的右足，猛地蹬了一下！

此際，嫦娥的身子，被竹子彈了出來，她的心中，實是駭然之間，是以在自然而然之間，她無窮無盡的內力，已遍佈體內。

在那樣的情形下，她卽便重重地跌在地上，也必然是地上出現一個土坑，她是不會受傷的。

而此際，她還未落地，便已被東方霸主抓住，她用力一蹬，那一蹬，恰好是在她內力發揮到了極致時而蹬出的，力道之強，實是難以想像！

東方霸主做夢都想不到，對方剛才打自己一掌，一點力道也沒有，而此際的一蹬，力道竟然如此之強！

他抓住了嫦娥的足踝，心中正在高興間，猛地一股大力，已然襲到！那一股大力，不但將他的五指震開，而且，嫦娥的那一腳，還正好踢在他的脅下！

這一切，本就是電光石火，一眨眼間的事，只聽得「砰」地一聲過處，東方霸主身子一幌，「騰」地退出了一步，地上，他腳踏過之處，出現了一個半尺來深的小土坑，連地也爲之震動！

東方霸主在退出了那一步之後，仍然未能站穩身子，身形一搖，這一次，「騰騰」的連退出了兩步。

而在退出了兩步之後，身子又連搖兩搖，「騰騰」又退出了三步，總共竟被嫦娥的一腳，踢得向後退出了五六步之多！

而在東方霸主向後退出之際，嫦娥的身子，也向下跌了下來。

本來，以她的功力而論，只須輕輕一躬身，便可以穩穩在地上站定的，但是她却連這一點也不懂，是以身子直挺挺地跌到了地上。

只不過她身子才一落地，便立時伸手一按，一骨碌站了起來。

其時，東方霸主雖然已站定了身子，但是他的面上，却隱隱地泛起了一層紫氣來，在紫氣之下，更是滿面殺機。

只見他緩緩轉過身來，向着烈火神駝，血猿神君兩人道：「你們請的好帮手啊！」

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一見東方霸主的面上，泛上了紫氣，心中又驚又喜，因爲，內功深湛的人，若是受了內傷的話，臉上必然會出現了紫氣的。

這時，東方霸主的臉上，既現紫氣，可知剛才嫦娥的那一腳，已然令得他受了內傷，他們的心中，自然歡喜不已。

但是，當他們看到東方霸主的臉上，充滿了殺機之際，他們却也知道，東方霸主的心中，已將他們，恨之切骨，自也不免吃驚！

當下，血猿神君硬着頭皮，道：「東方先生，看來你已吃了小虧，還是快快避開的好，要不然，小虧可得變成大虧了！」

東方霸主臉上的那層紫氣，已經隱去，只聽得他悶哼一聲，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凃雪紅在一旁，失聲道：「不能讓他——」

她本來是想說「不能讓他離去」的，但是她一句話未曾講完，東方霸主一聲長嘯，身形已疾拔而起，向外掠了出去，勢子之快，實在是難以形容，眼前一花間，人已然不見了！

嫦娥一見東方霸主離去，心中大喜，道：「你們看，他走了！」

可是，烈火神駝，血猿神君，東方白和凃雪紅四人，却是一點也笑不出來。

他們帶嫦娥前來的目的，就是想藉嫦娥的武功，將東方霸主打敗的，現在，東方霸主已然離去，他們四人，應該高興才是。

可是此際，他們四人却全苦着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他們直到此時才想到，卽使是嫦娥打敗了東方霸主，事情仍然未會了結！

東方霸主的內傷並不重，不消幾天，定然可以痊癒，在他傷愈之後，自然要來報仇，嫦娥的內力雖高，但是她勝得僥倖，眞要論本領，東方霸主還在她之上，東方霸主隨時要來報仇，叫人怎生提防得了？

當四人想到這一點時，他們都覺得心頭沉重無四，一點高興也沒有！

嫦娥翻着眼，道：「咦，你們怎麼哩？」

血猿神君苦笑道：「現在你雖然將他趕走了，但是他一定會再來的。」

嫦娥道：「再來又怕什麼？他再來，我不會再趕他麼？有我在，你們不必怕！」

血猿神君嘆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烈火神駝已身形閃動，向屋內奔去，東方白連忙跟在後面，兩人一奔進了屋子，便是一呆。

屋子之中，闃無一人！

東方白忙問道：「師父，師娘呢？」

烈火神駝的面色，難看得像死人一樣，道：「我……我也不知道！」

他們師徒兩人，高聲叫了幾下，却是一點回音也沒有。

烈火神駝道：「我們分頭去找！」

兩人一起退了出來，烈火神駝按住了東方白的肩頭，道：「你可得小心，若不幸遇上了東方霸主，什麼也別說，立時便走，知道了麼？」

東方白是一個性子十分剛强的人，叫他遇上了强敵，轉身便逃，那是和他本性相違之事。但這時他看出師父在吩咐他之際，神色十分凝重，是以他畧想了一想，道：「我知道了！」

烈火神駝口唇動了動，看來他是還想說些什麼的，但是他却嘆了一聲，沒有說什麼，只是揮了揮手。

東方白的身子，已向旁掠了開去，但是東方白剛一掠開，烈火神駝又將他叫住，道：「你記得，若是見到了你的師娘——」

他講到這裏，突然停了一停。

他本來是想叫東方白見到了她的師娘之後，也是什麼也別說，轉頭就走的。當他想講那句話的時候，他只想到，別讓東方白知道他自己的身世。

但是當話講到了一半之際，他已想起，東方白此去，正是去找他師娘的，如何可以叫他在找到了他師娘之後，掉頭不顧而去？

是以他講到了一半，便難以再講下去。

東方白則已然站定了身子，等他講下文，等了半晌，未見烈火神駝再說什麼，便問道：「見到了師娘，我便當如何？」

烈火神駝一伸手，自懷中摸出了一支信號箭來，改口道：「若是你見到了你師娘，便發一支信號箭，我好趕來見你。」

東方白心中也不疑惑，接過了信號箭，說道：「師父，你若是找到了師娘時，也發信號箭來告知我。」

烈火神駝點頭答應，東方白身形向前直竄出兩三丈，一面向前掠出，一面叫道：「凃姑娘，你和嫦娥，在這裏別亂走。」

凃雪紅答應一聲，烈火神駝，血猿神君和東方白三人的去勢都十分快，轉眼之間，已然掠出了竹林，看不見了。

他們三人一出竹林，便分了開來。如今暫且按下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不表，却說東方白，一出竹林，便向南疾奔了出去。

他也不知道師娘在什麼地方，只是一路小心留意，漸漸地，奔出了三五里，只聽得水聲潺潺，已然來到了一道小溪之旁。

東方白在小溪旁畧停了一停，嘆了一口氣，一提眞氣，躍上了溪邊的一塊大石，四面眺望着，他才望了一眼，便聽得在大石附近的矮樹叢之中，有一兩下微弱的呻吟聲，傳了出來！

那種呻吟聲，極其低微，乍一聽到時，幾乎是疑心自己耳花聽錯了！

但是東方白再側耳聽去，一點也不錯，確然有着呻吟聲傳了過來。

東方白心中大疑，一面掠了下去，一面問道：「什麼人？」

他連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回答他，而他已然掠進了那矮樹叢，撥開了幾株矮樹，只見一個人，臉向着地，伏地在上。

那人的背部，在微微地起伏着，顯然他只是受傷極重，還未曾死去了，而呻吟聲自然也是那人所發出來的了！

東方白忙踏前一步，俯身下來，將那人扶了起來，只見那是一個面色蒼白瘦削之極的年輕人。

東方白伸手在那年輕人的脈門之上，搭了一搭，只覺得脈息也是微弱之極，看來那人，已是如風中殘燭，隨時可死了！

東方白呆了一呆，一手托住了那人的頭部，另一隻手按在那人的背部，將本身眞氣，十分緩慢地度了過去，足足過了一盞茶時，才見那人，慢慢地睜開眼來。

但是，那人雖然睜開了眼，只見目光散亂，想來仍是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

他雙眼大睜着，口唇則不斷地抖動着，分明是竭力想要講些什麼，但是，又一點聲音也是發不出來。

東方白忙沉聲道：「朋友，你別急，你有什麼話，慢慢說不遲。」

可是那人却已然迸出了幾個字來，只聽得他道：「快，快……去追……」

東方白嘆了一口氣，手中的力道又加强了一些，那年輕人的身子，震了一震，講話的聲音，也大了不少，只聽得他道：「快……快……去追……雷三！」

東方白一聽得最後的「雷三」兩字，不禁大吃了一驚，反問道：「雷三？」

那年輕人道：「雷三……他搶走了……搶走了席大先生……的令牌他……」

東方白越聽越是吃驚，在聽到了雷三的名字之後，東方白已然知道這事非尋常，但是他却還未曾想到，事情竟和天下第一高手席大先生有關！

他怔了一怔，道：「那麼，閣下可是席大先生的弟子麼？」

他聽那年輕人說是雷三搶走了席大先生的令牌，那麼自然以爲他是席大先生的弟子了。他一面問，一面又將內力緩緩輸入。

那年輕人喘着氣，道：「我……不是，我姓林……是席大先生託我的……」

他才講到這裏，面上已漸漸地變色，本來他面色白得不能再白，而此際，在慘白之中，又透出了

一股青氣來，看來更是駭人之極！

東方白心中暗叫不妙，心忖這人眼看就要不治了，自己縱使可以令得他多活上些時，也是難以救得他轉，這却如何是好？

他心中一急，正想將那支信號箭放出，請師父前來，一齊商量一下，忽然聽得背後有人道：「你快讓開，他要發作了。」

東方白的心中，本來就驚疑不定，一聽得那聲音，更是駭然之極！

那正是東方霸主的聲音！

東方霸主的那一句話，也說得奇怪之極，他說：「他快要發作了，」可是，什麼叫「快要發作了」呢？但東方白此際，却全然不及去想東方霸主這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他只是一聽得東方霸主的聲音，他突然呆了一呆。

在他一呆之後，他已然眞氣一提，立時向前竄出去逃走的了。

可是，也就在一呆之間，被他托住了頭的那年輕人，却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

這一下變化，實在是更出乎東方白的意料之外的！因爲那年輕人剛才，講起話來，也是斷斷續續，上氣不接下氣的了。

那種情形，實在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是立時就要斷氣的了。

一個將死之人，就算在臨死之前，還有一番掙扎，但是也決計不能發出如此驚人的呼叫聲來的，但此際那一下呼叫聲，確然是震耳欲聾！

東方白身子猛地一挺，只見那年輕人的身子也是一掙，突然直立了起來，他在站起之際，雙臂一振，無意之中，「砰」地一掌擊在東方白的肩頭之上。

那一掌的力道，竟是大得出奇，東方白一個不提防，被這一掌之力，擊得一個筋斗，向外翻了出去。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是以東方白翻出了三五尺，一躍而起之後，也忘了躲避東方霸主，只是呆呆地望定那年輕人。

只見那年輕人的身子團團亂轉，雙手不斷地揮動着，發出「呼呼」的風聲來。

這等情形，如果有人告訴他，那年輕人剛才還是奄奄一息的話，他是絕不會相信的。但是那却是他親身經歷的事，不容他不信！

他只見東方霸主一步一步地向那年輕人走去，雙目之中，神光四射，罩在那年輕人的身上，像是根本不覺察東方白的存在。

本來，在這樣的情形下，正是東方白逃走的大好機會，但這時東方白心中的疑惑，實是到了頂點，他不明白一個垂死之人，何以忽然之間，會變得那樣子狀態瘋狂，他的力道是那裏來的？

由於他心中奇詫之極，是以他一時之間，也忘了一見東方霸主，便應該逃走一事了！

只見東方霸主慢慢地向那年青人逼近去，那年輕人在一開始之際，似乎並不覺察，但到了東方霸主離他只有四五尺之際，他陡地旋風也似，轉過身來，「呼」地一拳，向東方霸主胸前打出！

那一拳的來勢，十分之快，而且拳風「呼呼」，勁道也十分之强！

東方霸主的身形，陡地一凝，祗聽得「砰」地一聲响，那一拳正擊在東方霸主的胸口。

但東方霸主的動作，也是十分之快，右手突然一翻，便已抓住了那年輕人的手腕，舌綻春雷，大聲喝道：「林浩生，你認得我麼？」

那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林浩生！他何以會倒伏在矮樹叢中，奄奄一息，又何以會眼看就要斷氣，突然會一躍而起，這一切，作書人後面自會交待，此處表過不提。

東方霸主大聲一喝，林浩生本來是在不住掙扎的，身形也突然一呆，靜了下來。

他一靜下來，在一旁的東方白才看到，他臉上的那一重青氣，已然越來越甚了，幾乎整個臉，都變成了可怕的青黑色！

照理來說，人的臉色，一到了這等情形時，是早應該死去的了！

但是，他却非但未死，而且力道還十分之强，東方白肩頭之上，剛才捱了他的一掌，雖是立時滾避開去，此際還在隱隱作痛！

林浩生一呆之後，向東方霸主望了一眼，失聲道：「你，你是東方……先生？」

東方霸主笑道：「難得，難得，哈哈，本來我嫌你根骨不好，不肯讓你投入我門下，現在你却大不相同了，你可以和玉琴同門學藝了！」

林浩生睜大了眼，道：「我……我……」

他一面說着，一面低頭打量着他自己，像是想明白他自己和以前，有了甚麼不同。

東方霸主「呵呵」笑道：「你不必多考慮了，你難道不願和玉琴在一起麼？」

林浩生忙道：「我自然願意和她在一起，祇是不知她在何處？」

東方霸主笑道：「你跟我來，自然便知。」

他一個「知」字才出口，手便一鬆，林浩生便向後退出了兩步，東方霸主已待轉過身去，林浩生却叫道：「且慢。」

東方霸主的面色，立時沉了一沉，像是心中已然不十分愜意了，但是，他却仍然沉聲問道：「甚

麼事？」

林浩生搔着頭，道：「我記得……我記得我在此處，遇到了雷三，他搶走了……搶走了席大先生給我的那面令牌，又將我打成了重傷，我在溪邊，向前爬行着，爬到矮樹叢中，便昏了過去……」

他講到這裏，東方霸主的臉色，已然變了好幾次，揚起手來，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雷三，你見到了他？他到何處去了？」

林浩生道：「我却不知道，我昏了過去……就算傷重不死，如何這等好勁力，是……是你救了我麼？」

東方霸主「呵呵」一笑，道：「自然是我，不是我還有甚麼人？」

林浩生心中奇怪，道：「你……又爲甚麼要救我？你……是……」

他本來是想說「你是邪派中的大魔頭」的，但是終究未敢講出來。

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人，焉有不知道林浩生原來是想講些什麼之理？他冷冷地道：「你這人如何不知好歹，玉琴已拜我爲師，你是知道的，這還不明白麼？」

林浩生還想說甚麼，在一旁的東方白，却實在忍不住了。因爲林浩生分明是他發現的，在他發現林浩生之際，林浩生奄奄一息，後來忽然一躍而起，東方霸主在那時剛到，林浩生如何是他救的？

是以東方白失聲道：「東方先生！像你這樣武功身份的人，也冒認救人立功麼？」

東方霸主倏地轉身來，喝道：「你是誰？」

給東方霸主大喝一聲，東方白才陡地吃了一驚，暗忖我見了東方霸主，就算不逃，也就是了，何以竟還出聲去撩撥他？

東方白此際，心中雖然吃驚，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叫他轉身就逃，他却也是萬萬做不出來的。

他沉聲道：「我——」

他才講了一個字，東方霸主已然「哼」地一聲，道：「我認得你了，你就是和駝子一齊回來的人，你叫甚麼名字，快說出來，也免得死了做個無名之鬼！」

東方霸主在講到最後一句話時，面上殺機陡現，實是駭人之極！

東方白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他心知自己萬萬不是東方霸主的敵手，現在只怕是想避也避不脫了，就算放信號箭，將師父召了來，也不過是害了師父而已。

東方白知道眼前的情形，非自己沉着應付不可，是以他在退出了兩步之後，便沉聲道：「我叫東方白！」

他一報出了姓名，東方霸主便自一震，接着，只聽得他哈哈一笑，道：「原來你便是東方白。」

東方白道：「那有甚麼好笑？」

東方霸主道：「怎麼不好笑？我是甚麼人，你難道不知道麼？」

東方白道：「我自然知道。」

東方霸主說道：「這就是了，那你如何還不叫我？」

東方白聽得東方霸主這樣講法，心中不禁奇怪到了極點，道：「叫你？叫你甚麼？」

東方霸主雙眉一揚，道：「原來你不知道？你母親從來也未曾向你說過麼？」

東方白此際，恍如身在五里霧中，實在是莫名其妙，全然不知東方霸主在講些甚麼，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個孤兒，但是聽東方霸主的口氣，却像是識得他的母親一樣！

如果這時，向東方白說起這些話，不是東方霸主，而是另一個人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追問下去的。但是東方霸主却是一個惡名遠播的大魔頭！

東方白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他只當東方霸主是在胡說八道，是以他只是「哼」地一聲，道：「我根本不知你在講些什麼？」

東方霸主嘆了一口氣，道：「那也難怪你更怪不得你的母親，你母親也未曾想到，還和我有重會之日，是以她也不講——」

東方白越聽越不像話，不由得怒喝道：「住口，你究竟在胡謅些什麼？」

東方霸主道：「孩子，你怎麼還不明白？我是你生身之父啊！」

東方白突然一呆，接着，身子搖幌了起來。

東方霸主的那句話，眞比他運足了全力擊出的一掌，還要厲害，令得東方白在那刹間，簡直呆若木鷄，不知該如何才好！

東方霸主又道：「現在你明白了麼？」

東方白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道：「你胡說！你胡說，我……我是個孤兒，我……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東方霸主笑道：「我帶你去見你母親，待你母親說了，你總不能不相信了吧！」

東方白喘着氣，道：「我……母親是誰？」

東方霸主訝道：「你不知你母親是誰？噢，是了，她不曾告訴過你，你自然不知，那麼，你平時是如何稱呼她的？」

東方白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實在不知道東方霸主在講些甚麼，但是他却又感到，東方霸主的話，對自己有着十分重大的關係！

他在那刹之間，心中想起了許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來，例如血猿神君向人家說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例如他師父不許他回六盤山來。

這種種事，刹那間在他的心中，亂成了一團，他使勁地搖了搖頭，才道：「我，我不知你在說些什麼！」

東方霸主「呵呵」笑着，道：「你不明白麼？我想你一見了她，就立時會明白的，來來，你跟我來，我帶你去見她。」

東方白非但不向前走去，反倒向後退出了一步，道：「我還有事，不能奉陪了。」

東方霸主雙眉一揚，道：「你有事？有甚麼事比去見自己的娘親更重要的？」

東方白的心中，又震了一震，他再向後退出了一步。可是，他這一步才一退出，只聽得東方霸主一聲呼嘯，道：「別走！」

隨着那兩個字，只見他雙臂突然一振，整個人，已如同一頭怪鳥一樣，向上直飛了起來，一起在半空之中，帶起一股勁風，向東方白疾撲了下來。

東方白大吃了一驚，身子一擰，向旁猛地竄開了一兩丈遠近，但是，在他身形一凝間，一股勁力，罩了下來，東方霸主的一隻手，已搭上了他的肩頭。

東方白絕不是武功低微的了，但是東方霸主究竟是如何趕到了他的身前，又是如何出手搭住了他肩頭的，他却全然不知！

他只覺得肩頭上一沉，東方霸主的手，已然搭了上來，而他的身子也不能動彈了！

他心中又驚又怒，厲聲道：「你——」

然而，他却只講了一個字，便已被東方霸主打斷了話頭，他的聲音，十分柔和，似乎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魔力，使人不能與之相抗。

只聽得東方霸主道：「你或者不願意跟我去，但是，你難道不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世麼？」

世上沒有一個孤兒，是不想弄明白自己身世的。東方白既然一直認爲自己是一個孤兒，當然也沒有例外，是以他祇是苦笑了一下。

東方霸主又笑道：「你一見到了她，一定完全明白了，到時，如果你不願意和我在一起，我決不勉強你，我就未曾勉強你的兄弟在我身邊，但是，在你離開之前，我必需將你兄弟的遭遇，和你說一說！」

東方白的心中，本來就已經够亂的了，這時更亂多了幾分！

他茫然地問道：「你你……說什麼？我……我的兄弟？」

東方霸主道：「是的，你有一個弟弟，我正在找他，一定找得到的，那時，我們父子三人，就可以團聚在一起了，你跟我來。」

東方白又用力掙扎了一下，但是東方霸主的手，搭在他的肩頭上，他不動的話，一點也覺不出有甚麼特別的力道，而祇是東方白一掙扎，那手掌上便似乎有千百斤力道，一齊壓了下來！

東方白嘆了一聲，東方霸主另一手，已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臂，他轉頭向林浩生看去，只見林浩生正閃閃縮縮，向後閃去。

東方霸主「哈哈」大笑，道：「你也不必走了，我已經見到了東方白，你就是求我收留，我也不肯了！」

林浩生一聽，顯然是心中大喜，是以不由自主，脫口道：「多謝前輩！」

東方霸主「哼」地一聲，罵道：「不識抬舉的臭小子。你身受重傷，仆在地上，恰好撲倒在地氣之源上，是以昏迷數日，非但不死，反倒功力陡增，但是地氣雖能強身，却也要有化爲己用之法才好，你自今日起，需日夜不輟，運氣練功，每日至多休息半個時辰，如是一整年，方可免地氣之害，還可以大受其益。我是看在玉琴份上，才指點你的，你可別當作耳邊風！」

看林浩生的神情，當東方霸主才一轉頭向他望來之際，他是恨不得能立時離去的。

但是，在東方霸主講的那一番話之際，他顯然也知道了這一番話對他來說，極其重要，是以反向前走近了兩步，用心傾聽。

等到東方霸主講完，林浩生正色道：「多謝指點，我絕不敢忘。」

東方霸主一揮手，道：「去吧！」

隨着他衣袖的揮起，一股極大的力道，疾拂而出，林浩生身不由主，向後連退了七八步，一個轉身，向前疾掠了出去！

東方霸主望着林浩生的背影，道：「你們兩兄弟，還是從我學藝的好，要不然，一年之後，武林中小一輩的人物，武功便得以他爲最高了！」

東方白呆了一呆，問道：「你說他得了地氣之助，那是甚麼？」

東方霸主道：「靈芝有一十二品，你是知道的了，在風芝，雪芝外，另有一種更具靈效，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喚着地芝，是在地下的竅穴之中生長的，百年方成，林浩生仆在地上，在他面部之下，恰有一本地芝生長着，他人體的暖氣，將地芝的靈氣，蒸了上來，在不知不覺間，吸入體內，他若肯勤練一年，抵得上別人苦練二十載之功效。」

東方白又呆了半晌，道：「你放他走了，你心

毋一點也沒有害他之意？」東方白在問出這句話的時候，是顯然不相信，聲名如此之壞的東方霸主，竟會對一個年輕人在意外的遭遇，感到如此之高興，還出言指點他如何練功。

因爲如果那是出自東方霸主眞心的話，那麼分明是傳言有誤，東方霸主並不是什麼可怕得不能親近的大魔頭，只不過不是正派中人而已。

東方霸主苦笑了一下，道：「你是聰明人，常言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自己替自己分說，那又有什麼用處？」

東方白不再說什麼，但是他心中對東方霸主的印象，已然好了許多。

東方霸主道：「我們該走了！」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東方白既然被他握住了手脅，自然也身不由主，向前走了開去。

他們兩人，開始走出去的時候，勢子並不十分快，東方霸主還一直以十分異樣的眼光望定了東方白，令得東方白感到十分不自在。

在走出了小半里之後，東方霸主突然發出了一聲急嘯，身形突然拔了起來。他身形一拔起，向前的去勢，陡地飛快。東方白被他握住了手脅，但覺得兩耳風聲呼呼，迎面勁風追了過來，幾乎氣也難喘，六盤山本是他自小長大的地方，但這時候，由於去得實在太快，根本看不清兩邊的景物了！

東方白勉力屏着氣息，內息運轉，盡自己的力量，向前飛躍，足足過了小半個時辰才聽得東方霸主，又是一聲呼喝！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東方霸主的身形，突然一凝，東方白也隨之停了下來，只聽得水聲不絕，乃是停在一道十分大的瀑布之前。

六盤山方圓兩三百里的地方，東方白都是十分熟悉的，他自然知道那道瀑布是在六盤山的什麼地方的，也正由於如此，是以他一看到了那道瀑布，心中便突然吃了一驚，失聲道：「我們——怎來得這麼快？」

原來，這一道瀑布，乃是在六盤山飛花谷中的，距離東方白見到林浩生的那道小溪，足有三十餘里，東方霸主只不過帶了他，奔了小半個時辰，便已然來到了這裏，那實在使人吃驚。

東方霸主一笑，道：「你知道這道瀑布麼？」

東方白點頭道：「我自然知道，我小時候，常在那大水潭泅水，你——輕功造詣好高啊！」

東方霸主淡然一笑，他仍然握着東方白的手臂，向前走出了幾步，來到了一塊大石之前。

那塊大石，有半個人高，一抱粗細，看來像是堵住了一個洞口的。

一到了那大石之前，東方霸主衣袖一拂，「拍」地一聲，拂起的衣袖，碰在大石之上，緊接着，只見他手背向外一橫，「轟」地一聲響，那塊大石，已然向外，滾開了兩尺去。

那塊大石一滾開，便現出了一個洞口來。

東方白在一旁，見東方霸主露了這一手功夫，他自然知道那是東方霸主故意露給他看的，但是無論如何，那都是令人嘆爲觀止的絕頂功夫。

要知道，那塊石頭，雖然重在千斤之上，但如果用手推石，將石推開，那便並不出奇，以東方白此際的功夫而論——也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但是東方霸主却並不是以手去推，而是先以絕頂內功，逼在衣袖之上，再用衣袖將大石硬生生地逼開兩三尺去，這一份功夫之高，實是匪夷所思！

東方霸主自然可以在東方白的神色之上，看出自己這一手功夫，已令得東方白心中，十分佩服，他又是一笑，道：「你先進去，她就在裏面。」

東方白對六盤山中的一切雖熟悉，但是六盤山方圓數百里，千峯萬巒，他也不能每一個山洞，都瞭若指掌，是以他也不知那山洞是通向何處的。

但是，他却也不多考慮，身形一閃，立時大踏步向內走了進去。

那是因爲他想到，東方霸主如果要害他，實在不必再用詭計騙他進洞之故，是以他才無毫顧慮，向前走去的。

他向前走了進去，可以覺出東方霸主正跟在他的後面。才了走進去時，漆黑一片，但是在轉了一個彎之後，眼前便有一片灰濛濛的光亮。

越向前走，那片光亮越甚，不多久，便已從另一個山洞之中，穿出了山腹。東方白定睛向前看去，只見眼前是一個綠草如茵的小洞谷。

那小山谷四面全是峭壁，當眞可以說是世外桃源一樣，東方白才一現身，便有一個人向他奔了過來，那人身形婀娜，分明是一個少女。

那少女來到了離東方白還有兩三丈遠近處，便突然站定，面上現出十分失望的神色來。顯示她在奔向前來之際，將東方白當作了另一個人，及至看清不是自己心中所想見的人，才忍不住失望的。

東方白向那少女打量了一眼，只見她年紀十分輕，細眉大眼，十分清麗動人，眉宇之間，十分幽怨，東方白也不知她是什麼人，只得回頭向東方霸主望去。

東方霸主已向前走來，道：「玉琴，我傳你那四句口訣，你練了麼？」

那少女正是玉琴，她十分柔順地答道：「我……已經練熟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受制於厲魔山莊之主，爲了拯救遭擄的商仁和吳口天父女，毅然應諾厲魔山主之約，隨同厲魔山莊女侍玉芳前往厲魔山莊，途中，關山月從玉芳口中探聽了不少有關厲魔山莊的事，更知山主是妙齡女郎。抵達厲魔山莊，另一女侍告以山主已把商仁放在亡魂黑獄的第一界，吳口天放在第二界，吳鳳與洩秘獲罪的玉芳放在第三界，要關山月連闖三界，拯救在亡魂黑獄中，生死邊緣的各人。關山月踏進亡魂黑獄，驀睹一幕慘不忍見的一羣受害者，關山月割肢援助彼等，並挖心以解一老者之苦——

幾次生死毫髮間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後悔！而且我也不準備等人來換我出去，你可以把我的身體分割開來，分給這室中其他的人！」

老人道：「那樣你就死了！」

關山月笑笑道：「他們求一死都不得，我若是眞能死了，豈不是比他們幸福多了，你快拿去吧！別再躭誤了！」

老人沉吟片刻才道：「你在世上還有什麼未了之事，需要我代辦的？」

關山月想想道：「未了之事雖多，沒有一件是別人能代辦的！」

老人一笑道：「那我就輕鬆多了！」

說着就抓起關山月手中的心臟，塞向自己的胸

從容却敵一笑中

前，關山月驟覺全身浸入一種從所未有寒冷之中。

那股寒意並非來自外界，彷彿是從骨髓中透出來一般，立足不住，一下子倒在老人的冰床上！

身子剛挨上寒冰，冷意更爲𤇪烈，那種痛苦狀況絕非言詞所能表達，他只想一死以求解脫！

老人移步正待離去，關山月連忙叫道：「喂！你忘了把我殺死了！」

老人冷笑道：「寒冰焦獄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殺死解脫的，你必須受那無邊的煎熬，直到生命之火自動熄滅！」

關山月一怔，問道：「生命之火，要何時熄滅呢？」

老人一笑道：「這很難說，直到你對生命完全失去希望之時，生命之火才會熄滅，你對生命還有多少希望？」

關山月困惑地道：「我也不曉得……」

老人道：「那就難了，你必須在痛苦的煎熬中靜靜地思索，一直等到你發現自己希望着什麼，而對那種希望變成絕望時生命之火就熄滅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那麼這裏的人都是對生命還存着希望了？」

老人道：「不！他們對生命也不存有希望，唯一的希望，是趕快結束生命，因之，反而得不到解脫……。」

關山月立刻叫道：「這多傻！爲着求死不能而忍着痛苦煎熬！」

老人一笑道：「不錯！人就是這麼傻！在全無希望時還存着希望，你也許比他們聰明，希望你能早點解脫！」

關山月想想道：「我明白了，在你可以割碎我的肢體分給別人了！」

老人拾起他的長劍，在他身上切下一小塊肌肉，投入他身下的火盆，關山月立刻感到痛苦減輕了一點！

於是他明白那些人爲什麼拚命要求添火了，因爲這片刻的痛苦減輕可是算是他此生中最愉快的時光！

老人笑笑道：「你還要添火嗎？」

關山月搖頭道：「不要了！你把我的身體給別人添火吧！」

老人道：「你那點火只能維持片刻時光，馬上又要陷入極度的痛苦中了，你的身體還是留給自己用吧！」

關山月堅決地道：「不！不用！我此生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幫助別人減輕一點痛苦，你成全我吧！」

老人搖搖頭道：「你這人倒是少見，目前你剩下這一點身體，一下子就分完了，當你一無所有時，你心中還希望能幫助別人，而你却一點忙都幫不了，那時，你將永遠處在痛苦中！永遠也無法解脫了！」

關山月莊嚴地道：「我已經嚐過痛苦了，也知道那一片血肉有多少好處，我更知道我的身體就是留給自己，也總有用盡的時候！倒不如趁早分給別人！該受的痛苦，遲早都要受的，一時的解脫有什麼用呢？」

老人嘆息一聲道：「好吧！你堅持這麼做，我當然不會反對！」

說着提起劍來，將他的肢體一塊塊地分割下來，每一劍凌遲碎割都使他感到從所未有的痛楚。

可是他却咬着牙忍住了，只到最後一劍擦到他的下顎，他才感到身子已經整個地不屬於他了！

老人止手道：「你身上可用之處已經全部割下來了，要不要我給你留下一點，因爲你身下的火光已經很微弱了！」

關山月連搖頭的能力都沒有了，只能眨眨眼表示拒絕，老人嘆息一聲，捧着他的碎體分給每一個人的火盆中！

關山月看不見自己的血肉給了別人多少好處，聽不見別人的一聲感謝，可是他也聽不見那些哀叫的聲音！

對他來說，這已是最大的安慰，因此他在極度的痛楚中閉上了眼，咬着牙準備接受更多的痛苦煎熬……

忽然他感到他的頭被人提了起來，而一切的痛

苦也突然消失了，連忙睜開眼一看，却見身已在室外！

「我的身子已經割碎分給別人了，怎麼還有身體呢？」

他在難以相信的驚詫中向下一望，不僅他的身體如故，連四肢都好好地留在原位，黃蝶劍也握在手中！

回頭一看，冰室如故，冰床上那些斷肢殘體的人也依然存在，所差的，是他剜心救人的那張冰床空了！

他救出的那個老人正含笑地站在身邊，脚下躺着一個人，却是在船上認識的卜者吳口天！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老人的臉上在笑意中帶着莊敬之色，一拱手道：「恭喜關大俠，你已通過亡魂第一界了，老朽秦子明，爲厲魔山莊亡魂黑獄執事，敬請大俠進入第二界……」

關山月仍是莫明其妙地道：「我……我算是通過了？」

秦子明點頭道：「是的！亡魂第一界通過的勇士很多，以大俠這種方式通過的却是第一人，老朽心敬無已……」

關山月一怔，問道：「那……別人是如何通過的？」

秦子明道：「別人都是仗着一股乖戾之性，對身邊所見之事視若無睹，走過就算了，這些人都是暴夫之勇，與大俠仁者之勇自不能相提並論，所以主人將那些人都列之爲奴……唯有沈先生，雖然也表現了一點仁心，總不如大俠之可敬！」

關山月一怔道：「沈先生！是不是那個名叫沈君亮的……」

秦子明點點頭道：「不錯！沈先生只帮助那些人割肢增火，却不能做到自殘肢體以救人，所以遇到那最後一個女子時，便掉頭不顧而去！」

關山月想了想，又道：「那冰室中的情形是眞的嗎？」

秦子明笑道：「大俠看出像假嗎？」

關山月道：「我不知道！說它是眞的，又不可能！」

秦子明道：「本莊主學可通天，在她手中無不可能之事！」

關山月一驚道：「那麼是眞的了？」

秦子明笑道：「可眞可假，有眞有假！」

關山月更糊塗了，秦子明又笑道：「冰室中一切都是眞的，只有大俠本身却處在幻境中；所以大俠雖然捨體救人，却未受到一點傷害！」

關山月還想問問淸楚，秦子明搖手道：「老朽可告者僅止於此，大俠如有所疑，可於見到主人後，再去問個淸楚，大俠請入第二界了……」

關山月遲疑片刻才指指脚下的吳口天道：「這個人……」

秦子明忙道：「此人受主人閉穴手法所制，大俠通過了第一界，就算是救了他，老朽當將他送至主人處解穴！」

關山月想了一下又道：「那亡魂第一界外面實的是測驗一個人的勇氣，可是裏面的情景却似乎並不如此，老先生可以作一解釋嗎？」

秦子明笑笑道：「主人對勇字的看法並不與世俗相同，老朽也無法說得淸楚，還是請大俠直接去問主人吧！」

關山月懷着一肚子的疑團，對那個神秘主人的好奇更增加了，急於想見到她，看看她是怎樣的一個怪人。

因此他拱拱手道：「吳先生請先生費心從速送往貴主人處施救，那亡魂第二界在什麼地方，也請先生指示一番……」

秦子明答應笑道：「亡魂第二界就在前面，大俠順着廻廊走去，自然會到達，用不着老朽帶路，至於這吳口天，大俠便請放心！」

關山月聽說遂向他點點頭，一直向前走去，在廻廊上經過幾個轉，來到另一所樓屋之前！

同樣地一塊木匾，寫着「亡魂第二界」，只是聯句不同！

「憂生憂死，進憂退憂，仁者何苦」

「樂山樂水，人樂我樂，聖者無樂」

關山月看了，又不禁點頭暗嘆，他知道這聯句中是引用的宋代大儒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的一段名言！

范文正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寫下了他仁者的抑鬱！

「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死，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故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一句句的警語處處都表達出一個君子抱負，尤其是後兩句，當天下人還沒有想到憂愁時，他已經先憂慮了，當天下人都得到快樂後，他才能快樂……使天下人都得到快樂，這是每一個聖者的願望，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實現過！

芸芸衆生，每個人都有他的慾望，都有他的不同的處境與遭遇，要想每一個人都滿足無所求！

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聖賢永遠沒有快樂的時光！

關山月小時候就讀過這篇文章，也曾經爲那種偉大的抱負而深深感動過，以後立身處世，也按照這種準則！

不過他是學武的人，想法與文人稍異，他認爲世上的人無法一一使他們滿足，便必須有所取捨！

世上有好人也有惡人，只有除去惡人，好人才能得到他們應得的快樂，因此他才以除暴安良爲己任！

爲了貫澈這個理想，他才殺死一些十惡不赦的巨邪，如落魂谷的孔文通，他才與謝靈運等人結下深仇！

他本身沒有敵人，誰與正義爲敵，他便視之爲敵。

因此他見到這副對聯後，心中起了一種共鳴，對厲魔山莊的主人畧有一些好感，不過他又有一點不了解！

這女子既以仁者爲懷，爲什麼又要設下這莫明其妙的亡魂黑獄三界呢？這以仁爲主的亡魂第二界中又有些什麼呢？

沉思片刻，他才推開緊閉的木門，眼前又是一片漆黑，他知道一定要身入其境才會有所見！

所以他毫不考慮地就踏了進去！進門之後眼前仍烏黑的一片，他就有點奇怪了，在黑暗中又有什麼可考驗的？

由於看不見前面的環境，他也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只有漫無目的地向前直闖，走了半天，仍是一無所遇！

他只有停了下來，靜靜地思索該如何應付！

亡魂黑獄中絕不會祇是一片黑暗來作爲考驗，他沒有遇到什麼，一定是自己走錯了方向！

靜默中他聽見了一點微弱的聲音，分從左右兩方傳來，一邊是琮琤的流水聲，一邊是唧啾的鳥語聲。

那兩聲聲音，起先是十分微弱，等他靜下心來聽時，却越來越淸楚了，而他心中也掠過了一道靈光！

他想起外面的聯語上有樂山樂水之句，這兩種聲音必是山水的代表，水聲不必說，鳥語分明是山的聲音！

聲音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傳來，是給他一個取捨，趨山乎，趨水乎，他必須有所決定，沉思片刻，他記起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古語，使他毫不考慮地向着鳥語的方向進展！

在鳥語聲音的引導下，他慢慢地摸索着，不知是多久，也不知有多遠，更不知是什麼時候他走出了黑暗！

反正他是在不知不覺的情形看見了一座山，却又是在極端的驚詫中看淸了這座山，因爲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鳥語依稀却看不見鳥，花香彷彿也看不見花！

他到底看見了什麼呢？他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他必須相信所看到的事實，這是一座白骨山！

整座山都是一根根的白骨積堆而成的，有些是零碎的骨枝，有些却是整具的骷髏，人的骷髏！

山並不太高，却蔓延甚廣，他只看見山的一面，不知道這成千成萬的白骨還會伸展出去多遠！

光是這樣一座骨山已經够人驚心動魄了，更何況山上還飄浮着無以計數的幽靈，眞正的會走動的幽靈！

關山月從未見過鬼，也不相信世上會有鬼，然而他所見到的形體除了鬼之外，他想不出更恰當的名詞！

若說它們是實質，關山月的眼睛却可以看透牠們的身體，若說它們是虛體，牠們却具有着固定的形狀！

那是人的形狀，但是說人的輪廓更確切些！

總之這些虛空飄渺的形體只是看起來像人，有頭、有身體、有手、有脚，可是這形體又像是煙霧凝聚成的！

牠們只有薄薄的一片，淡淡的一層，沒有面目，分不出五官，就像是用一張透明的紙，剪成的人體！

高大的成人，矮小的孩童，雖然沒有更明顯的特徵分辨性別，關山月却可以憑直覺認出那些是男人，那些是女人，說得更玄妙一點，他可以更詳細地分出老人，中年、少年，而且，沒有一個完全相同！

鳥語不再悅耳，變成唧啾似鬼鳴般的呼嘯！

花香不再宜人，變成了刺鼻的腥臭與霉澀！

他好像踏進了一座聚屍的古墓。

面對着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場面，雖然他的胆氣，支持他沒被嚇昏過去，却也提不起向前的勇氣了！

可是等他想回頭的時候，却意外地看見了一塊木板，用晦澀的字跡寫着兩句莫明其妙的話！

「陰陽界無回頭路，萬刧火煉不死身！」

他怔了一怔，仔細去思索這兩句話的涵義，想了半天仍是不明白，不過却想起自己是身在亡魂第二界中！

目前的這些景象是對自己胆氣的一種考驗，要是被嚇退了，丟人事小，那個待救的商仁却難逃一死了！

商仁的生死，自己雖不必負責，可是他的生命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不殺商仁，商仁因我而死！」

這是他從「我不殺伯仁……」的古語中套來了一句話，只要改了一個字，却更合此刻的情況！

於是他打消退走的念頭，不管怎麼樣，先闖它一陣再說，即使他退回去，不見得穩能够走得出去的！

而且他也不相信這些虛無飄渺的幽靈能傷害到他！

深吸了一口氣，手按着腰間的長劍，作了萬全的準備後，他挺挺胸，踏着白骨纍成的山級直向前去！

慢慢地登上了山巔，走進了幽靈的羣中，那些幽靈就在他的身邊飄盪，對他的到來彷彿感到無限的驚恐！

不等他靠近，就遠遠地躲了開去，關山月又發現到這些幽靈實際是存在的，至少牠們佔有着一定的空間！

當牠們爲着躲避他時，跌跌撞撞擠成一團，而且那些離山邊較近的幽靈受了前面的推擠跌出了山外。

一聲聲慘厲的呼嘯，彷彿是人們瀕絕的哀號，然後牠們的形體如同一蓬風中的輕煙被吹散了！

關山月不禁怔住了，他不明白這些幽靈爲什麼要那樣怕他，爲什麼要急急地躲開他，爲什麼慘嘯，爲什麼分散？

爲了要解答這個疑問，他故意地又向幽靈們靠去！

在前面的幽靈又急急地後退，自然又擠落了一部份，又是一連串的呼嘯，以及一蓬蓬輕煙般地消散！

關山月感到不忍了，他看出被擠落的幽靈都是屬於龍鍾的老者與幼稚的兒童，牠們是被年青力壯者擠出去的！

在這白骨纍成的山上，擠擁着無數的幽靈，原來已經很少空隙了，却因爲他的加入而造成了不少的毀滅！

這是他從觀察中得到的結論，因爲他看出每一個幽靈都不願意被擠落出去，更不願意靠近他！

雖然這些幽靈已經沒有生命了，牠們似乎不願意毀滅，所以才有那番強存弱亡的掙扎……

最近的幽靈離他也有五尺的距離，似乎這是一個生死的距離，一個存在與毀滅之間的距離！

關山月不忍心再去迫害這些可憐的幽靈了，於是他舉步朝前走去，可是沒有用，那些幽靈都是一個緊靠一個！

他移動一步，必會引起一番騷動，導致一批幽靈的毀滅，引來一連串絕望的呼嘯，因爲這白骨山太擁擠了！

擁擠得沒有他這個人插足的餘地！

關山月忍不住站停脚步，叫道：「你們能說話嗎？」

他明知這些幽靈無耳無口，根本無法聽見他的話，只是，在情急之下，不由自主地問出了幾句傻話！

誰知道他身旁居然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答道：「能……」

關山月怔住了，以不相信的口氣再問道：「你能够說話？也能聽見我的話？」

那聲音又道：「能！」

關山月連忙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

那聲音輕輕一嘆道：「萬刦不復之幽魂！」

關山月一怔，說道：「世上當眞有幽魂之存在嗎！」

那聲音凄苦道：「事實勝於雄辯，你不是已經看見了嗎？」

關山月更爲詫異地道：「你們是怎麼來的？」

那聲音幽幽地道：「埋骨於此，聚魂於斯，來去不由我們自主！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只求你不再迫害我們了！」

關山月一怔道：「我迫害你們？」

那聲音幽幽地道：「是的！君爲生人吾爲死魂，幽明界隔，不相往還，君身具三昧眞火，觸之魂飛魄散……」

關山月這才明白牠們何以會對自己如此畏懼，原來怕自己衝散牠們的魂魄，想想又道：「你們既然畏懼生人，何不找一個幽靜的地方躲起來了！」

那聲音一嘆道：「魂不離體，我們埋骨在此，骨之所依，離開了此地仍是魂飛魄滅，君不見離骨之散魂，君不聞垂絕之慘嘯，那些幽魂都是被你擠出白骨山後，爲罡風所吹散，以至形神俱滅……」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道：「你們在此多久了！」

那聲音輕輕地道：「從身死之時開始，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此地無甲子無晝夜無日月，誰也不會知道有多久了！」

關山月想想又問道：「那你們在此地還要多久呢？」

那聲音輕嘆道：「這更不知道！什麼時候骨朽，什麼時候魂散！」

關山月怔然道：「那麼你們是在此等候着毀滅了？」

那聲音慘然道：「是的！我們在等待着毀滅，

除了等待之外，我們別無可擇之途，天意莫測，有生必有死，人雖死尙有魂在，魂散則神滅，這是千古人類統一的命運，誰也脫不了這個範疇，連你也是一樣！」

關山月想了一下，笑道：「我不會像你們這樣的？」

那聲音冷笑一聲道：「沒這事！世上神仙不死之說，都是騙人的話！君不見世上所傳的神仙如呂岩張臏，他們的魂魄就在此地！」

關山月睜大了眼睛道：「在那裏？」

那聲音一嘆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關山月大驚道：「你就是純陽仙師！」

那聲音長嘆道：「我生前以山石道人自號，學會了一些障眼迷神的幻術，糾合了八位道友，遊戲人間，徒留八仙虛名，其實這不過是自欺欺人，張果老與我的運氣比較好，架骨於山腹，未受風霜之侵蝕，留得殘魂，其餘六人早已形神俱滅了！」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道：「這……這簡直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那聲音道：「我以身說法，怎麼還不能使你明白！」

關山月道：「我不是不信你的話，而是覺得奇怪，你們身死已有千年，爲何還能在此，千年之骨，早該腐朽了！」

那聲音微笑道：「我們學道的人，自然知道揀一塊好的葬身之地，所以才能留下殘魂，比常人多存一段時間！」

關山月道：「既是遲早終須毀滅，仙師留此殘魂還有什麼意思？」

那聲音輕輕一嘆道：「這是最儍的問題，也是個最聰明的問題，連我這曾經做過神仙的幽魂都無法回答，只好反問你一句了！」

關山月立刻道：「請仙師賜敎？」

那聲音頓了一頓才問道：「人都知道要死的，爲什麼每一個人都極力想活下去？」

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那自然是生命有可足留戀之處！」

那聲音道：「白骨山上千萬幽魂也是爲着同樣的理由不願毀滅！」

關山月詫然道：「幽魂也能像生人一樣享受世上的樂趣嗎？」

那聲音黯然一嘆道：「幽魂只是一片看得見摸不着的虛影，有何樂趣可言，唯一可取的只是無餓寒之苦，無凍餒之憂而已！」

關山月道：「那存在與毀滅有何差別呢？」

那聲音道：「這倒不盡然，幽魂雖不能享生命之趣，生時靈氣尙存，回憶生前之事，依然其樂無窮！」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懂這個道理！我只覺得生命中充滿的悲苦，生不如死，死不如形神俱滅，一了百了，方是解脫！」

那聲音笑笑道：「等你死後而爲鬼魂時，你自然就不作如此想了，這裏有許多佛門高僧的幽魂，他們生前比你想得透澈！可是死後……」

關山月連忙問道：「死後怎麼樣？」

那聲音笑道：「死後他們深悔生前過於空虛，虛渡此生，回憶中乏樂可尋，欲生不能，求毀無門，只落得永淪苦海！」

關山月深思片刻才道：「爲什麼求毀無門呢？他們要跳出白骨山，不就是毀得乾乾淨淨，永遠也不會再受痛苦折磨了嗎？」

那聲音笑道：「他們倒是有此一想，只可惜他們的運氣太壞，埋骨於山腹之中，形與神相依相存，他們神毀則形散，形散則骨朽，骨朽則山潰，勢必影響到別的幽魂也跟着毀滅，所以我們不願意毀滅的幽魂將他們圈圍在中間，不許他們自毀！」

關山月微慍道：「你們這不是太自私了嗎？」

那聲音輕嘆一聲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世上有許多不願活的人，却也不能死，因爲他們必須爲別的人而活下去，陰陽無二理……」

關山月聽了心中一動，想想自己也是這種情形，此生中從未爲自己求過一點樂趣，却必須爲着許多人活下去！

怔了半天，他才輕嘆道：「眞想不到死後還有這麼多的麻煩，今後我要死的時候，一定找個最妥當的法子，使我形神俱滅……」

那聲音微怔道：「看你年紀靑靑，爲什麼這樣哀傷呢，縱然你以前的日子過得不如意，只要能把握今後的歲月，好好爲自己追求一點樂趣，死後爲魂，也有許多足資懷念之事……」

關山月輕嘆道：「你不明白，各人有各人的處境……」

那聲音頓了一頓才道：「也吧！我管不了你的事，不過你走過的時候，千萬要小心一點，別把那些老和尚的魂魄冲散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好吧！我會儘量小心就是了！」

那聲音又道：「你還得小心，雖然你不想冲散他們，可能他們會自己找你身上撞過來求解脫，依然會影響到我們！」

關山月道：「這叫我如何預防呢？他們不是被其他幽魂包圍住了嗎？」

那聲音道：「目前雖是如此，可是你走過去時

，那些幽魂爲了要躲避你，就無法再顧得阻攔他們，而且他們的位置，又在你必經之路上，除非你肯繞道而行……」

關山月連忙道：「還有別的路可走嗎？」

那聲音道：「有的！你可以沿着山邊行走，就不會碰上他們了！」

關山月見山邊的幽魂儘是些老弱婦孺，聽到這番話，一起鼓噪起來，有些還嚶嚶痛哭失聲，一時，骨山上充滿了凄凄的鬼哭，益發陰風慘慘！」

關山月正色道：「假如我從山邊行走，這些幽魂將不免於毁……」

那聲音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人有幸與不幸，幽魂亦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犧牲一部份總比全體毁滅好……」

關山月憤然道：「仙師在人間留下許多異跡，受萬民敬奉，仙家風範，流傳千古，何以此刻說出這種不近人情之論！」

那聲音輕笑道：「我做人的時候才有人情，現在淪爲幽魂，連自己都保不了，那裏還有心情去管別人的禍福！」

關山月憤然道：「你能這樣想，我却不能這樣做！」

那聲音道：「你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呢？」

關山月道：「我回頭下山……」

那聲音惶急地道：「你可萬不能這麼做的！」

關山月怒道：「我不妨礙你們，難道這還不行嗎？」

那聲音顫抖着道：「是的！你難道沒看見那木牌，陰陽界無回頭路，你上了山，就不能回頭了，否則你就害苦我們了！」

關山月怔然道：「這是怎麼說呢？」

那聲音一嘆道：「這白骨山下埋藏着萬年刦火，你只要回頭一步，引發地下刦火，你自己固然是陷入萬刦不復之境，我們白骨山上的萬千幽魂也會被刦火煎熬，受着永無止患的刦火煉魂之慘，那樣我們寧可毁了還痛快一點……」

開山月呆了道：「進旣不行，退亦不可，我究竟該怎麼做才好呢？」

那聲音默然片刻道：「我也不敢再替你出主意了，隨便你自己怎麼辦吧！」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道：「假如我拔劍殺了自己行不行？」

那聲音道：「自然行了！可是我們不敢提這個要求！」

關山月連忙問道：「爲什麼？」

那聲音道：「你若是死在這白骨山上，沒有人替你收屍，受到風霜侵蝕，鳥雀啄食，那種苦況可不是言語能表的！」

關山月道：「人死了，知覺也失去了，還有什麼痛苦？」

那聲音道：「你又來了，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神形同在，魂與體相依，你的屍體受什麼痛苦，魂魄也跟着受同樣的痛！」

關山月想想道：「除此以外，我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法子！」

那聲音道：「我還是那句老話勸你，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你沿着山邊走，最多只有一部份幽魂遭殃……」

關山月莊嚴地道：「一家痛不如一人痛，我覺得這是最好的途徑了！」

他身邊的幽魂一起散開，還是那呂岩的聲音道：「你決心如此做，我們自然很歡迎，不過你自殺的時候，最好慢慢地割，否則你的血標出來，濺到我們身上，使我們感染你的神氣，我的魂魄就會陪着你一起受苦！那可是辜負了你一番盛情！」

關山月這才明白他們遠遠躲開的原因，不禁悲憤地道：「爲了你們這些自私的幽魂，我眞覺得太不値得！」

那聲音冷笑道：「這是你自己甘心情願的，何必要我們陪着受罪呢！」

關山月長嘆一聲，徐徐抽出長劍，割向自己的咽喉，一陣刺心的疼痛，刺激得他幾乎昏過去，

可是那幽魂仍不滿足，繼續鼓勵他道：「不行！一個傷口流血太急，我們擁在一起太難受，你能不能多割幾個破口，讓我們早點輕鬆一下！」

關山月一言不發，取下長劍，還極力忍住疼痛，運氣壓住血液緩流，然後又抽劍向身上其他要穴刺去！

那聲音還在指示他道：「割得淺一點，傷口不能太大，你會運氣止血，眞是再好也沒有了，你咬牙忍一下，等身上有了十幾個破口時，再慢慢放鬆血脈，這樣你死得會快一點，血却不會流得很遠！你快行動呀，我們擠得難受極了……」

關山月忍受椎心澈骨的痛苦，將自己身上割得遍是傷痕，這種凌遲的活罪，簡直超過一個人能忍受的限度，可是他居然忍住了，而且還一聲痛苦的呻吟都不發出來，當他感到生命在漸漸消逝時，耳際只聽幽靈們得意的歡笑……

關山月在極端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的降臨，慢慢地感到自己似乎已從軀體中走了出來！

他知道自己是眞正的死了，因爲他的屍體就停在自己的前面，殷紅的鮮血緩緩地滴在身下的白骨

上！

他移眼向四週望去，只見那些幽靈都靠攏了過來，雖然還是像從前那個樣子，可是他明白自己也跟他們一樣了！

因爲他們不再畏懼自己！

他能聽能看，可是他除了自己的屍體外，看不見自己的魂魄是什麼樣子，在他眼中，自己也成了一團虛幻的影子！

那些幽靈七嘴八舌地圍在他的身邊，紛紛地議論！

「這傢伙的良心還不錯！」

「他一定是活得沒意思，所以才一死以求解脫，那裏想到死後會更痛苦呢，等一下鳥雀來吃他的屍體時，他就知道了……」

「他等一下受罪的時候，一定會大呼小叫的，吵得大家都不安寧，我們把他扔到山外去算了！」

「這不好吧！他倒是爲了我們……」

「有什麼好不好的！我們所以保留殘魂，就是爲了貪圖一點回憶中的享受，有他在旁邊吵鬧，豈不是大殺風景！」

「我看大家還是忍耐一下算了，反正他的屍體很快就會被鳥雀吃完的，剩下一架白骨時，他就沒有痛苦了！」

「不行！誰知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能够存留在世上時，我們不能再浪費在他身上，把他扔出去算了……」

於是他感到有幾個幽靈來到他身邊，將他架了起來，向山邊走去，雖然他極力掙扎着，却一點也沒有用！

可是那幾個幽靈正要把他往山下扔時，另一個聲音道：「不行！他此刻血肉未腐，神氣一散，血肉立刻會跟着腐爛，臭水淋下去，薰得我們好久都不得自在……」

那架住在他左臂的幽魂立刻道：「這倒是個問題，我們該怎辦呢？」

衆幽靈沉思片刻，還是那呂岩的聲音道：「這樣吧！我們把他送到那些老和尚那兒去……」

另一個聲音道：「對啊！讓他們這些苦鬼湊在一堆倒是好事，旣不會吵鬧我們的享樂，更可以把這個討厭鬼送得遠遠的……」

「好主意。」

「這才是魂以類聚！哈……」

在吵雜聲中，關山月只覺得又被他們架着向前而去，此刻他心中充滿憤激之情，怨氣直冲斗牛。

自己爲他們犧牲了性命，却落得他們如此相待，這些刻薄寡恩的鬼魂眞是太自私自利了！

在怨氣的支持下，他忽然覺得胸頭有一股暖氣湧起，使他生前的武功又恢復了，雙臂一振，首先擺脫了挾持！

那兩個幽魂立刻撞跌出去驚叫道：「不好了！他居然把生前的武功也帶來了！」

另一個聲音叫道：「是啊！我們叫他死得太快了，以致戾氣未散，與魂魄起了感應，現在他成了一個厲魄，我們就慘了！」

有些幽魂已向他跪了下來哀求道：「我們可沒有惹你，剛才都是呂岩的主意，你要報復的話，只能找他去算帳，我們都沒有關係！」

那呂純陽的聲音道：「你們太沒有良心了，我好容易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將他說得放棄生命，好處是大家的，現在你又歸咎到我頭上……」

那些幽靈們都叫道：「都是你！要死也不叫他死得澈底，弄得他戾氣未散成了厲魄，現在這白骨山都成了他的天下了！」

呂岩的聲音道：「你們不要着急，我們還有一個對付他的方法，趁他的屍體未腐，我們把他推出白骨山去就行了！」

一個屍體道：「我們現在不能舉物，用什麼方法移屍呢？」

呂岩道：「很簡單，現在屍體未僵，來個借屍還魂，由一個幽魂鑽進他的軀體裏面去，跳出白骨山就行了！」

幽魂又叫道：「這辦法倒行，可是，由誰去還魂呢？」

全體都靜默了，似乎沒有一個幽魂肯擔任這個使命。

最後才聽一個幽魂道：「呂岩！這是你的主意，你去吧！」

呂岩忙叫道：「不行！我已經替你們出了一次大力，免你們於萬刦不復之境，可不能再爲你們犧牲了……」

那些幽靈叫道：「你不去也得去，因爲造成厲魄是你的過失，我們不過多擠着受一會罪，誰叫你自作聰明要他死得這麼快的！」

說着大家一動手，將呂岩架了起來，要向關山月的屍體中塞進去，呂岩在拚命地掙扎着！

關山月突然地大叫道：「住手！」

那些幽靈忙停下來，關山月怒聲問道：「你們想怎麼樣？」

呂岩的聲音道：「他們想逼我借你的軀殼還魂，置你於萬刦不復之境！」

關山月冷笑道：「你不是很討厭我嗎？爲什麼要反對呢？」

呂岩不作聲，其他的幽魂代答道：「因爲他也

會跟你一起毀滅！」

關山月冷冷一笑道：「原來如此，你們才推三阻四，大家不肯前去！」

呂岩忙道：「這批傢伙太忘恩負義了……」

關山月厲聲喝道：「住口，這個主意也是你想出來的！」

那些幽靈連忙叫道：「是啊！所以他是罪有應得！」

叫着又要動手，關山月怒叫道：「都不許動，我不知你們究竟是一批什麼東西，居然會拋却生命來成全你們，依我的性子，眞想把你們全都打下山去！」

幽魂們不敢作聲，却表現出惶急不安的樣子！

關山月又是一嘆道：「算了！我既已成全你們，何必又來害你們呢？你們不歡迎我，我也恥於跟你們爲伍，那些老和尙呢？」

呂岩道：「在白骨山的正中心！」

關山月道：「好！不要你們硬架，我自己走到他們一起去，不過我警告你們一聲，少再動我遺體的腦筋……」

衆幽魂忙道：「是！是！我們再也不敢了！」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我不是怕毀滅，生前不足戀，死亦有何樂，倒不如早點解脫了的好！可是我不許你們污濁的幽魂去玷辱我的軀體！」

呂岩忙道：「那你自己去還魂，求個解脫不是很好嗎？」

關山月心中一動，想想道：「也許我會那樣做的，可是我目前還不想，我對此地還不够了解，我要去多接觸一些其他的幽魂！」

呂岩道：「你不必再去接觸了，白骨山上的幽魂只有兩種，一種是努力求存，像我們一樣，另一種是求毀不得……」

關山月道：「像那些老和尙們……」

呂岩道：「當然不完全是和尙，也有一些其他的幽魂，他們都是生前飽受苦難，對於存在一無樂趣，比我們還要混帳！」

關山月一怔道：「爲什麼？」

呂岩道：「他們自己不想存在，却又嫉妬我們的存在，千方百計想跟我們同歸於毀，幸虧他們爲數不多……」

關山月道：「我去找他們談談！」

呂岩頓了一頓才道：「你去見他們沒關係，可千萬別受了他們的影响，你現在是白骨山上唯一的厲魂，全體幽靈的存亡都在你掌握中！」

關山月笑笑道：「那要看我的高興了，不過你們放心好了，我不會受他們影响的，我不相信世上沒有一個好人，也不相信白骨山上沒有一個善良的幽靈，假如他們眞如你說的那樣混帳，我倒是知道怎麼做了！」

呂岩忙道：「你要怎麼做？」

關山月大聲道：「我把你們全體趕出白骨山，讓你們被罡風吹散了！」

衆幽靈嘩然驚叫，關山月却不理他們，大踏步向前走去，只覺得身輕如葉，氣雄如山！

他只要移動得快一點，所帶起的勁風也可以將那些幽靈撞得東倒西歪，於是他才明白那些幽靈何以會如此畏懼！

他已是這白骨山上最具權威之魂，擧手投足之間，都可以決定其他幽靈的存毀，想到這兒，他又不禁有點好笑！

世上那些學武的人，無論正邪，都只有一個願望，要成爲擧世獨一無二的高手，雄霸天下！

沒想到他在白骨山上却得到這個地位！沒有一個幽靈能抗拒於他！

可是這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反而感到異常的空虛與惆悵！

走了一陣，他終於闖進另一羣幽靈之中！

從外形上看去，他已經辨出這羣幽靈多半是佛門弟子，或盤坐入定，或痴然凝立，或屈身而臥！

可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被一種凄慘的愁霧籠罩着，長吁短嘆之聲不絕！

還有一點便是他們互相之間，現得十分冷漠，對於關山月的到來，似乎毫無知覺，也沒有誰來理他！

關山月怔然默立了片刻，才拍拍一個老僧的肩膀！

那老僧用手一推，厲聲叫道：「請滾開點！」

那一推不僅沒把關山月推開，反而將他自己撞了一跌，倒使他奇怪起來了，翻身坐起道：「你是誰？」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新來的幽魂！」

那老僧不再問了，盤坐如故，倒是遠處一個少婦問道：「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關山月道：「他們把我趕進來的！」

那少婦也不再問了，關山月等了半天，覺得十分不耐道：「你們爲什麼都不開口？」

那少婦冷笑一聲道：「有什麼好開口的！」

語氣冷漠如故，關山月道：「我知道大家都有一番傷心的經歷，也知道你們都是求毀不得的幽靈，互相談談，不是也可以解除一點寂寞嗎？」

那少婦尙未答話，有四五個老僧已同時怒叫道：「滾！滾開點！少嚕囌！」

關山月有點生氣道：「你們生前都是出家人，

怎麼這樣不客氣！」

這句話好像觸犯了衆怒，那些老僧都跳了起來，揮拳動腿，一起撲上來，一個老僧還怒叫道：「你把我們圍在這裏，叫我們受盡折磨，難道還不够，還要來拿我們尋開心，打死你這混帳！」

關山月故意不還手，任憑他們的拳脚，像雨點一般地落在身上，他本身倒不覺得疼痛，反倒是那些動手的幽靈一個個撞跌回去，滾成一團！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各位這是何苦呢？我既已爲魂，那裏還能再打死一次！」

那些老僧爬起來，怔然不知所以，忽然有一個老僧叫道：「這傢伙武功未除，一定是個厲魄！」

其他老僧也叫了起來道：「不錯，他是個厲魄！哈！……」

這一下子全體都騷動起來，每一個幽靈都發出得意的大笑！

關山月怔然道：「你們笑什麼？」

一個老僧高聲大笑道：「忍氣受辱數百年，出氣的機會來了……」

叫着一頭撞了過來，伸手就抓向關山月的雙目所在，關山月身不由主抬手一格，將那老僧彈飛出去！

那老僧一直飛過其他幽魂的頭頂，落向白骨山外，隨即如烟霧般消失了，而關山月却覺得脚下輕輕一動！

另外又有幾個老僧撞了過來，這次關山月不敢再招架了，立定身子，坦然接受他們的碰撞！

可是那些老僧都彷彿深諳武功招式，每一個都使力擊在他身上的要穴之處，關山月毫無感覺！

然而他身上的反震之力却自然產生反應，對那老僧一個個都反彈出去，落在白骨山之外化爲青烟消散！

隨着他們的消失，白骨山下也起了一陣震動，格格之聲响中，白骨山豁然中裂，塌下了一大塊！

關山月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那些老僧們利用他未失的武功自求毀滅：神散而骨朽，使得白骨山崩陷！

因此他連忙飛身縱起，脫離了他們的圈子，落向另一堆幽魂之中，呂岩也匆匆地趕了過來道：「你是眞的要把我們全毀了嗎？」

關山月怒聲道：「胡說！是他們自己撞到我身上來的！」

呂岩怔了一怔道：「想不到這些老禿子如此可惡，你快退遠一點，別讓他們利用了！我忘記提醒你這一點了……」

可是目前的情勢已不同了，由於關山月匆匆退出，勁風帶動了外層幽魂所組成的包圍圈，衝開了一個缺口！

內層的幽魂拚命從那個缺口中擠了出來，外層的幽魂雖然努力地攔阻，却已有阻攔不住之勢！

呂岩急忙道：「你能不能帮帮忙？」

關山月道：「我要如何帮忙法，我一出手，他們毀得更快！」

呂岩十分着急道：「是啊！這也是一層顧慮……不過還有一個辦法，你可以利用武功，將他們捉住了，丟到都個裂縫中去！」

關山月道：「那有什麼用，他們還不是會爬出來的！」

呂岩道：「不！這白骨山腹中是寒風凍獄，幽魂一到了那裏，立刻就爲陰風所凍，再也無法行動了！」

關山月在匆遽之下，未加考慮，立刻衝上前去，抓住兩個幽魂，擲進了裂縫，這一個動作立刻鎭住了其餘幽魂。

他們瑟縮地聚成一團，再也不敢騷動了！

只有那個少婦的幽魂以帶哭的聲音道：「你爲什麼也要帮着他們來逼害我們呢？」

關山月朗聲道：「你們自己不想存在，爲什麼要害得大家同歸於盡呢！」

那少婦哭着道：「可是你也不能迫害我們呀！你把那兩個幽魂丟進了寒風凍獄，你知道他們在底下受着什麼罪嗎？」

呂岩忙道：「這是他們自己找的。」

關山月却一怔道：「他們在底下怎麼樣？」

呂岩打岔道：「不會怎麼樣的，你別聽她胡說八道！」

關山月沉聲道：「不！我一定要問清楚，底下怎麼樣？」

那少婦哭着道：「我們生前飽受人世摧殘，死後常受生前痛苦的遭遇折磨已經够苦了，所以才想早一點毀滅以求解脫……」

關山月道：「因爲你們之毀，會影响到其他幽魂也跟着毀滅！這個道理暫且不說，你說那寒風凍獄是怎麼回事？」

那少婦哭聲道：「寒風凍獄中陰風如刀，幽魂進入其中，永受陰風煉魂之苦，就像是一個人縛住手脚放在冰上……」

關山月忽然想起亡魂第一界中那些求死不能的人，寧可毀肢殘體，也要求暫解一下凍獄之苦時，不禁呆了！

良久他才問道：「還有辦法救他們出來嗎？」

那少婦道：「我們一下去就跟他們一樣了，除非是你！」

呂岩忙道：「這不行！你雖是厲魄，功力在身，可以暫禦陰風，可是你下去後，把他們送上來，自己就要凍僵在裏面了！」

關山月深思片刻，毅然地向裂縫走去。

呂岩跟着他解釋道：「你這是何苦呢？你沒有嚐過陰風的厲害……」

關山月莊然地道：「我嚐過！我在寒冰凍獄中呆過一陣！」

呂岩一怔道：「那你就更不該下去了！」

關山月以振動金玉的聲音道：「正因爲我嚐過那滋味，才決心去救他們出來！」

說着跳了下去，驟覺眼前一亮，沒有白骨山。也不見幽魂，更沒有寒風，唯見一片光明，全身陽和無比，他已通過了亡魂第二界！

依然是秦子明一個人在面前等他，臉上是一片莊色，却含着微笑，手中擎着一碗熱騰騰的湯汁遞了過來！

關山月茫然問道：「這是甚麼？」

秦子明答着道：「恭喜關大俠無邊仁心，渡過亡魂第二界，開歷來未有之例，這是一碗忘憂湯，請大俠立刻飲用……」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問道：「爲什麼要我喝它呢？」

秦子明肅容道：「亡魂第二界雖是虛幻之景，却是一種深奧的靈性之學，老朽對此却所知不多，但是這一碗忘憂湯却非飲不可！」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前輩還未說明必須飲用的理由！」

秦子明也笑起來道：「老朽眞是塗糊了，說話顚三倒四，難怪大俠不放心，大俠在亡魂第二界所經歷的一切，雖虛而眞實，耗損元神過巨，必須立即加以調護，此其一也，再者大俠仁心無雙，對所經過的一切景象不易忘懷，憂心怔忡……」

關山月答道：「喝下去就會忘掉一切了嗎？」

秦子明答道：「是的！莊主朝天下名山，窮四海之源，才採練成這劑忘憂散，而且還親自對爐煎熬以奉大俠！」

關山月擧碗待飲，聽到最後一句，忽又停住問道：「這是貴莊主親自煎熬的？」

秦子明點頭答道：「不錯！這是很難得的事情，莊主一向很自尊，唯獨對大俠例外，深恐侍兒們不諳藥理，將藥煎得過濃過淡，或是火力不均，都足以減却此藥效力，乃不憚辛勞，親自當爐，整整費了一個對時的工夫……」

關山月道：「熬這一碗藥，那需要這麼多少時間！」

秦子明笑笑道：「大俠這一說，未免太辜負莊主之心了，這一碗藥汁的本料足有十幾斤，加上四大桶水，熬成一小碗……」

關山月一怔道：「眞想不到要如此費事……」

秦子明忙道：「大俠還是趁熱喝了罷，藥冷了就會減低效能，莊主爲了保持它的熱度，又足足用熱水溫了一整天……」

關山月神色詫然道：「熬藥用了一整天，溫藥用了一天，那我在亡魂黑獄裏……」

秦子明笑道：「大俠在裏面足足躭了三天！」

關山月不信道：「那有這麼久，我覺得祇有一會兒工夫……」

秦子明道：「老朽絕不打虛語，大俠在裏面確是耗了三天時光，大俠在這三天中由生至死，死而復生，等於世上一個輪迴……」

關山月一嘆道：「眞沒想到我會躭這麼久，無怪乎傳言洞中七日，世上幾千年，我覺得不過是彈指光陰，却已過了三天……」

說着將藥湯一飲而盡，但覺入口辛辣，幾乎要吐出來，但依然咬緊牙關，硬嚥了下去……」

秦子明接過空碗欣然地道：「眞難得大俠喝下去，莊主還怕大俠不肯喝呢！」

關山月嘴裏苦得直皺眉頭，臉上强笑道：「這又是爲什麼呢？」

秦子明道：「莊主想大俠現在敵友未明，不一定肯放心飲用，是以非常着急，因爲這藥料總共才得到一劑，再也找不到第二帖了……」

關山月爽朗地一笑道：「貴莊主也太多心了，我現在身如俎上魚肉，一切聽人擺佈，她如有殺我之心，任何方法，都可以下手，何必要用這碗苦藥呢？……」

秦子明嘆道：「大俠的心胸自是與常人不同，居然毫無城府，也虧得這樣才沒有辜負莊主一片心意，與沈先生比起來……」

關山月已感到那藥味苦盡回甘，通體舒暢異常，一面活動四肢，一面却不經意地問道：「那位沈君亮渡過了亡魂第二界費時多久了？」

秦子明道：「七天！他出來的時候已經筋疲力盡，莊主着人送一碗固神培元的藥給他，他却不敢喝下去，結果自討苦吃，到今天還沒復原……」

關山月見過那沈君亮，當時就覺得他臉色蒼白，似有病容，現在才知道是這層原故……問道：「什麼，你說他在裏面七天！」

秦子明對他末後詫驚的語氣頗感驚異，連忙道：「是的！確實是七天，這已經很不容易了！經過那麼久的時間不眠不食，與幻象掙扎，還能留下活命出來……」

關山月却急忙道：「我是問他，可曾服下忘憂散……」

秦子明笑笑道：「沒有！他祇是精神與元氣損耗……」

關山月道：「他在亡魂黑獄中所受的幻象與我一樣嗎？」

秦子明道：「自然是一樣，可是他不需要服忘憂散，因爲他通過白骨山的方法與你不一樣，莊主也不必爲他糟塌靈藥……」

關山月頗感興趣地問：「他是怎樣通過的？」

秦子明道：「他採用最殘忍的方法，以肉身直接通過！」

關山月怔道：「那些幽靈們沒有阻止他嗎？」

秦子明一笑道：「自然是有的，那些幽靈們苦苦哀求，甚至於現出所有恐怖獰容去恐嚇他，却依然阻止不了他的決心……」

關山月更是不解道：「那麼他坐視那些幽靈靈神俱滅……」

秦子明笑道：「不錯！他熟視無睹，毅然闖了過來，爲了應付成千上萬的幽靈糾纏，他才費時七日，耗盡心力……」

關山月搖搖頭道：「這我就不懂了，亡魂第二界以仁字爲標榜，其用意在考驗一個人的仁慈心懷，他用那種方法怎能通過……」

秦子明一笑道：「大俠這一問太妙了，老朽所知不多，謹就愚見權作解釋，大俠所接觸的幽靈中可有一個值得同情的？」

關山月惻然道：「他們的處境都值得同情！」

秦子明搖頭道：「這是大俠的看法，與一般世俗的標準不同，他們已經處於那種毫無希望的境地中，却仍孜孜爲私慾所蒙，可見他們在生爲人之日，亦非善類……」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這是人之常情，何可入罪……」

秦子明嘆道：「天地不仁，以人爲芻狗，乃生惡人爲其行殺之具，天道無虧，報應不爽，故又生俠士爲除暴之本，大俠以爲天意是否矛盾呢？」

關山月道：「這個道理太深，不是我們凡夫俗子所能想得通的！」

秦子明笑道：「白骨山上所聚的幽靈俱是所謂惡人，除之可謂仁人之道，祇是大俠之行，是聖人之心，較之又深一層矣！」

關山月默然片刻才道：「這都不談了，祇是沈君亮沒有服忘憂散，那在亡魂黑獄中所得的印象豈非要永留心中！」

秦子明微笑道：「他忘不忘都沒關係，因爲他對那些幽靈並無顧惜之意，即使毀了他們，也認爲是理所當然，不會含咎於心……」

關山月道：「那我自甘爲他們犧牲的，也沒有服忘憂散之必要！」

秦子明莊容道：「不！正因爲大俠是自甘爲他們犧牲，假如那些忘恩負義的情形留常在大俠心中，日久加深，恐怕會減却大俠濟世救人之心，莊主不惜奉上靈藥，以存大俠忠義之心……」

關山月朗聲大笑道：「這是你們莊主太顧慮了，我在白骨山的一切行動都是發乎本心，並沒有希望那些幽靈會報答我，又怎會因爲他們而改變本心呢？」

秦子明笑笑道：「那老朽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忘憂散中還有補氣培元的靈藥，即使不藉以忘憂，也有養身之效！對大俠祇有好處！」

關山月想想又道：「聽說那個綠林盟主商仁就留在亡魂第二界中……」

秦子明道：「不錯！大俠在出困之前，老朽已遵約將他救醒，因爲他受內傷頗重，老朽將他送出去治療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好吧！還有吳鳳與玉芳姑娘在第三界中，請前輩趕快領我前去救她們出來吧，同時我也想見識一下第三關是如何境界？」

秦子明笑道：「老朽敬爲大俠前導。」

說完返身在前引路，走沒多遠，來到另一所木門門前，門中祇有亡魂第三界的牌子却沒有聯語！

關山月微感奇怪的問道：「怎麼此地沒有門聯呢？」

秦子明道：「前面兩界是仁勇之道，所以預立聯句，給入門人一個啓示，這第三界，是測驗人的智力，智者，知也，包羅萬象，變化萬端，全看人隨機應變，非數語可能盡道盡，所以，沒有任何提示！」

關山月一言不發，伸手將門推開，秦子明也跟着進去。

關山月微異問道：「這一關，不需我單獨通過了！」

秦子明點頭笑道：「是的！亡魂第三界俱是實境，頗多凶險，莊主不願大俠因而受傷，故命老朽隨侍在側以便救護……」

關山月笑了一下，也不作多問，舉步向前走去，他祇覺得這是一間普通女子居室，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

可是他在室中徘徊良久，既未見到人，也沒有遭遇到什麼特異事情，未免覺得有點無聊，忍不住問道：「這裏面究竟是甚麼？」

秦明子手指一張繡椅道：「大俠在上面坐一下

，少時自有所見！」

關山月毫不考慮坐了下去，除了鼻中聞到一絲淡淡異香外，仍是一無所見，剛想開口問秦子明，回頭已不見秦子明的蹤跡，心中微微一動，却未加理會！

又坐了一陣，他覺得異香越來越濃，薰得腦子昏沉沉的，側頭向旁一看，只看見靠牆的是兩扇長窗！

窗外花木扶疏，因風輕顫，於是他站起來，想把窗子打開來透透氣，可是當他想移步時，才發覺身子像釘死在地上似的，連抬脚的氣力都沒有了！

他不知是甚麼原故，但是心中明白，知道自己已在亡魂黑獄之中，遂安下心神：靜候變故！

等了半天，他覺得有點累了，便又想坐下來，可是他這時才發覺連移動的能力也沒有了，只能一尊木雕的神像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過了半天，他才聽見身後有一陣咭咭的笑聲，好像是五六個女子走了過來！

他想回頭看看，偏偏脖子也變得僵硬不聽指揮了，祇好耐着性子，由着那幾個女子慢慢地走近他身旁！

然後他聽見有東西放在地上聲音，以及女子們低細笑聲，暗語聲！

笑聲嬌嫩悅耳，低語聲却絮絮不可聞，接着他覺得有人從背後伸手過來，解他的衣帶，他才急了大聲道：「妳們這是幹甚麼？」

背後的人不理他，繼續爲他解衣寬帶，脫去了外衣，又開始褪除他的內衣，關山月又氣又怒，却又苦於無法動彈！

將心一橫，乾脆不去理睬，由着人擺佈！一直被脫得赤條條後，他才聽見背後有一片的嘖嘖的讚嘆聲！

這下他倒是聽得清楚了，原來那些女子在讚美他的體魄生得雄偉，語詞却淫猥得不堪入耳！

一個女子的聲音道：「眞想不到這樣一個鐵樣漢子，竟有着一身好皮膚！」

另一個女子笑道：「是啊！看他白得像玉似的，比我們還標緻呢！」

又一個女子輕嘆道：「祗可惜這樣一個玉人兒，却沒我們的份！」

然後是一個人輕輕地打了那女子一下笑道：「不要臉的死丫頭，叫妳來幫他洗澡的，妳怎麼看着就動心了，難道妳也想嘗嘗味道不成……」

那被笑落的女子却不服氣的反駁道：「我動心，難道妳們就不動心，我不相信妳們是死人！」

那女子似乎被說中了心事，輕輕一嘆道：「想有甚麼用呢？莊主的規矩森嚴，誰敢不要命去動他腦筋呢？我看妳還是死了心吧！卽使不能眞的消魂，摸他一下也是好的！」

接着那些女子嘻嘻哈哈地笑起來，七手八脚地抬起關山月，將他放進一盆溫水中，關山月仍是無法行動，因此他是挺直平放在水中的，可是那些女子却故意不讓他看見面容，將他臉向下俯臥水中。

只有一個女子用手握着他的下顎，使他的口鼻不致埋入中水，他祗能看見一雙裸露的手臂與擦着蔻丹的手指！

有七八隻手在他身上活動着，有的掏水澆淋，有的替他洗擦，釧環叮噹笑語不絕。

關山月被人如此擺佈着，心中充滿了憤怒，可是他知叫喊無用，略一轉動心思，輕輕地發出一聲嘆息。

這一聲嘆息倒使那些女子怔住了，同時停止笑語。

然後一個女子問他道：「你嘆甚麼氣？」

關山月輕柔的聲音道：「妳們都是莊主的侍女吧！」

那女子回笑道：「是的！你問這些幹嗎？」

關山月又笑一聲道：「妳們這些人中，我只見過玉芳，承她一路上侍候我前來，使我長懷於心，尤其是她的烹調手法……」

那女子笑笑道：「你祗欣賞她的手藝？」

關山月笑道：「當然我也很欣賞她的姿容，可是她對我一直冷若冰霜……」

那女子笑道：「你是言不由衷，據我們所知，江湖上有許多女人爲你傾心顚倒，她們都比玉芳美多了，你都置之不顧……」

關山月一笑道：「那是妳們弄錯了，我並非對她們無情，是不敢沾惹她們，因爲她們都想嫁給我，我這個人，對女子的興趣只止於欣賞，却不想成家……」

那女子忙問道：「爲甚麼？」

關山月道：「我怕有家室之累，而且我做人態度很嚴謹，一旦娶了妻子以後，便須對她忠心不二，如此一來！我再不能和別的女子親近了……」

那女子笑道：「所以你艷事頻傳，原來都是這樣惹下來的，我還以爲你是個鐵石人，根本對女人沒有興趣呢！」

關山月笑道：「人非草木，熟能無情，要不然我怎會認識那麼女子，可是我一聽她們有許身之意，就趕忙躲開了……」

那女子笑道：「那你對女子抱什麼態度呢？」

關山月道：「最好是萍水相逢，結一夕之緣，然後各自東西，誰也不糾纏誰，可是世上有幾個女

子肯這樣呢？」

那女子哼了一聲道：「有的！平康里巷中妓女都是這樣的！」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妳說得對極了，曲巷鶯巢是我常光顧的地方，可是在那裏我又找不到合意的人，庸俗脂粉，難覓絕色……」

那女子沉默片刻才問道：「你跟我們說這些幹什麼？」

關山月笑道：「沒什麼別的意思我只想看看妳們！」

那女子微笑道：「你看我們幹什麼！我們都是庸俗脂粉！」

關山月道：「這不至於吧！我雖然沒見過妳們，可是，想得到妳們絕不會醜到那裏去，我曾見過玉芳……」

那女子冷笑道：「我們比不上玉芳！」

關山月笑道：「這是妳們自己的想法，我倒不承認，人之姸媸不在面貌，別的不說，光是替我托住下巴的這位大姊，一雙玉臂滑潤細膩，豐不勝衣，別有一種動人處，未見其人，我心已醉……」

那個托住他下顎的女子雙手立刻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關山月知道自己的話已經打動了她的心，遂又道：「美人侍浴，這是何等艷情，祗是妳們把我弄成個死人一樣，又是祗聞其聲，不見其人，未免大煞風情……」

那女子想了一下，然後對其他女子商量道：「我們就讓他看看吧！」

另一個女子卻道：「不行！莊主吩咐過……」

關山月笑道：「這是我自己的請求，莊主怪罪下來，由我承當好了！」

衆女竊竊私語片刻，然後將他翻過身來，關山月總算是見到她們了，卻不禁一陣臉紅心跳！

因爲眼前六個女子都是赤着上身，下面穿着一條輕紗的長裙，雖然拖到脚背上，卻仍是一眼可以看透！

她們都是在二十四五左右，丰肌勝雪，杏眼桃腮，烏鬢堆雲，極盡姸態，而且一個個都是春情洋溢，水汪汪的眼睛盯在他身上，好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

關山月故意將她們一一飽看一遍，然後才嘆道：「妳們還是把我翻過去吧！」

一個女子微感不悅的道：「難道我們都是如此不堪……」

關山月嘆道：「不！你們都是人間絕色，得一此生無憾，何況六美齊聚，祇是我現在身如殭屍，美色當前可望而不可卽！看在眼裏反而難受……」

那些女子才臉露笑意，一個女子又道：「你還想怎樣麼？」

關山月又問道：「妳們原來要把我怎麼樣？」

那女子笑道：「我們只奉命替你洗澡，洗好了放在床上，至於莊主要如何發落你，我們卻不得而知！」

關山月一笑道：「以後的事我也不想知道，祗是目前……」

那女子連忙道：「你別轉歪念頭了，我們可不是妓女！」

關山月笑道：「大姊這話太侮辱自己了，我並沒有非分之想，而且我也知道妳們莊主規律森嚴，卽使妳們眞個許我消魂，我不忍心害妳們……」

那女子輕輕一笑道：「假如你眞有此心，我們爲你死了也值得的，只怕莊主未必能令我們如願，不過你究竟想怎麼樣不妨說說看！」

關山月笑道：「此時此地，我只想能自由自在地抱抱妳們，一親肌膚，死亦甘心！」

那女子臉色微變道：「這可辦不到，別說我們不敢放你行動，就是我們有這份心，也沒有這份能力，你是受了忘憂散的藥力作用……」

關山月一怔道：「忘憂散，不過是幫助我忘記在白骨山上的一切遭遇，難道還有什麼其他的作用不成……」

那女子剛要答話，秦子明的身形突然出現了，那些女子驚呼一聲，紛紛退了開去，驚恐萬分！

關山月對秦子明的出現却毫不在意，而且還故作懊喪之色道：「前輩來得眞不是時候……」

秦子明輕嘆道：「大俠乃大仁大勇之豪傑，奈何對色關戡不透，色字頭上一把刀，紅粉隊裏葬送過多少豪傑……」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食色性也，聖人尚不免於此，英雄難過美人關，我雖然不敢以英雄自居，却也不能斬情滅性……」

秦子明又一嘆道：「大俠不要忘記在何處。」

關山月笑道：「我記得這是亡魂第三界了！」

秦子明連忙道：「大俠記得就好，亡魂第三界中危機四伏，偶一不愼，卽有殺身之災，這六個女子號稱紅粉六厲……」

關山月笑笑道：「那她們是莊主遣來測試我的了？」

秦子明點頭道：「不錯！莊主過份愛惜大俠，所以才在忘憂散中暗施淸心之劑，使大俠不致爲色所亂，同時還限制了大俠的行動……」

關山月淡淡地道：「這就奇怪了，貴莊主旣然要試驗我，又限制我……」

秦子明道：「紅粉六厲的魔力十分厲害，沈君

亮就是被她們擺佈得如痴如迷，幾乎送了性命，大俠受藥力影響不能行動，卽使心神受惑尚可挽救，假如……」

關山月立刻道：「用不着！我倒是願意試試這紅粉陣仗有多大魔力！」

秦子明道：「大俠若是一個把持不住，立有性命之虞！」

關山月笑道：「死得其所，夫復何憾！」

秦子明搖搖頭嘆道：「老朽言盡於此，聽不聽於大俠……」

關山月固執地道：「你快替我解除藥力，使我恢復行動，其餘就不要你管了！」

秦子明默然片刻，才在身邊取出兩粒藥丸，一紅一白，放在他的嘴裏，神色莊嚴地道：「紅色可解除藥性，使大俠恢復行動，白色藥丸却有助長慾恩之力，大俠可以任選一丸咬碎……」

關山月連忙說道：「我怎麼知道那一顆是紅色的？」

秦子明搖搖頭道：「這個老朽却無法明告，大俠可以憑自已的智慧去決定一顆，因爲這是一塲智力的測試……」

說完他的身形又隱去了，那六個女子忙擁過來，圍在關山月的盆邊，眼睜睜地望着他！

關山月將兩顆藥丸在舌尖試探了一下，分辨不出是什麼滋味，只好將嘴開了用目色示意，叫她們選出一顆！

一個女子道：「你可是要我們替你把白色的取出來？」

關山月笑笑道：「不！將紅色的取出來！」

那女子微異道：「難道你眞的不要命了，那白丸中含着强烈的媚藥！吃下肚子，立刻慾念大增，至死方休！」

關山月笑道：「妳們有六個人，我正愁無法一一親近，難道有這樣妙藥，使我雨露均施，一個不漏……」

那女子臉色一紅啐道：「你怎麼好意思講出這種厚臉皮的話，你別相信那個老伙傢的鬼話，說我們是紅粉六厲，其實我們只是一批可憐蟲！」

關山月笑道：「我不管！我只知道妳們是六個天仙，一親芳澤，至死無憾，天下沒有比這更美麗的死法了！」

那女子却一整神色道：「君子愛人以德，我們不忍心看你在此地……」

關山月想了一下，突然將兩顆藥丸一起咬碎，吞下肚裏，立刻覺得四肢百骸充滿了活力，由水盆中一縱而起！

那些女子立刻四下散開，格格嬌笑，關山月却像瘋了一般，赤着身子去追逐她們，可是這六個女子身形異常靈活，像游魚一般始終不讓他追到！

關山月追了半天，好容易才抓住一個，立刻將她按在地上，伸手去扯她的紗裙，那女子一面笑一面掙扎怩聲道：「死人！你慢慢來呀！反正人都在這屋子裏，還能跑到那裏去，眞看不出你是個假老實……」

關山月雖然止手不去扯她的下衣，却在她的脅下輕輕點出一指，將她的穴道制住，這一來使得其他五女都怔住了！

那個女子已不能動彈了，另一個女子却詫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關山月含笑道：「我懶得一個個來抓妳們，因此我打算全部將妳們制住，好盡情與妳們親熱一番，免得不痛不癢地掃興……」

那女子一笑道：「你眞個急色鬼，手裏捧着碗，眼睛還望着鍋，我們既然奉莊主之命來侍候你，總會依從你的……」

關山月搖頭道：「我！我不放心！」

那女子笑道：「那我們都守在你旁邊，聽候你擺佈如何？」

關山月笑道：「這太好了！妳們快過來呀！」

那女子手指着地下的女子笑道：「你把她的穴道解開來吧！這樣像一條死豬似的有什麼意思，你既然自命是個風流種子，怎麼會做出這種殺風景的事……」

關山月笑道：「我還是不放心，等妳們都圍到我身邊的時候，我才放開她，再者我希望你們都把下衣脫了，我們開個無遮大會……」

那女子笑道：「看不出你一本正經，花樣還眞多，無遮大會在地下沒意思，你先抱着她到床上去，我們……」

關山月搖頭道：「不！妳們先到床上去！」

那幾個女子互相對望望，終於一起聚到床上，關山月抱起那個女子，也向床邊走去，放下人笑道：「妳們可以除去下衣了！」

那幾個女子又遲疑一下，才由一人笑道：「你這不是多餘嗎，這一條紗裙穿在身上根本就不起什麼作用，你不是什麼都看得淸淸楚楚……」

關山月笑道：「差多了，霧裏觀花……」

那女子連忙道：「霧裏看花才有情趣……」

關山月仍是笑着道：「觀花宜霧，可是我們此刻在開無遮大會，自然要赤條條地一絲不掛才名符其實，隔着一層輕紗，總覺意有未盡……」

那五個女子又是一陣遲疑，才慢慢地褪下紗裙，妙相畢露，關山月目不暇接，幾乎看得呆了！

一個女子忍不住催促道：「快上來呀！一切都依你了，還磨菇什麼？」

關山月大笑道：「來了！來了！妳怎麼比我還急……」

說着也爬上床，動手替那被制住的女子褪除紗裙！

當中一個女子道：「你先替她解了穴道！」

關山月笑道：「喔！我倒忘了……」

說着用手向她脅下拍去，掌緣離那女子的身體將近寸許，他忽然手勢一翻，改向旁邊點去，其速無比！

有兩個女子一聲輕呼，小腹爲指風掃中，身子向後一仰，倒在床下，其餘三個女子臉色突變，立刻跳了起來！

關山月下手毫不停歇，駢指又點倒一人，可是最先被他點中的那個女子却忽然飛起一脚，撩向他的下身！

關山月見來勢太急，連忙翻身躍開，另兩個女子才得暇抽身躍下床來，第一件事就是搶起紗裙套在身上！

關山月已搶到桌子上，抓起黃蝶劍，剛好背後襲來一陣暗勁，他電速反身揮劍，迎將上去！

一個女子撩腿攻上，恰巧撞上他的劍鋒，可是關山月手下極有分寸，銳利的劍氣並沒有傷到她，却削下一角紗裙！

那女子臉色激變，連忙退了開去，另外兩個女子也嚇得不敢走過來了，關山月挺劍而立，傲然正色道：「我不願意傷人，妳們最好自已識相一點，我知道妳們的紗裙是一件防身至寶，却並不能擋住我的劍鋒！」

那三個女子既不敢進，又不敢退，神色極爲難看。

關山月笑笑道：「告訴妳們的主人說紅粉六厲的風流陣仗關某已經領敎過了，最好她再拿點高明的玩意兒出來！」

那三個女子仍是沒有動作，却已粉臉失色。

僵持片刻，窗外響起一聲銀鈴，那三人才如逢大赦似的慌忙回身，每人抱起一個被制倒的女子欲待離去。

關山月又笑笑道：「別忘記了她們的裙子也帶去……」

那三人又匆忙回來，在床上拿起紗裙，向另一扇門中急急退去，關山月這才放下長劍，自行穿着衣褲！

秦子明又不知從那裏鑽了出來，拱手一笑道：「高明！高明！老朽不知大俠的定力如此之深，先前那番担心眞是多餘的了，請問大俠是……」

關山月一面穿衣一面冷笑道：「貴莊主說得厲害非凡的亡魂第三界，原來只是這麼一套下流玩意兒，前輩的配合也眞好……」

秦子明笑道：「大俠仍非常人，故敝莊主以非常之手段相試，老朽所言紅粉六厲非虛誇，可以說沒有一個男人能逃過他們的風流陣仗……」

關山月笑笑道：「我倒不覺得她們有什麼出奇之處！」

秦子明笑道：「那是大俠智慧過人，故作爲色所動，使她們先失去戒心，以爲大俠很容易對付，所以才沒有施出混身解數，其實這六個都精嫻姹女迷魂艷術，越是守正不阿的人，就越容易中她們的迷……」

關山月泰然一笑道：「我還是不相信，前輩不妨叫她們再來試一下！」

秦子明對他的臉上詳細地望了一下，才笑着搖頭道：「老朽方才失言了，此六女媚術再好，對大俠也不會有作用的，她們雖能使鐵石人動心，大俠却無心可動……」

關山月一笑道：「前輩這話怎麼講？」

秦子明吶吶地道：「這個……大俠自己明白，不須老朽說出來了吧！」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我一點不明白！你還是說明白的好！」

秦子明又頓了一頓才道：「老朽曾經給了大俠兩顆丸藥……」

關山月大笑道：「其實那兩顆丸藥都是一樣性質，前輩故弄玄虛，叫我選擇一顆，我本來倒是頗費思量，後來被那幾個女子一做作，我才明白了，所以懶得費事，統統都服了下去，才可以裝得更像一點。」

秦子明尷尬地一笑道：「大俠的確聰明，就是因爲大俠將藥丸全部吞下，才使那些女子不疑有他，竟忽畧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關山月笑笑道：「不錯！她們只見到我臉上的情急之狀，却沒有注意到那藥力對我完全不生作用，看來這紅粉六厲經驗還差……」

秦子明道：「這倒不能怪她們大意，那藥性之强，一丸就足以使人瘋狂，何况大俠連服兩丸，只是她們沒想到……」

關山月笑道：「沒想到我是個銀樣蠟……」

秦子明畧現惋惜之色嘆道：「看大俠的身體很好，不像是先天有缺陷的樣子，要說是後天的疾病，那藥丸也有起死回生之效……」

關山月笑道：「都不是，我生來很正常，後天也沒有什麼病，假如你認爲我身有暗疾，不能人事

，那眞是太可笑了……」

秦子明詫然道：「老朽旁觀者清，並沒有發現到大俠有性發之狀！」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我曾經服過萬年寒冉（虫旁）的內丹，這東西性能定心固元，除了我自己動心，任何春藥都無法使我迷失本性的……」

秦子明恍然道：「原來如此，難怪大俠毫無顧忌地服下丸藥……」

關山月笑笑道：「可是也幸虧前輩出來提示一聲，說出她們是紅粉六厲，才使我提高警覺，不敢輕試她們的媚術，因爲我也擔心定力不够深，萬一眞的被她們所迷，丢人事小，壞了一生的名譽可有點不上算！」

秦子明訕然地道：「大俠眞厲害！尤其是後來那一手，她們六人除了精擅媚術外，武功也相當不錯，假如大俠不是先制倒了三個……」

關山月笑道：「我也知道她們不簡單，假如不是編她們脫下裙子！恐怕還無法制倒她們呢！那紗是什麼質料製的？」

秦子明一怔，慢慢地道：「是天蠶絲……大俠怎麼知道她們的裙子……」

關山月笑笑道：「這道理很簡單，這裙子看上去是透明的，穿不穿都是一樣，她們多此一舉，必然是另有作用！」

秦子明連忙道：「大俠看出是什麼作用呢？」

關山月笑道：「我起初並不知道，所以試了一下，當我撲倒一個人時，故意去撕她的裙子，結果我用了很大的力量都沒有撕破才知道是爲了護身作用，所以我又點了她一指……」

秦子明一笑道：「那一指並有沒用！」

關山月大笑道：「我知道！當我點上去時，她的身上微微發出一股彈力，我就明白她根本沒有受制，只是裝着被我點倒而已！」

秦子明臉色一動，却沒開口，關山月又笑道：「她們既然能練到那種程度，自然是內功火候很深，既不懼指傷，何必又穿上那一條護身紗裙呢？」

秦子明一嘆道：「莊主設想雖密，却而反留下破綻了！」

關山月笑道：「不錯！若不是這一條紗裙，我也想不到那上面去，就是因爲那女子裝着被我點倒了，我才考慮到她們身上必有練不到的地方，才需要靠紗裙保護，通常女子練不到的穴道，只有乳泉與會陰兩處，我從紗裙的啓示：果然找到了她的弱點……」

秦子明嘆道：「大俠說什麼無遮大會，原來是騙她們脫下長裙！」

關山月一笑道：「這個辦法若是用在別的地方，絕對行不通，只怪她們對我了解不够，所以才會相信我的鬼話……」

秦子明點點頭道：「不錯！幾個丫頭也是痰迷心竅，才對大俠不作防備，老朽在暗中聽着大俠的言論！也覺得有點不相信！」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幸虧前輩不在紅粉六厲之列，否則我就慘了，風流陣也許迷不倒我，那六對拳腿可够我受的……」

秦子明臉色一紅，只有乾笑兩聲，却說不出其他的話來，這時屋後的門忽然打開了，走進一列人來！

前面是兩個小丫環，每人手提一個金線吊爐，爐中冒着嬝嬝的青煙，香氣四散，芬芳宜人！

後面是剛才那六個女子，每人都是原來打扮，只是將頭上的長髮披散下來，分成兩綹，遮住了胸前！

再後面是一個絕色宮裝女子，年紀也只有二十八九，不僅容貌美艷無雙，神色間更有一種懾人的威儀！

再後面是神情惶恐的玉芳和吳鳳！

秦子明首先肅穆地一拱手，說道：「老奴參見莊主！」

那宮裝美人擺擺手，首先一皺眉道：「蠢材！還不把屋子收拾乾淨！」

玉芳搶過去要收拾地下的水盆，那女子又道：「不要妳！讓她們自己動手！」

那六名女子立刻過去，抬起水盆正要離開！那女子又道：「水不准倒掉，妳們六個人平均替我喝下去！」

這一大盆水足有五六桶，却使分給六個人，也無法喝得下，那六個女子都爲之一怔，那宮裝美女冷冷地道：「怎麼！我的話妳們聽不懂是不是？」

一個女子立刻顫聲道：「請示莊主，是不是現在就喝！」

那宮裝美女道：「隨便！現在喝也好，留着慢慢喝也行……」

那六個女子連忙俯身在盆裏，大口汲飲，關山月看着覺得很不滿意，正要開口替她們求情，秦子明已碰了他一下。

那宮裝美女也覺察了，笑了一下道：「關大俠是否覺得我對她們的處置太嚴？」

關山月知道這個宮裝美女就是厲魔山莊的莊主，心中暗暗估惙，考慮着要如何答話才妥當！

因爲他曉得厲魔山莊的規矩極嚴，自己貿然替那六個女子求情，說不定反而會害她們吃更多的苦頭！

那宮裝美女見關山月不作答覆，笑了一下又道：「其實這是最輕的處罰了，照我的規矩她們都應該剜掉眼睛，誰叫她們有眼無珠，不辨眞僞……」

秦子明頓了一頓才低聲道：「莊主！這不能怪她們，實在是關大俠太聰明了……」

那宮裝美女冷笑道：「聰明！你以爲她們都是傻瓜！我一手訓練出來的人會是傻瓜？」

秦子明不敢作響，那宮裝美女才冷冷地道：「關大俠應付她們的手法不愧聰明，可是換了第二個人也不見得叫她們上當，以色迷人反爲色迷……」

關山月聽來覺得很刺耳，可是那宮裝美女不讓他開口，緊接着又道：「她們號稱紅粉六厲，不知顚倒了多少英雄豪傑，假如不是爲大俠的丰儀所折，無論如何不會爲大俠所制，不過這也怪不得她們，舉目斯世，能如大俠有幾人，所以我罰她們喝下大俠的洗澡水，以示薄懲，再者也聊慰她們思渴之忱……」

關山月覺得什麼話都不好說，只是微笑一下道：「莊主如何處罰下人，在下原不便置喙，只是一次喝下這麼多的水，似乎太過份一點……」

宮裝美女一笑道：「大俠的意思是要她們慢慢地喝？」

玉芳在旁連忙說道：「關大俠！你這就不用管了吧……」

宮裝美女瞪了她一眼，玉芳也嚇得不敢說了。

關山月微感詫然道：「這難道……」

宮裝美女微笑道：「這盆浴水化入一些特別的料，一氣喝下去，只受一次罪，要是分作幾次喝，那個罪可難受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雖不知道這浴水中究竟是什麼成分，但是看那六個女子拚命喝水的樣子，知道莊主的話絕對有着相當的道理，遂也不開口了。

秦子明這時才道：「請示莊主，關大俠是否已經測試完畢？」

宮裝美女點點頭道：「完了！亡魂第三界，關大俠爲完全通過的第一人！」

關山月想不到這最後一關會如此容易通過，連秦子明也覺得有點迷惑不解，怔了一下道：「亡魂第三界中有十二道試題，這僅是第一道……」

宮裝美女沉聲道：「我說完了就完了！」

秦子明連忙恭身道：「是！是！老奴不過是隨便問一下……」

宮裝美女輕輕一嘆道：「我若是不說明白，你心中一定不服氣，亡魂第三界中雖有十二道試題，可是這第一道在[illegible]時就露了敗筆，我自以爲萬無一失，却沒有想到關大俠那一柄寶劍，天蠶絲裙難避其鋒，關大俠若是存心殺人的話，只在舉手之勞，測試還[illegible]有開始，已被人家破了，我只有承認自己智力不及，怎麼還好意思[illegible]續測試下去呢……」

秦子明立[illegible]向關山月一拱手，道：「恭喜關大俠……」

這時屋門砰的一聲被人踢開，闖進沈君亮厲聲叫道：「[illegible]不服氣！太便宜他了！」

宮裝美女臉色一沉道：「沈君亮！這裏是誰作主！」

沈君亮在她的眼光逼視下畧有怯意，但立刻一挺胸道：「雖然是妳作主，但是妳必須公平……」

宮裝美女冷笑一聲道：「好！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你想怎麼樣？」

沈君亮手指着關山月道：「至少得讓我跟他決鬥一下，看看他是否比我高明！」

宮裝美女笑了一下，說道：「可以！你們出來吧！」

說着首先退了出去，口中還叫道：「關山月！你出來！」

關山月一時倒無法決定是否要應戰，玉芳走過來低聲道：「關大俠，這傢伙越來越不像話，莊主先前還敬重他，現在你來了，他就比下去了，你儘管放手跟他拚好了，必要時莊主會帮你忙的！」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想要人帮忙，可是我也沒有理由跟他打……」

玉芳急了道：「關少俠！在厲魔山莊上你可不能按照自己的高興而行事，假如你想把人救出去，最好還是別惹惱莊主……」

沈君亮又在外面高叫道：「關山月，你有種快出來……」

玉芳拉着吳鳳，急急地出去了，關山月畧一遲疑，才跟着她們而出，只見一片草地花木扶疏！

沈君亮站在草地中間，那宮裝美女則一面寒霜站在旁邊，玉芳吳鳳秦子明等人却聚在另一邊！

沈君亮的眼中閃着怒火，厲聲叫道：「關山月！今天有你就沒我……」

關山月却淡淡地道：「兄台這話未免太嚴重了，我們無寃無仇……」

沈君亮冷哼一聲，叫道：「放屁！我守着畹華幾年了……」

那宮裝美女臉色更是難看，厲聲喝止道：「沈君亮！你胡說些什麼！」

沈君亮也叫道：「田畹華，妳少跟我裝糊塗，要不是爲了妳，我才不會苦等在這個破地方呢，今天妳又看……」

關山月只知道莊主名字叫畹華，現在才知道她是姓田，可是他對沈君亮所說的那些話仍不明白！

那宮裝美女——厲魔山莊主人田畹華却冷冷地道：「姓沈的！是你自己要留在此地的，我沒有挽留你，更沒有答應你些什麼，你可別轉錯念頭！」

沈君亮呆了一呆，隨即冷冷一笑道：「畹華！妳變得眞快，昨天……」

田畹華飛快地道：「昨天我們是朋友，今天我還把你當朋友，你的本事只配做我朋友，假如你不滿意，我們也可以不做朋友！」

沈君亮見她越說越冷，倒是不敢再跟她吵下去，只得把一腔怨氣都發在關山月身上，厲聲大叫道：「姓關的！你上來領死吧！」

關山月實在不想跟他拚命，可是看情形這戰勢已難免，想一下才踏前兩步朗聲道：「閣下一定要跟我過不去，兄弟只好奉陪！」

田畹華笑了一下道：「沈君亮！你看人家的風度，人若不自知……」

沈君亮的臉色已轉爲陰沉，冷冷地道：「希望他的武功和他的風度一樣的好！」

田畹華笑道：「關大俠是江湖聞名的明駝令主，相信絕不比你差！」

沈君亮冷笑道：「那要等比過才知道，江湖上儘多浪得虛名之徒！」

關山月懶得再鬥口了，再踏前一步道：「閣下要如何比法？」

沈君亮冷笑道：「隨便你，反正我就是一雙空手！你用什麼都行！」

關山月聞言立刻把黃蝶劍解下道：「我不想佔你便宜，大家空手過招吧。」

玉芳大急道：「關大俠！你不能這樣老實，你就是用劍也不一定能勝得了他！」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我絕不用武器去對一個空手的人！」

田畹華笑了一下道：「大俠豪氣干雲，妾身欽佩不已，願代大俠保管尊劍！」

關山月含笑遞了過去道：「謝謝莊主！」

田畹華接過劍去，突然抽出劍身振腕抖出一團劍花，直向沈君亮身上罩去，劍前幻出朵朵蝶影！

沈君亮大吃一驚，連忙退了幾步，胸前衣衫已爲劍鋒劃出幾條裂痕，不禁失聲大叫，田畹華却含笑退了回去！

沈君亮怔一了怔才道：「畹華！妳這是什麼意思？」

田畹華笑笑道：「我要你看清楚，關大俠這柄劍的鋒利，絕不是你那點護身氣功所能擋住的，因此我對你也有一個規定！」

沈君亮叫道：「畹華！妳簡直是偏心，除了妳之外，誰還能破得了我的護身氣功，不相信妳就叫他用劍好了！」

田畹華微微一笑道：「你那點護身氣功有什麼了不起，關大俠武學淵博，我不相信他連迴波手法也不知道，不過人家不屑用劍來對付你的……」

沈君亮臉色一變，冷冷地笑道：「畹華！妳眞週到，居然把我的底都翻出來了！」

關山月心中一動，護身氣功種類很多，金鐘罩，鐵布衫是最普通，最高深的一種叫做無相神功！

這一種功夫刀劍棍棒掌拳脚指都傷不了他，只有用迴波手法攻在他練門上才有效，田畹華這一招試劍實在大有深意！

她劍攻沈君亮的前胸，明明是指點他的練門所在，不過這種做法太明顯倒叫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田畹華却微微一笑道：「沈君亮！你說話可得留神點，關大俠早知道你的無相神功，你難道沒聽說他是如何制服紅粉六厲的嗎，她們的功夫是你教的……」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自己制服那幾個女子時，的確沒想到這一層，只是因爲她們的紗裙有異，才因勢制宜！

現在想想她們的護身功夫的確是無相神功，只是練得還不够到家所以他用普通的方法也奏了效！

可是田畹華這一說，倒是把故意指示練門的事遮掩過去，氣得沈君亮無言可駁，只是高聲叫道：「妳規定我什麼？」

田畹華笑道：「關大俠對你那麼客氣，你自然也得表示公平，不准使用霹靂神拳，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關大俠放棄用劍，使你沒有生命的威脅，你就得回報人家一番，不准使用那種殺手，第二種是本莊的功夫，你最好使用自己的武功去……」

沈君亮冷笑一聲道：「妳放心好了，我要殺死他也絕不會用霹靂神拳……」

田畹華忽然變得很嚴肅，冷冷地道：「很好！你自己已答應了，等一下我若發現你有那種企圖時，可別怪我不客氣，你知道我會怎麼做的！」

沈君亮只是狠毒地看了她一眼，隨即移回來對着關山月，嘴裏低低地咀咒着，脚下却慢慢移近！

關山月從容挺立，態度十分鎭定，儼然有峙如泰嶽之概，沈君亮走到他身前四五步處停住，神情微見困惑！

他是被關山月的鎭靜所懾，一時不知如何出手才好，雖然他自信在拳掌的功夫穩可以將關山月置之死地。

可是關山月如此平靜使他有點担心：「這傢伙莫非是眞的深藏不露，我倒是小心一點，不要殺他不成自己反而要丟個大人，可是太不上算了……」

怙惙了半天，他才試探性地擊出一掌，用了五成功力，掌拍右肩，同時也暗藏了扣穴的手法！

只要關山月有回手的意思，不論是攻是守，他都可以搶到先機，扣住關山月的脈門，進一步置他於死地！

然而關山月的反應却大出他意外，對於他拍來的一掌似毫無知覺，既不擋又不躲，根本沒當一回事！

爲了配合以後的變化，他落掌較遲，及至掌離關山月肩頭尺許時，關山月仍是一無動作！

他倒是又頓了一頓，在這個距離下，他自信發無不中，根本無須其他變化，也是可以傷得關山月的！

這時他又後悔自己出手太輕，也許關山月內功基礎頗深，五成功力不一定有多大作用，必須再加强一點！

所以他利用這短短的距離，硬將功力提高三成，筆直地拍下去，這一下對方就是個鐵人也會碎成細粉！

旁觀的人也都吃了一驚，尤以玉芳爲甚，她深知沈君亮武功非凡，覺得關山月未免托大了一點！

掌緣已逼近關山月，玉芳也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呼，却又嚥了下去，改爲一聲更難以相信的驚嗯！

原來關山月的身子還是好端端地站在原處，而沈君亮却飛出一丈多遠，半屈下一條腿，差點爬倒地下！

這突起的變化除了動手的兩人外，大概只有田畹華一個人看清楚了，因爲雙方的動作太快了！

每個人都注意他們的上面，連沈君亮也把全副精神放在掌上，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的腿彎上挨了一下重擊！

這是關山月踢了他一脚，雖然仗着氣功護體，不致於受傷，但是打人而反被人打，這個滋味也够難堪的了！

他一挺腰站起來，臉色由蒼白漲爲血污，三分羞愧帶着七分狂怒，目中兇光更厲，瞪得像兩顆核桃……

田畹華忽然輕嘆一聲道：「沈君亮！你還是歇手了吧！我們也算朋友一場，我實不忍心看着你被戾氣毀了，你這樣反而叫人看着難受……」

沈君亮厲聲大叫道：「畹華！妳不要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妳會爲我難受……」

田畹華莊容一嘆道：「我的確爲你難受，你平常是一個多麼風雅的人，怎會變得如此暴戾，你簡直令人失望……」

沈君亮陰沉沉地道：「等一會我劈碎了他，妳會更失望呢！」

田畹華輕輕地道：「動手相搏，即使是性命之爭，也得講氣定神閒，看看你們兩人的神情，高下已分，你何必還要無賴呢……」

沈君亮立刻叫道：「妳是認爲我一定打不過他了！」

田畹華搖搖頭道：「我沒有這樣說，我只希望你表現好一點，高手比招，應該是動如閃電，靜如山嶽，取勝於一髮之際，像關大俠剛才踢你一腿，何等瀟洒俐落，你若是也能鎭定一點，何至於如此狼狽……」

沈君亮怔了一怔，臉上忽轉喜色道：「畹華！妳究竟在幫誰？」

玉芳也是一怔，竟然不解地望着田畹華，從剛才的種種跡象看來，她的確是有暗助關山月之意，所以才刺激得沈君亮如痴如狂，失了常態，至爲關山月所乘，可是現在她又出言提醒沈君亮，叫他沉着應戰。

這女人的確是不可捉摸了，只見她微微一笑道：「我誰都不幫，只是我想看一場精采的打鬥，不是匹夫動武，像你那樣氣勢洶洶地拚命，實在沒有多大意思……」

沈君亮在她的提示下，慢慢地恢復了冷靜，輕輕一笑道：「拚命？妳也把我看得太單簡了，照他的功力來看，根本就無法傷得了我，我只是因爲求勝心切，才上了他的當！」

田畹華一笑道：「你既然有必勝的把握，爲甚麼不勝得漂亮一點呢，像你那樣徒有功力，即使殺死了對方，也落了下乘……」

沈君亮受了鼓勵，立刻興奮地道：「妳說得對！剛才我是氣昏了，畹華，妳等着瞧吧，我一定漂漂亮亮的贏一場給妳瞧瞧，妳爲甚麼不早說呢！」

田畹華微笑道：「那是你自己太急了，以爲我有所偏袒，其實你仔細想一想，你是我的朋友，他連渡亡魂三界又是甚麼？」

沈君亮大笑道：「是妳的仇敵！」

田畹華笑道：「對啊！我總不會幫着仇敵來欺侮朋友吧，可是你也該明白我對仇敵是甚麼態度，爲甚麼是要對你下那個規定……」

沈君亮大笑道：「我知道！妳對仇敵持之以敬，我對他太不敬了，難怪會惹妳生氣，現在妳放心吧，我就是要殺他，也一定會採取最莊嚴的手法，最莊敬的態度……」

田畹華一笑道：「你終於明白了，那就不用我多說，可是你在下手殺死他之前，應該記住你已經敗過了一招……」

沈君亮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至少我會在扳回一招之後，才開始殺他，對於一個可敬的敵人，我一定要處處公平……」

田晚華收斂笑容道：「是了！你快想法子扳平那一招吧！」

沈君亮變得異常溫文，走前一揖道：「關大俠！適才多承賜誨，兄弟無限感激，敬請續頒高招，使兄弟多領受一點教益，當常緬盛德……」

關山月仍是不動聲息，淡淡地道：「閣下不必客氣，兄弟隨時候敎！」

沈君亮淡淡一笑道：「兄弟下一招仍是攻原位，關大俠多注意！」

說着又伸掌向他肩頭拍來，關山月這一下可不敢再那樣托大了，雙手朝外一封，可是沈君亮原式不動，飛快地伸出另一隻手，居然將關山月的雙手一齊架住，那一掌仍是拍上關山月的肩頭，用的力量也很輕，只是將關山月推得動了一下！

關山月眞的心驚了，若論手法之快，自己萬比不上對方，幸虧他這一掌沒有用勁，若是他還像先前一般，自己這半邊身子都將粉碎了！

沈君亮一招得手，居然瀟洒地退了一步道：「兄弟承讓扳成平局，下一招當暗藏殺手，大俠千萬要小心不能再客氣，是大俠先攻還是小弟先攻？」

關山月將心一橫道：「閣下只有胸前一處可攻，在下就是出手，也不見得能得手，因此在下放棄機會，聽由閣下動手吧！」

沈君亮笑笑道：「大俠如此客氣，兄弟只得有僭了，可是兄弟爲了表示公平起見，也只攻大俠胸前一處，大俠請注意了！」

說完雙掌齊揚，果然朝他胸前印來，關山月只隱覺掌風迫人，心知他這兩掌都是用足了勁力！

以自己的功力，雙手齊用，最多也只能擋去他一掌，勢必傷在另一掌之下，因此將身子一側，改用肩膊迎上！

他想開了，縱然是被對方震碎骨骼，至少也不是在對方指定的地方受掌，死了也不至於太丟人！

沈君亮的雙掌一齊印到了，但是見關山月移開胸膛，改用肩頭迎上，居然在最緊要的時候將掌力撤了回去！

他的掌緣已切上關山月的衣服，勁力將衣衫的布縷震成飛舞的輕塵，可是沒有傷到關山月的一絲皮肉！

由此可見他功力的深厚，運力的熟練，關山月幸脫掌厄，臉上已微微變色，沈君亮卻微一笑道：「大俠應變迅速，差一點兒又叫兄弟上了大當！」

他雖然毫無譏諷之意，却激起了關山月心中的怒意，覺得自己用這種方法避過那一掌未免太怯懦了！

縱然技不如人，遲早總難免一死，却不能死得這樣窩囊，所以他雙眉一掀，朗聲道：「閣下不必拘於細節，任何地方，都可以下手，關某雖死無憾，可是關某也不會斂手待斃，無論如何也要還你一招！」

沈君亮也朗聲一笑道：「大俠這番話豪情凌霄，兄弟十分欽佩，爲了表示對大俠崇高的敬意，兄弟也撤去護體無相神功，與大俠互換一招！」

關山月朗聲笑道：「閣下撤不撤都沒有關係！在下要出手，也不會找別的地方，仍是閣下前胸練門所在……」

說完雙掌一挫，飛遞而出，掌急如風，一連攻出了十幾個招式，沈君亮倒是爲之一怔，隨即揮掌相迎，却是儘力採取守勢，保着自己的前胸……

這時沈君亮的確有點驚奇了，他開始發現關山月並不是像江湖上一般所謂浪得虛名之輩，他的功夫很實在！

也許在內力上他不如自己深厚，可是他兩條胳臂上的力量不下有千鈞之重，所用的招式也相當精巧！

自己唯一勝過他的是內功精純，內力主柔，外力主剛，關山月必須要直接打在自己的身上，勁力才有作用！

自己却可以利用內家暗勁，隔着一段距離就傷了他，這就是柔勝剛的地方，可是自己又不該先誇下口，

當着田晚華的面說出除了前胸之外，絕不傷他別的地方，這一來可把自己限制得太死了！

關山月拳出如風，每一招都挾着洶湧無比的勁力，而且極盡其變化之能事，可是他的目標也集中在自己的前胸！


他的兩隻手交互使用，一攻一守，始終也有一隻手護着前胸，要想傷到他，必然先要打壞那隻手了！

這並不困難，可是傷了他的手後再制倒他，就等於破壞了自己的承諾，即使勝了他，晚華也不會原諒自己！

「怎麼辦呢？想個什麼辦法，使他的守勢鬆懈呢？」

沈君亮一面交搏，一面在心中計算着可行的策略。

關山月心中却沒有這麼多的想法，他明知自己不行，只是希望能護住前胸，祇要這個地方不被對方擊中，就算是丟了性命，也不枉自己學了這麼多年的武功，也不至於拆了明駝令主的盛名。(未完)



監製 何麗荔
編導
武術指導 劉家良
美艷玉女 范凌
銀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石堅
林靜
馮淬帆
唐迪
陳濠
聯合演出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港聯
影業公司
SCOPE
仙鶴七彩闊
仙鶴港聯影業公司鉅獻
伊士曼七彩國語